

新 中 學 文 庫

文 紅 猩

著 桑 霍  
譯 華 東 傅

行





世界文學名著

猩

紅

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三版

(84204·2)

世界文學名著  
猩紅文一冊

The Scarlet Letter

定價國幣陸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Nathaniel Hawthorne

譯述者 傅東華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沐寶駒)

## 導言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是美國文學中最完全無缺的文學藝術家，而猩紅文 (The Scarlet Letter) 是西半球所嘗寫作的最偉大的書。它不是相對地偉大，而是絕對地偉大；它在世界十五部最好小說中有它的地位。美國文學中有許許多多作品是第二流的也是第二手的，唯有最是模倣的作品纔能超出了庸弱，而最是創意的作品則覺其滿幅的生澀，所以我們應該記得，在猩紅文裏我們纔見到了一件藝術品，措意和設計是澈底地創新的，人性方面的啓示和說明是深刻的，歷史的背景是精確的，而它的作風則幾乎無可指摘。

霍桑，像赫吞 (註一) 稱呼他，「是新英格蘭的鬼」；他出自一長串清教徒的祖先，以一八〇四年生於沙倫謨 (註二) 在包多音學院 (Bowdoin College) 畢了業，化了十二年孤寂的年歲在一間房裏學習寫作，和一個恰好相配的女子結了婚，而具有有時伴着藝術氣分的那種羞澀和不可

尅服的沉默。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他具有一種不合時宜的天才；他是七月四日誕生的，等到他的至好朋友差不多都成了廢止論者（註三）的時候，他卻始終還是一個民主黨，又當愛默生（Emerson）宣言約翰·白郎（註四）曾使絞人架和十字架一般可紀念的時候，霍桑卻發議論道：「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公平地被絞殺。」

在他的新英格蘭和清教徒的基礎上，他曾加上了在歐洲居住的七年，而是一八六四年死的。當他失掉沙侖稅關裏的位置時，他頹喪着回到家裏，告訴他的妻，說他的職業丟了。但使他驚異的，她竟歡歡喜喜的歡迎這一個報告，說道：「現在你可以寫你的書了。」「不過我寫書的時候我們靠什麼生活呢？」她的回答就是呈出了一點小小的積蓄，這是她從他交給她作家用的那一點微薄的每週薪工裏節省下來的。她告訴他，說她一逕都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又知道他不得不有閑空的那個時候是要到來的。

只一年功夫，他就作了這部猩紅文（一八五〇年）。它的偉大立刻被認識；他就成了名了。一八五一年德文的譯本出現，一八五三年法文的譯本出現。它已被譯成世界上一切主要的語言，已

被改成戲劇，編成歌劇，新近又得到了上銀幕的可疑的榮譽。

霍桑的背景是他首創的；這是一個憂鬱的灰色和褐色的背景，他的那些燦爛的人物在那上面映襯得非常鮮明。有一個陰影的地域是他全然據為已有的。這並不就是坡（Poe）的那個鬼作了窟的地域，因為坡和霍桑雖免不得要被人家拿去作比較，但他們實在很少共同的地方。其間的差別就是物質的和精神的；坡是怪誕的，高調的，感覺性的；霍桑是沉着的，深微的。我們讀霍桑，就是經驗一種與其說是景物的變化，無寧說是霧圍的變化。

他的陰影的世界是十分現世性的；我們並不真正離開了大地。在他的創造物上面，懸掛着一層幻想，詩歌，羅曼司的薄幔，而我們從這種透明的，如遊絲的，銀灰色的，類似安得里亞·得爾·薩托（註五）的畫上所籠罩的光一般的霧氣，看見他的人物。這種霧圍是決不能「造作」起來的，但決不能從那故事脫離，猶之空氣不能從草上拔起一樣。

霍桑是一個理想的寫實主義者。他並不是一個羅曼司的作者，像庫拍（註六）一樣；他的首要興味並不在於事變和冒險。但他無論如何不是像左拉那樣的一個寫實主義者，且也不像佐治·

愛略脫（註七）或者屠格涅夫比別的任何作家都更像他。這是通過詩的中介而見的寫實主義。

那關於稅關（這個建築不幸在一九二一年燒掉了）的「楔子」我想是大抵爲調劑他自己的心境而作的。在這裏，他的挖苦的幽默找到了一個手頭現成的題目。那些點綴他的辦公廳的「坐板凳朋友」很少疑心這個羞澀的人是在暗中審量他們，且把他們儲蓄起來做文學的材料。在這些偶然的談話中，兩方面都暗暗懷着一種輕蔑，這是往往而有的事。霍桑的便利處就在有一個出氣孔。

除開敘述之中包含着強烈的人的趣味外，猩紅文又表現着清教徒生活的幽暗方面。那並不是它的唯一方面，因爲生活雖在當時，也還走着它的習慣的日程。青年的戀人在月光中互相親吻，像他們向來所做的一樣；而且必定也有一些輕薄相，否則爲什麼會有這種手段來遏制它呢？但是清教徒生活之最顯著最鮮明的態相，照我們從比較寬弛的時代回顧起來，就是它的嚴肅性。我想吃苦最多的是兒童，因爲在清教徒的制度裏是沒有地位給他們的。他們的成年的教師們，無疑的會得誠心贊許下面這種爲十八世紀一個德國道德家所推薦的教育法。



任何形式和一切形式的遊戲都必須禁止。關於這事，教訓兒童的法子，必須指示他們以一切遊戲的浪費和愚蠢。他們應該受引導，使之看見遊戲將要從上帝那裏分開他們的感情和心思，且除貽害於他們的精神生活之外將沒有別的作用。

時代是變了。現在是整個家庭都以育兒室爲中心，其間就是權威的所在，而兒童的欲願就是家庭的法律了。只要家境好，大概最最受用的就是兒童。

清教主義的幽暗背景引着了猩紅文的火。這本書的色彩就是它的設計的一個顯著部分。陽光和陰影在那溪邊的偉大景象上交互而作，在那裏，只要那被詛咒的字母一經離開了赫絲脫（Hester）的胸膛，青春和優美就會回復到她臉上，只有珠兒（Pearl）重新結上那符號的時候纔會消褪。珠兒自己是熱情的孩子，也飛躍在那書的黑暗書頁上，像一隻漂亮的異域的鳥兒飛過一個陰鬱的天空。因爲，在那冷酷的社會裏，她是像熱帶的來客那樣屬於異域的，她所由來的國土，但不曾有人到過，且也不曾有人提過。

祕密的罪惡繼之以公開的羞辱。她們各人的悔恨是不同樣的，但是各人都悔恨了。在一六七

一年六月的新潑雷茅資 (New Plymouth) 殖民地記事，我們見到凡姦淫被偵察者都被強迫

佩帶 A·D·二大寫字母，以布剪成，釘在袖上及背上；凡在本政府治下而發見其

不佩此二字母者，當即施以逮捕，當衆鞭打。

這部小說不僅是清教徒生活的一個外表的研究——全書的精神基礎就是清教主義。罪惡的意識就是這部悲劇的骨髓。其中的四個人物被同一的任性行爲不可分解地連繫在一起。這一種罪惡，多數人看得很輕，但自有歷史以來就成了粗俗諧謔所出的根源，而又是有些古代異教徒和有些近代小說家當作宗教崇拜的對象，如今在這裏，是用最深的洋紅描畫着，描畫得必然要有成果。有許多人是猛烈對於他們認爲刑罰的不公平而反叛的，因爲有許多人嘗試在做生活的遊戲，而不服從生活的規則。

倘使做這書的是清教徒約那旦·愛德華 (註八) 不是冷靜的藝術家霍桑，他也不見得能用更強力的文字來描寫罪惡。所以，據我的意思，霍桑當時還不如不加上那最後的一章，只消把牧師臨死時的懺悔和羣衆中的回聲來結束那書就好了。

佐治·烏德貝雷（註九）說：

這是一個無情的故事；那些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都把他們的命運認為應得而接受着；他們決不饒恕他們自己，他們沒有顯出互相饒恕的形跡，甚至上帝的饒恕也被遺留在一種未來的陰影底下……一本缺乏光和愛的書，也許因其忠實於生活中的黑暗面而抓住我們；但在最高的意義上，是一部虛偽的書。

我對於這樣一個批評家不願意表示異議，而況他在批評的見地之上又加上這麼確實的一重道德價值的意識。但在這裏，他卻不會捉住要點。要回答他的主要爭點，你就看見乞林渥斯（Chilworth）要記得霍桑是往往用消極的方法表示一種觀念的。乞林渥斯本是一個平靜慈祥的學者，帶着一副研究家的無我的表情，後來卻變成一個惡鬼了；地獄統治了他了，他的眼睛閃耀着地獄的光燄了。這一種墮落是因復仇心的深微的毒造成的；因為他不能夠饒恕，不能使自己自由。他的面孔因憎恨的慢性毒癌而變成一件非人的東西。

光和愛在那書裏並不是缺乏；籠罩在斷頭臺之上的是一種天國的榮耀，而烏德貝雷先生所

不以爲然的「人物都奇異地擺脫了自憐心」這豈不就是霍桑的最大勝利之一嗎？你就試想想如今大多數的人——小說中或無或有的——都堅執着他們的「快樂的權利」，不管由怎樣的墮落去達到那快樂，也不管造成別人怎樣的苦痛。亞塔爾 (Arthur) 和赫絲脫 卻是由較嚴肅的質料造成的，正合他們所生的時代，正合他們的責任的意識，正合他們對於彼此的靈魂的尊重。他們是沒有那種自憐的陰險的脆弱了。

這部書的又一領導觀念，就是公衆尊重的喪失和私人尊重即自尊心的喪失之間的對照。赫絲脫 是受着婦女所可遭受的最惡劣的刑罰了——就是與衆共棄。有些人說他們是不顧任何人當他們怎麼樣的，這話本來有些不容易承認，但即使承認他們說的話不錯，而倘若這樣的人在街上被人當作有惡病和傳染病一般規避着，便怎麼樣呢？倘若每次出現於公衆，便見小孩童羣相譁笑，便見舊相識趨避不遑，覺得這種被強迫的離羣索居，比牢獄幽禁更加難受，那又怎麼樣呢？而這赫絲脫 所不得不忍受的，但是最惡劣的刑罰已經受過了；她是無論如何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她在街道上所吃的苦，多於在她自己房間的寂寞裏。在房間裏，她就得平靜了。

同那牧師比較起來，她是可嫉妬的。他是公衆的偶像。他聽見讚美他的聲音，對他的面唱來，聽見那些崇拜他的區民說他的講道如何造福，跑到街上去到處都可遇到尊重的表示，而卻有那猩紅文在他胸裏燃燒，他該感着怎樣苦痛啊！他的寂寞是多麼的難堪啊！

這部書又不僅是一種空靈的力的默示，並且那些主角的「肉體」也是表現他們的靈魂的。這在乞林渥斯的場合已經指出來了；請想一想赫絲脫每次和亞塔爾會面時的思想怎樣不同，她的面色怎樣跟着這些不同的思想而變化；再請想一想那牧師，手放在胸上，他的身體因內中的火而日趨消瘦，終至幾乎成了透明；再想一想珠兒那些荒唐的幻想，以及那些幻想怎樣反映在她眼裏。像這樣的表現，要我們記起敦納（註一〇）形容一個青年女子的話來：

她的純潔而雄辯的血

在她的面頰裏說話，且顯得十分分明，

竟使人幾乎可說，她的肉體會思想。

將福羅貝爾的波華蒞夫人和霍桑的猩紅文來作一個對照，是有益的。他們二人是同樣細心

的藝術家。在波華荔夫人裏，我們看見的一幅圖畫是墮落，以絕望而終。人生是沒有解決的。在猩紅文裏，我們看見罪惡和它的成果，終於得天上的光燭照。福羅貝爾對他的人物，除輕蔑之外再沒有別的，霍桑則對待所有的人都用着一副尊嚴。他對於他的人物並沒有顯示同情，如我們在迭更司和塔刻立 (Thackeray) 身上所見的，但他被他們的命運深深感動。

這兩部傑作之間還有一個差別。福羅貝爾的興味在於罪惡的本身，因而不恤描摹到盡致。霍桑則只興味在心理上的成果。因而他故意將故事開場於犯罪之後，藉可全部集中在精神的和心理的結果上。這是「下落的情節」 (falling action)。

故事的進展是無懈可擊的。情節的展開像一朵花的花瓣那麼自然，毫不費力。在這一點上，霍桑是優勝過巴爾扎克；因在那法國巨匠的作品裏，我們還覺得有些費力。至於這部書，則我們見到一個自然的開場，自然的發展，和一個不可名言地動人的結束。哈代所下的小說的定義，說它應該是一個活的有機體，猩紅文便是一個例解了。

- (註一) Laurence Hutton (1843-1904) 美國作家，曾任 *Hesper's Magazine* 的主編。
- (註二) Salem, 美國馬塞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一個城市。
- (註三) Abolitionists, 即主張廢止奴制者。
- (註四) John Brown (1800-1859) 美國廢止奴制論中的過激派，曾主張以武力廢止奴制，被絞殺。
- (註五) Andrea del Sarto 意大利畫家 (1486-1531)。
- (註六)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美國小說家。
- (註七) 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國小說家及詩人。
- (註八) Jonathan Edwards (1703-1768) 美國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
- (註九) George Woodberry (1855-1930) 美國著名批評家和編輯者。
- (註一〇) John Donne (1573-1631) 英國神學家及詩人。
- (註一一) William Lyon Phelps (1865—) 美國教育家及批評家，著有小說家論及俄國小說家論等書。此篇附

載近代叢書本。

## 再版自序

作者前以關於自己服官生活的一段隨筆來作猩紅文的楔子，乃曾在他周圍的上流社會裏引起了未之前聞的激動，這是作者覺得很是驚異，而且（如果他說出來不至於更得罪人的話）也很有趣的。的確，即使他燒掉那個稅關，而將最後一片餘燼拿人家當是他特別懷恨的那一個可敬人物的血來澆熄，那激動的程度也未必更甚於此。這種輿論的非議，倘如作者自覺是罪所應得的話，那是要感覺十分疚心的，所以他請得聲明一聲，他實曾將那楔子仔細審閱，意欲將其中的差錯更改或刪除，並將人家認為罪狀的那一番戾氣竭力矯改。但是據他看來，那一篇隨筆的唯一可注意的特色，只有它的坦白天真的善意，以及他所以傳寫其中一般人物的描寫上的精密。至於敵意，或者任何種類的——私交的或政治的——惡感，這些動機是他全然不能承認的。這一篇隨筆，原也可完全省去，對於讀衆不至有損失，對於本書也不至有損害；但既然寫了，他覺得以他自己的



能力而論，是不能用再好再和善的精神寫的了，也不能寫得更見真實的了。

因此，作者不得不仍將他這楔子一字不更動的重行刊出。

一八五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沙侖謨。

# 目錄

楔子——稅關	一
一 獄門	六一
二 市場	六四
三 認識	七八
四 會見	九三
五 赫絲脫的針線	一〇五
六 珠兒	一二〇
七 州長的大廳	一三六
八 鬼孩兒和牧師	一四七
九 醫師	一六二

- 十 醫師和他的病人……………一七七
- 十一 一個心的內部……………一九三
- 十二 牧師的熬夜……………二〇四
- 十三 赫絲脫的另一面……………二二一
- 十四 赫絲脫和醫生……………二二三
- 十五 赫絲脫和珠兒……………二四三
- 十六 林中的散步……………二五三
- 十七 牧師和他的區民……………二六三
- 十八 滿眼陽光……………二七九
- 十九 溪邊的孩子……………二八九
- 二十 迷霧中的牧師……………三〇〇
- 二十一 新英倫的節日……………三一七

二十二	遊行的隊伍	三三一
二十三	猩紅文的顯露	三四七
二十四	結局	三六一

# 猩紅文

## 稅關

——猩紅文的楔子——

我生平不願意在家庭中或對知己的朋友侈談我自己和我的事情，但是一種對公衆宣布自傳的衝動卻會得兩次佔據了我，這是有點兒可異的。第一次是三四年前的事，那時我曾把我在一個牧師古館裏的深居簡出生活描寫出來餉讀者（註一）——這是不可原恕的，並且寬容的讀者和唐突的作者都想像不出理由來的。而現在——爲了我前一次過蒙謬寵，居然得一二人的過問，使我十分欣慰——我又攀留住讀衆，來談我在一個稅關裏的三年經歷了。這是學着著名的「P.

P.，即本區牧師」的榜樣，學得再忠實沒有的。但是講起實情來，好像牧師是隨風播葉子，作家則並不訴於那些將要拋開他的書或永遠不拿起他的書的多數，而是訴於那些比他的大多數同學或終身伴侶更能了解他的少數。誠然，有些作家是遠不止如此的，他們要專一對於那種感情思想上都能與自己同調的人毫無餘蘊地推心置腹，彷彿那一本印本書一經拋進了廣大的世界之後，便一定會遇到作者自己的性情分出的裂片，使他和它成了一種交流，因以完成他的生存的圍境。然而，把所有的話都說盡了，總是不合適的，即使我們並非說自己的話。不過，除非說話的人對於他的聽衆有了一種真正的關係，思想就要算是凍結，言詞就要算是啞默，那末我們來設想一個朋友，一個雖不極親密卻是和善而會心的朋友，在聽我們的談話，這是可容恕的罷；到那時候，一種天生的沈默既被這種同情的意識所融解，我們就可以絮說我們周圍的情形，或竟絮說我們自己，但仍要把最內在的「我」藏在它的帷幕的背後。在這樣的程度上，及在這樣的限度內，我以為一個作家就可以用自傳的態度作書，而不致侵犯讀者或他自己的權利。

還有一層也同樣可以看出，就是這篇關於稅關的隨筆是有着一種適當性的，即文學中常可

認識的一種，因它一方面是說明下文的一大部分怎樣爲我取得，一方面是證實那裏面所包含的記事之可信。這事實上，無非因欲確定我是這本書中最冗長一段故事的編輯人的真正地位，而唯有這，是我對於讀衆取得一種個人關係的真正理由。在完成這主要的目的時，我以少數餘筆來隱約描摹一種從未有入描寫過的生活樣式，以及一些在這生活中活動的人物（作者自己也適然是其中的一個），我覺得是可容許的。

在我的故鄉沙命謨，半世紀以前，當老德被王的時代，曾有一個熱鬧的碼頭，不過現在只堆積着一些已經腐爛的棧房木屋，很少或竟絕無一點商業生活的徵候了，只除偶爾有隻把小帆船或兩桅船，淒淒涼涼的離開一段路外卸落牛皮，或有隻把諾法·斯科細亞的豎帆船靠近岸來裝載木柴罷了。這個荒蕪的碼頭往往爲潮水所沖激，沿碼頭有一排建築，在它們的腳下和背後，有一園蔓草橫生，從可見出若干懶散歲月的遺跡。在這碼頭的一端，從它的前窗看下去，便是這一片不甚叫人有興的景象，再看過去，看到港口的那邊，則見一座廣闊的磚房豎立在那裏。那磚房房頂的最高點上，每日下午準確有三個半鐘頭掛着共和國的國旗，有風則飄揚，無風則垂下；不過那旗上的

十三條紋是豎的不是橫的，因而表示着這裏是珊姆叔叔的政府（註二）的一個民政駐在地，不是軍政駐在地。房子前面有一個六根木柱的迴廊做裝飾，柱上支着一個陽台，下邊有一陣廣闊的青石踏道直迤到街中。大門上翱翔着一隻大型的美國鷹，展開着翅膀，胸前有一盾牌，而且，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每個腳爪裏邊還有一簇絞纏着的雷電和鈎箭。這個不幸的禽類向來就以一種喜怒哀無常的脾氣爲特徵，現在看牠那喙眼的兇猛，態度的猙獰，像似對和順的社會施其恫嚇，特別像在警告所有的公民，叫他們慎重戒懼，切勿來鬧牠用翅膀掩護的這個官邸。不過牠的神氣雖然兇悍，卻有許多人正在那一刻兒到這聯邦鷹的翼下來求托庇；我看這班人是設想牠的胸腹能有鴨絨枕頭那麼柔軟舒適的罷。而無奈牠雖當脾氣最好的時候，也並沒有多大的溫情，遲早——而且只會早，不會遲——總要把牠卵翼下的東西拋撒開去，或負爪傷，或被喙啄，或帶着牠的鈎箭的潰創。

上面描寫的那座建築物——我們就名之爲港口的稅關罷——四周砌道的罅隙裏都長着草，足見近來並未因事務煩忙而被踩壞。不過在一年中的某幾個月份，往往有個把午前見得事務的進行比較活躍。這樣的時光，也許會叫老輩的市民想起跟英國最後一次戰爭以前的時期來。那



時沙侖謨還是一個獨立的港埠，並不像現在，被他自己的商人和船主所輕視；因如今這班人方在紐約和波士盾不必要地也不可覺察地鼓起商業的巨潮，這纔一任這裏的碼頭自趨傾圮的。在有這些這樣的早晨，當兩三隻船舶偶爾同時到達的時候，——尋常總是從非洲或南美來的，——或濱於要向那些地方出發的時候，總常常聽見腳步聲，匆匆上下那青石的踏道。在這裏，你可以歡迎到那個被海風吹紅的剛剛進港的船主，在他自己的妻還未歡迎到他之前，正把一隻油漆過的馬口鐵盒子裝着的船舶文件夾在臂膀底下走來。在這裏，你又可以在碰到他的主人，或高興或不高興，或歎顏或怒容，只看他此番的航海計劃是否成功爲轉，就是看他的商品很容易變成金子呢，抑或使他擔負着一宗滯貨，沒有人肯替他脫手。也在這裏，我們又看到那種伶俐的青年夥計——就是那種額帶皺紋，鬍子花白，憂勞憔悴的商人的萌芽，——他覺得做買賣津津有味，像是狼仔子覺得血的味道一般，所以當他還不如在磨池裏玩放小船的時候，就在他主人船裏去冒險去了。這場中的又一種人物，便是一個往外出發的水手，正在找尋護照，或一個剛剛到埠的水手，蒼白而虛弱，正在尋取進醫院的執照。我們也必不可忘記那些上鏽的小桅船的船長們，從不列顛的屬地帶了木柴

到這裏；還有一班相貌粗俗的海員們，沒有美國佬的態度那麼靈活，可是對於我們這垂敗的商業貢獻了一個不止一點兒重要的節目。

這諸色人等有時候攢聚在一起，再加上一些閒雜人調劑於其中，就使那稅關暫時成了一個熱鬧的場面。但這種景象並不常見，常見的是一排可敬的人形，坐在舊式的椅子裏，將靠背仰倚在牆上——如果是夏天，他們是在入口處；如果是冬天或陰寒的天氣，則在他們各自的房間裏。這一班人是打瞌睡的時候居多，但也偶爾可以聽見他們在一起談天，聲音在說話和打鼾之間，而且帶有一種沒精打采的神情，就是那種賙濟院中人以及其他一切靠人賙濟，靠獨佔人工，或靠任何不靠自己出力的事情爲生的人類所特有的。這一班老先生們——坐的像馬太（註三）一般，在那裏等收關稅，可是有納稅的來時卻懶得走動，彷彿跟馬太奉使去傳道一般爲難的——就是那稅關裏的官吏了。

還有，你一走進前門，就見靠左手有這麼一個房間或辦公室，約莫十五呎見方，很高，有兩個穹形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上述那個荒廢的碼頭，還有第三個窗，看出去是一條狹街，以及德被街

的一部分。又所有這三個窗口，都可從裏面瞥見一些雜貨店，帷幄店，估衣店，船具店；在這些店家的門口，尋常總可看見一羣羣的老水手，以及那種出沒於港埠之間的碼頭浪子，在那裏談笑。那房間本身，則蛛網滿布，給陳年的油漆映得昏暗無光；地板上洒着灰色的砂泥，彷彿經久無人使用的樣子；我們從那地方的一般不整飭情形，很容易斷定這是一個聖堂，女性的魔術（掃帚和拖帚）輕易不得進去的。講到器具，則有一具煙囪龐大的火爐，一張松木的舊寫字桌，旁邊放着一張三條腿的杌子，此外是兩三張木座的椅子，業已衰朽非常，還有——不可忘記那藏書——幾個書架子上，面放着三四十冊國會法案，和一龐然鉅冊的稅法彙編。有一個馬口鐵的管子通出天花板，成爲跟那建築中其他部分傳聲的機關。在這裏，約莫六個月之前，你可敬的讀者，當可認識一個人，就是從前在牧師古館的西廂，日光從柳樹枝間欣然透進的所在，曾經歡迎你進他那愉快的小書齋裏去過的，——同是這個人，約莫六個月之前，是在這間房裏從一隅到他隅的踱着步，或則懶懶倚着那長腿的杌子，肘子支在寫字桌上。目光飄泊上下於晨報的各欄之間。但是現在，倘使你要到那裏去找他，你就問不着那個「民主黨的檢量官」了。改革的筭帚已經將他掃出了他的職位，一個更有

價值的繼人去戴上他的尊銜，兜藏他的俸祿了。

這個沙侖謨古鎮，就是我的故鄉，雖然我在童年時期和較成年時期，都是出外的時間居多，它對於我的感情卻是具有或曾具有一種的維繫，這在我實際住在故鄉的時間，我是始終不曾認識過的。就它的自然態相上說，它的地勢是平坦而無變化的，有的大都是木屋，絕少或竟絕無夠得上建築美的，形狀是很不規則，卻又並無畫意，也不矯奇，只是平庸而已；它那長杳杳懶洋洋的街道，倦態地迤過全個半島，一端是絞台山和新幾尼，那一段是個濟貧院——這就是我的故鄉的特色，那末對於一個錯亂的棋盤也很作興可以構成一種感情的繫屬了。然而，我雖然總覺住在別處快樂些，我心中對於老沙侖謨卻懷着一種情感，這我沒有更好的名詞來稱呼它，只得稱它爲眷戀。這種情操，大概起於我的家庭在那泥土裏打下了的深入而歲久的根株。自從那原始的英國人——我一姓中最早的一個移民——出現在這荒曠林樹的殖民地以來，已經將近兩個又四分之一世紀了；自從那時起，它就成了一個城市。那人的後裔們就在這裏生生死死，已將他們的肉質混入這裏的泥土，終至沒有一個小部分和我暫時用以在這街上行走的凡軀一定有着血統的關係。所以，我

剛纔說的那種眷戀，只不過是塵土對於塵土（註四）的肉感的同情罷了。至於這種同情到底是什麼，我的同鄉們是少有人能夠知道的；而且常常的遷徙對於種性也許是更好，所以他們就認為沒有知道的必要了。

但是這種情操也同樣有它的道德的品性。我那個始祖的人物，曾被家族的傳說置以一種朦朧幽暗的莊嚴，它是儘我的記憶所能及，就存在於我童時的想像中的。現在它也仍舊縈繞在我想像中，引起了一種對於過去的家鄉情感，所以我就不認這種情感為家鄉的現狀所造成的了。我之所以認這裏為我的家鄉，就爲了這個嚴肅、多髯、黑服、高冠的始祖，他是那麼早就來的了，帶着他的聖經和他的刀，用那麼堂皇的儀度闊步於這未經人跡的街道，以一個文武全才的人物在這裏成了大名——至於我自己，我是不足為家鄉之榮的，我的名字難得有人聽見，我的面孔難得有人認識。我那始祖是一個軍人，立法者，裁判官；他是教堂的統治者；他具有一切清教徒的特質，好的壞的。他同樣是一個殘酷的迫害者，這是教友派教徒所目擊的；他們的歷史裏記念着他，並記載着他對他們教派中一個婦人嚴厲待遇的一段事故，雖然他生平的較好行蹟並不在少數，但恐怕這事

故是比其他任何行蹟的記載都要傳得更久的。他的兒子也遺傳了這種迫害的精神，在巫覡殉教史裏成了一個非常顯著的人物，竟可說他們的血已在他身上留下一個污點了。這一個污點着得實在深，想來他在察德街葬地的老枯骨上必定還存留着它，如果那付枯骨還沒有完全碎爲塵土的話。我不知道我的那些祖宗是否曾起過悔心，是否曾求過上天饒恕他們的殘忍；也不知他們如今身居下界，是否正在這種殘忍行爲的惡果之下呻吟。無論如何，我現在這篇文章的作者，以他們的代表人的資格，如今爲他們之故，總要引這事爲自己的恥辱，並且祈求凡是加在他們身上的詛咒——這是我聽見過的，且這許多年來我們的族類之可怕的不繁榮的境狀證明其存在的——都可以從此撤銷。

然而無疑的，這幾位嚴肅而陰鬱的清教徒心裏總要想，經過這許多年數而這厚厚蒙苔的家族樹的老幹竟會在它的最高枝上生出像我這樣一個閒蕩人來，也便是他們的罪惡的充分報應了。我所懷抱的志向，他們將無一認爲可以讚許；我的成功——如果我的一生在家庭範圍以外還會有什麼成功點綴過的話——他們縱不認爲羞辱，也將無一認爲有價值。「他是什麼樣的人

呢？」我的祖宗的一個灰色的影子對其他一個含糊說道：「是個小說書的作者！這可以算是什麼一種生涯呢？對於上帝的光榮和當時當代人類的福利能有什麼貢獻呢？唉，這個不肖子孫竟會去做下流人咧！」這些就是我的高高祖們和我之間隔着時代的鴻溝而互相拋擲的恭維語！但是，讓他們高興怎樣輕視我就怎樣輕視我吧，他們性情中的倔強的特質是已經交混進我的性情中了。

當這市鎮最早的嬰孩時代和兒童時代，這裏的族類就被那兩位熱心而強幹的人們深深栽下，從此他們就一徑生存在這裏，也一徑過着體面的生活，據我所知，是從不會因出過什麼敗類而蒙羞辱的；但從另一方面看，那末經過最初的兩代之後，其中卻也難得或竟從來不曾見過什麼值得紀念的行爲，且甚至值得大家注目的事兒也不曾有過一椿。漸漸的他們就差不多完全消失，街上散處的幾所老房子，都被日積月累的泥土堆平了半牆。大約一百年來，他們父子相傳，都向海中去找生活；每代都有一個白頭的船主從船後艙退隱到家房，同時有個十四歲的孩童到桅桿面前取得那世襲的地位，去和那曾經威脅過乃祖乃宗的鹽沫颶風搏鬥。那孩童過了相當時間，也就從前甲板上移進艙裏，在那裏過了一個擾攘的成年，這纔倦遊而歸，到家中養老待死，仍將自己的餘

灰去混入那出生的泥土。像這樣，一個家族對於一個地點成了長久的連繫，生於斯，葬於斯，因而人類和地域之間就結成了一種血統，與什麼風景的優美或周圍的道德狀況都全不相干。這不是愛，乃是本能。至於新來的居民，無論是他本人從異地遷來，或他的父若祖時代遷來，是都不大應該稱爲一個沙侖謨人的；他並不像那種老居民，累世累代理根在那地方，已經見到了第三個世紀，所以他意想不到老居民所具的那種牡蠣一般的黏韌性。老居民對於那地方也許感覺到乏趣，也許已經厭倦那陳舊的木屋，那泥溝和塵土，那平淡無奇的地勢和情操，那寒冷的東風，乃至那尤其寒冷的社會空氣——這一切，以及此外他見得到想得到的種種毛病，都是不相干的，不足妨礙的。那魔力總還是可以存在，而且彷彿那生身的地點便是一個人間樂園那麼強力地存在。我的情形就是如此的。我覺得要把沙侖謨來做我的家，已差不多是一種定命；所以這地方一向所熟知的——就是當種族中的一個代表躺到坟墓裏去而另一代表起來彷彿在大街上放步哨的過程中一徑都熟知的——那一套的特色，那一種的品性，當我的小小一段日子裏，也許在這故舊的市鎮中仍舊可以看見，可以認識。然而，也正惟這一點情操，同時就是一個證據，證明了這種聯繫已經成爲不健



全而終必要被決絕。人類的性情也像馬鈴薯一般，倘使在同是一塊用舊了的泥土裏一種再種，種的代數太多了，是不會得繁榮的。我的孩子們都有了其他的生地，將來他們的命運倘得由我操縱，我都要叫他們把根株打進不熟習的泥土中。

我從那牧師古館出來之後，也就爲了這種奇怪的、懦弱的、無歡的對於鄉土的眷戀，纔使得我在珊瑚叔叔的這座磚房裏補了一個位置，其實那時我是儘可以——或不如——到別處去的。但是，命數注定不由自主了。我也曾不止一次二次的離開家鄉，起初總似乎可以一去不復返，然而終像一個臭爛的小錢一般的回來了，或者彷彿沙侖對於我便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心一般。因此，有一個晴明的早晨，我就跨上了那一陣青石的踏道，兜子裏放着總統的委任狀，被介紹給那一羣將要襄助我的重大責任——就是那個稅關裏的行政主任的要職——的紳士們。

我大大的疑心——或者寧說我一點都不疑心——合衆國的任何公吏，無論民政方面或軍政方面，是否會有像我這樣，有這麼一大羣老練的屬員聽我指揮的。我一經查看之後，那「最早居民」的下落便馬上就確定了。二十多年以來，爲了徵收官地位的獨立，曾使這沙侖稅關脫出政

治變化的漩渦，因若捲入了漩渦，官吏的任期總要十分不穩當。那徵收官是個軍人——新英格蘭最傑出的軍人——他堅卓不拔地佔住那義舉的壇坫，而他本人以歷任以來所採取的寬大態度，地位也臻鞏固，於是當許多次危險恐慌之際，他都做了他的屬員們的護身符。這位密勒爾將軍是極端守舊的；對於他那種和善的性情，習慣一點兒不會發生影響；對於熟面孔他總是戀戀不捨，要他變動變動，是實在爲難得很，雖在變動一定可以促成進步的時候。因此當我就任我那一部分職務的時候，我就發見沒有幾個不是老年人。這一班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從前的老船長，經過了一切海上的顛簸，經過了對於生活的險惡風波的狼鬪，纔終於飄泊到這幽靜的角落裏來的；在這裏，除開總統選舉的週期恐慌，就不大會有什麼來騷擾；他們因得大家在這裏度過餘生。他們之要日就衰老，雖決不會跟他們的同胞們有什麼特異之處，可是他們分明有一種符籙或是別的東西將死擋拒得遠遠。據我所知，其中有兩三個害着痛風病，或風濕病，或甚至不能起牀，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時間是做夢也想不到會到稅關裏來的；但等蟄伏的冬天過去，就又要蠕行到五六月溫暖陽光中來，懶洋洋地做着他們所謂的職務，得到他們自己的閒暇和方便時光，這纔重新回到他們的牀

上去。我之曾經減汰不止一個這種年高德劭的共和國的公僕，致使政府的僚屬比較稀疏，這是我應得服罪的。我就職之後，就容許他們丟開這種熱烈的勞作回家去休養，而不久之後，他們就退休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了；於是我確實相信，他們的唯一生活力彷彿就是爲國家服務的熱心。不過我有一種虔誠的安慰，即經過我的干涉，他們就有了一個充分的餘地去懊悔每個稅關官吏好像當然要墮入的那種惡劣腐敗的陋習。無論是稅關的前門或後門，都並不是通到樂園去的路哩。

我的屬員大部分是民權黨。至於如今這個新任的檢量官，則並不是一個政客，而且他在主義上雖是一個忠實的民主黨，他的受官或服官，卻都和政治的活動沒有關係，這在他們那些年高德劭的同黨實在是有利的。因若不然的話——即要是一個積極的政客被放到這個有勢力地位，來向一個因爲衰老而不能躬自掌職的民權黨徵收員容易不過的對付一下的話——那末從這勳滅天使跨上稅關踏道以後不消一個月，這個老人團體之中就差不多不會有一個人能夠從他的公家生活喘過氣來了。按照關於這種事項的公認法典，倘把這一班白頭翁一個個拖到斷頭臺上去過斧，在一個政客也只算得是他的責任。當時這班老傢伙之害怕我要下這樣的辣手，那是顯而

易見的。我看見他們當我到時現出那麼的恐怖，看見一個半世紀來風吹雨打成了一條條溝的面頰，因瞥見像我這麼一個無害的人便變得那麼灰白，又察出他們一個個同我來說話時，那許久之，前向來從傳聲筒裏發出來粗到可以把北風也嚇得不響的聲音裏，竟會含着那麼的顫抖，真使我感到痛心，同時也使我感到有趣。這一班卓越的老人們，他們也明明知道，按照任何確定的法規，（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們因感覺到自己缺乏辦事的效能纔被重視的，）他們都應該讓位給年紀較輕，政治上較屬正統派，而且比他們自己更適宜於爲我們這共同的叔叔服務的人們的了。這個我也知道，但是始終立不起意來實踐我這點知識。所以，當我在職的期間，他們還是繼續在那碼頭上蠕行，繼續漫步上下那稅關的踏道，這一方面是大大地而且應該地損了我自己的信譽，而使我服官的良心受創更多。他們也化了好些個時間在他們各自習慣了的角落裏，將椅背抵在牆上睡覺，不過一個午前總要醒過來一二次，將講過幾千遍了的海上故事以及發了霉的笑話來互相絮聒，原來這已逐漸成爲他們之中的口號和答號了。

不久之後，我猜想他們就已發見這個新檢量官並不包含多大禍害。於是，這班善良的老紳士

們就都覺心裏輕鬆，欣然自以爲用得其所，（縱不爲我們所親愛的國家着想，至少爲他們自己着想是如此的，）而辦起他們的例行公事來了。當他們戴着眼鏡去窺進船舶內容的時候，眼光是何等的機警啊！他們在小事情上造成的紛擾是何等的厲害，但有時卻容大件頭漏網而去，又是遲鈍得何等的可怪啊！每次碰到這樣的失腳，就是碰到一船貴重的商品當日中時候混上岸來，或趁他們毫不疑心的當兒直從他們面前通過的時候，他們就動手將那漏稅船隻的所有口子都一鎖再鎖，貼封條，加火漆，那樣的警戒和活躍，又是無以復加的了。這樣的情形，與其說是對於他們以前的疎失的一種懲罰，似乎不如說是博人獎讚他們辦事認真的一個機會；因爲這樣的事兒雖近乎亡羊補牢，他們的熱心公務卻是需要別人感激的。

我有一種傻脾氣，就是除非人們實在出乎尋常的可厭，我總是跟他們和善的。尋常，我的伙伴的性格之中倘使有一個較好的部分，那個較好的部分就是我最重視的一點，並且就成了我所憑以認識那人的一个模型了。如今這班稅關老職員既都是有好的性格，而我對於他們所處的這種保育愛護的地位又容易使友情滋長起來，所以我不久之後，對於他們大家都覺歡喜了。當夏天的

下午，那種酷熱的天氣幾乎要把其餘的人類都融化為液體而對於他們那種半麻木的體質卻只給它一點舒適的溫暖的時候，聽他們一排兒的照常將椅背抵在牆上在後門口瞎聊天，使得幾代以前已經凍結了的諧趣也融化開來，從他們的嘴唇帶笑浮出——這事是有樂趣的。從表面上看，老年人的笑樂和兒童們的歡笑有頗多共同的地方；這種事兒是和理智沒有多大關係的，正如和深刻的幽默意識沒有多大關係一般；在老年人和在兒童們一樣，這樣的笑樂都是一種掠過表面的浮光，對於綠嫩的桠枝和灰敗的樹幹同樣給與一種日光般的欣然的氣象。然而在其一，這是真的日光；在其他，這就較像是垂朽木材的燐光閃發。

讀者必須要明白，要是把我所有這班卓越的老朋友都寫成衰老之狀，那是太不公平的。一來，我的一班助手並非一律都年老；其中也有的正當年富力強，才力精神都很好，只因命星不佳，纔來過這種怠惰依人的生活，實在是委屈他們的。二來，老年的白髮有時也見得就是一座修繕良好的智識住宅上面的覆草。不過，就我那一羣老練人員的大多數而論，倘使我把他們概括形容做一班疲倦的靈魂，不曾從他們的各種生活經驗中拾取值得保存的什麼，那也不能算是冤枉。他們也會

有過許多機會去收穫實用智慧的金粒，現在似乎是統統都丟掉了，只僅僅的把那些金粒的糝糠充塞他們的記憶了。要他們談到四五十年前的破船事件，以及他們年輕時所曾目擊的一切世界奇觀，他總覺不如談當天的早餐或昨日、今天、明日的晚餐興味濃得多。

至於這稅關裏的老伯伯——不但在這小小一隊官員裏要算老伯伯，並且，我敢大膽的說，就在遍合衆國的稅關監吏團體裏也要算老伯伯的，——他是一種終身的稽查員。他的確可以稱爲稅務制度的一個合法兒子，先天就造就了資格，或寧說是天潢貴胄出身的；因爲他的尊翁，一個革命時代的陸軍上校及前任的港埠徵收員，曾經替他造成了一個職位，並且就叫他去任職，那個時代，是現在活着的人們少有記得的了。這位稽查員，當我初次認識他的時候，已是個八十上下的人，確是你願意化費畢生時間去尋求的一棵最最奇異的冬青樹的標本。面孔血紅，體段結實，清清楚楚的穿着一件卸子雪亮的藍掛子，腳步矯捷而有勁，看起來筋強而力壯，雖不能算是一個青年，卻像自然母親借人的形狀造成的一具新機器，年紀和衰弱是管它不着的。他的說話和笑聲，永遠響澈那個稅關，絲毫沒有老年人的顫抖和沙破；那是直從丹田裏發出來的，像是雄鷄的啼聲，也像喇

叭的吹響。要是單單當作一個動物去看他，——其實他也難可以看作別的東西的，——他是一個最能叫人滿意的對象，爲的他體質強旺健全，絲毫沒有虧缺，而且那麼大的年紀，還有能力可以享受他所嘗追求和意想的一切或差不多一切的快樂。原來他在稅關裏的生活平穩逍遙，進賬固定，不過偶爾擔點位置動搖的心事，也不會怎麼厲害，這種情形，不容疑義，是可以使時間在他身上過得很輕鬆的。然而最最根本而有力的原因，卻還在他的動物本質的稀有的完美，他的知識的適度的中庸，以及他的道德和精神的成分的很少摻入；老實說罷，這所謂道德和精神的品性，是僅僅足以防止那位老紳士不至於四腳爬行的。他沒有思想的能力，沒有深澈的感情，沒有討人厭煩的敏感；總之是什麼都沒有，有的不過是少數平常的本能，再加上一種分明由體格健康而起的和樂脾氣，這就使他對於他的職務很是勝任愉快，並且博得一般人的憐心了。他已做了三個妻子的丈夫，都是早已死的了；又是二十個兒女的老子，其中大部分，也都在兒童的年齡或成年的時候早已化爲灰塵的。照這情形看起來，人家總以爲雖是最最樂觀的性情也不免爲無限的悲哀深深染上了。一個黑影。可是我們這位高年的稽查員卻並不如此！他只消輕輕的一聲歎息，就足以將這種傷懷



的重壓全盤脫卸的。一經脫卸之後，他就又像一個不穿褲子的嬰孩一般，馬上去從事遊戲；那樣的興致，比之那徵收官手下的青年書記還要高得多；那書記年紀不過十九歲，卻要比他老得多，也嚴肅得多。

我常常懷着比對於任何樣式的人都要大些的好奇心，去觀察和研究這位老伯伯的人品。他確確實實是一種稀有的現象；從一個觀點看起來是如此的完全無缺；從其他一切觀點看，則又如此的淺薄，如此的虛空，如此的不可捉摸，如此絕對的一件廢物。我的結論是斷定他沒有靈魂，沒有心腸，沒有思想；總之什麼都沒有，我已經說過，就只有本能；然而，他品性中的這一點點材料卻配合得非常乖巧，使人不但不感覺他有什麼缺憾，並且，像我這樣，倒是感覺他任何方面都十分自足的。像他那樣彷彿完全是現世的肉感的一個人物，要設想他出了現世以後將怎樣的存在，也許是困難的，而事實上也確實是困難；不過假定他將來可以盡壽而終，那末他在現世的生存總已不算是虧待；因為他比之田間的野獸並沒有更高的道德責任，但是享樂的範圍卻比它們大些，而老景淒涼的感覺，又同它們一樣有福的被豁免了。

他有一點大大優勝過他的四腳同胞的地方，就是他有能力可以記憶他一生中構成不少部分幸福的那些盛饌。他的饕餮主義，是他的一種很可愛的美質；我們聽他談烤肉，是同吃泡菜或牡蠣一樣可以增加食慾的，他既然沒有更高的德性，而且將他的聰明才力全副用來供應胃囊的快樂和利益，這對於精神方面不至造成什麼犧牲和損害，所以我聽他絮絮的談起魚類，談起家禽，談起斬肉，談起這些東西的最適當烹調方法，總使我感到愉快和滿足。他的記憶力也實在是好，無論他所津津樂道的美饌是多少年前的事，經他一談，總會使聽的人彷彿親自聞到那豬肉或吐綬雞的香味一般。像這樣的齒頰留芳，雖已留到不下六七十年之久，也仍分明跟他早餐剛剛吃下去的羊肉肋條一般新鮮的。我曾聽他談起從前享用過的美饌，談得嘖嘖地砸舌，而當初同桌共餐的客人，是除他之外都早已做了蟲的食物了。我們細察這些往時筵饌的鬼魂怎樣繼續的在他面前出現，實在是可詫異的事；而且這些鬼魂的出現，都並不懷怒或抱怨，卻彷彿感恩知己一般，來感謝他以前的賞識。並且要求他在默念和實感之間不住溫習當初的欣賞。一片牛肉的嫩腰鋒，一方犢牛的肘子，一根豬肉的肋條，一只精異的子雞，或一只特別值得誇讚的吐綬雞，這一切大概當大亞當

斯（註五）的時代曾經點綴過他的食糧的東西，他都會一一的記起來；至於那時以後的我們這種族的一切經驗，那會在他個人事業上造成榮辱的一切事件，卻都像一陣過往的輕風，不落一點痕跡的從他身上飄過去了。據我所能推斷，這位老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悲劇事件，就是二十年前乃至四十年前在一頭鵝身上鑄成的大錯；原來那頭鵝看樣子似乎一定可口，誰知端到桌上來卻是刀子再也擱不進，非用斧頭鋸子纔可將它分割的。

好了，不要再形容下去罷；不過我實在很高興講得再詳盡些，因為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這位先生是最最宜於做稅關官吏的。大多數的人，爲了我在這裏沒有篇幅可以提示的理由，都要從這種特殊生活得到道德上的缺憾。至於這位老稽查員是不會如此的，且即使他繼續任這職務直到末日，他也仍舊可以跟當時一般的好，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胃口也必定如前。

還有一個肖像也得畫一畫，要是沒有它，我這個稅關肖像陳列室就要算是出奇的不完備；但我對它觀察的機會比較的少，所以我僅能畫它一個輪廓。這就是那位徵收官——我們的豪俠老將軍——的肖像，他當初服了一段燦爛的軍役，後來又到西部一個荒野區域去做了一任官，這

纔在二十年前到這裏來過他那一番多樣而體面的生活的餘年的。這位勇敢的軍人也已差不多到了或竟滿了七十歲的年紀，如今在這世上參加他的餘剩的行軍，身上負着了衰耄的重壓，就是他自己記憶之中那一種使人興奮的軍樂也已不大能夠輕減的了。當初在戰陣之中那種爭先恐後的腳步，如今已經麻痺了。只有叫僕人相幫着他，並拿他自己的手用力扶住鐵闌干，他纔能夠慢慢地辛苦地爬上稅關的踏道，苦苦挨過那地板，走到火爐旁邊他所慣坐的椅子。他慣常坐在那裏，用着一種略為昏暗的靜穆神情，凝視着來來往往的人影，在紙張的相擦，宣誓的指派，事務的討論，乃至辦公房裏偶爾要有的談話聲中；這一切的聲音和情景，似乎都只模糊地印上他的感覺，難得深入他的意境裏去。他的面容，當在這樣的寧靜之中，是溫和而慈祥的。倘要別人注意他，就有一種客氣和興味的表情閃耀在他面上，證明他裏面本來有光，只因外面隔着一層知識的燈的中介，這纔阻止那光線不能外發的。你愈深入去接觸他的心靈的本質，它就愈加顯出健全來。及到他再沒有說話或聽話的必要時，（原來這兩樁事情分明都要累他費力的），他的面容就又暫時沉落到原來那種也不見得憂鬱的安靜裏了。我們看着他這種神情，並不會覺得難過，因為它雖然昏暗無

光，卻沒有垂朽之年那樣的衰弱。他的那副天生的骨格，本來是強壯而厚重的，現在也還沒有衰朽的形跡。

然而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之下，要想去觀察和闡明他的性格，那卻是一樁困難的事情，跟要從如秦昆得洛加（註六）那樣一個古岩的灰色破碎的殘跡在想像中重新將它尋跡起來建造起來一般困難的。這裏那裏，或許還留着幾堵幾乎完整的牆垣，但一看到別處，則也許只有一個不成形的土丘，橫亘着妨礙人的去路，並因經過許多無人侵擾也無人過問的年歲而蔓長着荒草了。

不過我懷着一種愛慕去看這位老戰士——因為我們二人間的交往雖很稀疏，我對於他的感情卻也同所有認識他的兩腳動物和四腳動物對於他的感情一樣，稱爲愛慕是不能算不允當的。——我就能夠辨出他的肖像的主要點來了。那其中顯著着一些高尚的和英雄的品性，足見他曾博得一個特出的名譽，實在並非偶然，倒是正當的權利。他的精神，我設想起來，是從不會容過躁切的舉動的；他一生之中，要他有所舉動，總必得有一種衝動，但一經被衝激之後，那末當前就有種種的障礙要去打破，有個正當的目的要去奔赴，而他就不是一個可以讓步或失敗的人了。從前曾

經浸透了他的性情而到如今也還不會冷熄的那種熱，從來不會是一陣火燄中的閃爍浮光，卻是猶如鐵在爐中那樣的一種沈着的紅熾。沉重、堅實、強毅；這就是他的寧靜的表情，雖當我所說起的那個期間，他已經進入一種還不該有的衰朽狀態的時候也還是有的。但我可以想像得到，雖在當時，要是有一種激動力深深進入他的意識——要是有一種喇叭之聲響到足以喚醒他所有並非死滅卻只在睡眠的精力——那末他還是能夠擺脫他的衰態，如同脫掉病人的病衣一般，還是能夠撇掉老年的拐杖，去拿起一柄戰刀，重新振作起來做一個戰士的。而且，在這麼緊張的一個瞬間，他的儀容卻還是可以平靜。不過這樣的表示，只能在幻想中描摹出來，不能預期也不能如願的。至於我實際在他身上見到的東西——譬之以剛才提起的泰昆得洛加的鞏固不破的古塚，分明是再適切沒有的——卻是種種強毅而深沉的忍耐的狀態，在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會經達到執拗的程度；其次就是一種完整無虧的特色，這也猶之乎他的大多數其他的資賦，就在於一團近乎沉濁的重質，正如一噸生鐵一般，不容延展也不容制御的；復次則是一種仁愛，這個，雖然他當日在吉貝華（註七）或伊利岩（註八）衝鋒陷陣時顯得那麼兇猛，我卻認為是他的一種真正的表徵，和在

當時所有善辯論的慈善家身上一般無二的。據我所知，他也曾經親手殺過人，——確實，當着他的好勝精神之所寄托的衝鋒面前，人們是曾如鐮刀過處的草葉一般紛紛倒地過的；但雖如此，他的心腸裏面卻並不包含會得撲掉蝴蝶翅膀上的纖毛那樣的殘忍。他的天生的仁善，我實在不會見過一個人比他更能信任的。

在我遇見這位將軍之前，有許多的特質——而且這些特質是大足幫助他的肖像愈加像真的，——是必定已經消失或者暗淡的了。凡是僅僅優秀的特質，總是最易消失的；而自然對於人類的殘跡，也不會拿那僅得托根營養於衰朽的罅隙之間的鮮花來點綴它，如同她播種爬牆虎在泰昆得洛加的殘岩上一樣。但是，雖從優秀和美的方面而言，也仍有幾點地方是值得注意的。不時，有一條幽默的光線要從那昏暗的障幕穿了出來，而欣然閃耀在他面孔上。又有一種愛美的癖性，為男性的性格中到兒童期和青春期以後所難得看見的，在這位將軍身上卻可從他對於花香花色的愛好上面見出來。我們總以為一個老軍人只會寶貴額頭上的血的桂冠；但這裏有個軍人，卻似乎具有一個少女對於花卉的愛好。

在稅關裏，這位勇敢的老將軍慣常坐在爐邊，而那檢量官，雖然當可避免的時候總不願將和他談話的困難工作背到自己身上，卻喜歡站在一段距離之外，默察着他那副安靜的且幾乎磕睡的面容。雖然我們不過站在數碼之外，他卻似乎離得我們遠遠；就是靠近他椅子旁邊走過，也仍似乎遠隔；就是我們伸出手去和他自己的相接觸，也終像遙不可即。也許他在他的思想裏，比在這稅關辦公室的不相宜的環境當中過着一種較真實的生活。隊伍的進展，戰鬥的紛譁，三十年前聽到的古老英雄音樂的洋溢——這樣的景象和聲音，大概是統統活現在他的理智意識面前的。在這當兒，商人們和船主們，衣冠楚楚的書記們和奇形怪狀的水手們，正在那裏進進出出；這種商業的和稅關生活的忙碌，不住在他周圍起着一種小小的紛譁；而這位將軍則對於那些人和他們的事情，都雖極遙遠的關係也似乎沒有一點。他在這環境當中有若格格不能相入，猶之一柄古舊的刀——如今是上鏽的了，但曾一度在前敵閃耀過，刀口上仍還顯出一條亮光的——放不進那徵收官寫字檯上的墨水瓶，文書套，和桃心木尺裏面去一般。

有一樁事情大大足以重新振作這位耐亞嘎拉（註九）邊境的強毅軍人——這位具有真



純精力的朋友。這就是他的那句可紀念的話語的記憶——「我來試試看，先生！」這是臨當一種拚命的英雄舉動以前所說的，其中包含着新英格蘭剛毅性格的靈魂和精神，表示着危險是認識的，卻要去擔當一切。倘使在我們國中英勇的行爲是用勳章來褒獎的，那末這一句話語——說起來似乎很容易，卻是只有他將這麼一種危險和榮譽的任務放在當前的纔會說過——就該是那一位將軍盾牌上所採用的最好最適宜的一句標語了。

一個人倘能養成一種習慣，去和跟自己不同的人們結伴，那是大足以幫助他造成道德上和知識上的健康的；而凡和自己不同的人，總不大願意過問自己的事業，他們的行動範圍和能力，總必須自己擺脫了成見纔能認識。我一生中遭遇的事變，往往供給我認識異己者的機會，但總沒有我在職期間所認識的那麼充分而多樣。其中特別有一個人，我因觀察他的性格，纔對於才能這東西起了一種新的觀念。那人的才具，主要是一個事業家的才具，就是迅速、精刻、心地明白；有一隻眼睛可以看澈一切的困難，並有一種辦事的才幹，只消像魔杖的一揮，就可以使一切困難歸於消失。他是從孩童時期就在稅關裏長大的，所以這裏就是他的正當的活動分野；那許多事務的糾紛，對

於一個濫竽充數者覺得麻煩不過的，在他看起來卻頭頭是道，井井有條。在我意想之中，他可算是他一類人中的理想。他實在就是那稅關的化身，或無論如何，總是使它的各種機輪繼續轉動的主要動脈；因為像這樣的一個機關裏面，所任的官吏人人都為自己的利益和便利服務，全不問他們對於自己的職務勝任與否，那末他們就不得不從別處去尋他們自己本身所沒有的能幹了。就為如此，我們這位事業家就勢不得不同磁石吸引鐵屑一般，將每個人所遇到的困難都拉到他自己身上去。他用着一點並不為難的謙虛，和對於我們的愚蠢（這在他心目中似乎不亞於罪惡）的容忍，只消將指頭略略一觸，就立刻會使得那不可理解的明白如光天化日。因而一般商人都都器重他，並不亞於我們這班做他的密友的。他的德性是完整無虧的；他簡直就代表着一種自然的法則，不但是一種選擇或主義而已；而像他這樣異常清明而精覈的一副才力，表現在辦事上的當然是非忠實和有規則不可的。倘使在他職守範圍以內，叫他良心上着了一個污點，那末像他這樣的人，就一定要感覺到煩惱，正如帳目上的一個錯誤，騰清冊上的一點墨污，或且有甚於此。總之，在他身上，我是遇着一個完全適合於他所處的地位的人了，而這是我生平難得有的例子。

以上所述就是我如今和他們發生關係的一些人物。我落在造化手中，被拋進一個和我已往習慣絕少關聯的地位，我也只得逆來順受，認真從這裏面去撿拾我所能獲得的裨益。我曾經跟魯克農場（註一〇）的那些夢想的同志們從事過勞苦而不能實行的計劃；我曾經在愛默生（註一一）那樣一個知識者的深微影響之下生活過三年；我曾經跟厄勒利張甯（註一二）在阿沙貝斯（註一三）濱上拾枝舉火，耽於汗漫之冥想，過着那些逍遙自在的日子；我曾經跟托洛（註一四）在他的華爾頓（註一五）隱廬談論松樹和印度的遺蹟；我曾經因同情於希勒德（註一六）的純淨的教養而漸漸養成了潔癖；我曾經在郎匪羅（註一七）的爐邊漸漸浸透了詩的溫情——而到如今，終於要運用我天性中其他的機能，而拿我向來不大嗜好的食物來營養我自己了。從換口味一點上說，對於一個曾經認識奧爾科特（註一八）的人，是連那老關監督也是要得的。我就將這事當作一個證據，證明自己的資質生得多少有點均勻，並不缺少一個完全組織所必要的部分，因而記憶之中雖然放着那麼樣一班人，我卻仍舊馬上可以混進品性完全不同的人們裏面去，而對於這樣的變化並不咕嘟一句。

文學的努力和目的，如今在我心目中是無足重輕的了。在這期間，我已不再管書本；它們是離開我的了。除開人性的自然之外，那在天地萬物發展起來的自然，在某一意義上是和我隔膜的了；而當自然被精神化時所感到的一切想像的快樂，都已從我的心境裏面走開去了。我身上的某一種才具，某一種機能，即使是沒有離我而去，也是被擱置着，不活躍的了。在這一切的事態之中，倘使我不曾意識到我自己有抉擇之權可以追懷過去一切有價值的生活，那末必定要使人傷心，使人說不出的可怕。這樣的生活，也許是確實不能安然過得太長久的；要不然的話，這也許要使我永遠是個和從前不同的人，卻不能把我變成任何值得取得的形狀。但是我始終都把它看作一種不過暫時的生活。我一逕都有一種先知的本能，一種在我耳中的低聲的耳語，即在不久的期間以內，只要碰到一種習慣上的新變化於我有益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變化要來的。

至在這種變化還沒有到來之前，我是在那裏充當一個關稅檢量官，且據我所能理解，是在所需要的檢量官中不能再好的。凡是一個有思想，有幻想，有敏感性的人（即使他所具的這些品性比這檢量官多過十倍）是隨時都可以做起一個事業家來的，只要他自願去找這種麻煩的話。我

的同僚，以及我的職務使我跟他們發生各式各樣接觸的那些商人和船長，都不拿別的身分來看待我，也大概不從別的性格來認識我。其中沒有一個，我可以假定，是曾讀過我的一頁著作的，或即使統統都讀過，也不會多看重我一絲一毫；又設使我那些無益的書能像朋斯（註一九）或綽塞（註二〇）（他們當日也都同我一樣做過稅關的官吏）寫的一般，那也還是絲毫無益於事。這就是一個好教訓——雖然也許往往是難受的——即凡一個人曾經夢想過文學的名譽，或曾經夢想過由文學的手段列身於世界名流之林，而一經跨出了他要求人家承認自己的那個狹窄圈子之外，就會發見他一切的成就，一切的企圖，在那圈子以外是怎樣地完全沒有意義的。我並不知道我無論爲警告自己或譴責自己起見都特別需要那種教訓；但無論如何，我是澈底領會它的了。這一點真實，當它進入我的知覺中時，總使我感着痛心，或需要在一聲感歎之中將它想置，這是我追憶起來常覺不快的。當時確實也有一個海軍軍官（他的進稅關是跟我同時的，出去也不過比我稍後），常常跟我在一起作文學的談話，討論到這個那個他所喜愛的題目，如拿破崙或莎士比亞之類。還有那徵收官的青年書記——是個青年的紳士，據人私下傳說，他偶爾要一張瓊姆叔的

文書紙上塗着一些在幾碼路外看去很像是詩的東西——也不時要跟我來談談書，以爲這些事情是我作與爛熟的。我在當時的文字交就只如此；而這也就很足夠我的需要了。

我既然不再祈求也不再顧及我的名字要在裏封面上顯赫開去，我就微笑着想它如今是另有一種聲價了。稅關的戳記將我的名字用陰文或陽文印在胡椒袋上，染料籃上，雪茄箱上，以及一切種類可以徵稅的商品包子上，用以證明這些商品曾經納過稅，曾經正式通過了稅關。像這樣，我的名譽的一種奇怪的利器而傳播，它所到之處，有我這人存在的知識就被帶到從來不會到過的地方，以及我希望從今再不會到的所在。

但是過去的也並沒有死。每每相隔多時，那種曾經像似活躍而積極，而如今卻在安靜休息之中的思想，也要一度的復活。在這種過去的習慣要在我身上醒覺的時會當中，最最可以注意的一次，就是我如今所寫的這篇隨筆居然會在文學法則的範圍以內貢獻給讀衆。

稅關的二樓上有一個大房間，那磚砌的牆壁和光裸的屋椽都從來不會上過嵌板，塗過泥灰。原來這座建築當初所計擬的規模，是合乎這港埠上舊時商業的狀況而定的，還準備着以後要日

臻繁榮，但這繁榮的希望始終不曾實現，所以如今所包含的空間是多到居住裏面的人不知怎樣處置纔好的。因此，徵收官辦公室上面那個空曠的大廳，直到現在還不曾工竣，雖然有那些經年隔古的蛛網蒙住了它的昏黑的屋檐，看樣子卻還在等待木工泥水的工作。在那間房的一端一隻角落裏，有若干的木桶子，一個疊一個的堆在那裏，裏邊放着一細細的案卷。還有大量類似的廢物，則在地板上亂堆着。想起這些霉爛的廢紙，曾不知浪費了多少年月週日的辛苦在上面，而如今卻成了地面上的一種累贅，埋沒在這個被遺忘的角落裏，再不會有人類的眼睛去瞥見它，真是令人傷心的。但是，也不知有多少廢紙的稿子，並不是乾燥無味的例行公事，卻是用着能發明的腦力的思想和豐富的深情的噴溢而寫成的，卻也同樣的歸於遺忘；而且這些稿子之在當時，倒不如這成堆的廢紙之會應付過一個目的，而尤可傷心的，甚至不會替它們的作者博得一種像如今稅關裏的書記們由無用的抄寫而得的舒適生活呢！不過當做地方史的資料看時，這些紙堆或許也不是全然無用。在這裏，無疑的，沙侖謨從前的商業統計是可發見的，還可發見她的那些顯赫商人，如老德被王，如老聖利·葛雷，如老雪孟·福累斯脫，以及當日的其他許多大企業家們的事蹟；只不過他

們那撲粉的頭顱，剛剛放進了坟墓，他們那如山的財賦就已開始縮減了。如今構成沙侖謨的貴族的這些家族，它們的創始者都可以在這裏尋溯出來，從雖革命以後很遠的一段時期，當他們的商業的微細無聞的開始，一直到他們的子孫自認爲自古以來的世家爲止。

至於革命以前的事，記載卻缺乏得很；想當初英之所有的官吏們伴同帝國的軍隊從波士盾逃走時，這稅關裏以前的文書檔案，大概都被帶到哈黎法克斯（註二一）去了。這對於我，往往是一件可痛惜的事，因爲這些檔案一直可以上溯到攝政時代（註二二）其中一定包含着許多關於已被遺忘或尙記憶的人們的記載，以及古代習俗的記載，其對於我，一定可使我感到樂趣，如我常常在牧師古館附近田野裏拾到西印度箭頭時的樂趣一般。

但有一個無事的下雨天，我竟有運氣做了一個有些兒趣味的發見。當時我在角落裏那成堆的廢物中撥着掘着，將那些文件逐一的翻開來，讀着那些沈沒在海中或朽爛在埠頭的船舶的名字，以及如今在交易所裏再也不會聽到並且從蒙苔的墓石上不很容易辨識的那些商人的名字，心裏懷着我們尋常賦與已死的活動的尸首的那種悽慘、疲倦，而一半不情願的興味，並且運用着



我那因爲少用而成怠懶的幻想要從那些枯骨裏去造出一個古舊城市的較光明態相的影像來，設想着西印度還是一個新境地而唯有沙侖謨知道到那裏的去路的當時——正在這樣的時候，我偶爾手觸着一個小小的包封；是一張古代的黃色羊皮紙謹謹包着的。看神氣，這個封筒一定是久許久許以前的一個卷宗；在當時，書記們所用的是一種木強工楷的書法，所用的紙張也比現在的結實。那上面有一種東西足以促起一種本能的好奇心，因使我不由得將那上面繫着的一條已經褪色的紅帶子解開，心以爲這裏有一個寶藏可使它重見天日。我擘開了那羊皮紙的硬包封，發見裏面是一件委任狀，上蓋着省長瑟力氏（註二三）的官鈴，委的是一個約那旦·普，爲馬薩諸塞省沙侖謨港稅關的檢量官。我記得曾經看到過（大概在費爾氏年報裏罷）一個普檢量官的計聞，約莫是八十年前的事；又在新近報紙裏看見過一段新聞，說因聖彼得禮拜堂翻造，他的遺骨已從那小小墓場掘起了。據我所能回憶，我那可敬的前任官是已經什麼都不留的了。有的就只一具不完全的枯骨，幾片殘廢的衣裝，以及一頭捲縮得很是壯觀的假髮；它並不像它曾一度裝飾的那個頭顱，倒是保存在很可滿意的狀態中的。但是我把那羊皮紙委任狀封筒裏面的文件細加檢查，

就發見了這位普先生在精神方面以及頭腦內部運用方面的遺跡，實在多過那捲縮的假髮所包含的頭顱的殘片。

約言之，那些文件並不是公文，卻是私人性質的，或至少用他私人的資格且分明是親手寫作的。它之所以被包括進稅關的檔案堆中，據我所能推測的原因，只可說是由於普先生的驟然的死；他死之後，這些文件大概還放在他的辦公桌裏，他的後人始終不曾曉得，或當作關於公事的文件，所以不曾檢去。後來檔案遷到哈黎法克斯，這個包封看起來無關大體，就被遺落下來，直到現在未曾有人開拆。

這位前輩的檢量官——我猜想在那個時代是不大感到辦事上的苦楚的——所以似乎曾把許多閒暇時間的一部分專用於本地古物的研究，以及類似性質的探求。這就供給一個心靈以小小活動的材料，要不然的話，它是會上起鏽來的。現在帶便可以說一說的，他所研究的史實當中，有一部分對於本叢刊中第三集裏所收的一篇題名大街的文章曾經有過大大的幫助。至於其餘部分，此後也許可以應付同樣有價值的目的，或不至於沒有編入沙侖謨的正式歷史的可能，要是

我對於鄉土的敬重心會得強迫我去擔任這麼虔誠的一樁工作的話。不過在我還未擔任之先，無論那位先生都儘可以來處置這些材料，只要他情願而且勝任從我手裏將這無益的工作取了去。所以我最後的意向，是打算將它們貯藏到厄色克斯歷史學會裏去。

但是這神祕的包封裏面最吸引我的注意的一個對象，就是一件已很陳舊而褪色的細紅布做的東西。它的周圍還留着金線鑲繡的痕跡，但已經磨陷得不成樣子。原來的光彩已經沒有或很少存留的了。我們很容易辨識出來，當初的針線是做得異常精工的；從那針子上看起來，（而我可以斷定它是出於熟悉刺繡祕訣的女子之手的）這可以供作一種如今已被忘記的藝術的證據，現在雖要把那絲縷層層索解，也已無法可施了。這一片猩紅色的爛布，——因為時間和服用，以及一個褻瀆神聖的蠹魚已弄得它簡直是一片爛布了，——經過仔細研察之後，就顯出了一個字母的形狀。這是一個大寫字母的A。精密量起來，它的兩條腿都恰好是三零四分之一吋長。不容疑義，它是做來當作衣服上的一種裝飾用的；但是它怎樣的服用，它在古時候是表示着什麼級位，勳爵，和榮銜，那就是我不大看見有可解決希望的一個謎了。（原來在這類事情上面，世界上的時尚

是這麼地暫忽不居的。然而它卻奇異地使我發生興味，我的眼睛牢牢停在這個古舊的猩紅字  
 母上，不肯移開去。這裏面一定有着一種深奧的意義，十分值得去解釋，而且這意義彷彿從那神祕  
 的符號蕩漾而出，和我的敏感性起着微妙的感通，卻是閃避着我的心思去加以分析。

正當這樣迷惑不解的時候，——而且正在若干假說之中冥想著那種字母是否是白人設法  
 起來用以惹動西印度人注目的一種裝飾，——我偶然將它放在我胸口上了。當時我似乎是——  
 讀者也許要笑我，可是千萬不要疑心我的話，——好罷，我似乎是經驗到一種燃燒的熱的感覺，雖  
 不完全是生理的，卻也差不離是完全生理的，彷彿那個字母並不是紅布所作，而是紅熱的鐵所作  
 一般。我就發抖起來，不由自主的讓它落在地板上。

當時我凝神壹志在那猩紅字母上，竟沒有注意到糾紮在它四周的小小一個污黑的紙捲子。  
 後來我將它拆了開來，發見上面有那老檢量官親筆寫的一篇關於始末情由的頗算詳盡的解釋，  
 使我感着了滿足。其中有好幾張大頁紙頭，包含着許多關於一個赫絲脫·普林（註二四）的生活  
 和談話的記載，她在我們祖先的眼光中，彷彿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人物。從馬薩諸塞建省之初到

十七世紀之末一段期間，她的名字曾經盛傳過一時。普先生的那一段記載就是他當時的老年人口傳下來的，原來那些老人年輕時候曾經見過她，她那時已經很老，卻並無龍鍾之態，倒顯着一種莊矜嚴肅的神情。自從一個幾乎不能記憶的時候起，她就做着一種自願出力的看護，在這一帶地方走動，同時對於一切事情，特別是對於有關心地的，她總喜歡去開導人家；因此，有許多人就將她當作一個天使一般的敬重，但據我的意思，也必定有別的人嫌她多管閒事，嫌她討厭，這是一個具有這種性向的人所不能免的。我將那稿子再看下去，就又發見這個奇特婦人，其他所作所遭的記錄，其中的大部分，讀者請去一讀一部題名猩紅文的小說便知分曉；且有一層要牢牢記着，那小說裏的主要事實都是有那普檢量官的文件作根據的。如今那文件和那猩紅字母——一件極奇怪的遺物，——都仍爲我所有，無論誰人倘使因那小說引起了興味，願意一見它們，我都很願意拿出來看的。不過請大家不要誤會我的話，以爲當我敷演成這篇故事的時候，以及爲故事中的人物設想着種種動機和熱情的時候，我也一逕將自己拘定在那位老檢量官的半打稿紙的範圍以內。不然的，凡遇到這種地方，我都曾容我自己有差不多完全的自由，彷彿將那些事實看成完全是我

自己的創造。我之所要辯明的，只是這故事的輪廓確有根據。

因了這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心境就有些兒恢復了故態。在這裏，似乎是有了一個故事的基礎了。我當時的感想，就彷彿那古昔的檢量官，穿着他的一百年前的服裝，戴着他的永遠不朽的假髮，——因那假髮雖然與他同葬，卻並沒有死在坟墓裏，——和我在稅關裏那間人跡不到的房中會見一般。他儀度之間帶着一種的尊嚴，就是一個受過了皇上的御委因而照射着寶座光輝的人所應有的。倘將一個共和國官吏的那種卑怯的神情和這種尊嚴相比，可憐是多麼不像啊！原來共和國官吏是人民的公僕，因而覺得自己比他的主人們當中最藐小的更要藐小，最卑微的更要卑微。當時他那看起來很是模糊而卻又莊嚴的形像，用着他自己的鬼手，將那猩紅色的字母和那一小捲說明的稿子傳遞給我。於是用他自己的鬼聲音，他又根據着我應該對他盡孝和敬重的神聖義務，（原來他是很有理由可以把他自己當作我的官職上的祖先的，）向我勉勵，叫我將他那霉爛和蠹蝕的苦心成績去公之於世。「你幹罷，」普檢量官的鬼用力點着那個在可紀念的假髮底下看起來那癡莊嚴的頭說道，——「你幹罷，利益都是你自己的，你不久就要需要這種利益了；

因爲你的時代已不像我的時代那樣，一個人可把做官當做終身飯盃，且往往是傳家飯盃的。可是我把這件關於老普林夫人的事情交給你，你要紀念你的前任官，給他以他應得的信用罷！我就對普檢量官的鬼說道，「我願意！」

因此，我就在赫絲脫·普林的故事上用了不少的心思。這就成了我的瞑想的題目，我往往在房間裏來回的踱着，或從稅關的前門到側門一往一復的走到百來遍，一連瞑想了幾個鐘頭。那老關監督和一班司秤員及量桶員正在那裏打磕睡的，都被我這往復不休的腳步聲忍心害理地攪擾得不堪。他們想了他們自己從前的習慣，常說檢量官是在船頭上踱甲板。他們大概幻想我唯一的目的——其實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所以會得自願去從事運動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獲得晚飯的食慾。而說老實話，因那過道裏尋常吹着的東風而加銳了的食慾，確是我這許多不知疲倦的運動的唯一有價值的結果。那稅關裏的霧圍實在非常不適於幻想和感覺的精緻的收穫，所以倘使我留在那裏再過後來十任的總統，究竟能否將這猩紅文的故事提到讀衆面前，也還是可以懷疑的。我的想像是一面暗晦了的鏡子，它不能夠反映，或僅能非常模糊的反映，我盡力裝進這本

書裏去的那些人物。我用盡我的知識爐中所能燃點的熱，卻也不能將故事中的人物溫暖起來，使之可以延展。他們不受熱情的熊熾，也不受溫情的煦和，卻始終保持着死尸的森冷，而帶着不脛人去親近的一種呆定可怕的瘳笑瞪視着我的面孔。「你有所求於我們？」那種神情似乎在說。「你從前對於非現實的族類也許曾經有過的那一點點能力，是已經消失的了！你已經拿它去換一點點兒的國帑了。那末，去受你的俸祿去罷！」約言之，我自己幻想中那些幾乎麻痺的造物也已在竊笑我的無能，卻也不能不算是他們的好機會。

這種可惱的麻木不仁之佔據着我，不僅在珊瑚叔叔要求我從日常生活中分擘給他的那三個半鐘頭裏面而已。當我在海邊上散步的時候，到鄉下去漫遊的時候，總之，當我自動着要去尋取我當初一跨進牧師古館的門檻就會使我的思想新鮮活潑起來的那種爽人的自然美的時候，這種麻木也都跟着我走的。再就知識努力的能耐而言，同是這種麻木還陪伴我到家裏去，在我近乎荒謬地稱爲書齋的那間房裏壓着我。就是到夜深時分，我獨坐在無人的客室裏，只有閃爍的炭火和月亮照着，竭力在描摹想境中的景物，希望第二天可以成爲五顏六色的描寫流瀟到使人愉快



的書頁上來——就當這樣的時候，它也還是不離開我。

倘使想像的機能在這樣的時候還是不肯活動，那麼事情就可算是絕望的了。在一個住慣了的房間裏，月光落在地毯上是那麼的白，將它所有的花樣顯得那麼的分明，使得每件東西都纖毫畢露，而卻又不像早晨或午刻那樣的顯見——這樣的月光，就是一個羅曼司作者藉以認識他的幻想中人的一種最最適宜的媒介。房間裏則有大家知道的那種公寓裏那一點點家庭的景象；所有的椅子各都有它自己的個性；中心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針線籃，一二冊書，和一盞已經熄滅的燈；沙發、書箱、牆上的圖畫——這一切的瑣碎，都可看得纖屑無遺，卻被那非常的光那麼的精神化了，以致似乎失掉它們的實質而成爲知識的事物。當經過這樣的變化時，沒有一件東西覺得是太小，或覺得無足重輕，卻都因這變化而取得尊嚴了。一只孩子的鞋子，那坐在她的小柳條車裏的洋囡囡；那只木頭馬——總之是白天用過或玩過的不論什麼，如今雖仍差不多如在日光裏一般鮮明的存在，卻被賦與了一種陌生和隔膜的品性。因此，我們那間熟悉的房間就成了一個中立地域，大約介乎現實世界和神仙世界之間，實際的存在和想像的存在可以在這裏彼此會合，而各浸透着

其他的本質。鬼可以進到這裏來，不至使我們驚嚇。倘使我們環顧四週，發見了一個愛人的鬼影，靜靜坐在這種奇幻的月光中，看那神情，要使我們疑心不決，究竟它方從遠處歸來，抑或坐在我們的爐邊始終未動——這樣的事，也同當時的境地十分調和，並不足以引起我們的驚異。

那有些昏暗的炭火，具有一種重要的勢力，它所造成的效果，就是我现在所要描寫的。它投射出它那並不刺目的顏色，使得全個房間無處不染着，在牆壁和天花板上的是一種稀淡的紅色，在傢具的髹漆上的是一種反射的瑩光。這種比較溫暖的光，和縹緲空靈的陰冷月光混合着，就彷彿將一副跟人類一般溫婉的心腸和敏感傳達給那些由幻想喚召起來的形影。它們從雪人兒化作了男人和女人。倘使對着鏡子一看，我們就看見深深在它那鬼影出沒的框緣以內，有那一半熄滅的無煙炭的悶火的熊熾，有那地板上的白色的月光，以及這幅畫圖中所有的光和影的一重複照，使得它離開實境更進一步，離開幻境更進一步。所以在這樣的時間，處這樣的境地，倘使一個人獨自坐着，仍舊不能夢想出奇怪的東西，而使它們看起來像是真實，他就永遠無須嘗試作羅曼司了。

但在我自己，據我在稅關裏的全部經驗而言，那末無論月光和日光，乃至爐火的熊熾，由我看去實在都是一樣的；其中沒有那一種會得比一支蠟燭的微光更多一點點兒的效力。我的全部的感受性，以及和它相聯繫的一種才情，——並算不得怎樣的豐富，有怎樣的價值，但在我自己卻算最好的，——是都已離我而去的了。

然而我自己相信，倘使我嘗試去作另外一種文章，我的機能是不見得會這麼的遲鈍，這麼的無效力的。例如，我也頗可以拿一個老練船主所說的故事寫了出來，便自認為滿足的。這個船主就是我們的稽查員之一，我如今倘使不提到他，那就要算是我大大的忘恩負義，因為他是沒有那一天不拿他那說故事的驚人才能引得我大笑和欽佩的。我倘使能夠保存他那種生動的風格，以及自然教給他怎樣撒布在他的描寫上的那種幽默的渲染，那末我竭誠的相信，結果一定是文學上的一種創格。再不然的話，我也很可以找到一種較正經的工作來做的。如今當這種日常生活的實質性莽撞地壓迫在我身上，而我卻嘗試要將我自己擲回另外一個時代去；或當我的肥皂泡的空靈的美每一刻兒都要因實在情境的猛觸而遭破碎，而我卻硬要用空靈的物質去創造出一個世

界的假象來，——這樣的事情，實在是一種愚蠢。至於較聰明的辦法，應當是將思想和想像滲透進現在的半透明的物質，因而使它成功一種漂亮的透明質；將開始覺得這麼沈重的重擔精神化起來；就是該下着決心，從我現在所熟悉的這些瑣屑可厭的事故，以及尋常的人物底下，去尋出那隱伏着的一點真正不可磨滅的價值來。總之，過失是我自己的。如今攤在我面前的這生活的一頁，所以似乎乏味而平凡，就只因我不會去探測它的較深的意義之故。好於我將來所能寫成的一部書，是在那裏；它本來隨着流光中的現實所書寫，一葉一葉的呈現到我面前來，卻也隨着流光倏忽便歸消失，就只因我腦子裏缺乏洞見，手段上缺乏乖巧，所以不能將它抄錄下來。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會記起這本書中，少數零碎的片段，斷續的章節，將它們書寫下來而發見文字在書面上化爲黃金的。

不過這一些解悟來得太遲了。在當時，我只意識着從前當是一種樂事的如今卻是一種無望的勞苦。對於這樣的事態，也並沒有緣由可以多加傷悼。我已經不是一個不至壞到不堪的故事和論文的作者，而已成爲一個還過得去的稅關檢量官。這就完了。然而，一個人常常起着疑心，疑心自

己的知識漸漸的萎去，或於不知不覺之間，像以脫從一個小藥瓶裏漸漸的散去，使你每次去看時，總見那揮發的餘液愈來愈少——這樣的事情也是適意的。從事實上說，這是不容疑義的了，而我自察察人，倘就做官對於人格的效果而言，並已達到了不大利於這種生活的結論。我從今以後，或許可將這種效果由其他的方式發展起來。現在不說別的，總之一個稅關官吏要是做得久的話，是難得成爲一個很值得讚美或值得尊重的人物的，這其中的理由有種種：其一就是他佔據着他的位置的任期，又其一就是他的職業本身的性質，因爲這種職業，我雖然相信它是正當的，卻並不能算是參加人類共同的努力。

有一種效果，我相信在每一個充當這種職務的人身上都多少有點看得出，那就是，因他依靠着這種有力的國家的靠山，他自己的應有力量就要離開他去。他要依照天賦資質的強弱爲比例，失去他的自立的能力。倘使他具有一份非常的資質或那官位的銷磨的魔力在他身上發生作用不太久，那末他的被沒收的能力也還可以贖回來。那被黜逐的官吏，幸而在被人排擠之列，及時回到一個奮鬥的世界裏來從事奮鬥，那就還可以回復本來，成爲他未做官以前的故我。但這樣的事

是很難得的。尋常，他總是戀棧不去，直至於足夠毀了自己那麼的長久，這纔終於被排擠出來，那時候他所有的筋力都已鬆弛，於是乎不得不勉力在生活的小徑上蹣跚着度過餘年。從此以後，他因意識到自己的虛弱無能，就永遠要心急巴巴的四下張望，尋求着自身以外的靠山。凡是這樣的人，總有一種貫徹到底的希望——其實是一種幻覺，無論遇到怎樣的失望，見到怎樣的不可能，也還是蟠據着他，直要到死為止，而且據我的設想，就是到死了之後，也還要像瘡病的寒熱一般磨折他一會兒的——就是希望他終有一天可以彈冠再起，而且這一天是不會很遠的了。就因有這樣一點信念，所以他即使夢想要去從事於什麼事業，也必定沒有精神，沒有效力。他總以為不久之後，他的叔叔的強壯手臂就要提拔他維持他了，那末他又何必辛苦勤勞，何苦自己出力從泥淖裏拔出來呢？他既然逐月可以得着小小一堆從叔叔兜子裏掏出來的光燼燼的金洋以自享樂，又何必在這裏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或到加利福尼亞去採掘金子呢？我們看看多麼小的一點做官的滋味，就會使一個可憐朋友傳染着這種奇特的病症，實在是怪到可以痛心的。從這點上看起來，珊姆叔叔的金子，既然對於可尊重的老紳士也不覺得不體面，那末一定是具有魔鬼的工資一般的魔力。

了。所以凡是要接觸到它的人，都應該替自己當心一點，不然的話，他就要發見那生意經實在大大的虧本，就算不至完全糟蹋了他的靈魂，也總要累壞了它的較好的屬性；它的毅力，它的勇氣和恆心，它的真實，它的自信，乃至凡足以顯出偉大人格的一切。

於是，漸遠處見到一個優美的前途了！並非是那位檢量官已經親身受到了這種教訓，或是承認自己無論繼續在職或黜職都已經無可挽救。然而我的反省總是不十分適意的。我開始覺得憂鬱和不安起來，不住探索着我的心靈，要去查明它的可憐的品性那幾種已經消失，其餘的部分又已損壞到怎樣程度。我嘗試估計着，我在這稅關裏究竟還能再留多少長久，不致出去之後不能算是一個人。實不相瞞，這就是我當時的最大憂慮，因為要將我這麼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攆出去，既不是官家應取的策略，而叫我自動辭職，就又太不像做官人的性情了，因此我的主要的煩惱，就是怕我自己要做檢量官，直做到老耄，而成爲也像那老稽查官那麼一個動物。因為像我目前過着這種無聊的官家生活，到後來難道不會也像這位年高德劭的朋友，一天只以吃飯時間爲精華，而將其餘的時間都像一頭狗一般在日光裏或陰影裏睡過去嗎？這樣的生活，倘使一個人覺得將自己的

機能 and 感覺全部運用起來纔是幸福的最好定義，就要認爲是一個可怕的前途哩！不過我一向以來，實在是擔着很不必要的驚嚇。原來造物者已經替我想出了我自己未必思想得到的好辦法了。

我做檢量官的第三年上，發生了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泰羅將軍（註二五）當選爲大總統。凡要對於官吏生活的好處作一種完全的估價，那就不得不將一個在職人員當敵黨人要來接管的時候去觀察他。在這樣的時候，他的地位是特別可惱的，不論如何不會叫他適意的，總之無論誰人都要感覺到不堪；雖然有時他看起來像是最最惡劣的情事也，也許結果是再好沒有，然而在未見結果之前，他總要覺到前途渺茫，一無是處。若在那種心氣高傲感覺過敏的人物，他既明知那時操縱自己切身利害的，正是並不愛護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人，且明知將來的結果非成即敗，所以覺得自己只有蒙害，不會感激，而於是乎構成一種奇異的經驗了。還有一種人，當大家逐鹿之時一向都平靜不動，但到勝負已決之後，卻見從中發展出那種渴血的情景，並且意識到自己本人也在那渴血者的對象之中，這就又是一種奇異的經驗了！我以爲人類性情之中，實在難得有幾種特質醜惡過這種只因自己有權力可以加害於人而便變成殘忍的傾向，這是在我的隣人身上親眼目



觀的。倘使斷頭臺這東西之被應用於做官人身上，並不是一種巧妙不過的比喻，而是一種照字面解的事實，那末我就竭誠的相信，那勝利黨中的積極分子一定都會興奮到會得一齊砍掉我們的頭顱，而且曾經感謝上天給與機會的！我向來無論處成處敗，總是一個平靜而好奇的觀察者，這回看見民權黨因勝利而顯露的這種兇險惡毒的仇恨精神，實為我們自己的黨多次勝利之中所得未曾見。我們民主黨人之做官，照例是因他們需要官做，又因許多年來來的實踐，他們的執政已被認為政治福利上理所當然，除非國家宣布實施不同的制度，誰要對這種福利咕嘟一聲，也只能算是無聊和懦怯。但是他們在勝利中習處日久，就成為豁達大度了。他們遇到了機會，會知道怎樣容人；而當他們打擊人的時候，斧頭也許誠然是快利的，但是斧口難得會塗着惡意的毒；而且他們也沒有對他們剛剛砍落的頭不名譽地踢它幾腳的習慣。

約言之，我當時的預感雖然不愉快，卻有很多理由可以慶祝我自己，因為我是在要失敗的方面，不是在要勝利的方面。我一向以來都不能算是一個頂熱心的黨員，如今處此存亡危急之際，我卻很敏銳地感覺着自己，是偏袒那一黨的了；而且有不免叫人慚愧和懊惱的，我當時照機會推算

起來，還曾見到我得留任的希望實比我那民主黨的同僚們多些。然而對於未來的事情，誰能見到自己鼻子的一吋以外呢？我自己的頭就是第一個先給砍掉的。

當一個人的頭被砍下來的那一瞬間，據我所能意想，大約難得會或者決不會正是他一生中  
最最適意的頃刻。然而，也像我們大部分的不幸一般，雖是這麼嚴重的一個不測，也是帶同它的補救和安慰而來的，只要那被難的能夠好自處置，而不使它愈弄愈糟。以我自己的事情而論，這種安慰的題目就近在手邊，而且老實說，在我還沒有需用着它的時候，它就早已自獻到我冥想中來了。我對於我的官職本來早已覺得厭倦，早已有過朦朧的意思要想辭職，所以我這一回的幸運，就有些像似一個人抱着自殺的觀念而卻出乎望外地喜得遭人殺害一般。我在稅關裏，也同從前在牧師古館裏一樣，先後過了三年的歲月；這一段期間，已經足夠休息一個疲倦的腦筋，足夠擺脫舊時的知識習慣，而屯出餘地來給新的習慣；而且要我生活在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之中，做着對於任何人類都實在沒有好處也沒有快樂的事，並且自制着不去從事那種至少可以止息我的不安衝動的苦工，到如今有了這麼一段期間，也就夠長了，並且太長了。還有，以這位檢量官的不客氣的撤

職一事而論，因此知道自己已被民權黨人認爲一個仇敵，他也並不是不樂意的，因爲他在政治上一向不大活動，要他自拘在己黨人同室操戈的狹路上，他寧可任意漫遊到一切人類都來會合的那個廣闊而安靜的曠野裏去，所以在他的民主黨的同胞之中，是有時曾經起了他究竟是不是一個朋友的疑問的。如今，他既然博得了一頂殉黨的榮冠，（雖然他已不復有頭能戴，）這一點疑問當已可認爲解決。而且，他雖然沒有多大的英雄義氣，卻覺得當時許多比自己更有價值的人既都倒了，要他獨個人孤另另的殘存着，總不如隨他所屬的一黨一齊倒坍下去，面子上還好看些；所以他在敵黨執政的縱容之下餓了四年口之後，那時終於不得不重新表白他的態度，而要求着己黨的更羞辱的縱容了。

當這期間，報館已經訪知我的事，於是連起來一兩個禮拜使我以砍了頭的狀態不住奔忙於報章的字裏行間，像是歐文的那匹「無頭馬」，幽靈一般，十分可怕，巴不得人家將我當作——一個政治上的死人拿去埋了。這就是形容那個譬喻的我。至於真實的我呢，他的頭是一徑平安的放在他肩上，並且已達到一個舒適的結論，以爲這一切事情都是向好一方面走的；於是在墨水，紙張，

鋼筆上投了些資，開開他那許久不用的寫字桌，便又重新是個文人了。

這時候，我那先同事普檢量官的苦心成績就要出場了。不過我那副知識的機器已因許久不用而上鏽，如今要將它用在這個故事上，希望能得到一點滿意的結果，就不得不等過一段時間。但等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的心思雖然終於灌注到那工作中，我看那副機器卻還是裝着一種陰沉幽暗的樣子；雖有那和煦的日光，也照不出它的興彩；雖有那溫柔熟習的影響，足使差不多一切自然和實際生活的景象都能柔化，並且一定能夠使這一切東西的圖畫都柔化的，也難得使它顯出本來面目。這種使人精神渙散的效果，大概是由於故事形成期間那種未曾完成的變動和繼續沸騰的煩擾而起的。但這並非就是作者心中缺乏興致的表示；因為他當迷失在這種幽暗無歡的幻想中時，他的心境實比離開牧師古館以來無論何時都快樂些。這本書裏所包含的一部分較短文章，也是我被迫離開官吏生活之勞苦和榮譽以後寫的，其餘則採自舊時的年報和雜誌，它們的流行期早就已經過去，現在又一度更新了。（註二六）倘使仍把政治的斷頭臺那個比喻拿來一用，那麼這一切的作品都可認為「一個斷頭檢量官的遺著」；至於我現在將要結束的這篇隨筆，倘使嫌

它太屬自傳的性質，以爲稍知羞恥的人不應該在他生前發表，那末如果當做一個上流人從他坟墓裏寫出來的，也就馬上可被饒恕了。我但願全世界都得和平！我爲我的朋友祝福！我饒恕我的仇敵！因爲我是在安靜的境界了！

稅關裏的生活如今已像一場夢似的落在我的背後了。那位老稽查員——說起來也可傷心，是不多時以前被一匹摔下來摔死了，不然的話，他是一定可以永遠活下去的——他，以及所有和他並坐在稅關收納處的那些年高德劭的人物，如今在我心目中只不過是些陰影了；那些白頭皺面的影像，我當初的幻想常把它們拿來作遊戲的，如今是被我永遠扔開了。那些商人們——賓格、里、腓力、舍、巴德、烏撥吞、金包爾、柏曉蘭、洪德——以及別的許許多多名字，在過去的六個月中，對於我的耳朵都是熟悉不過的，而且他們在世界上似乎曾經佔着極重要的位置的，誰知只消這麼一點點的時間，就可使我對於他們的連繫一概斬絕，不但行動上和他們無復葛藤，就是記憶裏也無復他們的影子了！我得費着一點勁，纔記得起這少數幾個的形像和名字來。不久之後，我那故鄉的城市大概也將同樣通過一種渺茫的記憶——通過一陣籠罩在它上面和周圍的迷霧——隱現

到我面前，就彷彿它並不是真實大地的一部分，而是雲端裏一個草木漫生的鄉村，只有想像中的居民住着它的木屋，走着它的樸素的小街和漫長的大街。從今以後，它將不復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現實了。我是一個別處地方的市民了。我的好同鄉們也將不會多大的惋惜我；因為要我從文學的努力上能在他們的眼中顯得有些重要，要我在這祖祖宗宗養生送死的所在能留下一個快樂的紀念，那也未嘗不是我所願意的，但是在我看來，那裏卻從來不會有過一種爲文人欲得最好收穫所需的適於發育的霧圍，我在別樣的面孔當中，將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而那些熟悉的面孔之同樣的無需乎我，是不待說的。

然而等到將來的古物學家走進本鎮歷史上可以記念的古蹟當中而指出了古時「本鎮抽水筒」所在地點的那個時候，也許現在一代的玄玄孫們，有時會得懷念起這個古時候的濫汗作者來，也未可知——啊，這是何等令人神往而得意的思想啊！

(註一) 一八四二年，霍桑結婚之後，便到 Concord 地方的一個牧師古館 (Old Manse) 裏住了一年，著有 Mo-

(註二) Uncle Sam's government, 即美國政府。

(註三) Matthew 耶穌門徒之一，嘗作稅吏。

(註四) 普通祈禱書中的殲葬詞云：「土歸土，灰歸灰，塵歸塵，復活之望穩而確。」

(註五) The Elder Adams 美國第二任總統（一七九七——一八〇一）

(註六) Ticonderoga, 古岩名，在 Champlain 湖首，一七五五年爲法國所建，一七五九年被英國奪去。

(註七) Chippewa, 地名，在美國威士康星省。

(註八) Fort Erie, 美國要岩名。

(註九) Niagara, 在美國安別釐阿州的東北角安別釐阿湖上。

(註一〇) Brook Farm, 一八四一年，作者加入這農場工作。

(註一一)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國散文家，詩人，及哲學家，Concord, 作者居此時常與

往還。

(註一二) Elery Channing (1780-1842) 美國一神學家及作家。

(註一三) Assabeth, 當是小溪名。

(註一四)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國作家，嘗於 Concord 營森林生活，與作者往還頗密。

(註一五) Walden, 當作 Concord 的地名。

(註一六) Hillard, 未詳。

(註一七) Henry Wadsworth (1807-1882) 美國詩人，與作者同學，爲至友。

(註一八) 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 美國作家，卽小婦人之作者。

(註一九) Robert Burns (1759-1796) 蘇格蘭詩人。

(註二〇)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英國詩人。

(註二一) Halifax, 諾法·斯科細亞的首城，爲當時英國在北美的海陸軍根據地。

(註二二) Protectorate, 從一六五三到一六六〇英國當 Oliver Cromwell 執政的時代。

(註二三) Governor Shirley (1694-1771) 英國派駐馬薩諸塞省的省長。

(註二四) Hester Prynne 程紅文中的主角。

(註二五) General Taylor (1784-1850) 美國第十二任大總統。

(註二六) 原註作者草此文時，意欲將一些較短的故事和隨筆與程紅文並刊，但後來因故擱置了。



## 一 獄門

一羣有鬍子的人，穿着顏色慘淡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塔頂帽子，裏邊混雜着一些女人，有的戴着頭帕，有的光着頭，一齊聚在一座木頭大廈前面，那大廈的門是笨重的橡樹做的，上面滿滿的釘着鐵釘。

凡是一個新殖民地的開闢者，無論原來計劃着怎樣一個由人類德性和幸福構成的烏托邦，總一定要劃出處女地的一部分來做一片墓場，又一部分來做一個監獄的基地，認為這是在他們最初的實際必要之列的。按照着這條通例，我們就可大膽的推定，當初波士盾的始祖們之在稻山附近建造第一所監獄，是跟在以撒·約翰生的地面上他的坟墓四周劃出第一塊葬地差不多同時的，後來他的坟墓就成了王家禮拜堂的老墓場上所有叢墓的中心了。當這市鎮殖民以後約莫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時候，這所木頭的牢獄一定就已經顯着風吹雨打的癡污，以及經年歷久的痕

跡，因此它那猙獰陰鬱的門前，就裝上了一種更加黑暗的景象。那橡樹大門的鐵件上所生的鏽，看起來是比這新世界的其他任何東西都覺得古些。也像一切和罪惡有關的東西一般，它似乎是從來不知有過一段青年時期的。在這座醜惡的大建築前面，以及它和街上的車轍之間，有一片草地，上面蔓生着牛蒡，蒺藜，茄科毒草，以及諸如此類的醜惡植物；這些東西對於這麼早就開放文明社會的黑花——牢獄——的這片土，分明是土性相宜的了。但是在門廊的一邊，差不多就托根在門限上的，卻有一叢的野薔薇，當現在六月天氣，上面正鋪着它的精美的寶石，我們可以想像它們是在等候犯人進門去的時候，以及已決犯出來受刑的時候，將它們的芬芳和嬌美獻給他們，藉以表示大自然心的深處是能憐憫他們，優容他們的。

由於一種奇異的機緣，這一棵薔薇花叢是歷史上一向有名的；但它究竟不過是原來那些蔭蓋過它的巨松巨橡久已坍倒之後在一片淒涼的荒境上殘存下來的呢，抑或如一種頗可信據的傳說，是當那已成聖徒的安尼赫欽生跨進獄門的時候從她的腳印底下挺生出來的，這可以無用我們來決定。不過我們既然看見這棵薔薇花叢便在我們這個快要從那不祥門口出來的故事的

門限上出現，我們就忍不住要撫它一朶花來獻給讀者。我們希望它可以替這故事中也許沿途會得發見的那種美麗的道德的花做一個象徵，或者替這關於人類脆弱或悲，哀的故事的陰暗的結束做一種調劑。

## 一一 市場

監獄巷裏監獄門前的那一片草地，在不下兩個世紀以前的一個夏天的早晨，是被不少的波士盾居民佔據着，大家的眼睛都熱切地釘牢在那夾着鐵板的橡木門上。若在任何其他的居民當中，或在新英格蘭歷史較後的時代，當時疑結在這些好人兒鬚鬚的顏面上的那種可怕的嚴肅神情，是不免要被認為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將要來到的預兆的。其所預兆的事也許不亞於一個犯人的預期的處決，原來法庭判給他的刑罰，不過是證實一般輿情的判決罷了。但在那些古初清教徒的嚴肅性格裏面，這種推斷是不能下得這麼毫無疑義的。又也許是一個懶惰的奴才，或是一個忤逆的兒子，由他的父母交送給地方官，要到鞭撻柱上去受懲罰了。又也許是一個信仰萬能論者，一個教友派人，或是其他的異端教徒，要到城外去受鞭撻；或是一個遊手好閒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火酒，在街上鬧事，因而要拿鞭子驅逐到樹林中去。又也許，像那知事的性情潑辣的寡婦，喜

賓司老少奶奶那樣一個巫婆（註一）要到絞人臺上去受死。總之，無論是什麼事，在這一班旁觀者的態度上都會現出同樣的嚴肅；因為這種態度，正是一個要將宗教和法律幾乎認爲同一件東西的民族所應有的，而且在他們的性格裏面，這兩種東西是澈底地糅合着，以至關於公衆紀律的極溫和的處分和極嚴厲的處分，在他們心目中是同樣的尊嚴，同樣的敬畏。犯罪的人登上斷頭臺，所得期望於這種旁觀人給與的同情，實在是稀薄而又冷漠的。從他方面看，則我們現在不免有些兒要算做不名譽和可笑的一種刑罰，在當時卻也許要給與差不多和死刑一般嚴肅的一種尊嚴。

有一種情形應得加以注意，就是當我們這故事開場的那個夏天的早晨，人羣中所有的好幾個女人，看樣子，好像對於不久就要執行的刑罰特別感到興趣似的，那個時代還沒有十分文明，所以禮貌的觀念還不能夠禁止穿襯裙和大裙的人們走到大街上來，並且她們碰到執行刑罰的時候，還要把她們那非不結實的身體從人叢裏擠到斷頭臺近旁去。在道德上，也同在實質上一樣，那些在古舊英國生長教養的太太們和小姐們，比之和她們相隔了六七代的優美的後裔，是有着一種較粗的素質的；因為經過那一長串的傳統，每一個接代的母親傳給她的孩子的，即使不是比她

自己較爲薄弱較不堅實的一種性格，卻總是一朵比自己較爲素淡的花兒，一種較精緻較簡樸的美，和一副較纖弱的體格。如今站在監牢門前的那些女人們，離開那位丈夫氣的依利薩伯作爲女性的並非完全不適當的代表的那個時代，還不到半個世紀。她們是她的同鄉；她們祖國的酒和肉，同着一種並不比這精緻一點兒的道德的食品，已經深深的滲入她們的組織中了。所以，那光耀的早晨的太陽，是照在一些闊闊的肩膀上和頗發達的胸脯上，以及那些在遙遠的海島上成熟了卻還不會在新英格蘭的空氣中變成蒼白或瘦削的圓渾而血紅的面頰上。而且，在這些大部分像是管家婆的當中，說起話來有着一種放肆和油滑，無論那話的意思或是聲音的洪亮，都要使我們現在的人嚇了一跳的。

「諸位奶奶們，」一個粗眉闊眼的五十歲的太太說，「我有一點意思要告訴諸位。我們這些女人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而且都是禮拜堂裏的分子，名譽一向很好的，要是由我們來處置赫絲脫·普林這樣一個敗類，大概要算是大大的一樁公益吧。諸位奶奶們以爲怎樣？要是那個婊子是由我們現在這裏的這五位來審問的話，難道照那幾位知事所判的刑罰就能算數了嗎？天知道，我

想是一定不會的。」

「人家在說，」另外一個道，「她的神父丁米司兌爾牧師聽見人家在他的會衆當中這樣造謠，覺得非常痛心呢。」

「知事們原都是怕上帝的好人，只是慈悲過分了，——那是真話。」第三個將近衰老的管家婆加入這。「講得頂頂起碼，他們也得在赫絲脫·普林額頭上打個烙印呀。這麼一來，至少也會叫那位赫絲脫少奶奶皺一皺眉頭。這我可以擔保的。可是他們只在她的外衣的前襟上放着點東西，這不要臉的婊子她還怕什麼呢！你看罷，她儘可以拿一個胸飾，或是諸如此類的異教裝飾品將它遮沒了，就又又可以堂而皇之的照常在街上跑了！」

「哦，不過，」一個手裏牽着個孩子的青年妻子比較溫和的插入道，「就隨她把那記號遮沒了罷，這東西的痛苦總是永遠在她心裏的。」

「我們談他什麼記號什麼烙印呢，不管是在外衣的前襟上或是額頭的肉上，」另外一個女性嚷道，她是那些自己組織的裁判官當中最最醜陋也最最殘忍的一個。「這個女人羞辱了我們

大家，她是應該處死的。這難道是沒有法律的嗎？確實有的，聖經裏也有，法典裏也有。那末那些使這法律失效的知事們，總要等他們自己的妻子女兒犯了事纔算報應呢！

「算了罷，好太太，」羣衆中的一個男子嚷道，「女人除了害怕絞人臺，難道就不能有德性的嗎？這話說得未免太兇了！不要響，朋友！你看獄門的鎖在轉了，普林太太出來了。」

監獄的門向裏面開了進去，最先出現的，像是一個黑影子出現到陽光裏來一般，是那腰上掛着刀，手裏拿着警棍的鎮吏的猙獰可怕的嘴臉。這一個人物，從他的氣象上看來，就預示了代表了全部清教徒法典的陰森森的嚴肅性，原來他的職務就是將這法典拿到犯法者身上去作最後最親切的應用的。當時他左手伸着那警棍，右手搭在一個青年女子的肩上，將她向前面拖曳出來，直到獄門的門檻邊，她纔用一種顯露着自然的尊嚴和性格的強毅的動作，抗拒了他，彷彿憑她自己的自由意志一般，踏進了門外的空氣裏。她手裏抱着一個孩子，一個約莫三個月大小的嬰孩，它裹着眼睛，把它的小臉孔從那太鮮明的白晝的光線朝了開去；因為直到現在為止，它的生存就只使它認識地牢裏或監獄的其他黑暗房間裏的灰色微光罷了。



當這青年的女人——這個孩子的母親——完全顯露在羣衆面前的時候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是要把那嬰孩在懷裏摟得緊些；這可並不是出於母愛的衝動，而是要把衣服上做着的或釘着的一種記號借此遮沒了。但是轉念之間，她覺得她的羞辱的一個記號不見得怎樣能夠掩飾其他一個，就仍舊把嬰孩抱在手中，面上泛起發燒一般的一陣紅，卻又帶着一種傲慢的微笑，射出一種不知羞怯的眼光，對那些鎮上的居民們和她的鄰人們巡視了一匝。在她的外衣的胸前，用鮮紅布做的，四周圍着一圈工細的刺繡和奇幻的金線花紋，便是A一個字母。這字母做得非常精工，並富於巧思妙想，配着她穿的那件衣裳，真可謂天工巧合，而且是非常富麗，正合着當時的風尚，卻是殖民地的崇儉法規之所萬萬不能容許的。

這青年女子的身段頗高，是一種大規模的十分秀麗的體態，頭髮黝黑而豐富，光澤得和日光相映而閃爍。至於容顏之美，實不僅由於五官的端正，膚色的豐腴，乃因眉之清秀，目之深黑，所以特別覺得惹眼的，她之具有閨秀的風度，是照當時人的看法而言的，就是具有一種的濛濛態和尊嚴，並不是現在人心目中閨秀風度——一種嬌嫩纖柔，不可捉摸，不可名狀的優雅而已。而她之顯出當

時人的所謂閨秀風度，則又莫如剛剛從監獄裏出來的那一會兒以前曾經認識她的人，總以為她那時是要被一種愁雲慘霧所籠罩的，及見她顯出那般的美，並且從四面包圍着的災禍晦吝裏面露出一個光輪來，就都不免吃驚，甚至於駭異了。在一個敏感的觀察者看來，這樣的光彩之中，確也作與包含着一种隱然的劇痛。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是她自己在獄中按照她自己的幻想預備出獄時之用而做的，它做得那樣的花草，那樣的別致，似乎就足以表現她當時的精神狀態，她當時心緒的紊亂不安了。但是惹起大家注目的，並且彷彿使那穿的人改形換相——以至於跟她向來熟悉的男人和女人，現在所得的印象都好像初次看見她一般——的一點，卻是那麼奇幻地刺繡在閃耀在她胸前的那個「猩紅文」。它具有一種符咒的功效，將她從和人類的尋常關係之中提了出來，而闖進了一個爲她所獨有的境界裏去。

「她的針線確實是有本領的，」她的女性的旁觀人之一說道：「可是除了這個老面皮的婊子，從前有過一個女人是這樣愛出風頭的嗎！朋友們，你看這，不是當面跟我們那些虔敬的知事老爺在開玩笑是什麼，竟拿老爺們給的刑罰來出風頭呢！」

「依我辦呀，」那個頂頂醜惡的老太婆道，「我們該把她那件漂亮的大衣從她那嬌嫩的貴體上剝了下來；那個紅字母呢，我來拿我自己害風濕病穿的小衫上的一塊破布給她，做起來倒合式些！」

「哦，得了罷，得了罷！」她們那個最年青的同伴低聲道：「不要讓她聽見呀！那個刺繡的字母上她是一針一針都感到難過的。」

這時候，那猙獰的鎮吏拿他的警棍做了一個姿勢。

「讓讓路，好人兒，讓讓路，勞駕勞駕！」他喊道。「開出一條路來；我答應你們，普林少奶奶就要放在一個地方，叫男人、女人和孩子們都好好仔細賞識賞識她那件漂亮的衣服，從現在起一直到過午一點鐘。邪惡給拖出太陽光裏來了，也是這講道義的馬薩諸塞殖民地之福哩！來罷，赫絲脫小姐，你可以把你那個猩紅字母在市場上顯顯了！」

隨即，一條狹窄從旁觀者的羣中開了出來。鎮吏在前，一個由滿面嚴肅的男子和滿面兇惡的女人組成的不規則的行列在後，赫絲脫、普林出發到指定的地方去受刑了。一羣熱心而好奇的

小學生對於面前的事情並不懂得什麼，只知道他們是爲這件事放了半天假的，他們跑在她前頭，繼續的回過頭來瞪視在她的臉上，在她手中那個映眼的嬰孩身上，以及她胸前那個羞辱的字母上。在那些日子，從獄門到市場的距離是並不大的。但是照那犯人的經驗測量起來，也許這要算是一段頗長的路程；因爲她的態度雖然倔強，她大概覺得那些圍看她的人的每一個腳步都使她受着一種苦痛，就彷彿她的心是被拋擲在街上，讓大家去蹴踢和蹂踏一般。不過在我們的性情之中，卻有着一種準備，同時是奇異而又仁慈的，這可使那受苦的人決不會因目前的難受而知道他所受的苦的厲害，而大概要因事後腐蝕着他的痛楚纔知道它厲害的。因此，赫斯脫·普林就用着一種幾乎是靜穆的神態，經過了她這一部分的刑罰，而走到市場西端的一種刑臺。這刑臺差不多就在波士盾最早的禮拜堂的檐下，像是禮拜堂的一種附件一般。

事實上，這個刑臺就構成了刑罰機構的一部分，在兩三代以後的我們現在人看起來，原只有一種歷史的和傳統的意味，但在當時，對於促進公民的道德，卻是一種有力的工具，跟法蘭西恐怖黨當中的斷頭臺一般的。簡單的說，這就是一個枷臺，臺上樹着一副懲戒人的器械，剛剛把人頭枷

得緊緊，以供大眾觀覽的。所謂恥辱的理想，是在這種木頭和鐵做成的器械之中體現了，顯示了。依我想起來，無論我們人的性向怎麼樣，沒有那種暴行是比禁止犯人因羞恥而遮沒他的面孔的辦法更加遠拂我們的普通性情的，沒有那種暴行是比這更昭著的；然而這種刑罰的要質卻正在這裏。但在赫斯脫·普林的一例（這樣的例子本來也是常有的）判決書上的規定是要她在臺上站了些時。卻用不着鉗住項頸，套住了頭，原來這副醜惡機器的最最可怕的特色卻正在這裏。她也很明白她所要演的一角，就爬上了一張木頭的梯子，因而在一肩之高的所在顯示給圍觀的大眾了。

倘使這一羣清教徒當中是有一個羅馬教徒在裏邊的話，他看見這樣一個衣服和容顏兩俱嬌豔而懷中抱着一個嬰孩的美麗女子，就不免要想起那曾有許多著名畫家競相摹繪的聖母的像來；確實的，總要使他在對照之中想起那有個嬰孩要替世界贖罪的純潔母性的聖像。在這裏，人類生活的最聖潔的質地之中是深深染上了罪惡的污漬，它的效果是要使這世界因這女子的美而愈加黑暗，因她所生的嬰孩而愈加沉淪的。

那景象之中卻也混着一種敬畏的情緒，這是在社會還沒有腐敗到對於同類者的犯罪和羞辱的事不知警惕卻會微笑的程度之前，凡是遇到這樣的景象，總是不免要有的。當時目擊赫絲脫·普林受羞辱的人們，都還保存着純樸的質地。他們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即使她當時判的是死刑，他們也會在那裏看她處死，不至於議論那處分過於嚴厲的，但是他們絕對沒有另外一種社會狀態中的那種殘酷性，絕對不會只把現在這樣的一種示衆來當作諷笑的話題。而且，即使有了要把這事來取笑的傾向，也會因有幾個莊嚴的人物在面前而抑制了鎮壓了的；所謂莊嚴的人物，就是州長和他的幾位參議，一位裁判官，一位將軍，和本鎮的幾位牧師；他們都在會議廳的一個露臺上，有的坐着，有的立着，俯瞰着那個刑臺。像這樣的一幫人物，竟也來構成觀衆的一部分，並不怕虧損地位和官職的體面尊嚴，就可見得刑事案件的處決，是有着一種重要而實在的意義的。因此，那個羣衆也就成了陰鬱而嚴肅。那個不幸的犯人，在一千隻釘牢在她身上集中在她胸前的無情的眼目的重壓之下，儘一個女人所能有的力量維持着自己。那是差不多不堪忍受的。她憑她那種倔強而熱烈的性情，已經防衛着自己，預備去抵擋那要用各種侮辱的方式發洩出來的公憤的毒刺。

了；但是大家顯出那樣嚴肅的神情，卻覺得比一切的侮辱都要可怕，所以她恨不得拿她自己做對象，能夠看見那些嚴肅的顏面都被一種侮辱的恥笑所歪曲。假使羣衆之中發出一陣狂笑來——每一個男人，女人，每一個尖聲的孩子都在裏面參加一部分——那末赫絲脫·普林是儘可以報他們一個慘苦而討厭的微笑的。然而她被註定了要熬受那沈重的苦壓，因而有時感覺到彷彿不能不盡她的肺力狂喊一聲，這纔將她自己從刑臺上投擲到地上，不然就馬上會發起瘋來似的。

但是也有些時候，那以她自己爲最惹目的東西的一片景象，似乎從她眼中消失了，或至少是模模糊糊的在她眼前閃爍着，像是一團不成形象的鬼魅的影子一般。她的思想，特別是她的記憶，是異乎尋常的活躍，繼續記起了西部荒地邊上這個小市鎮裏這條粗粗開闢的街道以外的種種景象；記起了當時從許多高簷帽底下俯瞰着她的那些面孔以外的種種面孔。關於極瑣屑極不重要的事情的回憶，嬰孩和小學生的日子，遊戲，孩子的爭吵，乃至少女時在家庭裏的脾氣，都盪擻似的回到她心上來，而混在其中的是關於以後生活中一切嚴重事情的回憶；一幅幅的圖畫都完全

一樣的鮮明，彷彿一切都同樣的重要，或是一切都像一幕戲。也作興，這是她精神中的一種本能的设计，特地拿這一幕幕的幻像來替自己減輕現實之殘酷的重壓和苦痛的。

不過無論是否是如此，那個枷臺卻成了一個觀察點，使得赫絲脫·普林可以看見從她快樂的嬰兒時代以來一徑走着一條路的。她當時站在那可慘的高處，重新看見了在新英格蘭的她的生身的鄉村，和她父母的家了；那是一座灰色石頭的頹敗的房屋，現出一種窮陋的外觀，可是門廊上還留着一個一半磨滅的徽章，便是祖宗門閥的標誌。她看見了她父親的臉，光禿的額頭，可敬的白鬍子，飄在老式的依利薩伯時代的皺領上；又看見她母親的臉，在她的記憶裏總是有着一種顧念和關切的愛的神情的，且從她死了以後，常常作爲一種溫和的諫勸，在她女兒所走的路上布着障礙。她又看見她自己的臉，正燃着少女的美，並且照亮着她所常常凝對的那面昏暗的鏡子。在那裏，她又看見另外一張面孔，一個年事已衰的男子的，是一副蒼白，瘦削，學者模樣的面容，眼睛因他閱讀許多沈重書冊時的燈光而昏暗朦朧的。然而同是這雙朦朧的視官，當它們的主人用以閱讀人類靈魂的時候，它們卻具有一種奇異的深入的力。這一位書齋和修道院中的人物，照赫絲脫·普



林的女性的幻想形容起來，是稍稍有點畸形的，左邊的肩膀比右邊的略微高出一點。其次從這記憶的圖畫陳列室裏出現在她面前的，是一個歐洲大陸的城市的錯綜狹窄的街衢，高大的灰色的房屋，龐大的禮拜堂，和年代久遠建築古怪的公共大廈；在那裏，有一個新的生活在等着她，也是和這畸形的學者有關係的；不過雖然是新生活，卻要靠陳舊材料的餵養，猶之一片青苔生在將傾的牆上一般。最後，已不是這一幅幅變動的景象了，那個清教徒殖民地的草萊初闢的市場又回來了，同着回來的就是那些鎮上的居民，仍舊圍聚在那裏，把嚴肅的眼光注射在赫絲脫·普林身上——是的，就注射在她自己身上——就是身在枷臺之上，手裏抱着個嬰孩，有個大紅的A字母，奇幻地用金線繡在她胸前的！

這難道是真的嗎？她把那孩子狠狠的往懷裏一摟，摟得它哭起來了；她把眼睛朝下看看那個猩紅文，甚至於拿指頭去碰碰它，藉以證明那個孩子和那羞辱都是真實的。是的——這些就是她的現實——別的一切都已消失了！

(註一)喜賓司 (Mistress Hibbins) 是州長貝林罕 (Governor Bellingham) 的妹子，因行巫術被處死刑的。

二 認識

那個猩紅文的佩帶者強烈地意識着自己就是衆人嚴酷而普遍的觀察的對象，及至許久之後，她纔被從那意識中解救出來，因為她遠遠看見羣衆的外圍上有一個人，就不由得思想被他佔據了去。站在那裏的是一個穿着自己本地衣服的印第安人；但是紅人到英國人殖民地上來，也並不是怎麼罕見的事，現在來了一個，不見得就會引起在那種時候的赫絲脫·普林的注意來，尤其不至於將她心裏的其他一切對象和觀念都驅除開去的。原來在那印第安人旁邊，而且分明是和他有着同伴關係的，還站着一個白種人，身上混穿着文明人和野蠻人的裝服。

他的身材是小小的，面上有着溝路，可是無論怎樣不能說是老。他在眉目之間流露着一種異常聰明的色氣，正如一個人在智識方面有過了修養，以致狀貌上也受着影響，不免顯露出分明的形跡來。當時他像隨隨便便的穿着那雜樣的衣服，原是意圖掩飾或是減少自己身上的特色的，但

在赫絲脫·普林看來，已分明看出這人的肩頭是一高一低的了。她一經看見那瘦削的面容，和那略帶畸形的體態，就又重新把她的嬰孩用力在胸上一擻，以致那可憐的孩子又哇的一聲叫起痛來。可是那個母親卻像是沒有聽見。

當這陌生人剛到市場，及當她還沒有看見他以前的一段時間，他是把眼睛朝赫絲脫·普林看的。起先是隨隨便便一看，像是一個人向來只慣往自己的裏邊看，外邊的事情除非和他自己心裏的事情有着關係，就都覺得沒有什麼價值，沒有什麼重要似的。但是不多一會兒，他就看得認真而透切起來了。一種絞人的恐怖爬過他的面容，像是一條蛇從他眉目之間遊過去，並在那裏小作停留，使得那些彎彎曲曲的摺疊都可以明白的看出。當時他的面孔被一種強力的情緒蒙罩了，但是他立刻就用一種意志的力量控制着，所以除了一剎那的時間，他的面容是可以當作平靜看的。經過一倏功夫之後，那痙攣的形跡已經是差不多不可覺察，最後就向他的性情深處退落無痕了。及至他發見赫絲脫·普林的眼睛釘牢在自己的眼睛上，並且看見她現出認識自己的樣子，他就慢慢地平靜地舉起他的指頭，在空中做了一個手勢，這纔放在他的嘴唇上。

然後，在一個站在她身邊的鎮上人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很有禮貌的跟他說起話來。

「勞您駕，好先生，」他說，「這個女人是誰？——她爲什麼放在這裏示衆的？」

「那你一定是初到這裏的客人了，朋友，」那鎮上人好奇地看着那問話人和他的野蠻的同伴答道，「要不然你一定聽見過赫絲脫·普林小姐和她做的邪惡行爲的。我告訴你罷，她在我們那虔敬的丁米司兌爾牧師禮拜堂裏放謠言呢。」

「您的話不錯了，」那個答道。「我確是一個客人，並且是一個流浪者，原是十分違我心願的。我在海上和陸地上曾經碰到過許多不幸的事情，並且在南方給那些邪教徒做了好久的奴隸；現在是由這個印第安人帶來給我贖身的。那末，您可不可以告訴我關於這個赫絲脫·普林的——她的名字我沒有說錯罷？——關於這個女人的罪名，她是犯了什麼事情到這刑臺上來的？」

「當真的，朋友；而且在你吃了許多苦並在那種荒野地方住了這許久之後，你心裏一定會得高興的，」那鎮上人道，「因爲你知道自己現在回來的地方，是已經邪惡無可隱匿，卻要像我們這虔敬的新英格蘭地方一樣，當着官吏和人民面前來處罰的了。那邊那個女人，先生，你得知道，是一

位學者的妻子，那人本是在英國生的，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好久，後來也是好久之前了，他又決心要從那裏渡海過來，到馬薩諸塞來和我們同住。爲此，他叫他的妻子先來，自己留着料理幾樁要緊事。誰知道，好先生，這個女人在這裏波士盾住了差不多兩年功夫，那位有學問的紳士普林先生，竟沒有來一點消息；因此，這個青年的妻子，你聽着，就由她獨自個胡作亂爲了！——

「哦！——阿哈！——我懂得了，」那客人帶着一個慘苦的微笑說。「像您說的那麼一位有學問的人，對於這種事情是也應該從書裏學到的哩。請再說下去，先生，那位普林少奶奶手裏抱的那個孩子的父親是誰——我猜總有三四個月了罷？」

「老實說，朋友，這樁事情現在還是一個謎；能夠解釋它的但以理（註二）現在還沒有，」那鎮上人答道。「赫絲脫姑娘是絕對的不肯講，知事老爺們大家研究也研究不出來。作與那個犯罪的男子正在這裏親眼看見這種悲慘的景象，也未可知，他只曉得別人不認識他，卻忘記了上帝是看見他的呢。」

「那位有學問的朋友」那個客人又帶着一個微笑說道，「是該親自前來查查查查這個祕

密的。」

「確是應該這樣，要是他還在人世的話，」那鎖上人答道。「現在，好先生，我們馬薩諸塞州的知事老爺們，看看這個女人年輕美貌，而且無疑的是受了強力的引誘纔墮落的，而況照情形看起來，她的丈夫總已經掉在海底的了，所以他們並沒有敢照我們的正當法律處她以極刑。所謂極刑就該是辦死刑的。可是他們大發其慈悲，心腸太軟了，只罰這位普林少奶奶在枷臺上立了三個鐘頭，以後末，要她在胸口上佩帶一個羞辱的記號，直要帶到死為止。」

「一種聰明的刑罰！」那客人嚴肅地彎着頭說道。「這樣，她就是一個戒人犯罪的活的教訓了，直要到那羞辱的字母刻到她墓石上為止。但是使我懊惱的就是那個和她共同作惡的人沒有和她並立在刑臺上，因為這是他的最起碼的懲罰。不過他是要被發覺的——他是要被發覺的！——他是要被發覺的！」

他對那喜歡說話的鎖上人客氣地鞠了一個躬，又向他的印第安的從人耳語了幾句，他們兩個就一同穿過人羣而去了。

在這當兒，赫絲脫·普林一逕站在她的立腳檯上，仍舊把眼睛凝視着那個陌生人；那眼光是這麼的專注，以致當有幾個凝神壹志的瞬間，似乎還有形世界中的其他一切事物都已消失，就只剩他和她了。這樣的互相凝視，大概是比之在她目前這種情形之下去跟他會面更要可怕的——原來她當時是有那酷熱的中午太陽灼晒在她臉上，照耀着臉上的羞恥；有那猩紅的羞辱的標誌在她胸前；有那罪惡所生的嬰孩在她懷抱裏；有那全鎮的居民像是出來參加祭典一般都對她的面貌凝視着，這副面貌，本來是只有在快樂家庭的暗處，幽靜的爐火光中纔得看見的，或是在禮拜堂中嚴肅的面幕之下纔得看見的。但雖然是可怕，她卻意識着面前這幾千的旁觀人便是她的一種掩護。她覺得與其叫他們獨自兩個，面對面的去會見他，倒不如像那樣的站在那裏，有那許多人隔在他和她中間的好。她彷彿是到這衆目睽睽之下來躲避一般，只擔心着有一刻兒這種保護要從她身旁撤去。她被糾纏在這些思想裏面，因而對於由她背後發出的——一個聲音簡直就沒有聽見。直至那聲音把她的名字重複叫了不止一次；那腔調是響亮而莊嚴的，全羣的人都可以聽見。

「你聽我說，赫絲脫·普林」那聲音道。

前面已經說過，就在赫絲脫·普林所站的那個刑臺的上面，有着一個露臺，或是露天的遊廊，附着在那會議廳上的。凡是知事會中有什麼事情要公告大衆，向來都在那露臺上舉行，而且必定附帶着當時舉行這類事情所須有的儀式。這一次，坐在那裏檢閱我們剛纔所描寫的這番景象的，就是貝林罕州長本人，座椅旁邊站着四個侍衛，都持戟的，作爲一種榮譽的衛隊。州長的帽上插着一支黑羽，外衣上繡着一圈花紋，裏面是一件黑色天鵝絨的緊腰襯褂；他是個上了年紀的紳士，把一種老練的經驗寫在他的皺紋裏面的。他現在做着這樣一個社會的領袖和代表，原沒有什麼不配，因爲這個社會的起源和進步，以及它目前的發達，都並非由於青年人的衝動，乃是由於中年人的嚴肅適度的精力，以及老年人的沈着不露的機謀；其所以能成就得這麼多，正因爲是想像得希望得那麼少之故。在這位統治領袖周圍的其他顯要人物，也都現出一種態度上的尊嚴，因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一切政治機關都應該和宗教機關同樣的神聖不可侵犯，這纔會有起這種尊嚴來的。他們無疑的都是好人，公正而賢明的。但是叫他們坐起來裁判一個走入邪路的女人的心，並且替它分清善惡的糾纏，他們的能力卻還不如赫絲脫·普林現在把臉朝着他們的那些面目嚴肅的



聖人們，所以要從全人類之中選出同此數目的一班賢明有德的人物，倒也並不是容易的事。當時赫絲脫·普林好像心裏自己明白，她若是盼望別人給她同情，那是只有那羣衆的較寬大較溫暖的心裏纔有的，因為當她擡起眼睛朝望臺上看去的時候，這個不幸的女人就變得慘白而顫抖了。

剛纔喚起她的注意的那個聲音，是從那可敬而著名的約翰·威爾遜口裏發出來的；他是波士盾地方年紀最老的牧師，一位大學者，跟當時大多數同職業的人一樣的，又外加是個仁慈和善的人物。但是這末了的一種表德，卻沒有像他的知識方面的才情那麼經心經意的培養過，而且實在說時，他並不把這種表德自鳴得意，倒是把它看做一種羞辱的。當時他站在那裏，一頂貼頭便帽底下露出一圈花白的頭髮；他的灰色的眼睛是習慣於書齋中那種昏暗的光線的，現在在這純粹的太陽光中，就像赫絲脫那個嬰孩的眼睛那麼映着他的相貌，好像是我們在古舊的傳道書前面看見的那種黑黝黝的木刻的畫像一般，而且並不比那種畫像會有更多的權利，可以像他現在這樣走出場來過問人類的犯罪，情慾，苦痛等等事情的。

「赫絲脫·普林，」那牧師道，「我這裏的這位年青的會友，是你會有特權得聽他的講道的。」

我現在正在這裏力勸他。」——說着，那位威爾遜先生把他的手攔在他身邊一個蒼白青年的肩膀上，——「我說，我正在這裏力勸這位虔敬的青年，叫他對着天的面，對着這幾位聰明正直的官長的面，並且叫在場的人們大家都聽見，由他來審問你，關於你這案件裏面的猥褻黑暗的部分。他對於你的性情比我知道得明白些，所以也比我應該用那一種話來審問，或是溫言，或是威嚇，纔可以說服你的那種強硬和執拗，再不要把那個引誘你墮落的人的名字隱匿起來。可是他聽我的話（這是因為他雖則少年老成，卻總年輕心太軟的緣故），以為要強迫一個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中，把心裏的祕密宣布出來，那是違背女人的天性的。我又說給他聽，要他明白羞恥實是在犯罪的行爲之中，不在那行爲的招認中的。你再說你的意思怎麼樣罷，丁米司兌爾兄弟？到底你來還是我來審問這個可憐犯人的靈魂呢？」

那個露臺的尊嚴而可敬的佔據者當中起了一陣模糊的語聲；貝林宰州長也把他的意見宣布出來，他的話是用一種威嚴的官腔說的，雖則威嚴之中有他對於那青年牧師的一種敬重的語氣調劑着。

「丁米司兌爾牧師，」他說道，「這個女人的靈魂的信用大部分關係在你身上。所以你得要勸她懺悔，並且勸她招供，以作她的懺悔的證據和後效。」

這一個請求來得這般直率，以致把全羣人的眼睛都吸引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身上來了。原來他是一個青年的牧師，由一個著名的英國大學裏畢了業，將那時代的全部學問都帶到我們這個荒野的森林地帶來的。他的口才和宗教的熱心，早已替他要在他職業之中飛黃騰達的希望做了一個保證。他的相貌也頗傑出，皙白的，高高的，突出的額頭，大的，褐色的，陰鬱的眼睛，一張嘴，除在竭力將它抵住的時候，是很容易要發抖的，一方面是表示他的神經的敏感，一方面也表示他有偉大的自制的毅力。這位青年的牧師雖然具有那麼高的天分和學問的造詣，卻總流露着一種神氣，——一種恐懼的，驚愕的，一半惶駭的神情，——彷彿一個人覺得自己已經深深陷入了迷途，在人類生活的徑路上不知所往，只有在獨自幽隱的地方纔覺舒服似的。因此，儘他的職務所能容許，他總走在陰暗的小徑上。藉以維持他的純樸和孩子氣；及至必要時出來和人晤見，他就帶着一種的新鮮，芳馥，和露水一般純潔的思想，照多數人說起來，它給與他們的影響，是像一個天使的說話一

般的。

當時那位威爾遜牧師和州長這麼公然引起大眾注意的那個青年，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正吩咐他當着衆人面前去盤問一個女人的雖被污辱卻仍神聖的靈魂的祕密呢。這種十分難堪的境地，就將他面頰上的血液驅散開去，而使他的嘴唇顫抖起來了。

「你對那女人去說去罷，我的兄弟，」威爾遜先生說道。「這對於她的靈魂是很重要的，因而，像我們這位可敬的州長剛纔所說，對於你自己的靈魂也很重要，因為她的靈魂是由你的靈魂負責的呀。你去勸他供出實情來罷！」

丁米司兌爾牧師低着他的頭，像似默默在禱告，禱告了一會，然後走上前去。

「赫絲脫·普林，」他從露臺上俯身下來，眼睛牢牢釘住她的眼睛說，「你總聽見這位好先生說的話了，也總明白我的責任之重了。你如果覺得這是有益於你的靈魂的安寧的，如果覺得你在地上的所受的刑罰是會因此而更有益於你的得救的，我就囑咐你把你那個共同犯罪者也是共同吃苦者的名字說了出來！不要因對於他的任何錯誤的憐憫和顧惜而不開口；因為，我老實告訴

你赫絲脫，雖則他要從一個崇高的地位爬了下來，要站到你的旁邊，你那羞辱的腳臺上——但是與其把一個罪孽的心藏匿了一輩子，他是寧可這樣的。你的緘默對於他，除非是引誘他——不，簡直可說是逼迫他——把偽善加到犯罪上面去，還有什麼用處呢？上天已經給你一種公衆的羞辱，你由此對於在裏面的罪惡和在外面的悲哀就都可以戰勝了。但是，你也要顧念顧念他呀！你如今既不肯給他的，是你自己放在唇邊喝的一種雖然苦味卻是衛生的酒，而他是或者沒有勇氣自己去拿來喝的呢！

那個青年牧師的聲音是抖簌簌地甜蜜，豐富，深沈，而斷續的。不是那話中的直接的含義，卻是裏面分明顯示着的感情，使得它在人人的心裏振動着，而引出所有聽他的人一致的同情來。甚至赫絲脫懷中那個可憐的嬰孩，也受着同樣的影響了；因為它把那一逕茫然的眼光移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身上，並且舉起它的小臂膀，口裏發出一種一半高興一半怨怒的不清楚的聲音。那位牧師的話確實是動聽極人了，大家總都以為赫絲脫·普林這一回是不能不說出那犯罪人的名字來了，再不然，那犯罪人自己，無論他的地位是高是低，也總要由一種內心的不得不然的必要所牽

動，被迫爬上那刑臺去的。

赫絲脫搖搖她的頭。

「女人，你不要越出天上慈悲的限度以外去罷！」威爾遜牧師聲色較前嚴厲的說道。「你那小小的嬰孩蒙上天賜給聲音，也已贊成了證實了你剛纔聽見的一番勸告了。說出那名字來罷！你說出來之後，你如果自己肯懺悔，那個猩紅字母就可以從你胸口上拿掉的。」

「那決不能！」赫絲脫·普林回答時，眼睛並不看着威爾遜先生，卻看在那個較年青的牧師的一雙深沉而煩惱的眼睛裏。「這個烙印打得太深了。你們不能拿掉它了。我但願能夠忍受他的苦痛，和忍受我自己的一樣！」

「說罷，女人！」另外一個聲音從刑臺周圍的羣衆中出來，冷酷而嚴厲的說道。「說罷；給你的孩子一個父親罷！」

「我不說！」赫絲脫答道；她面色變得死一般白，可是仍舊回答這一個熟悉不過的聲音。「我的孩子必須去尋一個天上的父親；她永遠不會知道地上的父親了！」

「她不肯說哩！」丁米可兌爾先生含糊的說道；他本來仆在露臺上，一手放在胸前，等着他那一番動人的勸告的結果的。現在，他深深歎了一口氣，把身子擡了起來。「這個女人的心好堅強好慷慨啊！她不肯說哩！」

看出了那個可憐的犯人的心那麼頑強，那個曾經好好預備過一下的老牧師就對大眾演說起犯罪問題來了；他把這問題的一切方面都講到，可是繼續的提起那個羞辱的字母。他在對着大眾頭上滔滔不絕的那一個多鐘頭裏面，把這個符號翻來覆去的加力的講，以致聽衆的想像裏面對它起了一種新的恐怖，彷彿它那猩紅的顏色就是從地獄的火燄裏來的。在這當兒赫絲脫·普林一逕站在那羞辱的站臺上，睜着亮晶晶的眼睛，現出一種厭倦的冷漠的神氣。那天早上，她已忍受了天性所能忍受的一切了；而因為她的性情並不屬於那到了極不堪的時候就要以一暈爲逃避的一類，所以她的精神只能在一種的無感覺的硬皮底下藏躲着，至於生理的機能，那是始終完全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中，她覺得那牧師的聲音痛心地震動着她的耳朵，可是並不能發生效果。那個嬰孩，在她所受的苦刑的後面一部分中，是把哭聲和喊聲刺激空氣的；她機械地使它安靜下去，

可是對於它的苦惱好像並不表同情似的。於是帶着同是那種倔強的態度，她被帶回監獄去了，從公眾的注視之下消失到那鐵板夾着的門中去了。有些目送着她走進門去的人們在切切私語，說那猩紅字母在門內的黑暗走道上射出一道慘淡的光哩。

(註一) 但以理 (Daniel) 希伯來的先知，相傳舊約的但以理書即其所作。



## 四 會見

回到監獄之後，大家覺得赫絲脫·普林是在一種神經激動的狀態中，因得一逕監視着她，免得她要損害自己的身體，或是在一種半瘋狂的狀態中加害於那個可憐的嬰孩。快到夜晚的時候，看看無論是責罵或是恐嚇都無法使她貼服，管獄員白萊克脫先生就覺得該去找醫生來了。這個醫生，照那監獄員形容起來，是基督教的各種醫道無不通曉的，並且還懂得那些野蠻人的醫術，對於樹林裏生長的藥草藥根他都認識。老實說罷，當時須得醫生來看的並不止是赫絲脫一個，那個孩子倒是尤其要緊，它是靠着母親懷裏的東西滋養的，似乎把母親身體裏所有的煩擾、苦痛和失望統統都吸了進去了。那時候它正起着苦痛的痙攣，白天赫絲脫·普林所忍受的道德上的痛楚，它現在是拿它的小身體來做一個模型了。

緊緊跟着管獄員走進那黑暗房中來的，就是那個相貌古怪的人物，適才他混在人羣之中，是

曾經引起那個佩帶猩紅字母的人那麼深切的興味過的。他當時是被寄放監獄裏，並非疑心他犯什麼罪，卻是因爲知事們在沒有跟印度酋長商量關於他的贖身問題之前，覺得這是處置他的最方便也最合適的方法。他的名字，據他自己說，是叫羅澤爾·乞林渥斯。那管獄員，在領他進房之後，還在那裏站了一刻兒，看看他一進去之後，就比較的安靜了，心裏覺得詫異；因爲那個孩子雖還繼續在呻吟，赫絲脫·普林卻已立刻變成死一般的靜。

「勞你駕，朋友，你讓我獨個人跟我的病人在這裏罷。」那位郎中先生說道。「你相信我罷，你這屋裏暫時可得安靜了；而且，我答應你，普林少奶奶從此以後會得聽官長的話了，不會再像以前那麼了。」

「哦，要是你老人家辦得到這麼的話，」白萊克脫先生答道，「那就就承認你的本領高明了！老實說罷，這個女人一逕都像中了邪似的；我是差不多要請人來拿鞭子替她驅邪了。」

那客人走進房時，是帶着他自己宣布的那種職業所特有的夷然態度來的。管獄員出房之後，留他跟那女人面對面的在那裏，他的態度也仍舊不變；其實當初在人羣之中，那女人既然對他會

有那麼深切的注意，他和她之間之有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是可想而知的。他首先是給那孩子看了，因為她那孩子當時躺在那轉輪矮牀上，那麼的痙攣哭叫，確乎是什麼事情都得攔開，先去安慰她的。他把那嬰孩仔細的診察，這纔從衣服底下取出一只皮篋，動手解了開來。那裏面所包含的是一些藥劑，其中有一種，他拿一杯水來調起來。

「我從前所學的是鍊金術，」他說道，「過去一年多我寄居在一些諳熟藥性的人當中，我就成了一個醫生，比那得過醫學學位的人還好了。你來，女人！這個孩子是你的，——她跟我什麼都不相干，——她不會認識我的聲音，也不會把我看做一個父親的。所以這一服藥，得要你親手來餵給她。」

赫絲脫拒絕接受那杯藥，同時現着顯著的恐懼，瞪視在他臉上。

「你要在這無罪的嬰孩身上報仇嗎？」她低聲道。

「傻女人！」那醫生一半冷酷一半安慰的答道。「我害了這個投生錯了的可憐的孩子，於我有什麼好處呢？這藥是很靈驗的；即使是我自己的孩子，——不，也是我自己的也是你的！——我也

不能配出再好的藥來了。」

她還是遲疑不決，實在，她的心境原是清楚不了的，所以他就自己將孩子抱在手中，把藥飼了下去，馬上，藥就見效了，醫生的保證算是不虛了。那小病人的呻吟平息下去；它的痙攣的顫動也漸漸停止；幾分鐘之後，就照着兒童們痛苦除去之後的習慣，沉入一種深沉的如露的睡眠中了。那醫生（因為他是頗有權利取得這個稱呼的，）其次就把他的注意用到了母親身上。用着平靜而熱切的細密心思，他診過她的脈，看過她的眼睛——這一下看，使得她的心收縮而顫抖，因為那眼光是如此的熟悉，然而又如此的陌生而冷酷的——及至最後覺得他的診察已經滿意，就動手配起另外一服藥來。

「我不知道里提，也不知道尼本提，」（註一）他說道：「可是在那蠻荒地方曾經學來了許多新的祕方，現在這裏就是一個——是個印度人教給我的，算是報答我給他的一些直從巴拉賽薩斯（註二）傳下來的功課。喝罷它的安慰人的力量，大概不如一個純潔的良心。那是我不能給你的。但是它會平了你熱情中的腫脹，像是倒在怒海的波浪上的油一般。」

他把杯子獻給赫絲脫，她帶着一種對他臉上的遲慢的熱切的注視，接了過去；這並非就是一種恐懼的注視，可是充滿着疑問，彷彿問他的目的是什麼似的。她又看看她的睡眠的孩子。

「我曾經想到死，」她說，——「曾經願意要死，——甚至曾經要祈禱着死，只要像我這樣一個人也配祈禱什麼的話。但是，如果這個杯裏是有死在裏面的，那末我要你再想一想，然後看着我吞它下去。看罷！現在已經放在我唇邊了。」

「那末，喝罷，」他答道，還是那麼冷冷然不動聲色的。「你難道這麼不知道我嗎？難道我的目的是向來這麼淺陋的嗎？即使我有什麼報復的計劃，我與其給你一種可以永遠免除生活的苦楚和危險的藥吃，不是不如叫你活下去，而使那灼人的羞恥仍舊在你胸口上燒着的好嗎？」他一邊說，一邊用他的長長的食指在那猩紅字母上點了一點，當即使它似乎灼進了赫絲脫的胸膛，彷彿它是紅熱的一般。他看見她的不自然的神色，就微笑了。「所以，你活着罷，而且負擔着你的刑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前，——在你曾經叫他丈夫的那個人的眼前，——在那邊那個小孩子的眼前，而爲你可以生活起見，喝完了這服藥罷。」

於是，再沒有其他的抗議和遲延，赫絲脫·普林喝乾了那杯藥，又依着那位多才多藝之人的示意，在那孩子睡着的牀上坐了下來；而他也就拖了那間房裏僅有一張椅子，在她旁邊布置了他的自己的坐位。對於這種種的預備，她唯有簌簌的發抖；因為她心裏感覺到，當人道、道義，或可以說是一種優雅的殘忍強迫着他為救濟肉體的苦痛起見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之後，其次，他就要用着一個曾經受過她的極深澈而無可補救的損害人的資格來對待她了。

「赫絲脫，」他說，「我不來問你為什麼，或是怎樣的，你會得墮入了這個深淵，或者寧可說，你會得爬上了我剛纔看見你爬上去的那個羞辱的刑臺。理由用不着到遠處去找。就無非由於我的愚蠢無知和你的脆弱。我——一個思想家——大圖書館裏的蛀書蟲——一個曾經把我的最好去餵養知識的飢餓的夢，而已經是在朽敗中的人了——那末像你這樣的青春和美，我到底拿來做什麼用呢！我是生下地來就畸形的，那又何苦自己騙自己，以為在一個青年女子的幻想中，知識的高明可以掩飾過容貌的醜陋呢！人家都說我是聰明的。倘使從來的聖哲對於他們自己切身的事情也是聰明的話，那我對於這一切，也該有個先見之明了。當我從那廣漠陰森的樹林裏出

來進入這個基督教徒的殖民地，我就應該預料，第一件接觸我眼睛的東西就是你。赫絲脫·普林，站在大衆面前做一個羞辱的雕像。還不但如此，就是直從我們打那古舊禮拜堂的踏步上雙雙攜手而下的一刻，我也就該看見這個猩紅字母的號火閃耀在我們的路途的終點了！」

「你是知道的，」赫絲脫道，——因為她雖然是沮喪，可是對於她那羞辱的標誌的這最後靜的一刺，卻是忍受不住了，——「你知道我對你是坦白的。我對你並沒有感到愛，也沒有假裝什麼愛。」

「真的，」他答道，「這是我的愚蠢我已經說過了。但是，一直到我一生中的那一段期間，我都是徒然活着的。世界是那樣的沒趣！我的心是一座容得許多客人的大廈，可是寂寞而陰冷，沒有一個家庭的火。我渴望要生起一個來！這似乎是並不怎麼狂妄的一種夢想，——雖則我年齡已大，生性陰鬱，又是畸形的，——以為這種單純的幸福，到處散布着叫所有的人類去拾取的，也總還會輪到我。因此，赫絲脫，我就把你引進我的心來，引進最深的一間心室裏來，想用因你在那裏而生的那一點熱氣來溫暖你！」

「我是大大的害了你了，」赫絲脫含糊的說。

「我們是彼此相害的，」他答道。「當初我引誘你的正在萌芽的青春，和我的朽質結成了一種虛偽的不自然的關係，便是我第一個先害了你。因此，既然一個人的思想和哲學都決不會徒然，所以我並不要對你報復，並不打算要害你。在你和我之間。天秤是掛得率平的。但是，赫絲脫，現在有一個人是叫我們兩個都受了害的他到底是誰呢？」

「你不要問我。」赫絲脫·普林堅執的看在他面上答道，「他是你決不會知道的，」

「你說決不會嗎？」他帶着一個曖昧的表示自信的微笑說道。「決不會知道他！你要相信我，赫絲脫，天底下沒有幾樁東西——無論是在外面的世界的，或是以某一種的深度，在無形的思想境界中的——沒有幾樁東西，對於那種熱心而澈底地專心從事於解釋神祕的人，是隱匿得過的。你可以對那喜歡探問的羣衆蓋藏過你的祕密。你也可以對知事們和牧師們隱匿過去，就像今天。他們要想把那名字從你心裏擰擠出來，要想替你找一個站在臺上的同伴，你卻終於隱匿過了。但在我呢，我是能用他們所沒有的官感去查究的。我將會找出這個人來，如同我在書本裏尋找真



理在鍊金匣裏尋找黃金一般，有一種心靈的共鳴，會得使我意識到他的。我將會看見他發抖。我將會感覺到自己發抖，突然的，不知其所以然的。遲早，他總必要是我的！」

那打皺紋的學者的眼睛非常強烈的灼熾在她身上，使得赫絲脫·普林不得不拿手蓋着她自己的心，恐怕他要馬上讀出那其中的祕密來。

「你不肯洩露他的名字嗎？他也同樣要是我的，」他帶着一種自信的神氣，彷彿定命就是他，他就是定命似的，繼續說。「他衣服上並沒有帶着羞辱的字母，像你這樣；但是我會得從他心上讀出來的，不過你不必替他害怕！不要以為我會去干涉天上自己懲罰人的方法，或要將他置之於人類的法律，那是我自己的損失。你也不要胡思亂想，以為我要謀害他的性命；不的，我也不會損害他的名譽，要是，照我猜想起來，他是頗有點名聲的話。讓他生活下去罷！讓他藏躲在表面的榮譽裏面罷，只要他可以的話！然而他同樣要是我的！」

「你這種行為是像慈悲的，」惶惑而氣沮的赫絲脫說。「可是你的說話會得叫人當你是一種恐怖！」

「有一件事情，我要當你是我的妻的資格吩咐你，」那學者繼續道。「你已經替你的情夫守了祕密了。同樣的，你也得替我守祕密。這地方是沒有一個人認識我的。你不要對任何人洩漏風聲，說你曾經叫我做丈夫！在這裏，在地球的這個荒涼的邊境上，我要張搭我的篷帳了；因為在別處，我是一個流浪者，和人類的興味隔絕的，這裏卻找到了一個女人，一個男子，和一個孩子，在他們和我之間存在着一種極其密切的聯繫。至於是愛或是憎，是是或是非，那且不要去管它！你和你的人，赫絲脫·普林，都是屬於我的。我的家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可是不要洩漏了風聲！」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赫絲脫問道，原來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對於這種祕密的聯繫感覺到非常厭惡。「爲什麼不公開的宣布了你自己，將我立刻拋棄呢？」

「這也許是，」他答道，「因爲我不願意挨受一個不貞女子的丈夫所應受的羞辱。又也許是爲着其他的理由。總之，我的目的是要曖昧而生，曖昧而死。所以，你就對別人說，你的丈夫已經死了，再沒有消息會來了。你千萬不要承認我，無論憑你的言語，憑你的示意，憑你的神情，尤其要緊的，

是不要對你所認識的那個人洩漏祕密。這一點你若是不依我，那你當心他的名譽，他的地位，他的生命，都會落在我手裏。當心罷！」

「我會得替你守祕密的，如同我現在守的祕密，」赫絲脫道。

「你起誓！」他命令道。

她就起了誓。

「現在，普林太太，老羅澤爾·乞林渥斯道，（以後都要用這個名字叫他了，）「我要走了，要贖你和你的孩子以及那猩紅字母在這裏了！到底是怎麼辦的，赫絲脫？判決書上規定你睡覺的時候也得帶的嗎？你不怕夢魔和可怕的夢嗎？」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笑我呢？」赫絲脫覺得他的眼睛的表情非常可惱，問道。「你也像那出沒在我們周圍樹林裏的黑人嗎？你已經引誘我結成一種足以毀壞我的靈魂的聯繫了嗎？」

「不是你的靈魂，」他又是一笑的答道。「不，不是你的靈魂！」

（註一）里提（Letho）是冥府中的迷魂河，喝了其中的水會得忘記一切。尼本提（Nepenthe）是古埃及時一種藥，

服了可以忘憂。因亦爲解憂女神之名。

(註二) Paracelsus (1493-1541) 瑞士著名醫師和鍊金術者。

## 五 赫絲脫的針線

赫絲脫·普林的拘禁期現在終了了。她的獄門打開了，她走進太陽光裏來了；那太陽光原是普照一切的，但對於她那有病的不健全的心，好像它除了要照亮她胸口上那個猩紅字母之外，再沒有其他目的。這一次她從獄門裏跨了出來，是沒有人跟着她的，但是她所感受到的苦痛，大概比上一次走在行列之中去示衆而被全人類戟指着的時候更要難受。那一次，她有一種不自然的神經的緊張維持着，而且把她性格中所有的反抗能力都用了出來，竟使她能將那局面化成一種淒慘的勝利。而且，那是一個不會常有的羞辱的事件，她一生一世只會碰到一次的，所以她不顧經濟，將足夠許多年安靜生活用的活力都併在一時來用了。就是那將她處分的法律，——一種面目猙獰的巨人，但他的鐵臂裏面有力量可以毀人，也有力量可以維持人的，——也適足以撐支着她，經過那一番可怕的嚴訊。但是這一次，她獨自個從獄門走了出來，就是日常習慣的開始了；她若

不能靠她天性中尋常的能耐來負擔它，挨過它，就要沉落到它底下去的。她再不能向將來去借力，用以幫助她挨過目前的煩惱了。明天是要有它自己的煩惱的，後天還是一樣，再後天也還是一樣；每一天都要有它自己的煩惱，而且都要同目前這種說不出難受的煩惱一樣的。將來的日子長杳杳，永遠都有同樣的負擔要放在她身上，要她擔荷前去，永遠不能卸卻；因為日積而月累，她那羞辱上面所要積累的苦惱也必愈來愈重的。逐漸逐漸，她將要失去她的個性，而成爲一個普通的象徵，被牧師和道德家拿手指着，用以明示和體現他們對於婦女的脆弱和邪慾的意象。他們要教那年青的純潔的人去把胸前閃耀着一個猩紅字母的她——由體面的父母所生的她——一個日後也要做女人的嬰孩的母親的她——本來也是純潔無瑕的她——看成了罪惡的形象，具體和實現。而在她的坟墓上，她必須帶到那裏去的恥辱就是她唯一的紀念碑了。

其實呢，她面前的世界是很廣闊的，那條處分她的法律條文，並沒有限定她住在這僻遠曖昧的清教徒殖民地的境界內，她儘可以回到她生身的祖處，或是歐洲的其他任何地方，在那裏裝起一副全新的面目來，將她的本來面目掩飾過去，彷彿重新投生過一般的，而且那幽暗莫測的樹林，

也並沒有斷絕她的進路，她那種疎放的性格，又很容易跟那裏面那個跟她現在受拘束的法律完全隔膜的民族相投契的。那末她之仍要把這地方——把這將她當作恥辱模型的唯一地方——認爲她的家鄉，那是似乎令人難解的。但是人類之中有一種宿命，就是一種非常難以抗拒難以避免的感情，以至於具有定命一般的力量，它差不多照例要逼迫着人類，要他們徘徊在，並同鬼一般的出沒在那會發生過巨大而顯著的事件以致他們的一生有了色彩的地點；而且色彩愈加濃厚，那種感情就愈加難以抗拒。她的犯罪，她的恥辱，就是她埋進了泥土的根。這彷彿是一種新生，比以前具有更強的同化力，以致對於其他每一個巡禮者和漫遊者都不見得十分投契的這一塊森林地帶，對於赫絲脫·普林卻已化成了一種荒涼淒寂，然而一輩子離不開的家了。此外，地面上的其他一切景象——雖是在英國農村裏的那個鄉村，就是快樂的嬰兒時代和無玷的少女時代似乎還像擱開許久的衣服由她母親保管着似的那個所在——在比較上，她都覺得隔膜了。將她纏繫在這裏的那條鏈條，是鐵的鏈子做成的，雖則使她直惱怒到靈魂的最深處，卻是永遠斷不了的了。

又也許是——而且無疑的是如此的，雖則她對於自己也守着這個祕密，一碰到它要從她心裏掙扎出來，像一條蛇掙扎出洞的時候，她就要面色蒼白的，——就是，也許她另有一種感情，將她拘在這個曾經對於她十分致命的場面裏和狹路裏，因為在那裏住着一個人，在那裏踩着一個人的腳步，她對於這人是自以為有着一種結合的，這種結合在地上無人承認，卻要把他們雙雙帶到最後審判的席前，就拿它，做他們的結婚壇，從此永遠享受着補報的幸福。屢次屢次的，那個靈魂的誘惑者將這觀念塞進赫絲脫的冥想中，對着她心中那種突然而發的強烈的狂歡笑了一陣，然後又竭力要把這觀念從她心裏拋開去。她因而只不過對於這種觀念掠過一眼，便又急忙將它閉入了它的暗室。她所強迫着自己相信的，——就是說，她所解釋做繼續居住在新英格蘭的動機的，——不過一半是真實，一半是自欺罷了。她對她自己說，這裏是她犯過罪的地方，這裏也應該是她接受人世刑罰的地方；這樣，她每日所受到的羞辱的苦楚，或者終於會滌淨她的靈魂，替她在失去了貞潔之後再造出一個貞潔來；而這新造的貞潔，因其是殉道的結果，將會比以前的更加神聖。

因此，赫絲脫·普林就不走了。在市鎮的外圍，那半島的沿邊以內，但是跟任何的住宅都不毗



連的，有一座小小的茅屋。這是一個早先來的居留民所蓋的，但是被委棄了，因為附近的土地太磽薄，不能耕種，而且又比較的偏僻，頗不便於當時居留民中已經分明養成了習慣的社交活動。這茅屋豎在海岸上，隔着一灣海水可以望見西邊一帶樹林蔭蓋的小山。一叢茂密的矮樹，那半島上所僅有的，並沒有將那茅屋完全遮沒，只不過似乎表示着有什麼東西很可以被它遮沒，或至少應該被它遮沒而已。就在這小小的寂寞的住處中，帶着她所有的一點微乎其微的資產，以及仍舊嚴密監視着她的知事們的准許狀，赫絲脫跟她那幼稚的孩子在那裏安身了。立刻，就有一種神祕的懷疑的陰影附着在那一個地點。孩子們並不懂得這個女人爲什麼要被擯於人類仁慈的境界之外，常要偷偷的跑得很近去看她在茅屋的窗口做針線，或是站在門口，或是在她的小小園中操作，或是在那通到鎮上去的小路上走；及一看見她胸口上的那個猩紅字母，就要帶着一種奇異的傳染性的恐懼逃開去。

赫絲脫的處境是孤寂的，天底下沒有一個朋友敢於冒險出頭幫助她，她卻是可以不愁貧乏，原來她具有一種技藝，雖然在一個比較無可施展的地方，也是足夠她的孩子和她自己省儉度日。

的。這就是針黹的技藝，在當時也同在現在一樣，一個女人所能有的技藝差不多就只這一種。她帶在自己胸口上的那個繡得光怪陸離的字母，就是她的靈巧的手段和敏妙的心思的一個標本，就叫宮廷的貴婦們看見了，也是樂得能夠拿這人類的妙工去點綴她們那些絲綢金線的質料的。如今在這種地方，一般清教徒式的服裝都尚樸素，她這種手工的較優秀的出品，確乎是不大有人需要的。但是那個時代的趣尚，正要求着諸如此類的組織精工的東西，對於我們這班態度嚴肅的祖先們，自然也不免要發生一點影響，雖然他們是已經把許多似乎難以捨棄的風尚都拋開在後面的。公衆的禮儀，例如聖職任命式，知事就職式，及凡新政府可以對民衆顯示威權的一切舉動，按照政策講起來，都需要一種莊嚴整肅的禮節，和一種陰森矯作的威儀。因此，深深的襞領，結得緊緊的領帶，繡得富麗堂皇的手套，都被認為人們初受政權時顯示官威的必要品；同時，在平民階級當中，諸如此類的奢侈品雖屬尙儉的法律之所禁止，但在有身分有財產的人，則法律馬上可以容許。又在殯葬的排場中，或爲死者成殮的服飾，或爲未死之人誌哀所用的玄色喪服和雪白麻布上的種種裝飾，也常常引起赫絲脫·普林那種勞作所能供給的要求。還有嬰兒的服裝——因爲那時候

的嬰兒是穿華麗的袍子的，——又是供給她以勞作和薪工的一種機會。

逐漸的，卻也並不很慢，她的手工就成了現時人所謂的時髦了。或是因為對於這樣一個苦命女人大家發了憐憫心；或是因為病態的好奇心對於尋常的並無價值的東西給與一種虛偽的價值；或是因為一種在當時和在現在同樣不可捉摸的其他的情形，使得別人求之不得的，有些人可以得到；又或是因為赫絲脫確實能夠填補非她填補不可的那個缺；總之，她是確實得到了現成的報酬很好的工作，隨便她高興做多少鐘點的針線都有的了。又也許是那種富於虛榮心的人，已成了一種怪癖，覺得在體面場中非穿她那雙有罪的手所做的衣服便不體面。她的針線見於州長的襁領上了；軍人們帶它在他們的綬帶上，牧師帶它在他的領帶上；它又點綴了嬰孩的小小的帽兒；它又曾被埋在死人的棺材裏去朽敗和霉爛。但是新娘用以遮飾純潔紅顏的白面幕上，卻不曾有過將她的刺繡用作裝飾的記錄。這一個例外，表示了社會對於她的犯罪的痛心疾首是始終不衰的。

赫絲脫之所求的，就不外是給她自己的一種最最樸素最最刻苦的生活資料，以及給她那個

孩子用的一點略爲豐富的資料罷了。她自己穿的衣服，是極粗的材料和極陰暗的顏色的；上面就只有一件裝飾品——就是她規定要佩帶的那個猩紅的字母。那孩子的衣服就不然了，它是由一種奇妙的巧思——或寧說是荒唐的幻想——做成的，因而提高了那個小女孩子身上正在開始發達的那種活潑的美，但是裏面也含有一種深意。關於這一層，我們以後也許要更詳細的講。除了給她孩子裝飾的那一點小小的費用，赫絲脫將她所有盈餘的錢都施捨給人，其實那些受她施捨的人並不比她自己苦，而且常常要對那施捨他們的手加以侮辱。有很多時間，她本來是可用以從事於她的較好一種藝術的，她卻用來給窮人做粗衣服。這樣的工作裏面，大概就含有一種懺悔的意味，因爲她是故意犧牲了一種真正的享樂，而用這許多時間來做這種粗糙工作的。在她的天性裏面，她本來具有一種豐富的，肉感的，東方的特質——一種對於富麗堂皇的美的嗜好，而這種嗜好，除非在她針頭的精絕的出品之中，她一生之中再沒有一處地方可得滿足。因爲女人大都從針線的操作上面得到她們的快樂，這是男人們所不得而領會的。在赫絲脫·普林，這種針線的操作也許就是表現——因而也就是安慰——她的生活熱情的一種方式。但是也像其他一切的快樂，

她當它是罪惡而排斥它了。現在她的良心對於這麼無關緊要的事情也要加以這種病態的干涉，恐怕並不是表徵一種真正的堅決的懺悔，卻是表徵心底裏的一種可疑的東西，一種病根甚深的東西的罷。

像這樣，赫絲脫——普林是在世界上派着一個腳色的了。她生着那一副天生強毅的性格，和那種稀有的能力，世界就不能將她完全拋棄，雖然它已經在她身上打了一個對於女人的心覺得比打在該隱（註一）額頭上的烙印還要難受的一個印記。但是，在她和社會的一切交際之中，沒有一件東西是能使她感覺她自己彷彿屬於那個社會的。她所接觸到的那些人的每一個姿勢，每一句說話，甚至於每一沈默，都包含着或竟往往表示着她是被擯棄的，孤獨到彷彿住在另外一個境界裏的，或是用着一套不同於其餘人類的器官和感覺跟一般人交通的。對於一切道德的興味，她是離開得遠遠的了，然而卻又像跟它們黏貼得很近，比如一個鬼，常要回到他所熟悉的家庭裏來，卻不能叫家裏人看到自己，覺得自己；家裏人有快樂，他已不能跟他們同笑，有煩惱不能跟他們同悲；或即使能夠把自己已被禁止的同情表現出來，也只足以引起家人的恐怖和嫌惡罷了。事實上，這

種恐怖和嫌惡的情緒，再加上最最難堪的輕蔑，似乎就是她在一般人心裡唯一保留的部分。她那個時代的人是並不精細的；她的地位她自己未嘗不十分明白，也用不着怕她偶或忘其所以然，但是人家偏要常常引起她對於自己地位的鮮明的自覺，像是極柔嫩的一點上遇到極粗笨的碰撞，以致重新起了劇痛一般。我們已經說過，她尋出來當作慈善的對象的那一班窮人，也常常要對那伸出去救濟他們的手加以污辱。同樣，那些上流階級的太太們，她因接洽工作走到她們門上去的，就常慣要把苦味的點滴瀝進她心裏去；有時還不過是冷嘲熱諷，從尋常的小事情上給她一個難堪，有時竟用着粗率的表示，去衝撞她那沒有防衛的柔心，如同粗暴的打擊落在潰瘍的傷口上一般。赫絲脫是受過長久而優良的教育的，她對於這樣的衝撞始終沒有回答，只不過要有一陣潮紅，無可抑制的泛過她的蒼白的面頰，這纔重復退落到她的胸懷的深處。她是忍耐的，——實在是一個殉道者，——但是她不肯替她的仇敵祈禱，因為她雖則知道自己抱着一種恕人的志願，卻誠恐那些祝福的話語硬要把自己歪曲成一個詛咒。

繼續不斷的，並且變出了許許多多不同的樣子，她感覺到那個清教徒法庭那麼乖巧的判給

她的那種永無止息永遠活躍的刑罰，要給她不計其數的陣痛。有時牧師們在街上對她勸告，就會引來一大羣的人，混雜着冷笑和憤怒，將那可憐的犯罪女子圍了起來。有時她進禮拜堂裏去，意欲從那普遍的天父那裏分得一份安息日的微笑，卻往往不幸而聽到她自己做了演講的題目。逐漸的，她對於兒童們也害怕起來了；因為那些兒童聽了他們父母的話，看看這個女人除了一個小小的嬰兒之外再沒有一個同伴，只見她一聲不響的在鎖上走，就都對她起了一種模模糊糊的畏懼的觀念。他們碰到她在街上走的時候，總讓她先走了過去，然後拿他們的尖利的叫喊在一段距離外追逐着她；他們口中叫喊出來的話，在他們自己心裏原是沒有什麼明白意義的，但她聽見他們無意中喊出這話來，就特別覺得可怕。因為這一種情形，似乎可由此推知她的羞辱的聲名已經傳布得極廣，以至於所有的人類無不知道了；即使所有的樹葉都在切切談論這個曖昧的故事，即使夏天的微風已將它到處傳播，即使冬天的烈風已將這故事大聲的呼嘯，怕也不見得會引起她再深的痛楚來罷！至若遇到一雙新來的眼睛對她凝視，那就要感到有一種特殊的痛楚。凡是陌生人懷着好奇心看在那個猩紅字母上的時候，——而凡陌生人又是沒有一個不如是的，——他們就

要把那字母重新烙印進了赫絲脫的靈魂；因此她往往幾乎不能自禁，要伸手去掩蓋那個符號，但又總是終於能夠自禁的。不過雖是看慣了的眼睛，也有特別一種苦楚要叫她挨受。因為那裏面的一種冷漠的表示熟悉的神情，也是叫她難受的。總而言之，赫絲脫·普林自始至終都覺得一隻人類的眼睛看在那個符號上，而感到這種可怕的痛楚；那一點地方是永遠不會長老皮的；反之，倒是跟着每天受到的痛楚愈加敏感起來了。

但是有時候，也許是許多日子裏遇到一次，或竟許多個月纔遇到一次，她覺得一隻眼睛——一隻人類的眼睛——看在那羞辱的烙印上，卻感到一種暫時的舒適，彷彿她的痛苦是被分去了一半似的。但是接着的一瞬間，那種痛苦就又重復湧回來了，帶着更加深刻的痛楚回來了；因為在那一個倏忽的間歇裏面，她又重新犯了罪了。赫絲脫難道是獨個人犯罪的嗎？

她的想像是有些兒受了影響了，而且她的道德的和知識的質素倘如再要柔嫩一些的話，大概因她生活中的這種奇異的孤獨的痛楚，影響還要受得更深些。用着那種孤寂的腳步，在那和她有着外表上的關聯的小小世界裏走來走去的時候，赫絲脫偶爾之間要想起——原是完全屬於



幻想，卻是有力到不容拒絕的——就是說，她偶爾要感覺到，或是幻想到，那個猩紅字母已經給了她一種新的官感了。她不敢相信，然而又不能不相信，那個字母已經給了她一種交感的知識，可以知道別人心裏的隱藏的罪惡了。這樣的默示，使她心裏不由得起了惶懼。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默示呢？不是邪惡天使的陰險的煽動是什麼？因為他覺得那墮落的女子還只一半做了他的犧牲，所以他要哄騙她，說那外表上的貞潔是假的；要是到處地方都見得到實情的話，那末除了赫絲脫·普林之外不知還有多少人的胸口上該閃耀着一個猩紅字母哩。這樣的暗示——這麼曖昧而又這麼明白的——她必須要接受嗎？在她的一切苦惱的經驗之中，再沒有一件東西比這種官感更加可怕更加可厭的。然而常有機會要叫這種官感非常活躍起來，這就使得她一面惶惑，一面震駭。有時候，她走近了一位可敬的牧師或知事——那是那個嚴肅的時代認作和天使同類的虔敬和正直之模範的——她胸口上那個紅色的恥辱符號忽然要起一種交感的搏動。當時赫絲脫就要對她自己道：「有什麼禍祟要來了嗎？」但是擡起了倦怠的眼睛時，除了這位人間聖者的形像之外，眼界以內並沒有其他人類。又有時，她遇見了一位凜然不可侵犯的女太太，便有一種神祕

的姊妹情誼，不聽調度地硬要闖上前來；但是據所有人口中的風說，那位太太是一輩子胸口裏放着冷冰冰的雪的。究竟那位太太胸口裏的不見陽光的雪，和赫絲脫·普林胸口上的灼人的恥辱，——兩者之間有什麼東西是共同的呢？又或者，一個電流的震動會得給她警告，——「你看，赫絲脫，這裏一個侶伴來了！」——及至擡起了眼睛，她會察見一個青年少女的眼睛瞥過她的猩紅字母，羞怯的，偷偷的，就趕快面頰上帶着一種薄薄的涼冰冰的紅暈，把臉朝了開去，彷彿她的貞潔因這暫時的一瞥已有些兒玷污一般。啊，惡魔，你的符呪便是那運命攸關的符號，難道你無論在青年人或老年人身上，都不賸下一點東西讓這可憐的犯人尊敬了嗎？——這樣的信念的喪失，就是罪惡的最悲慘的結果之一哩。然而赫絲脫·普林卻還努力要相信她的同伴的人類是沒有一個像她那樣有罪的，這一點，就當作它是這個給她自己的脆弱和人間殘酷的法律做了犧牲的女子還沒有完全腐敗的一個證據罷。

在那種淒涼的古代，一般僉夫俗子對於凡是可以用娛樂他們的想像的東西，都要賦予一種古怪的恐怖，因而就把那個猩紅字母編造出一篇故事來，我們若拿它來做根據，也馬上可以演成一

部可怕的傳奇的。據他們的傳說，那個字母並不只是在人世間染缸裏染成的一片紅布，卻因地獄的火而成了紅熱，而且赫絲脫·普林黑夜出來的時候，是到處地方都會照亮的。照我們近代人的思想，這種傳說當然不容易置信，然而那個字母既然會得深深灼進赫絲脫的胸膛，那末說它能夠照亮，也就不見得全屬無稽了。

(註1) Cain 亞當和夏娃的長子，嘗爲嫉妒殺了他的胞弟亞倍 (Abel) 的。

## 六 珠兒

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講到那個嬰兒；這小小的生物，它的純潔的生命便是秉承了造化不可違抗的命令由那爛熟的情欲之中開出來的一朶可愛而不朽的花。那悲傷的女人，眼看着她生長，眼看着她那一天愈見光耀的美，眼看着她彷彿是閃爍的陽光一般照在這孩子的細小面目上的知識，心裏覺得多麼奇怪呀！她的珠兒——因為這是赫絲脫叫她的名字，但並不是憑她的相貌而取的；她並沒有像珠子那樣平靜的白色的冷光。她之所以把這孩子取名爲「珠兒」，是取其寶貴之意，——是用她所有的一切買得來的，——她母親的唯一的寶貝！多麼奇怪呀，實在的！人家已拿一個猩紅的字母來標明這個女人的罪惡了，而那字母又具有這般有力而不祥的效驗，以至於沒有人類的同情能夠達到她，除非那同情的人也是跟她一樣犯罪的。而上帝呢，卻給了她一個可愛的孩子，作爲她受人間這麼懲罰的那一樁罪惡的一個直接的後果；這孩子所佔的地位也還是

那個受辱的胸懷，算是替她的母親傳宗接代，這纔仍要回到天上去做一個有福的靈魂的！然而這一些思想給與赫絲脫·普林的希望，卻沒有憂慮來得多。她知道她的行爲是惡的，因而不能相信這種行爲的結果會得好。一天一天的，她心懷恐懼地觀察着那孩子日漸加長的天性，一逕擔心着會得發見什麼黑暗的野性的特質，跟她所由出世的那種罪惡適相符合。

確實，生理上的缺陷是沒有的。憑着它的完美的形狀，它的活力，它的手足的天然的靈活，這個嬰孩簡直值得帶進伊甸園中去；值得將它放在那裏，供給天使們等世界的最初一雙父母被逐出去以後做玩物。這孩子有一種天生的溫雅，這原是跟無瑕的美永遠同在的；它的衣服無論怎樣儉樸，總使看的人感覺到再合式沒有。但是小珠兒是不穿粗服的。她的母親抱着一個病態的目的（這等後來自然會得明白），總把極貴重的質料買了來，並且用盡了心思，將孩子在人面前竭力的裝扮。這麼裝扮起來的時候，那個小小的人物就顯得非常華麗，而她的本質的美，映着了那樣的華服（那是再差些兒的質地，也能使它嬌艷起來的），就在那黑暗的茅屋之中射出一圈的光彩來了。然而即使穿着一身粗陋的衣服，已因那孩子的粗魯的遊戲而弄破了弄髒了的，也仍可以使

她成功一張完美的圖畫。珠兒的神態之中融化着一種變化無窮的魔力；在這一個孩子身上藏着許許多多孩子，從一個農家女孩兒的野花般的美，到一個小太子的小規模的華麗，一古腦兒都包含在裏面。但是無論變到那裏去，總有一種特有的熱情，總有一種深濃的色彩，是她永遠不會失掉的；倘使在某一種變化之中，她會變得暗淡些或是蒼白些，她就已經不是她——她就已不復是珠兒了。

這種外表上的善變性，是指示着，也正好是表現着，她的內心生活的多樣的品性。她的本質，除了這種多樣性之外，並且像是具有一種深微性；但是對於她所投生的世界卻像是不大顧到，不大能適應似的，——或者只因赫絲脫的恐懼纔覺得她如此，也未可知。這孩子是不能拿規則去支配她的。她的生存，原就因破壞了一條偉大的法律而後獲得；所以作為它的結果的那一個存在，它的元素也許美麗而漂亮，但是統統都紊亂的，或者只有它們自己所特有的一種秩序的，在這當中，那變化和排列的要點很難發見，或簡直沒有被發見的可能。赫絲脫對於這孩子的性格，只能用一種方法去解釋它，——而雖這樣的解釋，也是極其模糊，極不完全的，——就是回想珠兒由精神世界

裏吸取她的靈魂和地上的物質裏吸取她的軀體的那一段重要期間，她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境狀。那母親的感奮的心境，就是那個未出世的嬰孩的道德生活的光線所由透過的居間物；無論那光線本來是怎樣的白而潔淨，也已深深染上了那居間物質的大紅和金的顏色，火燄一般的光澤，漆黑的影，和強烈的光了。尤其是，那個時代赫絲脫精神中的那種戰鬪的氣分，是傳給了珠兒了。她在珠兒身上能夠認出她自己那種野性的，狂妄的，反抗的精神，那種輕浮的脾氣，甚至於當初曾經瀰漫在她心裏的那一陣陣憂鬱和沮喪的陰雲。這一切，現在是被一個小女孩子性情中的早晨的光彩照耀着，但在人世上日久之後，是會生出暴風雨和旋風來的。

家庭中的紀律，在那些日子，比現在要嚴厲得多。皺眉的責罵，厲聲的訶斥，奉了聖典命令的不時杖責，都並不是實在犯了過繩用的一種刑罰，卻是爲養成和促進兒童德性而用的一種衛生的方法。赫絲脫·普林，這個獨養孩子的孤寂的母親，是不大會犯這種過分嚴厲的過誤的。但是她拿她自己的錯誤和不幸做懲戒，一早就對這交給她負責的嬰孩的靈魂放着一種慈愛而又嚴密的監視了。不過這樁工作有些出乎她的技能之外。笑勸和怒罵的方法她都試用過，卻都不見得有什

麼顯著的效驗，她終於只得站開去不管，聽憑那孩子任性所爲了。身體上的強迫或拘束，在一時之間當然是有效的。至於其他任何種類的紀律，或是施於她的思想，或是施於她的感情，那末小珠兒也有時受也有時不受，那就要看她當時一刻兒的氣質爲轉移了。她的母親，當珠兒還是一個嬰孩的時候，就已熟習了她的一種特殊的神情，她一經看見了那種神情，就知道對她怎樣堅持，怎樣勸誘或開導，也是徒勞的了。那是一種非常聰明的神情，但是不可索解的，非常倔強的，有時竟是非常惡狠的，卻又總是洋溢着勃勃的精神，以致赫絲脫每碰到這種時候，就禁不住要懷疑珠兒到底是不是一個人類的孩子，她很像是一種縹緲的幽魂，那種茅屋的地板上做了一會兒奇幻的遊戲之後，就要帶着一種譏諷的微笑飛了走的。每當這種神情出現在她那放蕩的，光亮的，深黑的眼中的時候，就會覺得她出奇地渺不可即並且不可捉摸的樣子，彷彿她是飛在空中，就要消失，如同一種不知何自來也不知何處去的光一般。赫絲脫一經看見了那孩子的這種神情，就不由得不跑到它跟前去——像是去追逐一個馬上要動身逃走的小鬼一般——將她一把搶到了懷中，緊緊的摟着，熱烈的吻着；這不完全出於充溢的愛，乃是要給自己證實珠兒是血肉做成的，並不是完全虛幻



的。然而珠兒經她擒住之後的笑聲，雖然充滿着快樂和音樂，卻要使她母親懷疑的更加厲害。

這種令人惶惑難堪的把戲，常常要發生在赫絲脫和她出了那麼高的代價買來的而且構成她的整個世界的那件唯一的寶貝之間，使得她的心像挨了痛打，有時不免要迸出熱烈的眼淚來。於是，也許是——因為她到底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那是不能預料的，——珠兒就會蹙起眉頭來，並且捏緊了她的小拳頭，將她的小小眉眼硬化成了一種嚴肅的沒有同情的不滿足的神氣。也有時候，她會得重新笑起來，笑得比以前更響，像是一件不能夠發生也不解得人類悲傷的東西。或者——但是比較難得的——她會得帶着一陣悲傷抽搐了起來，用着斷斷續續的話語嗚咽出她對她母親的愛，似乎急欲碎了她的心以證明她有一個心一般。但是赫絲脫對於這種烈風似的愛並不能夠信賴；它是來也很暴去也很暴的。那做母親的想起了這些事情，覺得她自己已經喚召來了一種精靈，卻因降靈的手續太不規則，還沒有學會那一句可以支配這一種新來的不可理想的知識的咒語。她的唯一的安慰，就是當那孩子躺在睡眠的平靜中的時候。當這時候，她覺得她是可以放心了，因而得嘗味着幾個鐘頭的安靜而有滋味的快樂，直至於珠兒醒來，於是那種倔強的表情

也許又在她那剛剛睜開的眼皮底下閃爍着了。

多麼快呵——真是迅速得多麼可怪呵——珠兒已經到了能夠到她母親那種一逕現成的微笑和廢話以外去從事社會交際的年齡了！赫絲脫·普林要是能夠聽見她那清晰的鳥一般的聲音混在其他孩子聲音的喧嚷之中，要是能夠在一羣遊戲的兒童的混雜的喊聲當中辨明白聽明白她自己的寶貝孩子的聲氣，那又該是多麼大的一種快樂呵！但這是決然不能夠的。珠兒是一生下來就被擯逐於嬰兒世界之外的了。是一個邪惡的小鬼，罪孽的象徵和產物，她就沒有權利混進受洗禮的嬰兒裏面去。最奇怪的，那孩子似乎具有一種本能，已經理會了她自己的寂寞；理會了命運在她周圍劃起來的那一個不可侵犯的圈子；一句話，已經理會了她對於其他兒童的地位特殊了。直從監獄放出來之後，赫絲脫之接觸公衆的注視，是沒有一回不跟孩子在一起的。她在鎮上來來往往的走，珠兒總帶在身邊；起先是抱在手裏的一個嬰孩，以後是給她母親做小夥伴的一個小女孩子，總是牢牢抓住一個中指，以三四步抵着母親一步的速度跟着母親走的。她看見過那些殖民地的兒童們，在街道的長草的邊沿上，或是人家的門檻上，儘清教徒教育所容許的限度，裝着

怪樣子在那裏玩耍；或是玩着到禮拜堂去，或是玩着拷打教友派人，或是假裝跟印度人戰爭大家拉頭皮，或是假裝巫術的惡作劇互相恐嚇。這一切，珠兒都看見的，而且很熱心的注視着，卻從來不會要去同他們相熟。別人跟她說話，她也不肯回答。倘使那些孩子們將她圍起來，——因為他們時是要這麼的，——珠兒就會在她那種孱弱的暴怒之中，變得非常可怕，要抓起石頭來扔他們，口裏發着尖利的不連貫的叫喊，使得她的母親不由得要發起抖來，因為那種叫喊的聲音是頗像巫婆的不可理解的詛咒的。

實情是，那些小清教徒原是天底下最最不能容人的族類，對於那母女二人早就抱着一種模糊的觀念，覺得她們有些外地氣，有些可怕的样子，有些不合尋常的習慣，因而在心裏輕視她們，並且常常把話來侮辱她們的。珠兒感覺到了這種情操，就報之以一個孩子胸中所能忍受的最最狠毒的憎恨。這種凶狠脾氣的暴發，對於她母親是具有一種價值，甚至於一種安慰的；因為在這樣的氣分裏面，至少存着一種可以懂得真摯性，不像她孩童時所表現的那種常常使她無法可辦的喜怒無常了。但是她在這裏又窺見了她自己身曾經有過的那一種惡的隱約的反映，就又不免覺得

驚嚇。所有這種仇恨和熱情，珠兒都憑着一種無可推委的權利，由赫絲脫心中遺傳下來了。她們母女二人，是一同站在那個和人類社會隔絕的圈子裏的；而在那孩子的性情之中，似乎已經傳下了那些不安靜的元素；那是在赫絲脫·普林未生珠兒之前，曾經使她走入了迷途，及後來因母性的軟化的勢力，纔開始平息下去的。

在家裏，在她母親的茅屋裏面和周圍，珠兒卻並不缺乏一個廣闊而多樣的相熟的境界。生活的魔力從她那種永遠創造的精神裏面發了出來，跟許許多多的物件都發生了交感，正如一個火把無論照到什麼地方都會引起火來一般。就是極不相干的材料——一枝手杖，一束破布，一朵花，——都會變成珠兒的巫術的傀儡，外表上並不必經過什麼變化，精神上對於她的內心世界的舞臺上的任何戲劇都能夠適合。她的一個嬰孩的聲音，可以供給無數想像的人物，老的，小的，都用來跟自己說話，那些高年的，黑色的，莊嚴的，在微風裏面發出呻吟和別的悲哀聲音的松樹，並用不着什麼改裝；就都變成清教徒的長老了；園裏最最醜惡的野草就做了他們的孩子，珠兒會得極其無情的將它們打倒了，拔起來。真是奇怪！那無數種類的形像，一經她灌進了知識之後，雖則不能支持

長久卻就都會用着一種超乎自然的活潑狀態蹦跳起來，跳舞起來，這繼又馬上沈落下去，彷彿被這麼迅而熱烈的一陣生命之潮弄力乏了似的，而繼之以同樣精力充旺的其他一套形像了。這是跟北極光的變幻莫測的影畫再像沒有的。但是單以幻想的運用和一個正在發達的心的愛好遊戲一層而論，她比其他資質優秀的兒童身上所見到的，也許不見得多出什麼；所不同者，只在珠兒並不喜歡人類的玩友，卻喜歡由她自己創造出來的想像的伙伴。還有特別的，就是那孩子對於由她感情思想裏面產生出來的一切人物，都要對待以敵視的感情。她從來不曾創造過一個朋友，卻像永遠都在廣種龍牙齒，（註一）從它收穫起一批武裝的敵人來，這纔衝上前去和他們交戰。這種特別的性格，她母親心裏是明白從何而來的，所以看見了她這點年紀就這樣常常表示着對於一個逆己的世界的認識，就這樣猛烈的訓練着自己的能力，預備在那一定要來的鬪爭之中，可以替自己伸一伸冤屈，那母親心裏是說不出的傷心了。

赫絲脫·普林眼睛注視着珠兒，常常要讓手中的活計落到膝頭上，帶着她很想藏匿過去而卻自己要發出來的一種苦痛，在說話和呻吟之間叫道：——「呵，在天的父，——倘使你仍舊是我

父的話——到底我帶到世界上來的這個是個什麼人呵！珠兒偷聽到她這種叫喊，並且經過一種比較細微的通路，感覺到那種痛苦的搏動，就要將她那活潑美麗的小臉朝着她的母親，帶着幽靈一般的聰明微笑一笑，便又回復她的遊戲了。

這孩子的態度上還有一個特點沒有說到，她一生之中第一件看見的東西是什麼呢？不是母親的微笑，曾像其他的嬰孩，把那小口上一種微弱的胚胎的微笑去報答它過，本來這樣的笑，後來回憶起來總覺得依稀恍惚，並且常常大家要議論，不知真正是不是一種微笑的，不是的。那末珠兒第一件似乎感覺到的東西——我們應該說出來嗎？——就是赫絲脫胸口上的那個猩紅字母哩！有一天，她的母親彎身在搖籃上，那嬰孩的眼睛給那字母旁邊的金線刺繡的閃光攝去了；她就伸起了她的小手，抓住了它，那微笑裏面已不覺得有可疑的樣子，卻是帶着一種確定的光輝，使她臉上現出一個較大孩子的神氣。於是，急喘着氣，赫絲脫·普林一把抓住那個不祥的符號，本能地將它從那小手裏拔了開去；原來經過珠兒那雙孩子手的有心的一觸，她所受到的痛苦是無限的哩。然後，彷彿她母親的痛楚的表情是做來跟她鬧玩兒似的，小珠兒又看進了她的眼睛，微笑了！自從

那個時期起，除非是孩子睡覺的時候，赫絲脫從來不會有過一刻兒的安寧，從來不會有一刻兒可以平靜的欣賞着她。確實，有時候竟要一連幾個禮拜，珠兒的眼光沒有注視過那字母一次，這纔又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彷彿受了驟死的打擊似的，那樣的注視又來了，並且總是帶着那種特殊的微笑，那種眼中的奇怪表情而來的。

有一次，正當赫絲脫也同母親們常常愛做的一樣，在那孩子的眼中照她自己的影子，那一種惡作劇的小鬼一般的神氣又現出來了；而突然的——因為在寂寞之中心中煩惱的女人是常被莫名其妙妙的幻覺所煩擾的——她彷彿覺得照在珠兒眼中那面小黑鏡上的並不是她自己的縮小的畫像，卻是另外一張面孔。那張面孔是那鬼一般的，充滿着微笑的惡意，然而又像是她所非常熟悉的一副面目，只不過難得見一個微笑，又從來沒有那種惡意罷了。彷彿一個邪惡的精靈佔據着那個小孩，剛在那一刻兒帶着譏諷的笑臉往外探望。從此以後，赫絲脫會有許多次數被這種幻覺所苦，不過比較的不鮮明。

有一個夏天的下午，珠兒已經會在四處跑了，她在採擷一手把一手把的野花，一一扔到母親

懷裏，以爲戲樂；每一扔中了那個猩紅字母，她就像個小鬼似的，一來一往跳起舞來。赫絲脫的第一個衝動，是要舉手遮住她的胸口。但不知是由於傲慢或是服從，或是因感覺到她的刑罰原是應該拿這種說不出的苦痛構成的，她拒絕了這個衝動，筆挺的坐在那裏，蒼白得像死一般，傷心地看着小珠兒的放蕩的眼睛。花的擊射還是繼續的來，差不多每一朵都射中那個符號，將母親的胸中埋在一次次損傷之中，這種損傷是她在這個世界裏找不到藥來醫治，在別一個世界裏也不知從何處去找藥的。末了，她的箭已經射完了，那孩子就靜靜的站着，注視着赫絲脫，仍有那個笑嘻嘻小鬼影從她的黑眼睛的不測深淵裏窺探出來，——或不知它究竟有沒有窺探，她母親總是這麼想像着的。

「孩子，你到底是誰呀？」母親叫道。

「唷，我是你的小珠兒呀。」孩子答道。

但是當珠兒說這話的時候，她又笑了，並且又一來一往的跳起舞來，還是帶着一個小鬼的幽默的姿勢，也許接着的一個惡作劇就是要飛上烟囱去了。



「你當真是我的孩子嗎？」赫絲脫問題。

她這句話並不是隨隨便便問出來，卻是認認真真問的；因為珠兒實在聰明得奇怪，以致她母親一半懷疑着，不知她究竟已經知道沒有她自己的身世，並且應不應該現在就和她說個明白。

「是的；我是小珠兒！」那孩子繼續演着她的滑稽把戲重複道。

「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珠兒！」母親一半玩笑的說道；因為雖在她最深的苦痛之中，她也常常會有玩笑的衝動的。「那末，你告訴我，你到底是誰？是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那你告訴我罷，母親！」孩子說着，有些認真起來，跑來赫絲脫跟前，緊貼在她膝頭上。「你告訴我罷！」

「你的天父叫你來的！」赫絲脫·普林答道。

但她說這話時的遲疑神氣，卻逃不過那孩子的敏銳的觀察。不知出於她平常的那種惡作劇呢，或是有一個惡的精靈在鼓動她，她豎起她的小小的中指，觸了觸那個猩紅字母，

「他並沒有叫我來！」她積極的說。「我是沒有天父的！」

「嚇，珠兒嚇你不可以這麼說的！」母親抑下了一個呻吟說道。「我們都是他差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就是你的母親，我也是他差來的。何況你呢！要不然的話，你這古怪的小鬼一般的孩子是從那裏來的呢？」

「告訴我！告訴我！」珠兒重複道，但態度已不認真，卻是笑着的，而且在地板上蹦跳着。「是必得你纔能告訴我的。」

可是赫絲脫也並不能解決這問題，因為她自己在一個幽暗的疑陣裏面。她在微笑和震懼的態度之間，記起鄰近的鎮上人的談論來了；他們找來找去，找不出這種孩子的父親來，又看看她的性情生得有些古怪，就都以爲珠兒是鬼養的；因為據他們說，自從舊天主教的時代以來，這種鬼養的孩子是偶然要有的，都由於母親的罪孽，纔生下世來造孽作惡。就如路德（註二）據僧侶中的他的仇人誹謗起來，也就是這種鬼種的孩子；而且在新英格蘭的清教徒當中，這種鬼養的孩子也不止珠兒一個哩。

（註一）希臘神話：卡德麥斯（Cadmus）是斐尼基的王子。他在底比斯（Thebes）地方殺了一條龍，把龍牙齒種下

去長出一個隊伍來，彼此相殺，終至只剩五人，便是底比斯的始祖。  
(註二) 卽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者。

## 七 州長的大廳

有一天，赫絲脫·普林帶了一雙手套去到貝林罕州長的巨邸，那雙手套是他叫她定鑲定繡，預備舉行什麼國家大典的時候帶的；因為雖則爲了一次民衆選舉的機會，曾經使得這位前統治者從他的最高階級降下一二級，他卻仍舊還在殖民地的長官當中佔據一個榮譽而有勢力的地位。

除了交付一雙繡成的手套之外，這一次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得多的理由，逼得赫絲脫去求見一個在殖民地事務上有着這麼大的權力和活動的人物。原來她曾經耳聞到，一部分在宗教和政治上抱着較嚴肅主義的領袖居民有了一個圖謀，要想奪走她的那個孩子了。因爲上文已經提及，這一班好人兒假定了珠兒是魔鬼的種子，所以發了基督教徒的善心爲顧全那母親的靈魂起見，而主張從她的路途上移開這麼一塊絆腳石，那是不無理由的。又以爲倘若那個孩子果真在道德

上和宗教上能夠發達，並且具有最後得救的要素的話，那末將它移轉給比在赫絲脫·普林手下更賢明更優良的監護，它的那些優點也一定會享受到更優美的前途。贊助這個圖謀的人們當中，貝林罕州長據說是最慇懃的一個。像這樣的事情，到後來是只會交給不能高過一鎮上的區務委員去辦的，在當時卻會成爲一個公開討論的問題，並且能得顯赫的政治家來參預，看起來似乎奇怪，而且實在可笑得很的。但在那種混沌初開的時代，即使是比赫絲脫和她孩子的福利更少公衆利害關係更加無足重輕的事項，也要跟立法者的審議和國家的議案混爲一談。從前的時候，關於一頭豬的財產權之爭，就不但要在殖民地立法團體中引起一場激烈殘酷的論戰，並且足以釀成立法體制本身的重要的修改。這樣的時代，即使比我們這故事中的時代早一些，也是早不了多少的。

因此，赫絲脫·普林懷着滿腹的憂慮——卻又分明意識着她自己的權利，覺得那一邊的公衆，這一邊的這個有自然的同情作爲後盾的孤零的女人，彷彿其間不見得就不勢均力敵——因就從她的寂寞的矮屋中動身而去了。小珠兒當然是她的侶伴。她如今已經到了能夠跟在她母親

身邊輕快地跑的年齡，而且從早到晚一逕都在運動的，以前比這再長些的路程也跑過。然而往往由於任性的地方居多，由於必要的地方居少，她要要求抱起來；但馬上就又同樣迫切的重新要下地去，這纔在赫絲脫前頭草鋪的小徑上跳躍而前，免不得要有多次無傷的失足和蹉跌。我們已經說起過珠兒的富豐和侈艷的美，以濃厚而鮮明的色彩照耀着的美，光艷的面容，深沉和光耀並臻強度的眼睛，現在已經是一種濃厚光澤的褐色，過幾年之後差不多近於全黑的頭髮。有火在她的身上，貫徹她的全身，她似乎是一個熱情的俄頃的未曾預計的萌蘗。她母親在設計孩子的服裝時，曾經容許她的想像的華艷傾向充分發揮出來；當時給她穿的是一件大紅天鵝絨的寬衫，剪裁很別緻，用金線豐富地繡着奇花艷彩。這樣強力的色彩，倘若和比較不鮮艷的面色相映起來，一定要使它暗然失色，但跟珠兒的美卻是奇妙地適合，並且使她成爲曾在地面上跳舞過的最最明艷的一支小小的火燄了。

但是這套衣服上，實在是那孩子的全副相貌上，都具有一種奇特的屬性，要使得看見的人不可抗拒不可避免地想起赫絲脫·普林判定要在胸口上佩帶的那個符號來。這就是那個猩紅字

母另外換了一個形式；那個猩紅字母被賦與了生命！這其中的相似點，是那母親自己存心把它造成的，彷彿那一點紅色的污辱曾經深深地灼進了她的腦子，以至於她所有的概念都取得它的形式；曾經濫用了許多鐘點的病態的才情，來創造出她的愛情的對象跟她的犯罪和苦難的標誌之間的一個類似。但實際上，珠兒一面是她愛情的對象，一面也就是她的犯罪的標誌；而正唯因有這樣的合一性，赫絲脫方纔能夠這麼完全的拿她的相貌來代表那個猩紅字母。

當那兩個行路人走進市鎮的境界時，那些清教徒的孩子們都從他們的遊戲——或是在那些陰鬱的小鬼當中當做了遊戲的事情——裏面擡起頭來看，並且嚴肅地彼此交談起來：

「你看，實在的，那是那個猩紅字母的女人；還有，老實說罷，跟她在一起跑的就是那個猩紅字母的肖像呢！那末，來罷，我們把爛泥來扔他們！」

但是珠兒是個無所畏懼的孩子，她皺了一回眉，頓了一回足，拿她的小手演了種種恫嚇的姿勢之後，就突然向她的敵人的陣裏衝了進去，把大家一齊趕跑。在她對他們的那種凶猛的追趕之中，她就像似一種嬰稚的惡疫——猩紅熱或是像這樣的一種半生毛羽的裁判天使——它的使

命就是來懲罰那個方興世代的罪惡的。她也大喊大嚷，用出了巨量的聲音，無疑的，要使得那些逃難者的心在內裏大大的震撼。勝利完成了，珠兒就靜靜的回到她母親身邊來，微笑着仰視她的臉。

於是再沒有其他的冒險，他們達到貝林罕州長的住處了。那是一所大大的木屋，建築的樣式現在我們比較古舊的城市的街上還存有標本；如今是已長滿了青苔，傾圮而垂敗，使人想起那朦朧的四壁之間所曾發生所曾經過的許多悲歡情事，或尙記憶，或已遺忘，不免觸起了傷感。但在當時，那房子，外表上顯著一種壯年的鮮旺，又從那日光燭照的窗口耀出一個從未有死進入過的人類住宅的歡欣。原來那房子確實具有一種很是爽適的氣象；牆壁上洒着一種的粉飾泥灰，中間混以多量碎玻璃的斷片，以致當日光斜照在那大廈的前面時，就彷彿雙手捧着大把的鑽石向上面拋擲一般。這樣的燦爛，是適合於阿拉廷（註一）的宮殿的，對於一個嚴肅的老清教徒的統治者的巨邸倒不大相配。它還裝飾着奇怪的並且似乎神祕的人物和圖案正適合那時代的怪異的趣味。這是當初泥灰新塗上的時候就畫起來的，現在已經堅硬而耐久，可以留給後代人的欣賞了。

珠兒看着房子上的這種奇觀，就開始蹦蹦跳跳起來，迫切要求着把整片日光都從房子前面



剝下來，給她玩耍。

「不，我的小球兒！」她的母親說。「你必須要收集你自己的日光。我沒有日光可以給你！」他們走近了門口；那是穹形的，兩側各鑲着一根細塔，或是一種突出建築物，又各都開着格子窗，有木製的百葉窗扇可以隨時關閉。赫絲脫扳起門上的鐵錘，傳了一個信進去，就有州長的奴隸之一來應門；他本是一個自由的英國人，現在卻是一個期限七年的奴隸。在這期限之中，他要作他主人的財產，並且是同一頭牛或一把摺椅一樣可以交易買賣的商品。那奴隸穿着藍色的衣服，那是當時及許久以來英國世襲邸中奴僕們的習慣服裝。

「可敬的貝林罕州長在家嗎？」赫絲脫問。

「是的，在家，」那奴隸睜大着眼睛釘在那猩紅字母上回答，因為他新來這裏，從來沒有見過這東西。「是的，大人在家。但是他跟一兩位牧師在那裏，還有一位大夫。你現在也許見不着大人。」「不過，我要進去，」赫絲脫·普林回答，而那奴隸大概因見於她那堅決的神氣，以及她胸口中那個閃耀的符號，當她是地方上什麼闊太太，就不加攔阻了。

於是那個母親和小珠兒就被容納進門廳裏面。貝林罕州長之計劃這個新住所，是仿照着故鄉賤財產的紳士住宅的。所以這裏是一個廣闊而相當高敞的大廳，從屋子的前面一直通到後面，成功了一種過道，跟其他所有的房間都可以多少直接地通達。在一極端，這間寬大的廳是由那兩支塔上兩個窗口照亮的，那兩支塔在門口的兩邊各成一個小小的壁龕。在其他的一端，雖則部分地被一面幔幕障蔽了，卻有一個我們在古書裏讀到過的弓形的廳窗照得更加明亮，並且設有一個深而有墊的坐席。這裏，在那墊子上，放着一冊對摺本的大書，大概是英國紀年史，或是其他像這樣有實質的文學；正如我們現在，把金漆的書本散放在中央桌子上，以備來客偶然翻閱一般。廳上的傢具有幾張笨重的椅子，靠背上精緻地雕着一圈圈橡樹的花；還有一張桌子，也是同樣作風的；全部都屬於依利薩伯時代，或是更早期的時代，並且是由州長的老家搬到這裏來的祖遺物。在桌子上，放着一隻很大的白鐵酒杯，以誌古時英國人好客的雅度並沒有被遺落在祖處；那大杯的底裏，倘如赫絲脫和珠兒曾經窺探過一下的話，當可以看見新近喝過酒的殘餘泡沫。

牆上掛着一列畫像，畫着貝林罕一族的祖先，有的胸口上披着鎧甲，其他的穿着非武裝的綢

領和寬袍。所有的都以古舊畫像一定要有的那種莊嚴肅殺爲特徵；彷彿他們並不是那些逝世名人的像，卻是他們的鬼，並在注視着活人的行事和享樂，而加以嚴厲而不肯寬假的批評。

約在那鑲着大廳四週的橡木複壁的中心，掛着一套鎧甲，並不像畫裏畫的那樣一件古代的遺蹟，卻是最近代的；因爲它就是貝林罕州長到新英格蘭來的那一年倫敦一個巧匠所製造的。全套之中計有一頂鋼鐵的頭盔，一面胸甲，一具頸甲及脛甲，還有臂韞一雙，下掛着長刀一柄；所有這一切，特別是那頭盔和胸甲，都擦得非常之亮，以至於發出閃閃的白光，在地板上到處放射着。這一套明晃晃的甲冑，並非專爲無謂的誇耀之用，卻曾經那州長在許多檢閱場和演武場上服用過，又在比科德（註二）之戰，也曾閃耀在一個列隊的前頭。因爲貝林罕州長雖則由一個律師出身，也跟他的同行們一樣，慣於談論培根、科克、諾易、芬赤之流的（註三）；但是這個新國度的局勢，已經使他變成不但是個政治家和統治者，並且是個軍人了。

小珠兒——她之喜歡那套明晃晃的甲冑，是跟喜歡那房子的光耀的前部一般的——因而費了一切時，只對胸甲上那面擦亮的鏡子看着。

「母親，」她喊道，「我看見你在這裏呢。看罷！看罷！」

赫絲脫爲遷就孩子起見，就看了看；由於那面凸鏡的特殊作用，她看見那個猩紅字母特別張開擴大起來，以至於成爲她全身最最觸目的特色。真個，她似乎是被那字母完全遮沒了。珠兒又往上指一指，指着頭盔上映出的一個類似的像；一面對她母親笑笑，帶着她那小面容上非常熟稔的那種惡作劇的表情。那一副嬉皮笑臉的面目，也同樣映在鏡裏，卻是變得更闊大更厲害了，以致赫絲脫心裏感着那並不是自己孩子的影象，卻是一個裝着珠兒形狀的小鬼的影象了。

「來罷，珠兒，」她把她牽了開去，說。「來看那邊那個美麗的花園罷。也許我們可以到那裏去看花去，比我們在樹林裏看見的更美麗的花。」

因而，珠兒就跑到大廳那極頭的凸窗那裏，打一條園徑看過去；那徑上一路鋪着剪得短短的草，夾着硬加栽種而未成熟的灌木。不過看主人的意思，也好像已經覺得英國人對於裝飾園藝的嗜好在大西洋這邊這種堅硬的泥土和劇烈的生存競爭之間是無法可以維持的，因而已經放棄了這種努力了。甘藍菜很樸素的長着；一條南瓜藤托根在一段距離之外的，從空隙的地方迤邐而

過，將它的龐大果實之一直接貯放在那廳窗的底下，彷彿是在警告那州長，說這一塊植物的黃金就是新英格蘭的土地所能供給他的最富麗的一件裝飾品了。然而也有少數幾棵玫瑰花叢，以及幾株萃菓樹，大概就是第一個移居到這半島上來的布拉克斯吞牧師（註四）——那個跨在牛背上馳騁過我們全部古代紀年的半神話的人物——所栽種者的苗裔罷。

珠兒一看見那玫瑰花叢，就哭嚷着要去摘一朵紅玫瑰來，再也哄她不住。

「不要響，孩子，不要響！」她的母親迫切地說。「不要哭，親愛的小珠兒！我聽見園裏有聲音。園子來了，先生們跟他一同來的！」

事實上，果然有一羣人打那園徑上向這屋子走近來了。珠兒對於她母親要想使她安靜的嘗試全然不管，及發了一聲鬼一般的尖叫，這纔靜默下去，但並不是由於什麼服從的觀念，卻是因為那些新的人物的出現，而她性情之中那種迅速易動的好奇心被激起了。

（註一）Aladin, 天方夜談中的一個具有魔術的青年。

（註二）Pequod, 從前佔據 Connecticut 東部的一個好戰的西印度民族，一六三七——一六五五年間與英國

殖民地戰，被殺殆盡。

(註三) 培根(Sir Nicholas Bacon, 1509-1579) 英國哲學家及政治家。科克(Sir Edward Coke, 1552-1634) 英國著名裁判官。諾易(William Noye, 1577-1634) 英國法學家。芬亦(Finch, 1621-1682) 英國著名律師及政治家。

(註四) William Blackstone 於一六二三年頃初至波士盾傳教，老來步履艱難，乃乘牡牛行於市中。

## 八 鬼孩兒和牧師

貝林罕州長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袍，戴着便帽，——就是老年紳士們家居不見客時所愛戴的那種，——走在最前，看樣子是在炫示他的產業，並在絮說他的改進計劃。灰色的鬍子底下圍着一圈詹姆士王時代的古式闊縐領，使得他的頭顱很像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一般。（註一）他那種神情所給與的印象，如此其嚴肅而凜烈，又覺其風霜侵蝕，已不止是向老之年，倘拿這和他在四周圍竭力經營的人世享樂的設備對照起來，是難可以調和的。然而我們那些嚴肅的祖先，雖則常常說到想到人類的生存都只屬於一種辛苦和鬭爭的狀態，雖則毫無偽飾地準備着爲服從義務的命令而犧牲財產和生命，而若假定他們良心上情願捨棄這些穩在他們掌握之內的舒適或甚至於奢侈的工具，那便是一個錯誤。舉例來說，那個從貝林罕肩膀上看過去可以看見一部鬍子白如雪片的可敬的牧師約翰·威爾遜，就從來不曾宣傳這種信條；這部鬍子的主人卻正在提議，說

梨子和桃子也還可以移植於新英格蘭的氣候，並以為紫蒲萄也可以勉強叫它靠這日光照耀的圍牆之上繁榮起來。那位老牧師是在英國教堂的豐富胸懷裏養育的，他對於一切美好舒適的東西卻有一種堅確不拔的合法的嗜好；而且他在講壇上，或當公開譴責像赫絲脫·普林那樣犯罪行爲的時候，無論顯得怎樣的嚴肅，他的私生活中的溫煦的仁慈卻替他贏得比他的任何同業都更溫暖的愛慕。

在州長和威爾遜的後邊，又來了其他兩個客人；一個是亞塔爾·丁米司兌爾，他就是讀者總還記得，對於赫絲脫·普林被羞辱的那一幕，曾經暫時勉強來參與過一份的；跟他緊緊靠在一起的，就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一位對醫道極其高明的人物，過去兩三年中一選都住在鎮上的。據說這一位博學之人不但是那青年牧師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醫生，因為那位牧師近來在職務上操勞過度，以致健康蒙了嚴重損害了。

州長在衆客之前，升上一二級，推開了那大廳窗的窗扇，就發覺自己在小珠兒身邊了。門帘的影子落在赫絲脫·普林身上，把她掩蓋了一部分。



「這裏是什麼？」貝林罕州長驚異地看着他前面那個猩紅的小小形像說。「我老實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東西，自從我在詹姆士老王的浮華時代以後，當時我是一逕以得被容納於宮庭假面跳舞爲榮的！在那時候，碰到放假日子，常有一羣這樣的小妖魔，我們都稱爲司宴者（註二）的孩子。但是這麼一個怎麼會到我廳上來的呢？」

「啊，實在的，」善良的老威爾遜喊道。「這是什麼一隻紅毛的小鳥呀？我想起來，當太陽照過顏色富麗的窗口，並在地板上描出金色的和猩紅的影像時，我也看見過正如這樣的形像。但那是故國的事了。你說，孩子，你是誰，你的母親爲什麼要把你打扮得這麼奇奇怪怪的？你是一個基督教的孩子嗎？——嗨？知道你的教義問答嗎？或者你是那種頑皮的小鬼或妖魔之一，就是我們以爲跟天主教的其他殘物一同遺棄在快樂的老英格蘭了的呢？」

「我是母親的孩子，」那個猩紅的幻影說，「我的名字叫珠兒！」

「珠兒——寧可是紅玉罷——或是珊瑚罷——或照你的顏色看起來，至少也該是紅蓋薇！」那老牧師一面回答一面，伸出手去徒然嘗試要去撫摸小珠兒的面頰。「可是你的這位母親

在那裏呢？我知道了，」他接着說；這纔就轉身朝着貝林罕州長，低語道，「這就是我們在一起商量過的那個孩子了；你看，這裏就是那不幸的女人，赫絲脫·普林，她的母親呢！」

「你說她不幸嗎？」州長嚷道。「不過，我們可以斷定這樣一個孩子的母親必定是個猩紅的女人，並且是一件可貴的巴比倫淫婦（註三）的標本！可是她來得正好；我們就來把這事查問一下罷。」

貝林罕州長從窗口裏踏進大廳，他的三個家人跟着他。

「赫絲脫·普林，」他說着將他那一副天然嚴肅的眼光停在那猩紅文佩帶者的身上，「近來有很多關於你的問題。有一點已經着重地討論過，就是在有權有勞的我們這方面，要把像那邊那個孩子那樣一個不朽的靈魂交托給一個曾經跌進現世陷阱中的人的指導，是否能算盡了我們良心上的責任。你說罷，你是孩子親生的母親！你想想看，爲你這小東西暫時和永久的幸福打算，難道不該叫她不由你負責，而去穿着樸素的服裝，受着嚴格的訓練，而教以天上和地上的真理嗎？你在這一方面，能夠給孩子幫什麼忙呢？」

「我能把我由這上面學來的東西教給我的小珠兒！」赫絲脫·普林將手指放在那紅色的符號上回答。

「女人，這是你的羞辱的徽章呢！」那嚴肅的行政官答道。「就因為那個字母所指示的污點，我們纔要把那孩子移轉給別人手裏去的。」

「不過，」那個母親平靜地卻是變得更加慘白地說道，「這個徽章曾經教了我——天天都在教我——就是這一刻兒也還在教我——以能使我的孩子更加聰明更加善良的功課，雖然於我自己一點兒沒有益處。」

「我們會得審慎判斷的，」貝林罕說，「並且會得仔細的決定辦法。好威爾遜先生，請你考試這個珠兒——那就是她的名字——看她有沒有像她這樣年齡的孩子所應有的基督教的教養。」

那老牧師在一張靠手椅上坐了下來，努力要把珠兒拉進他的兩膝之間。但是那孩子，除開自己的母親之外，向來不慣受任何人的親密的接觸，就從那開着的窗口逃了出去，站在上層的臺階

上，看起來像是一隻熱帶的野鳥，長着富麗的羽毛，預備要飛入上空去。威爾遜先生因這一下決裂吃驚不小——因為他是一種老祖父般的人物，尋常是孩子們的極大的寵愛——然而仍舊嘗試進行他的考試。

「珠兒，」他裝起很莊嚴的神氣說，「你對於教訓必須要注意，使得到相當時期，你可以把重價的珠子（註四）掛在你胸膛上。你能告訴我是誰造你的嗎，我的孩子？」

珠兒是很曉得誰造她的；因為赫絲脫·普林是個虔敬家庭的女兒，她跟孩子談起了天父的事情之後，就把人類精神無論在怎樣未成熟的階段都很熱心吸收的那些真理開始報告給她了。因此，這在三年生活期間裏面已經獲得博大造詣的珠兒，就已能夠勝任新格蘭初階（註五）或是韋斯敏斯德教寺問答（註六）首段的考試，雖則對於這些著名作品的外形都並不會認識。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多少有一點執拗性，而小珠兒又比別人加多了十倍，如今在這最最不合宜的頃刻，這種執拗性卻完全佔據了她，閉住了她的嘴，或是逼得她說錯話了。她起先把手指塞在嘴裏，對於威爾遜先生給她的問題表示了多次令人不愉快的拒絕，最後她纔回答說她並不是造成的，卻是她

的母親從那監獄門口長着的野薔薇叢裏摘來的。

這一個幻想，大概由長在近旁的州長的紅薔薇的暗示而起，因為珠兒當時正站在窗外，又加上她到這裏來時經過監獄門首，確曾看見過那薔薇花叢，如今還在她的記憶裏。

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臉上帶着一個微笑，在青年牧師的耳朵裏低聲說了些什麼。赫絲脫·普林看了看那個多才多藝的人，雖在自己的命運正當緊要關頭的時候，也免不得吃了一驚，因為她看見他的面容已起了極大的變化——變得更加醜惡了——他的黝黑的皮色似乎更加灰黯了，他的面目也更不像樣了——自從她熟知他的時候起，她跟他的眼睛接觸了一刻兒，但馬上就不得不把她的全副注意放在目前正在展開的場面上。

「這是奇怪的！」州長從珠兒的答話引起他的驚異裏面慢慢恢復過來叫道。「她是個三歲的孩子了，可是連誰造她都說不出來呢！沒有問題的，關於她的靈魂，它目前的敗壞，以及日後的命運，她都同樣的茫然無知的。列位，照我想起來，我們也無用再問下去了。」

赫絲脫抓住了珠兒，將她猛力地摟到懷裏，拿一副幾乎是凶險的面容去對着那老清教徒的

官長。她如今是單獨住在世界上，已被世界所拋棄，只有這獨一的寶物維持她心中的一點活氣，所以她覺得她具有一種難以取消的權利可以反抗世界，並且預備着死也要防衛這權利。

「這個孩子是上帝給我的！」她嚷道。「上帝給我這個孩子，是賠補他從我這裏奪去的其他一切的。她是我的幸福！——同時她也是我的苦惱！珠兒在這裏維持我的生命！珠兒也叫我受刑罰！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她就是那個唯一惹人之愛而又具有一百萬倍的能力來譴責我的罪惡的猩紅字母嗎？你們不應該把她拿走的！要拿我就先死！」

「我的可憐女人，」那個並非不和善的老牧師說，「孩子會得好好照管的啊！——比你自己的照管起來要好得多。」

「上帝把她給我保管的，」赫絲脫·普林又重複一遍，聲音提高到差不多成了尖叫了。我決不肯把她交出的！——說到這裏，由於一個突然的衝動，她朝向了那個青年牧師丁米司兌爾先生，原來直到這一刻，她似乎一次也不會把眼睛朝向他過。「你也替我說說呀！」她嚷道。「你是我的牧師，你對於我的靈魂負着責任，你比這幾位先生們都知道我清楚些。我是不肯丟掉孩子的！替

我說說呀！你是知道的，——因為你有同情，就是這幾位先生所缺乏的！——你知道我心裏的事，也知道一個母親的權利，而且當那母親就只有她的孩子和那猩紅字母的時候，她的權利是應該強得多的呀！請你要注意！我是不肯丟掉孩子的！請你注意！

這樣撒野和奇特的申訴，表明赫絲脫·普林所處的境地已經惹得她差不多發狂了，經這一來，那位青年牧師馬上走上前去，蒼白着臉，將手掀上心頭上，因為碰到他那特別神經過敏的氣性被激動起來的時候，他的習慣是這樣的。這時候他的神色，比之在赫絲脫公開受辱那場面中我們描寫他的，更見得愁苦而憔悴；而且不知由於健康的衰落，或任何的原因，他那雙大而黑的眼睛有着無限的痛楚在它們的煩惱憂愁的深處。

「她說的話是具有真誠的，」那牧師開口道，聲音是甜蜜的，顫抖的，卻是強力的，以至於大廳上發出回音，而且那副空洞的鎧甲也因而振響，——「赫絲脫說的話裏具有真誠，激起她來說這話的感情也有真誠！上帝給了她這個孩子，並且給了她一種關於這孩子的性情和需要的本能的知識，——因為它的性情和需要都似乎非常特別，不是其他的人類所能具有的。而況，在這個母親

和這個孩子的關係裏面，不是具有一種非常神聖的品性嗎？」

「哦——這是怎麼說法，好丁米司兌爾牧師？」州長打斷他道。「我請你說個明白！」

「這是一定如此的，」牧師繼續道。「因為，倘使我們認為不如此，那末我們豈不就是說，那在天之父，那一切肉體的創造者，只是輕輕的承認一樁犯罪的行爲，而不顧及褻瀆的姦淫和神聖的戀愛之間的區別嗎？這個由它父親的犯罪和它母親的羞辱所生的孩子，是從上帝手裏來的，目的就是對於這個這般迫切而淒楚地辯護着保留它的權利的人，用着多種樣子去感化她的心。它是爲着祝福而來的，爲着她一生中唯一的祝福而來的同時，正如那個母親自己告訴我們，它無疑的也就是一種譴責；也就是一種煩惱，叫她要許多不及意料的時候感到的；也就是一種悲傷，一種芒刺，一種在不寧的快樂之中永遠要復起的痛楚！她不是已經把這種思想表現在這可憐孩子的服裝上面，而這麼強有力地使我們記起那個灼炙她的胸膛的紅色符號了嗎？」

「這話也很對！」好威爾遜先生嚷道。「我是恐怕這個女人除了拿她的孩子來做一種哄人的幌子之外沒有更好的用意呢！」



「哦，並不這樣——並不這樣。」丁米司兌爾先生繼續道。「請你相信我，她是能在這孩子的存在上面認出上帝所造成的莊嚴神蹟的。而且她也許還能感到這個恩物所以給與她的最最重要的用意，就是要使那母親的靈魂可以生活，並且保全着她，不至墜入撒但竭力設法要她進去的那種罪惡的更黑的深淵裏去，——這，照我想來，就是的的確確的真實！所以，在這個可憐的犯罪女人，她之得有一個具有不滅靈魂的孩子，一個能夠享有永久快樂或悲哀的存在，交托給她去照管，——給她去拿正義訓練起來，——時時刻刻提醒她自己的墮落，——然而又能教訓她，彷彿靠着造物主的神聖保證一樣，就是如果她把那孩子帶上天去，那孩子就會把它的母親帶到那裏去，——這樣，對於她是有好處的！而在這裏面，也就是這犯罪的母親比之那犯罪的父親較為快樂的地方。那末，爲赫絲脫·普林計，也同樣爲那可憐的孩子計，我們就讓她們留在造化所認爲適當的地位罷！」

「我的朋友，你的話說得怪懇切呢，」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對他微笑着說。

「而且我的這位青年教友的話裏還含有鄭重的深意，」威爾遜牧師補上道。「你怎麼說呢，

可敬的貝林罕先生他不是替這可憐的女人辯護得很好嗎？」

「實在他辯護得很好，」州長答道，「而且說的理由很充分，我們只得把這樁事情暫時擱起了；至少在這女人沒有傳出其他醜聲的期間，我們讓它維持原狀罷。不過我們得要注意，那孩子在教義問答上必須由你或是丁米司兌爾先生給她相當的規定的考試。而且到了相當時期，又得教區指導員留意，要她上學校和做禮拜都得去的。」

那青年牧師說完話之後，就已從那集團裏面退出數步，把面孔一部分藏在窗帘的沈重摺疊之間站着了；而他那由日光投射在地板的影子，則帶着他的申訴中的奮激在顫抖。珠兒，那個撒野浮動的小鬼頭，蹣手蹣足的走到他跟前，將他的一隻手抓住在自己的雙手裏，把她的面頰熨貼在上面；這一下溫撫來得非常柔和，而又毫不覺其唐突，以致正在看着的她的母親，不由得問自己道：「那是我的珠兒嗎？」但是她知道，孩子的心裏是有愛的，雖則大都以熱情的形式流露出來，像現在這樣之被溫情所軟化，生平並不會有過兩次。那牧師——因為除了求之已久的女人對於自己的尊敬之外，覺得沒有東西能比孩子對於自己偏愛的表示更為甜蜜，因為那是由一種精神

的本能自然而出來的，所以在不言之中，似乎我們身上真有什麼東西值得人愛了，——那牧師四面看了看，將手放在孩子的頭上，遲疑了一刻兒，然後吻了她的額頭。小珠兒這種不常見的感情分並不延續長久；她笑了笑，就向大廳上跳呀跳的跳下去，跳得脚步非常輕靈，以至於老威爾遜先生竟提出她的腳尖是否着地的問題來。

「這小妞妞是有魔術的，我老實說，」他對司米丁兌爾說道。「而且她還用不着老太婆的掃帚柄才飛的呢！」

「怪孩子！」老羅澤爾·乞林渥斯批評道。「她身上有着母親的成份是容易看出來的。諸位先生，你們想想看，要想分析那個孩子的天性，而從它的構造和模型上去猜中她父親是誰，豈不是出乎哲學家的研究能力之外嗎？」

「不在這樣一個問題裏面，要靠世俗的哲學去追尋線索，那是有罪的，」威爾遜先生道。「還不如適用齋戒和祈禱來解決的好；而且更好是，就讓目前的神祕維持下去，且等造化自然來洩露真情罷。要這麼的話，每一個善良的基督教男子就都有名分可以對這可憐被棄的孩子表示父親

的慈愛了。」

事情既這麼滿意的結束，赫絲脫·普林就帶同珠兒，從那所房子離開了。當她們走下臺階時，據確實的傳說，曾有一間房間的窗格子被打開來，日光裏插進了喜賓司夫人的面孔，那就是貝林罕州長的壞脾氣的姊妹，不數年之後被當作一個巫婆處決了的。

「喂，喂！」她說時，她那預示凶兆的面容似乎向那房子的新鮮欣喜的氣象上投了一個陰影。「你今天晚上願意跟我們去嗎？樹林裏面將有一個快樂的集合；我已差不多應許那惡魔，說美貌的赫絲脫·普林也來加入了。」

「你替我道一個歉罷，勞你的駕！」赫絲脫帶着一個勝利的微笑答道。「我必須就在家裏，看護我的小珠兒。要是他們已經把她拿了去的話，我就情情願願的跟你到樹林裏去，把我的名字簽在惡魔的簿籍上，並且還用我自己的血來簽！」

「我們不久就要你到那裏去的！」那巫婆將頭縮回去的時候，皺起眉頭說。

喜賓司夫人和赫絲脫·普林的這一次會見，我們如果假定它是實事而不是寓言的話，那末

那個青年牧師對於主張拆開一個墮落的母親和她的意志薄弱的產物之間的關係所提出的反對理由，就已經得到一個例證了。因為雖在這剛開初的時候，那個孩子就已把她從撒但的陷阱裏救出來了。

(註一) 新約馬太福音十四章八節：「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我。」

(註二) 司宴者 (Lord of Misrule) 昔時宮廷及貴族宅邸中於耶穌聖誕節司遊戲饗宴之人。

(註三) 新約啓示錄十七章第五節：「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註四) 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節：「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了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註五) New England Primer 宗教改革以前供普通人用的一種祈禱書。

(註六) Westminster Catechisms, 1643—1649年之間所編定的 Larger and Shorter Catechisms。

## 九 醫師

在羅澤爾·乞林渥斯的名字底下，讀者總還記得是藏着另外一個名字的，不過那另一名字的原先佩用者已經決計永遠不讓人稱道的了。上文已經說過，在那目擊赫絲脫·普林公然受羞辱的羣衆當中，怎樣的站着一個男子，年已蒼老，面帶風塵，剛剛從險巖的荒境出來，滿望在那女人身上見到家庭的溫煦和歡欣，卻不料見她樹在衆人面前做着犯罪的標本。她的主婦的體面被蹂躪在所有人的腳下。恥辱當着熱鬧的市場在她周圍喋喋。對於她的親屬，要是消息傳到他們的話，以及對於她當初生活無玷時的同伴，是除開她的污辱的傳染之外，什麼都沒有留給他們的了——而那污辱的分布，則將和他們從前的關係的親密程度及神聖程度成爲嚴格的比例，決不至於遺漏的。那末在和那墮落女人關係最密切最最神聖的那個人，既然是取捨可由自決，又爲什麼要走上前去將這麼無足貪戀的一份遺產認爲己有呢？他決計不上她那羞辱的觀臺，站在她旁

邊去供人恥笑。他除赫絲脫·普林之外是沒有人認識的，而她又有方法可以使她緘默，所以他情願將他的名字從人類的簿冊裏抽取出來，且以他從前的聯繫和利益而論，他也情願從生活裏完全消失，彷彿真已落在謠言久已指派給他的那個海洋的深底一般。這個目的一經達到，新的利益就會得馬上起來，同時也會起來一個新的目的；那，即使不算是**有罪**，總是不光明的，但有力量足以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上去。

依順着這種決心，他就用着羅澤爾·乞林渥斯的名字，卜居在那清教徒的城市裏，爲他介紹的就只有他自己的學問和知識，那是他具備到出乎尋常限度以外的。在他的前期生活裏，他的研究已經使他博通了當時的醫學，所以他就以一個醫師的身分而出現，也以一個醫師的身分而得當地人的誠懇歡迎。原來在殖民地，通曉內外醫方的藝人是難得碰到的。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難得會分有那種驅使其他移民渡過大西洋來的宗教熱忱。照他們的人體研究看起來，那班人的較高尙和較精微的能力也許已經物質化，並且對於那副奇異機構的糾紛錯綜以及似乎具有充分的藝術來涵容生命的狀態，也許他們已經失掉精神的生活觀了。總之波士盾這個好城市的健

康，在醫藥所能爲力的範圍內，一向都在一位高年的副牧師兼藥劑師的監護之下，不過他的信用，實在得之於他的虔誠和他那儼然的儀度，並不是由他那一紙醫師證書造成的。至於唯一的外科醫師，則不過在日常慣做的運用薙刀之餘，偶一行使那高尚的技術罷了。對於這樣一個醫師的團體，羅澤爾·乞林渥斯便成了一種燦爛的獲得。他不久就顯示了他的嫺熟古醫術的雄大機構；其中每一個方都開列着無數難得而多樣的藥品，彷彿是配合長生不老藥一般。而且，當他在西印度做俘虜時，他又曾獲得許多關於當地草藥藥性的知識；他也告訴他的病人，說這些簡單的藥品是自然給與未受教育的野人的恩物，他自己對於他們的信用，是不減於那經多數醫師化了幾世紀功夫悉心製造的歐洲藥劑的。

這位博學的來客，至少從他宗教生活的外表上說，是可作模範的，而他到了這裏不久，就已選定了米司兌爾牧師做他精神的導師了。這青年的牧師，仍舊還在牛津享着博學的聲譽，在他的較熱心的崇拜者心目中，竟不亞於一個由天上派來的使徒，只要他能享有着並且工作到尋常的年壽，就可以對於那尚屬微弱的新英格蘭教堂建樹偉績，如同古初的神父們在基督教幼稚時代所



著的功績一般。但是在這個時期，丁米司兌爾牧師的健康分明是開始衰落了。在那些深知他的習性的人看來，總以為那青年牧師的面色之所以日見蒼白，是由於他對學問過於用功，對區務操勞過度，而尤其有關係的，是因他常常實行絕食和熬夜，以期防止他的俗軀的塵濁，使不至於障污他的精爽的明燈之故。有的人說，倘使丁米司兌爾牧師真個要死的話，那末這個世界就有充分的原由再不值得他的腳來蹂躪了。他自己呢，他卻是一向謙虛的，所以對人表示他的信念，以為如果上天認為應該把他從人世上拿開去，那是一定因為他自己不值得在人世上盡這最最卑微的使命之故。不過關於他的健康衰落的原因雖然有這樣的意見歧異，關於他的健康衰落的事實是不會有問題的。他的形容是消瘦了；他的聲音雖然還是雄厚而甜蜜，卻有一種將就頹敗的悲哀的預言含在裏面了；往往有人看見他，每當他稍稍受了一點驚，或是突然遇到什麼意外的時候，他總要把手揪在心口上，先泛上一陣紅潮，然後是一陣蒼白，表示出他有苦痛。

當羅澤爾·乞林渥斯初來這個城市的時候，那位青年牧師是正在這樣的狀況中，正當他的曙光要在未應熄滅時候而熄滅的危急之際，乞林渥斯之進入這個局面中來，很少人知道他的來

歷，彷彿從天落下，或從地湧出一般，因而裝上了一種神祕色彩，且這神祕很容易升高爲一種奇蹟。現在呢，人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技人了：人家看見他採集藥草和野花，掏掘樹根，從樹林裏擷取樹枝，好像在常人眼中認爲沒有價值的東西，他都看得出隱微的妙用。又聽見他說起克奈謨·狄克皮爵士（註一）和其他著名人物，——他們的科學的造詣，都是被人看做不亞於超自然的，——說是從前都跟他通過信或同過事。那末，他既在學術界居了這麼高的地位，又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呢？他的活動範圍應該是在大城市裏，跑到這種荒涼地方來有何所求呢？爲了回答這樣的疑問，一種謠言就盛行起來，——而且這謠言不管是怎樣荒謬，卻有一些很有見識的人也相信的，——說是天上顯奇蹟了，這纔把德國大學裏的一個著名醫藥博士整個的從空中飄了過來，放到了米司兌爾先生的門口來的呢！至於信念比較高明的人們，雖明知上天要達到它的目的，並不在乎用所謂奇蹟來收舞臺效果，卻也以爲羅澤爾·乞林渥斯之及時來到，是有一種天祐存乎其中的。

這種見解，因那醫師對那青年牧師曾經表示強力的關切，而得到了鼓勵；他以一個區民的資格去跟他接近，並且希冀從他那種天然沉着的敏感性裏去謀得友誼的眷顧和信任。他對於他的

牧師的健康狀態表示了大驚惶，卻仍急乎要嘗試給他療治，且若能及早從事，是似乎不必灰心於不能獲得好效果的。在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教羣之中，那些長老們，那些副牧師們，那些年老的婆婆們，那些年輕美貌的女子們，都一樣的主張他應該把這醫師這麼自告奮勇的技能來嘗試一下。丁米司兌爾先生則婉言謝絕他們的請求。

「我是用不着服藥的，」他說。

然而這青年牧師的面頰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蒼白下去，瘦削下去了，他的聲音愈過愈顫抖了，而且他那樣將手撒在胸口上，現在是成了一種經常的習慣，不僅是一種偶然的姿勢了，那末他何以還能這麼說呢？他是倦於他的工作了嗎？他是情願死嗎？這一些問題，都經波士盾比較年長的牧師們向丁米司兌爾先生嚴重地提出，而他教堂裏的副牧師們，則認為這顯然是上天放來的救援，而拒絕這種救援，照他們自己的話說起來，是應該「論」罪的。他默默的聽着他們，末了，纔應許跟那醫師去商量一下。

後來他踐了約，果然去請教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說道：「倘若天從人願，那末與其要你的技

藝爲了我而得到證明，我是寧使我的勞苦，我的悲愁，我的罪孽和我的苦痛，在不久之後都跟我一時俱盡，使得其中的世俗的成份都埋葬到我的坟墓中，而精神的成份則跟我同到我那永久的境界裏去。」

「啊，」羅澤爾·乞林渥斯帶着那種不知是裝出來的或是天生來的標明他的一切態度的夷然神氣回答道，「一個青年牧師是很容易說這種話的。凡是年輕的人，根還沒有埋得深，是這容易把他們的生命放手的呢！尤其是聖潔的人們，既然在地上也是跟上帝一同走的，所以巴不能夠走開，去跟他到新耶路撒冷（註二）的金砌道上走出去的。」

「不，」那青年牧師回答時，又將手放在心上，同時一陣的苦痛掠過他的額頭，「要是我支配到那裏去走的話，我就更能在這裏勞苦爲滿足了。」

「凡是好人總都把自己解釋得過於輕賤，」醫師說。

就像這樣，這神祕的老羅澤爾·乞林渥斯成了丁米司兌爾牧師的醫學顧問了。不但是那疾病使醫師發生興味，他並且頗有意思要去窺測這病人的稟性和特質，因此這兩個人都雖然年紀

相差很遠，卻漸漸的往來頗密了。爲了那牧師的健康，及使得那醫師可以採集藥草起見，他們常在  
海邊上或樹林中作長散步；把種種的談話去混入海浪的翻滾聲和紛呶聲裏，以及樹尖上的莊嚴  
的風聲裏。又往往到各人的研究室裏和退休室裏去互相訪問。那科學家對於牧師具有一種魔力，  
使他很願意和他在一起，因爲他在他身上認出了一種智識的教養，其精深廣博都是不同尋常的；  
同時又覺得他的思想浩瀚自如，在他自己的同業當中求之而不可得。老實說，他在這醫師身上發  
見了這種特質，雖不至於震駭，也是驚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是個真正的牧師，是個真正的宗教家，  
已把敬畏的情操大大發達起來，並已養成了一種心境，會得沿着一種信條的軌道強力地自策而  
前，歷久而愈見其深澈的。無論在怎樣的社會狀態裏，他都不會成爲一個所謂自由見解的人；爲求  
心地的安寧，他一徑都須感覺到周圍有一種信仰的壓迫，一面是拘束他，一面也就是撐持他在它  
的鐵框子裏。然而他偶爾從另一種智識的媒介去看宇宙，而放棄了他習慣的看法時，雖則快樂之  
中不免帶幾分的顫抖，卻總會感覺到舒適。每當這種時候，就彷彿是一個窗子大大的打開，而放進  
一陣較自由的大氣到幽閉窒塞的書齋裏一般；因爲他的生命正在這種幽閉窒塞的書齋裏消磨

了去，在燈光中，在悶塞的日光中，以及從書本裏發出的微爛氣息中，無論它是內感的也罷，道德的也罷。然而那新進來的空氣又是過於新鮮，過於寒冷，吸久了也是不舒適的。於是那牧師，以及跟他在一起的醫師，又重新退回到他們的教堂，所命之爲正統的界限裏來了。

這樣，羅澤爾·乞林渥斯審慎偵查着他的病人，一面是看他的尋常生活，當其時，他的思想是按照習慣的路走的，但一面也看他被拋入了另一種道德境界中時的狀態，因爲由於這種境界不大常見的緣故，也許會浮出一點新鮮的東西到他的性格的表面來的。他認爲要嘗試給與一個人什麼好處，似乎不得不先知道那個人。在丁米司兌爾身上，思想和想像都是非常的活潑，感覺非常的敏銳，大概身體衰弱的根基就打在那裏。所以羅澤爾·乞林渥斯——那個有技藝的人，那個和善友愛的醫師——就努力要深入他的病人的胸懷裏去，去發掘他的主義，探索他的記憶，將一切東西都審慎地摸觸探試過，如同一個寶藏搜索者在一個黑暗的洞穴裏一般。一個研究家有了機會和特權來從事於這樣一種探索的工作，而又有技巧足以副之，那是難得有什麼祕密能夠逃得過他的。所以凡人胸中載着了祕密，就特別應該避免和醫師去親近。倘使一個醫師具有天生的靈

敏，又加上一種無以名之的東西（我們就叫它直覺罷；）倘使他並沒有一種唐突人的自我主義，也並不露出他自己的顯明到叫人不愉快的特質；倘使他具有一種與生俱生的力量，能夠使他自己的心和他的病人的心融洽而無間，以致他的病人會得在不知不覺之中吐出他自己設想是只在思想的東西；又倘使他接受這種無意中流露的話語時，仍舊是坦然自若，且往往不用說話來表示同情，卻只用一個沈默一聲含糊的歎息，或偶爾說出個把字來，表明一切都已懂得；又倘使你所認為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除了這種資格之外，再加上他那人人公認的做醫生的性格——那末，到了某種不可避免的瞬間，那個病人的靈魂必將渙然溶解，成了一條雖黑暗而透明的溪流淌了出來，把它的一切祕密都帶進了光天化日之下了。

羅澤爾·乞林渥斯之於上面所列舉的那些特質，是完全具備，或是多數具備的。然而時間過去了，照我們上文所說，確也有一種的親密滋長在這兩個都受過陶養的心靈之間，因為它們原有一塊跟人類思想和人類研究範圍一般廣闊的地面可相遇合的；他們討論過倫理上，宗教上，公共事務上和私人品性上的一切題目；他們兩方面，都曾把自以為屬於私人的事項談得很多；然而照

那醫師想像起來，其中必有一個祕密的存在，而那祕密卻從來不曾從那牧師的意識裏偷跑到他同伴的耳朵裏來過。於是那醫師不免懷疑起來，以為就是丁米司兌爾先生身體上的疾病，也不會對他明說出什麼性質。這樣的深沉真是奇怪的呢！

過了一些時，由於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提議，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朋友們就設了法，使得他們兩個同住在所房子裏；於是那牧師生活潮中的一起一落，都要經他那位熱心而親近的醫師過目了。這個大家都所切望的目的達到之後，全城裏都非常的快樂。大家都認為這是為那青年牧師謀福的最好方法；要說再好，就只除非一種辦法，那是那些自覺有權力可辦的人常常主張的，就是叫他從那許多精神上對他心悅誠服的如花少女之中，挑選一個來做他的虔誠的妻子。然而這一步，看來是沒有指望可以說服亞搭爾·丁米司兌爾去走的；他曾拒絕所有這種的提議，彷彿以為牧師的獨身生活，便是他的教堂紀律中的一條。所以，丁米司兌爾先生既然分明情願自己判定了該得一選在別人的餐桌上吃一點無味的殘屑，該得因他只肯在別人的爐旁取暖以至於畢生熬寒，那末這位靈敏，有經驗，又且仁慈的老醫師，而又對於那青年牧師兼具着兩親的愛和敬愛的，就似



乎是一切人類之中應該和他常時相伴的唯一人了。

這兩個朋友的新居是一個虔敬的寡婦所住的，她的社會地位頗好，而她所住的這所房子，則差不多恰好佔據着後來那座古蒼古色的王家禮拜堂所築的地面。房子的一邊有一片葡萄園，原來就是以撒克·約翰孫的園地，頗適於喚起嚴肅的回憶，對於牧師和醫師的職業都很相宜的。因那好寡婦的慈母般的關照，分給了丁米司兌爾先生一間前房，朝陽的，而垂着沈重的窗幕，需要時可以造成午時的幽蔭。壁上四周都掛着幃幔，據說是哥白林（註三）花毛氈織機上的出品，且不管它是真是假，上面織的是一段聖經的故事，關於大衛和拔示巴以及拿單的，（註四）彩色還沒有褪，可是把那景中的美人畫得像那宣告災禍的預言家（註五）一樣面目猙獰了。在這裏，那個蒼白的牧師堆起了他的藏書，其中有諸神父的桑皮紙裝對摺本，有拉比斯（註六）的著作，有僧侶們的考證，就是一班奉新教的教士們雖然加以抨擊卻仍不得不拿它參照的。在那一廂，則羅澤爾·乞林渥斯布置了他的研究室和實驗室；在近代的科學家看來，當然連相當的完備也還說不上的，可也真備了一架蒸溜器，以及配合藥品及化藥品的各種器械。得了這樣舒適的境地，這兩位學者就都

在各人的領土內坐了下來，但彼此往來頗密，互相懷着好奇心考察着別人的事。

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最知己的朋友們，我們上文已經提起，對於這一切，都很有理由地設想做造物所安排的，目的就在恢復那青年牧師的健康，因為那正是公衆的、家庭的和祕密的祈禱所共同尋取的目的呀。可是——現在必須要說了——另外一部分的社會，對於丁米司兌爾先生和那神祕的老醫師之間的關係，近來卻已開始有了它自己的一種見解。大凡一個未受訓練的羣衆嘗試拿它自己的眼睛看東西時，它是非常容易受騙的。然而，當它照平常的樣子，憑着它那寬大而溫暖的心的直覺來構成一種判斷，那末由此而得到的結論，卻又往往是非常深刻，非常正確，以至於具有超自然地流露的真理一般的品性。在我們所說的這個事件裏，一般人對於羅澤爾·乞林渥斯抱着一種不利於他的偏見，卻又並沒有什麼值得加以嚴重駁斥的事實或理由可以證明的確，其中有一個年老的手藝人，是離開現在大約三十年前，托馬斯·奧佛貝雷爵士（註七）謀殺案發生期間倫敦的一個市民，他曾出頭作證，說他曾經看見那醫師用着另外一個名字（現在他已忘記了）跟那著名的老術士福爾門博士（註八）在一起過，而那術士是跟奧佛貝雷事件有干係

的。又據有兩三個人的暗示，說這位技人當在西印度作俘虜時，曾經加入那班野蠻的祭師們去誦咒，因得推廣他的醫藥的造詣；因為那班祭師是普遍被承認的有力魔術家，往往靠他們的邪術做成了似乎奇蹟的治療。還有一大批人——而其中多數都具有清明的見識和實際的觀察力，若在其他事項，他們的意見是有價值的，——則力說羅澤爾·乞林渥斯自從住到這城裏以後，尤其是跟丁米司兌爾先生同居之後，神氣上已經經過一種顯著的變化了。當初，他的表情是平靜的，沈思的，學者樣的。現在呢，他臉上現出一種醜和惡毒的東西了，這是他們以前不曾見到過的，現在則看見他的回數愈多，就愈加覺得明顯。據一般庸俗人的見解，他那實驗室裏的火，是從下界帶來的，也得用地獄裏的燃料來養；所以，他的面目之要被烟煤薰黑，也是意料中事。

總括起來，關於這事已經起了一種傳布很廣的意見，以為亞搭爾·丁米司兌爾牧師也像基督教世界歷來都有的那許多特別聖潔的人物一般，是被撒但或是他的使者，喬裝做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來祟着了。這個惡魔的使者曾經得了神聖的允許，來逐漸和那牧師相結識，而圖謀不利於他的靈魂。至於將來勝利歸在那一邊，據大家的自白，是沒有那個明達的人能夠懷疑的。大家都

抱着不可動搖的希望，等着看那牧師帶着一定可以贏得的光榮從這場鬪爭裏得勝出來。不過在他還未曾得到勝利之前，他或許必須經歷過一種致命的痛苦，那是想起來也覺傷心的。

唉！從那可憐牧師眼睛深處的那種陰鬱和恐怖的神情看起來，可見得這場鬪戰是很難堪的，至於勝利，那就非有把握不可了。

(註一) Sir Kenelm Digby (1603-65) 英國物理學者及神祕學研究家。

(註二) 基督教徒的樂園。新約啓示錄第二十一章第二節：「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

(註三) 十五世紀法國著名的織造家。

(註四) 見舊約撒母再記下十一章二至四節及十二章一至十五節及二十五節。

(註五) 就是拿單。

(註六) 猶太之法律學者。

(註七) Sir Thomas Overbury (1581—1613) 英國作家。他因反對 Lady Essex 和 Robert Carr 的結婚，為後者所懷恨，被幽閉於倫敦塔中，旋遭毒殺。

(註八) Doctor Forman (1552—1611) 英國的占星家。

## 十 醫師和他的病人

老羅澤爾 乞林渥斯平日爲人，一向是心平氣和的，只是沒有溫熱的情感，但是在他對於世界的一切關係之中，他都是一個純潔而正直的人。照他自己設想起來，他那時已開始從事一種的研究，態度和一個裁判官一般謹嚴而廉直，就只要求得真理，彷彿其中的問題並無關於人類的熱情，以及加於自身的損害，而是不過關於幾何學問題中的架空的線和形一般的。但是當他進行之中，就有一種極厲害的魅惑，一種雖仍平靜而卻非常厲害的不得已，將那老頭兒抓在它的掌握中，非要等他做完它所囑咐的事，再也不肯放鬆他了。他現在是在發掘那可憐牧師的心，像一個礦工搜索黃金一般；或者，寧可說，像一個掩埋役在盜掘坟墓，以期從那死人的懷中獲得一顆珍寶，然而大約除了死朽和腐敗之外什麼都找不到的。如若他所找的果然是黃金和珍寶，那末我們真不得不爲他自己的靈魂可惜！

有時候，有一種光從那醫師的眼中耀出，燃着藍色的不祥的火，像是一個火爐的反射，或者我們可以說，像是從本顏那個在山邊的可怖門口裏射出來而顫動在那巡禮人臉上的那種鬼火中的一條光線一般。（註一）原來這個陰險的礦工方在工作的那片土地，也許曾經流露出什麼，因而把他鼓勵起來了。

「這個人」他有一次正當這樣的時候，對他自己說，「人家都以為他是純潔的，看他的樣子也似乎純然屬於靈一方面的，可是他曾經從他的父親或母親那裏遺傳來一種強烈的獸性。讓我們在這條礦脈的方向再掘進一點去罷！」

他在那牧師的黑暗的內心經過長久的搜索，所掘出的也有許多寶貴的材料，其形式無非是關於人類福利的高尙志趣，對於靈魂的熱愛，純潔的情操，自然的虔誠，佐之以思想學問，照之以洞觀默識，然而這種種無價的黃金，對於那搜尋之人，卻視同不過廢物，於是他廢然而返，開始向着另外一點去從事探究了。他一路捫索而前，偷偷摸摸的，一步步都斟而酌之，審而慎之，彷彿一個賊走進一個人的臥房去，那人只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或者竟完全清醒，目的是在盜取那人當作他眼

中睡人一般保衛着的珍寶。然而他雖有那樣預計着的審慎，地板上卻不時要發出格格之聲；他的衣服也要有綵繚聲；且若走到不容走近的近處去，他自己的影子也不免要投射過他的犧牲者。換言之，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敏銳的神經，往往要見出靈的直覺的功效，所以隱約之中，會得警覺到一種不利於他的和平的東西已經闖入他和他的關係中來。但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也有他的幾乎是直覺一般的知覺；每當那牧師拿警惶的眼睛向着他的時候，那醫生坐在那裏，就不過是他的一個和善的，關切的，同情的，卻並沒有意思要去侵犯他的朋友了。

不過，倘使丁米司兌爾先生不因爲懷着一個負疚的心所容易要有的那樣一種病態，以致他對於一切人類都懷疑的話，那末他對於這一個人的性格也許可以看得更加完全些。他既不肯信任任何人做他的朋友，所以當一個敵人真正出現時，他就也不能認識了。因此，他仍舊跟他維持着一種親密的交際，每天都接待那個老醫師到他的書齋裏去，或是去拜訪他的實驗室，並且看着他把野草化爲靈藥，以資消遣。

有一天，他把額頭托在手中，肘膀支在窗檯上，眼睛朝着葡萄園，跟羅澤爾·乞林渥斯談着話，

而那老頭子則正在觀察一束樣子難看的植物。

「什麼地方，」他向那些藥草側視着問道——因為近日以來，那牧師有了一種特癖，無論對人或東西都不正眼相看了，——「我的好醫師，這些藥草你是從什麼地方採來的，葉子這麼黑黝黝軟稀稀的？」

「就是這裏葡萄園裏採來的，」醫師繼續做着他的工作答道。「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種藥草。我看見它長在一個坟墓上，那坟墓沒有墓碑，也沒有其他的紀念物，就只有這些醜惡的野草，在那裏替那墓中的死人做紀念。它們是從他的心裏長出來的，也許是標誌着一種可怕的祕密，那祕密是跟他一同埋葬的了，其實是不如在他生前供認出來的好。」

「也許是，」丁米司兌爾先生道，「他急乎要想供認，可是不能罷。」

「爲什麼呢？」醫師問道。「爲什麼不能呢？你不看見自然界的一切力量都是急切要求着人供認罪惡的，這纔會有這種黑色的野草從一個埋葬了的心裏抽生出來，使得隱匿不宣的罪孽顯著出來嗎？」



「那好先生，不過是你的一種幻想罷了。」牧師答道。「要是我預料得不錯的話，我以為除了上帝的慈悲之外，就沒有力量可以叫人或用語言或用標誌來洩露那本可以跟心一同埋葬的祕密。那個心，既然犯出了這樣的祕密，就不得不容留着它，直至於一切隱匿的東西都須洩露出來的那一日。而且，照我所讀所解釋的聖經看起來，就是到那時候，人類之洩露生平的思想行爲，也並不能當做一種報應來看的。要是認爲這樣，那確乎是一種淺薄的見解。不是的，除非我大錯特錯的話，我總以爲這樣的洩露都只無非爲求一切賢明的人的知識的滿足，因爲這樣的人是會得等到那一天來看這人間生活的幽隱問題弄明白的。關以人心的知識，將爲完全解決那個問題之所需要。而且我又覺到，大凡人心包容着你剛纔所說的那種可慘的祕密，當到末日終於和盤托出時，就決不會懊惱，卻是有說不出的快樂的。」

「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不就在人世上和盤托出呢？」羅澤爾·乞林渥斯安靜地側視着那牧師說道。「爲什麼那班犯罪的人不早些利用這種說不出來的安慰呢？」

「他們大多數是如此的，」那牧師彷彿起了一陣痛苦不堪的驚悸，緊逼着他的呼吸說道。

「有許多許多可憐人，都曾把他們的心腹之言吐露給我，不僅在臨終的牀上，就是在生命強盛名譽正好的時候也有的。而且，在這樣的傾吐之後，唉，我曾看見那班犯罪的朋友感到多麼舒適呢！就彷彿一個人被他自己的污濁氣息悶窒了許久而終於吸進了自由空氣一般。因為這是不得不然的呀。譬如說，一個人犯了殺人之罪，他又爲什麼情願把死屍埋在自己心裏，而不將它立刻拋出來，讓全世界人去照管它呢！」

「但是竟有一些人是這樣埋掉他們的祕密的，」那平心靜氣的醫師說道。

「當真，是有這種人的，」丁米司兌爾先生答道。「但是，即使不提出更顯明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他們是性情生來這麼沉默的。或者——我們又爲什麼不能假定呢？——他們雖則犯了罪，卻仍保留着要爲上帝得榮耀和爲人間謀福利的一點熱忱，所以他們不肯在人面前顯示他們自己的污黑和穢濁；因爲要這樣的話，從此以後他們就再不能行善了；過去的罪惡是不能拿更好的服務來贖的。所以，他們自己心裏懷着說不出的痛楚，仍在他們的同類之中奔忙着，看樣子像是初下來的雪一般純潔，而他們的心上卻帶着邪惡的癥污，自己無法可以擺脫。」

「這種人是自己騙自己的。」羅澤爾·乞林渥斯比平時略略加勁一點說，同時又拿他的食指輕輕演了一個姿勢。「他們是不敢擔承本應屬於他們的那一點羞辱。他們對於人類的愛，他們要爲上帝服務的熱忱，——這些神聖的衝動，無論是否跟那些惡同伴同居在他們心中，總之那些惡同伴是他們的罪孽開門招了進來的，而且必定要在那裏面繁衍他們的醜類。不過，如果他們有心要使上帝得榮耀，叫他們不要把不潔的手向天擎去罷！如果他們要替他們的同類服務，叫他們把良心的力量和真實顯白出來，勉強自居屈辱的地位以示懺悔罷！唉，賢明虔敬的朋友，你難道要我相信虛偽的炫示能比上帝自己的真理更好嗎？——更能有益於上帝的榮耀和人類的福利嗎？信任我罷，這樣的人是自己騙自己的呢！」

「也許是如此的，」那青年牧師淡然的說，原來他已把這樣的討論認爲無關大旨而情願放棄了。的確，他對於凡是足以激動他那過分敏感的氣分的任何論題，是有一種現成的才可以逃避的。「不過，現在，我要請教請教我的多才多藝的醫師，究竟他對於我這虛弱體格的這種好意的關心，是否認爲確實能於我有益？」

羅澤爾·乞林渥斯不及回答，他們就聽見一個年輕孩子的清晰撒野的笑聲，從毗連的那塊葬地上發出來。那牧師本能地從開着的窗口望出去——因為那時是夏天——就看見赫絲脫·普林和小珠兒剛剛打穿過那圍場的一條小徑上走過。珠兒的樣子是白晝一般的美麗，但是正在一種偏執的快樂氣分中，而每逢在這種氣分中的時候，她似乎是不容人去表同情，不容人去接觸的。那時她正全無禮貌地從一個坟墓到一個坟墓的跳躍過去，直至跳到一個已亡故的貴人——或者就是以撒克·約翰孫——的寬闊平坦，而刻有紋章的墓石上時，她就在那上面跳起舞來了。及經她母親的命令和祈求，要她放得規矩些，她這纔停下一步來，向那坟墓旁邊一株高高的牛蒡樹上去摘那有刺的果實。抓了一手把這樣果實，她沿着她母親胸上點綴着的那個紅字的輪廓排列起來，那些果實爲了性質的關係，就牢牢黏在上面了。赫絲脫也並不把它們摘掉。

這時候，羅澤爾·乞林渥斯已經走到窗前，向下面嚴肅地微笑着。

「在那孩子的本質裏面，是沒有法律的，也沒有對於權力的敬畏，沒有對於人類法令和意見的顧忌，是和是非混而不分的了。」他一面對他的同伴一面對他自己這麼議論着。「前一天我還

看見她在春巷的飲水槽那邊，竟對州長也潑起水來呢。我真不曉得她究竟是怎麼一種東西！難道這小鬼是只有惡的嗎？她有感情嗎？她身上能夠發見一點人的理性嗎？

「沒有的，——除了一種已被破壞的法律的自由。」丁米司兌爾先生答道，他說時態度夷然自若，彷彿是在他自己心裏討論着這一點一般。「至於能否爲善，那我不知道。」

那孩子大概已經聽見他們的聲音了；因爲她當時帶着一個漂亮而頑皮的含有快樂和知識的微笑向窗口裏看了一眼，就拿一顆有刺的牛蒡子子扔在丁米司兌爾牧師身上。那牧師本是神經過敏的，見那輕微的彈子飛來，不由得縮了一縮。珠兒發覺了他那樣的驚慌，直樂得拍起她的小手來。同時，赫絲脫·普林也不由自主的往上瞧了一眼，於是老的小的四個人默默的互相凝視着，直至那孩子大聲笑了起來，並且叫道：「走罷，母親！走罷，不走那邊那個老黑人會來抓你呢！他已然是抓住那個牧師了。走罷，不走他要來抓你！可是他抓不了小珠兒！」

於是她拖着她母親走了，發狂也似的跳着，舞着，蹦着，在那些死人的陵墓之間，彷彿她是一個跟那過去的被埋葬的一代並無關涉的生物，也不承認自己跟那一代有什麼血統的關係。她彷彿

是用新的元素重新製造出來的，因而不得不容許她過她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有她自己的法律，而不能將她的怪癖當做犯罪論的。

「那邊就有一個女人，」羅澤爾·乞林渥斯停了一歇之後繼續說道，「無論她有了什麼敗德，心裏卻並沒有你所認為極難忍受的那種隱匿的罪孽的祕密。你是不是以為赫絲脫·普林因她胸口上的那個紅字就可以少些苦惱呢？」

「我以為是確實如此的，」那牧師答道。「不過我也不能夠替她保證。她臉上也現出一點苦痛的神氣，那是我巴不得能夠看不見的。但是依我想起來，一個受苦的人，像赫絲脫·普林那樣，與其把苦痛完全藏在心裏，總不如自由表露出來的好。」

又是一個停頓；那醫師重新開始把他採來的植物考察分排起來。

「一會兒之前，你會問過我，」他過了許久纔開口說，「關於你的健康的意見。」

「我問過的，」牧師答道，「而且很高興能夠知道。現在請你坦白說罷，不管病症是主活還是主死。」

「那末我就率意的明白的說了。」那醫師說時，仍舊忙着他手裏的植物，不過放一隻注視的眼在丁米司兌爾先生身上。「病是一種奇症；就病論病並沒有什麼了不得，也並不是表現在外面這樣的，——至少從我所能觀察得到的病象而論是如此。我每天都在看你，我的好先生，每天都留心着你外面的病徵，現在已經有幾個月了，我本可以當你的病是很重的，然而又覺得並不很重，只要是一個有訓練肯留心的醫生就可以有治好你的希望。不過——我真不知道怎麼說法纔好了——這病我似乎是知道的，可是我並不知道。」

「你在說謎語呢，博學的先生，」那蒼白的牧師把眼睛溜到窗外去說。

「那末再說得明白些罷，」那醫師繼續道，「而且我請求你的饒恕，——倘使這也似乎需要饒恕的話，——饒恕我說話中的這種必須要有明白。我現在作為你的朋友，——作為一個受天之命而對於你的生命和你的身體健康負責的人，——要問你一句話，就是你到底有沒有把你的病狀和盤托出的對我陳述？」

「你怎麼問起這話來呢？」那牧師問道。「真的，要把醫生請了來，而又對他諱疾，那是成了兒

戲了！

「那末你可以告訴我，說我一切都已知道了？」那醫師斟而酌之的說着，把眼睛釘在牧師的臉上，裏面閃耀着一種強烈而集中的見識。「那就好了！不過，還有！要是對於一個人只披露了外表上的肉體上的疾病，那人對於要求他去醫治的疾病是往往只能知道一半的。大凡肉體上的病症，我們總把它當作疾病的全部，但也許到底不過是精神部分的疾病的一種徵候罷了。倘使我這話之中有一絲兒唐突，那末，好先生，我又得再一回求你饒恕。因為你，先生，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你的肉體和它替它做工具的精神之間，是最有密切的聯絡的，是浸透着精神的，是可說是和精神合而為一的。」

「那末我就用不着再問下去了。」那牧師有些慌張的從坐椅上站起來說。「我想你總不是給靈魂治病的罷！」

「這樣，所以你，」那醫師並不注意自己的話被打斷，卻改變了一種音調，繼續說下去，同時也站了起來，將他那低矮，黑暗，而畸形的形像和那憔悴而蒼白的牧師對立着，「所以你精神中倘使



有了疾病，或者可以說，有了痛苦的地方，它就立刻要在你的體格上顯出相當的表象。那末你是要你的醫生治你肉體上的病嗎？但這怎麼能治呢？如果你不先把你靈魂中的創傷或痛苦對他說個明白？」

「不——不會對你說的——不會對人世間的任何醫師說的。」丁米司兌爾先生熱烈地嚷了起來，同時把一雙又大又亮而又帶有一種凶狠的眼睛移到羅澤爾·乞林渥斯身上。「不會對你說的！但這若果真是靈魂的疾病，我就要把我自己交給那唯一醫治靈魂的醫師去了！我的病如果堪得他來醫治，他就能治好我；要不然，也能殺掉我！我要聽憑他的公道和智慧將我怎麼處置。至於你，你是什麼人，竟要來干涉這種事——竟敢插身到受苦人和他的上帝中間來呢？」

他做了一個瘋狂的手勢，就衝出房外去了。

「有了這一着也好，」羅澤爾·乞林渥斯面帶着一個莊嚴的微笑，眼看着那牧師的後影，對他自己說道。「這並沒有什麼損失，將來我們還是可以做朋友的。可是，看現在，熱情怎樣的佔據了這個人，迫得他不能自主了！既有了一種熱情，必定也會有別種熱情的！他從前必定會在熱情勃發

的時候做過狂妄事的，這位虔敬的丁米司兌爾先生！

這兩個同伴之間，要重新照從前那樣的狀態，從前那樣的程度，建立起親密的交情來，證明了並非難事。那青年牧師經過數小時的獨處之後，就感覺到自己因神經的疾病，已經發了一回不應該發的脾氣了，因為那醫師的話裏，其實沒有什麼可供他做藉口或辯解的。他自己也覺得驚異，當初那和善的老頭兒，不過是給了自己一點勸告，那是他分內應該給與，而又是自己分明也在尋取的，爲什麼就拿那麼凶暴的態度去對付他呢？懷着這種懊悔的感情，他就再不延遲，當即跑去對他的，深深的道了一回歉，並且請求他的朋友繼續給他治病，說是即使不能恢復他的健康，也總大概可以延長他那虛弱的生命。羅澤爾·乞林渥斯也就馬上應允了，仍舊給那牧師做着醫藥的監護，確實盡心竭力的替他幫忙，不過每次診察之後從病人房裏出來時，嘴上老是帶着一個神祕不可索解的微笑。這種表情，當着丁米司兌爾先生面前是看不見的，但那醫師跨出病人房間的回數愈多，它也愈加變得明顯。

「稀有的症候！」他喃喃自語道。「我非要再看深去不可了。是靈魂和肉體之間的一種奇異

的共鳴呢！即使單爲藝術的目的，我也必須把這事探究到底。」

在上述的那一幕演過不久，有一天午刻，丁米司兌爾先生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不知不覺之中深深的入睡去了，面前桌上攤着一本黑體字印的大書。這想必是催眠派文學中的一部傑作罷。在平日，那牧師的睡眠是很輕的，極不規則的，像樹枝上栖眠的小鳥那麼一驚即醒的，所以那時候睡得那麼沉酣，就愈加可以注意了。那時他的精神已經退入了向所未到的遠處，以至於當羅澤爾·乞林渥斯並不怎麼特別審慎地跑進他房中去時，他竟坐在椅子上，一絲也不動。那醫師一直走到他病人的面前，將手放在他胸口上，推開了他的衣服，那是向來在診察的時候也從未解開過的。

那時候，丁米司兌爾先生確乎也驚了一下，微微動彈了一下。

一歇兒停頓之後，醫師就走開去了。

不過他是帶着怎麼一種驚奇，快樂，和恐怖的神氣走開的呢！同時他心裏彷彿懷着一種可怕的狂歡，強力到非是眼睛和面容單獨所能表出，因而不得不從他那全副醜惡的形狀衝發出來，而特別表現得有力的地方，則是他把臂膀揮上天花板和將腳蹬在地板上的那種瘋狂的姿勢！倘使

有人在這種狂歡的瞬間看見了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他就用不着再去問人家，撒但當天上失掉了一個寶貴的人類靈魂而被收進他的王國去時是怎麼一副形狀了。

但是那醫師的狂歡和撒但的狂歡也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在那裏面含有一種驚奇的特質。

(註一)本願 (John Bunyan, 1628-88) 英國作家，嘗以違反回教罪，繫獄十二年，著有天路歷程 (Pilgrim

Progress) 一書，中謂：「於是在夢中看着牧人們帶他們到另外一處，在底下，沿山有一門，他們開了門，

附他們向裏看，」以下描寫其中有火光甚為可怖云云。「巡禮人」即指本願。

## 十一 一個心的內部

自從上面敘述的那一椿事發生之後，那牧師和醫師的交際雖然表面上還是一樣，實際上卻已跟從前的性質不同了。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智力，現在已有一條充分明白的路徑放在面前。這確乎並不就是他當初給自己計劃的那條路。他那時表面上雖然平靜溫和，並不興奮，但我們恐怕這個不幸的老頭兒實有一種惡意藏在他的深處，從前是潛伏的，現在是活躍了，因而他就設想了對他的仇敵施以一種空前未有的直接報復法。那就是，把他自己裝成一個信任的朋友，而使得別人把所有的恐懼，所有的慚愧，所有的痛楚，所有無效的懊悔，所有不能擺脫的疚心，都對他和盤托出！所有犯罪的煩惱，對於可以憐憫可以恕宥的世界的寬大的心都已隱匿過了，而對於不能憐憫不能恕宥的他，則不得不洩露！一切祕密的寶藏都得要毫無吝惜地濫費在那人身上，因為除此之外，這筆冤債是無法可以清償的！

那牧師的羞澀和敏感的沉着，曾經阻撓了這個計劃。然而羅澤爾·乞林渥斯對於目前的事態也並不覺得不能滿意，以爲上天爲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着報復者和他的犧牲，也許在最該處罰的地方卻饒恕了，而拿這來代替他那黑色的計劃的。他差不多可以說，一個啓示已經允許給他了。就他的目的而說，無論這啓示來自天國，或來自任何其他境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由於這個啓示的幫助，在以後他跟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關係中，不但後者的表面狀態逃不過他的眼目，就是他最最深奧的靈魂也似乎已提放在他的眼前，使他對於它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看見，可以理會。從此以後，他已不但是個旁觀人，卻在那可憐牧師的內在世界成了一個主要演員了。他可以隨心所欲的去指揮操縱他。他要在他心內引起一陣痛楚嗎？那個犧牲者是一徑都在拷問臺上的；只消知道那控制機器的彈簧就成了；而這是那醫師知道得很清楚的。他要拿一個驟然的驚恐去嚇他嗎？那就只消像魔術家的魔杖那麼一揮，就會躍起一個猙獰的幻影——躍起一千個猙獰的幻影，模樣種種不同，有的是死，有的是可怕的羞慚，大家圍到那牧師的身邊來，拿指頭指着他的胸

這一切，都做得十分巧妙精微，以致那牧師雖然常常恍惚覺到有一種惡勢力在監視他，卻終不能明瞭它的實在的性質的。確，他是懷疑地恐懼地，——甚至有時懷着恐怖和憎恨，——在看那老醫師的醜惡形狀的。他的姿勢，他的體態，他那花白的鬚鬚，他那輕微的毫不在意的舉動，乃至於他的衣服的樣子，在那牧師的眼中都無不覺得討厭；這在不言中是證明了牧師胸中存有一種極深的反感，深到連他自己都不肯承認的了。因為，他對於這樣的懷疑和憎惡既然沒有指出一種理由的可能，丁米司兌爾先生就覺得有一種病毒是在傳染他自己整個的心，而認為他的一切預感都沒有其他原因了。他自覺對於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感情惡劣，因而深自痛責，並且將由這種惡劣感情之中應該取得的教訓置之不顧，卻竭力要想剷除這種感情。這一層雖然沒有辦得到，他卻抱定了主意，要把他跟那老頭子之間向來的交誼繼續維持下去，因此就使那可憐孤寂的甚至比他的犧牲者還要淒慘的復仇人常有機會可以完成他的目的。

正當這樣一面害着肉體上的疾病，一面被靈魂中一種祕密的煩惱所侵蝕磨折，且又一任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在那裏擺佈的時候，這位丁米司兌爾牧師在他的神聖職務上，卻獲得了燦爛

的聲名。他之所以能夠如此，確實大部分是由他的煩惱而來的。他的知識上的才能，他的道德上的見解，他的經驗和傳達情緒的能力，都因日常生活上所受到的激刺和痛苦而一逕維持在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中。他這聲名，雖正是方興未艾，卻早已掩蓋了他的那班同業，那怕他們是怎樣傑出的人材，相形之下都不免要覺失色。那其中有一些學者們，他們在那神聖職業上孜孜力學的年數，已經比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年齡都還久些，因而他們的造詣，應該比他們這位年輕的兄弟要深得多。還有一些人，比他具有更剛強的心地，更慧黠，堅硬，似鐵，似花崗岩的智力，倘使相當地混入適宜分量的教義，就可以成爲極可尊敬，極有效能，而不至於軟化的一種牧師的。又有一些，可以說是真正聖潔的長老，平時博覺羣書，妙思玄想，飄飄然與那較好的境界有着精神上的往來，因其一生純潔無瑕，即使還穿着人世的衣服，也幾乎可以進入那境界中去了。他們所缺乏的，就只是當五旬節落在那些得意門徒頭上的那種火燄舌頭的才能；（註一）不過那所象徵的似乎並不是用別國的不懂的語言說話的能力，而是用人心本有的言語去向全體同胞說話的能力。而那班長老之所缺乏的，就正是上天用以證明他們能夠勝任的那最後也最難得的一種證據，火燄的舌頭，除此以



外，他們是有使徒資格的。他們倘使曾經夢想要憑那種熟習的文字和意象的最低微的媒材，以期表達最高崇的真理，那他們一定是徒勞的。他們的聲音，只徒然遙遠而不分明地從他們所習慣居住的上層高處傳下來罷了。

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人格的許多特質上看來，大概他自然是屬於後面一種人物的。他本可以爬上信仰和聖潔的高峰去，只無如被犯罪和痛苦的負擔所阻撓，而被註定了在那底下蹣跚掙扎。就因了這樣的負擔，他纔不得不滯留在最低的平面上；真可惜他那樣一個具有靈虛賦性的人才，要不是如此的話，他的聲音是天使們也肯來聽受肯來回答的呢！但也正因有這重負擔，他纔對於人類中有罪的同胞具有一種親切的同情，以致他的心能夠跟他們的心起着共鳴，能夠把他們的痛苦容納到自己心內，並且憑他那種淒楚動人的演說，將他自己心中的痛陣去輸送進其他無數人的心。他的演說，大多數的時候是動人的，但也有時候是可怕的人家並不知道所以能使他們這麼感動的那一種力的由來。他們都把這位青年牧師看做一種神聖之奇蹟。他們想像他是替上帝傳達智慧和譴責和愛的傳聲筒。在他們眼中，連他所蹂躪的一片地面也是神聖的了。他教堂中

的處女們，在他周圍時面色都要變白，因為她們本是愛慾的犧牲者，而愛慾裏面浸潤了宗教的情操，以致他們就把她們的愛慾想像做宗教的全部，因而公然的在她們那暫白的胸中帶了來，作為他們放在祭壇前的最堪容納的祭品了。至於他的信徒中的高年分子，雖則他們自己也已經老態龍鍾，但看見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體格那麼虛弱，都相信要比他們先上天去，因而囑咐他們的兒女，說他們的老骨須得葬在那青年牧師的聖墓旁。而在這段期間，每當可憐的丁米司兌爾先生想起他自己的坟墓時，他或者不免要問起自己，究竟那上面是否會得長草，因為照他想起來，那坟墓裏所埋葬的，一定是一件被詛咒的東西！

所以大家對他這麼的尊敬，反使他感到難堪，這其中的苦痛實是難以設想的！他的真正衝動，就是要崇拜真理，就是要把一切東西都看成陰影一般，以為其中若沒有像生命中的生命一般神聖的本質，那就都是全無重要全無價值的。那末他自己是什麼呢？——是實質嗎？——或是最最依稀恍惚的陰影呢？他恨不得能從他自己的講壇上說了出來，用他的極高的聲音，對人說明他到底是什麼。「我，你們看見穿着這套牧師的玄服，——我，現在爬上這神聖的講壇，把我這蒼白的面孔

朝着天，負責在替你們跟那至高全知之神通消息——我，你們在我的日常生活裏看出了以諾一般的聖潔，（註二）——我，你們以爲我們腳步沿着我在人間的路途留下一道光，可以引導得來的善男信女進入那祝福的境界——我，曾經把我的施洗禮的手放在你們兒女的身上——我，曾經傾吐送別的禱詞給你們的臨終的朋友，曾把微弱的「亞們」的聲音從他們已經訣別的世界送了他們去——我，你們所這麼尊敬這麼信任的牧師，其實全然是一團污辱，一場說謊！

不止一次，丁米司兌爾先生爬上他的講壇時，就抱定了主意，非等說了上面那番話決不爬下臺階來。不止一次，他清過了他的喉嚨，吸進了一口深長而顫抖的氣，預備再吐出時便要載着他靈魂中那點黑色的祕密而出。不止一次——不，簡直不止一百次——他曾實在說出口來過！說出口來過！但是怎麼樣說的呢？他曾經告訴他的聽衆，說他是完全污穢的，一個比最污穢者更要污穢的侶伴，是最惡的罪人，是一件可憎的俗物，一件邪惡到不可思議的東西；可異的只是他們不曾看見他那可憐的身體因全能神的如火的憤怒而當着他們面前萎縮起來！還能更有比這再明白的說話嗎？難道那些人還不會由於一個一致的衝動從他們坐位上一齊驚起，而將他拖下那個受他污辱

的講壇來嗎？不會的，的確是他們是統統都聽見了，但是反而愈加尊敬他。他們一點兒也猜不着這套自責的話語裏面潛伏着怎樣關係重大的用意。「這神聖的青年！他們自相議論說。」真是人間的神者呢！唉，在他自己那麼潔白的靈魂裏面，而且看出了這樣的罪孽，那末在你和我的靈魂裏不知要看到怎樣可怕的景象呢！那牧師原是個十分深微而卻深自悔恨的偽善者，所以明知道他這番懊恍迷離的供認是會被人怎樣看法的。他曾努力把一種罪孽的自覺招供出來，藉以欺騙過自己，然而所獲得的並沒有一點暫時受騙的安慰，卻只有另外一種罪孽和一種自己也承認的羞愧罷了。他所說的本來是確然的真實，卻已變成了一套全虛的虛偽。然而他的性情是愛真實而惡虛謊，簡直沒有幾個人能夠這樣過。於是乎他之厭惡他的可憐的自我，比其他一切東西都更甚了！

他的內在的煩惱，迫使得他的實踐不去依從他所生長於其中的那個教會的較好的光明，卻去依從那古舊腐敗的羅馬教。（註三）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密室中，在嚴扁深鎖之下，就會在那裏實行一種鞭笞流血的刑罰。往往，那位新教徒和清教徒的牧師要將鞭子打在自己的肩膀上，一邊打

一邊苦笑，而因那苦笑，就打得愈加殘酷。他還有一種習慣，是其他許多虔誠的清教徒也都有的，就是絕食；但是他並不像他們只用絕食的方法來清洗肉軀，以期更適於天國靈光的燭照，卻是嚴酷地實行，直要弄到雙膝顫抖纔止，以爲一種自己懲罰的行爲的。他又實行坐夜，一夜連一夜的，有時在完全的黑暗中，有時有昏暗的燈光相伴，又有時拿極強的燈光照着，看着鏡中自己的面孔。這樣他表示着一徑都在實行內省，而結果是徒足以自苦，並不足以自滌。在這樣長時間的坐夜中，他的腦筋往往要震盪起來，並似乎有種種幻影打他面前飛過，有時模糊影響，在房中的暗隅，憑它們自己的微光照着，有時則比較分明，就在他自己身邊，映在面前的鏡裏。時而是一羣惡魔的形像，對着那慘白牧師露齒癡笑，招招手叫他跟他們去；又時而是一隊光明的天使，彷彿身上載着悲哀，沈重地向上飛去，但是愈飛得高愈變輕靈。有時來了一批已死的他的青年時的朋友，以及他的白鬍子的父親，帶着一副神聖的憂愁面目，還有他的母親，走過時把面孔朝了開去。是一個幽靈樣的母親，——是一個最瘦弱的母親的幻影，——照我想起來，是應該對她的兒子投過一個憐憫的瞥視的呢！然後，穿過那間已被這種鬼魅思想弄成這般可怕的房間，最後滑過的赫絲脫·普林，身邊帶

着了小珠兒，穿着她那件猩紅的衣服，伸出了她的手指，先指了指她自己胸前的紅字，這纔又指指那牧師的胸。

然而這一些幻影，並沒有一個能夠完全造成他的幻覺。無論何時，憑他志意的努力，他總能通過它們那樣模模糊糊的沒有實質而辨別出實質來，相信它們的本質並非實體，不像那邊那張雕刻的橡木桌子，或是那邊那本大而方的皮裝而銅夾的神學書。但雖如此，它們從一種意義上說，卻又正是那可憐牧師當時所處理的最真實最真實的東西。原來在他這樣虛偽的一種生活裏面，真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惱，而因這苦惱之故，所以凡是上天放在我們周圍以供我們作精神上的快樂和營養的一切現實，都被盜去了精髓和實質了。對於一個非真誠的人，全個宇宙都是虛偽的，——都是不可觸摸的，——都要在他把握之中縮成無物的。而他本人呢，從他拿虛偽的態度與人相見的程度而言，也已成了一個陰影，或者實在是並不存在了。如今丁米司兌爾先生所以還能繼續算是人世上的一個真實的存在，那就只爲了他最內在的靈魂裏那一點的苦痛，以及他神態上那一點無矯飾的表情而已。他要是一旦有能力可以微笑，可以裝出一張與彩的面孔，那末天底下

就沒有這個人了！

就在我們曾經微微給以暗示而卻不敢加以盡情描摹的這樣一個醜惡的夜晚，那牧師忽然從他的椅子上驚躍起來。一個新鮮的思想打動了他了。在這裏面，也許會有一刻兒的安寧的。於是他就彷彿要到公衆場中去做禮拜的那麼仔細那麼樣子的穿着起來，輕輕悄悄的走下樓梯，開了門，出外去了。

(註一) 新約使徒行傳第二章一至四節：「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聲響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據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註二) 舊約創世記第五章二十四節：「上帝與以諾同行。」

(註三) 羅馬教的修道注重苦修。

## 十二 牧師的熬夜

彷彿在夢中行走似的，又像真的害着一種夢遊病，丁米司兌爾先生走到了離今好久以前赫絲脫·普林在那裏經歷最初的公衆羞辱的那個地方。那同一的刑臺，經了七年來的風雨剝蝕和日曬，已變成了黑色，而且被在這期間走上牠的許多犯人的腳踏得有點耗損了，如今依舊豎立在會議廳前的露臺底下。牧師走上了那梯子。

這是一個晦暗的五月初旬之夜。一重毫無變化的雲幔掩蔽着整個天空，從天頂直到地平線上。如果當日目擊赫絲脫·普林受刑的羣衆現在能召集攏來，他們在這夜半的灰暗中也不能在那臺上看到什麼人的面孔或人體的輪廓。但此刻全鎮的人都睡着了。絕沒有被發現的危險。牧師儘可以站在那裏，如果他喜歡的話，直到東方發紅，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只除了潮濕而陰寒的夜氣將鑽到他的體內去，使他的骨節因風濕症而發僵，喉嚨因黏膜炎和咳嗽而發生障礙，以致明天來



聽他講道說教的會衆將失望而返罷了。沒有一只眼睛會看到他，除了那永不闔閉的會在他的密室中看見他把自己鞭打得血淋淋的一只。那末，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不是只是一種虛偽的懺悔呢？不錯，那確是一種虛偽的懺悔，不過在其中他的靈魂跟牠自己開着玩笑！對於這種虛偽的懺悔，天使們要臉紅而哀哭，而惡魔將高興得縱聲狂笑！驅使他到這裏來的，乃是到處追逐着他的「悔恨」的衝動，牠的同胞姊妹和結不解緣的伴侶是「卑怯」！每當前一種衝動逼迫得他快要

把一切都宣布出來時，後者就用她那戰慄的緊握把他拉了回去。可憐的，不幸的人呀！像他這樣優柔寡斷的人怎麼可以使自己負荷罪惡的重擔呢？只有堅毅如鐵的人纔可以犯罪：他們或者是忍受着這重負，或如果逼得太緊時，就會向好處運用他們的兇猛野蠻的力量，把牠立刻就拋脫！這個柔弱的、極敏感的、這兩件事都做不到，只是試試這一件，又試試那一件，牠們纏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其中糾纏着違反上天的罪惡和徒勞無益的悔恨的苦悶。

就這樣，站在刑臺上，作此無益的贖罪表演時，丁米司兌爾先生心中感到了一種極大的恐怖，彷彿整個宇宙都在注視着他的赤裸的胸前，正在他的心臟之上的一個猩紅的符號。在這塊地方，

真的，從很久以前起，就感覺着一種毒齒咬噬着的肉體上的痛苦。不由自主，不能自禁地，他突然高聲絕叫了一聲；這喊聲在靜夜中隆隆地響着，在那些房子上撞來撞去，又從後方的山上迴響過來；彷彿有一羣魔鬼，在其中發現了如許痛苦和恐怖，就把這聲音當作了一件玩具，在把牠拋來拋去。

「完了！」牧師雙手捧着臉，喃喃地說。「全鎮的人都將驚醒了奔出來，而發見我在這裏！」

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那一聲絕叫，在他自己的受驚的耳朵聽來，也許比實際上響得多。鎮上的人並沒有驚醒過來；或者即使驚醒了，那些神思昏昏的渴睡者也誤認這喊聲爲他們夢見的可怕事物或是妖女們的聲音；因爲她們的聲音，在當時的居留地或孤寂的農村中，是時常可以聽到的，當她們跟着撒但在空中飛過的時候。所以，牧師並沒有聽到什麼動靜，就把兩手從眼前拿開了，向四周看着。貝林罕州長的府邸站在離此一段距離的另一條街上；在牠的一間寢室的窗戶中，牧師看到那老行政官現了出來，手裏拿着一盞燈，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睡帽，身上裹着一件長的白袍子。他活像一個鬼，不合時宜地從坟墓裏被召了起來。那喊聲顯然驚醒了他。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扇窗口，又出現了州長的姊妹喜賓司夫人，也拿着一盞燈，雖在這麼遠的地方，燈光也使她那垂

戾而不滿意的面部表情顯露了出來。她從窗格子裏探出頭來，熱切地向上望着。毫無疑問，這位老妖婆已聽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喊聲，而把牠和那許多迴聲反響當作惡魔夜妖們的喧噪了——大家知道她是常常跟這些妖魔們到森林中去同遊的。

這老太婆看到了貝林罕州長的燈光，立即就吹熄了她自己的燈，而不見了。也許她是飛到雲端裏去了。牧師已不再能看到她的行動了。那州長對着暗中仔細看了一會兒——雖然他在其中所能看到的，比在一塊磨石中所能看到的多不了多少——就從窗口退隱了。

牧師逐漸安靜了一點兒。可是他的眼睛不久就看到了一點小小的、閃爍的火光，正在遠遠地從街上移過來。牠在這兒照見一根柱子，在那兒照見一道圍籬；在這兒照見一塊有格子的窗玻璃，在那兒照見一個抽水筒跟牠的滿槽的水；又在這兒照見一扇穹形的橡木門，跟一個鐵的敲門錘，和一段充作階石的粗木頭。丁米司兌爾牧師一邊注意着這些微細的事物，一邊深信他的末日正在他所聽到的足音中悄悄地走近來；再過幾分鐘，燈籠的亮光就要照射在他身上，而把他那隱藏了好久的祕密揭露出來了。當燈光逐漸移近時，他就在那光圈中看到了他同輩的牧師——或者

說得更正確些，他職業上的老前輩和極受敬重的朋友——威爾遜先生；他，據丁米司兌爾先生推測，是從某一個垂死的人牀前祈禱了回來。事實上也果真如此。那位良善的老牧師剛從溫塞勞伯州長的死室中出來，後者已在這個時辰內脫離了塵世，升上天去了。目前的威爾遜牧師，好像古時的聖人那樣，被一圈輝煌的靈光圍繞着，在這罪惡的昏夜中照耀着他。——彷彿那位逝世的州長已把自己的榮光遺傳了給他，或者是當他仰首看那勝利的巡禮者進入天國的大門時得到了遼遠的天國的光輝。——總之，目前的威爾遜牧師正在走回家去，帶着一只燈籠幫助自己走路！這燈籠的微光竟使丁米司兌爾先生發生了上面的那些奇想，因此他對他微笑着——不，幾乎笑出了聲音來，——接着又懷疑他有沒有發瘋。

當威爾遜牧師在刑臺旁邊經過時，一只手把他的日內瓦外套緊緊地裹在身上，另一只手在胸前提着燈籠。這時候丁米司兌爾幾乎禁不住要開口了。

「祝你晚安，可敬的威爾遜神父！請你到這兒來，跟我暢敘一會兒吧！」

天哪！丁米司兌爾先生究竟有沒有說這些話呢？在一剎那間，他深信這些話已從他的嘴裏吐

露了出來。但是實際上，牠們不過在他的想像中說了一遍。可敬的威爾遜牧師繼續慢慢地向前走，小心地望着面前腳下的泥濘的道路，對那犯罪的刑臺一次也沒有回過頭來看。當那閃爍的燈籠的微光在遠處完全消失時，牧師幾乎昏暈了過去，他纔發見最近這幾分鐘乃是一個極可怖的憂急的生死關頭，雖然他心裏不由自主地用一種慘澹的嬉戲來解救了自己。

不久以後，同樣瘴惡的幽默感覺又潛入了他思想中的那些嚴肅的幻像中間，他覺得他的四肢因那沒有受慣的夜裏的寒氣而逐漸發僵了，他懷疑自己究竟還能不能走下那刑臺的梯子。天破曉時，他將仍在那兒。附近的人們將逐漸起來，起得最早的人，在朦朧的微光中跑出來，將在那羞辱的高臺上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形；被驚駭和好奇的心理弄得半瘋，他將挨門挨戶去敲門，召喚大家來看這鬼魂——他一定會以為這是一個鬼魂——一個已故的犯罪者的鬼魂。一種朦朧的騷動將鼓着翅膀，從一家飛到另一家。於是——晨光將更其強烈起來——年老的家長們將急急地起來，各自穿着法蘭絨的袍子；那些主婦們，連換去睡衣的工夫都沒有。所有最講究裝飾的人物，一向在公衆地方露面時連一根頭髮也不亂的，這一次卻都將帶着夢魘似的紊亂的神情奔出來。貝

林罕老州長將歪戴着他那哲姆斯王式的纓領，嚴厲地走出來；喜賓司夫人，裙子上還帶着一些森林裏的小樹枝，臉色比平時還要難看，因為她在夜裏飛行後，幾乎一眼也沒有闔過。還有良善的威爾遜牧師，在一個死人的牀前消磨了半夜，正在做着關於那些榮耀的聖徒的夢，不料這樣早就被攪醒了，因此也很不高興。跑到這裏來的，還有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教堂裏的長老們和執事們，以及那些非常崇拜她們的牧師，以至於已把她們的潔白的胸脯作為他的神龕的年青處女們；在她們的匆促和昏亂中，她們幾乎沒有時間用手帕來遮住她們的胸脯。一句話，所有的人都將從他們的門檻上跌出來，而在刑臺周圍招起他們的驚駭的、嚇壞的臉孔。他們將在那裏看到誰呢——那額上有東方的紅光照着的誰呢，除了那凍得半死、不勝羞愧、而站在赫絲脫·普林曾經站過的地方的亞塔爾·丁米司兌爾牧師！

被這幅怪可怕的圖畫弄得忘了形，牧師竟不知不覺地縱聲狂笑起來，以致他自己也吃了無限的驚嚇。立即有一種輕快活潑的孩子氣的笑聲應答了他，他心中戰震了一下——但他不知道是由於極度的痛苦呢還是由於極度的歡樂——就在這笑聲中排出了小珠兒的聲音來。

「珠兒！小珠兒！」停了一會兒以後，他喊道；隨即又抑低了聲音喊道：——「赫絲脫！赫絲脫·普林！你在那裏嗎？」

「是的；是赫絲脫·普林！」她用驚異的聲調答道；接着牧師就聽見她的足音沿着人行道走過來。「是我跟我的小珠兒。」

「你從哪裏來，赫絲脫？」牧師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我在溫塞勞伯州長的，死牀旁邊侍候着，」赫絲脫·普林答道。「量好了他的袍子的尺寸，現在正要回到我的住處去。」

「走上來，赫絲脫，你和小珠兒，」丁米司兌爾牧師說道。「你們倆都在這裏站過，可是我沒有跟你們在一道。再上來一次吧，讓我們三個人站在一道！」

她一聲不響地牽着小珠兒的手，走上了梯子，去站在刑臺上。牧師摸索得了珠兒的另一只手，就握着牠。當他這麼做的一瞬間，就似乎有一股新的、不屬於他自己的生命的激流洶湧地奔入了他的心中，流貫了他全身的血管，彷彿那母女倆正在把她們的生機蓬勃的暖氣傳達給他那半麻

痺的身體一樣。他們三人合成了一個通電流的連環。

「牧師！」小珠兒低聲說道。

「你有什麼話說，孩子？」丁米司兌爾先生問道。

「明天正午時分，你願不願跟母親和我同站在這兒？」小珠兒問道。

「不；這不行，我的小珠兒。」牧師答道；因為跟着這一瞬間的新的精力，那使他的生活苦惱了這麼久的，對於在公衆前暴露的害怕，又完全回到他這裏來了；而且他一想到目前的遇合——雖然帶着一種古怪的歡喜心情——就已經在戰慄了。「這不行，我的孩子。真的，有一天我將跟你的母親和你站在一道，但不是明天。」

珠兒笑了一聲，就企圖抽回她的手去。但牧師卻緊握着牠不放。

「再等一會兒，我的孩子！」他說。

「那末你答應不答應？」珠兒問道，「明天正午時分來握着我的手和母親的手？」

「那時不行，珠兒。」牧師說道，「要等到另一個時候。」



「究竟哪一個時候呢？」孩子固執地問。

「在最後審判的一天，」牧師低聲說，——說也奇怪，他意識到自己是以宣傳真理爲職業的，所以不能不這樣回答那孩子。「那時候，你的母親，你，和我，就得一道站在審判者的座前。但是這個世界上的日光卻不能看見我們的相會！」

珠兒又笑了一聲。

但是丁米司兌爾先生的話還未說完，就有一道毫光普遍地照亮了整個烏雲密佈的天空。這無疑地是一顆流星所發出來的，這種在廣漠的大氣中燃燒到盡頭的流星是守夜的人時常可以看到的。這道毫光非帶輝耀，竟澈底照亮了隔在天地之間的濃密的雲層。太空明亮得跟一盞極大的燈的圓頂一樣。牠使街上的熟悉的景象都顯現了出來，明晰得跟青天白日一樣，但熟悉的事物經一種不見慣的光照耀出來，卻總帶着一種可怖的氣象。那些木質的房屋，跟牠們的突出的樓房和奇形怪狀的三角牆頂；那些階石和門檻，及其附近所生的青草；那些園地，及其新近墾過來的黑土；那已經有點損壞的車道，甚至在那兩邊生着青草的市場中——一切都顯現了出來，但帶着一

種奇特的氣象，似乎對於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給予了一種牠們一向所沒有的精神上的解釋。牧師站在那裏，一手按在心上；赫絲脫·普林，胸前閃爍着那刺繡的字母；小珠兒，她本身就是一個象徵，是那兩人間的連鎖。他們站在這奇異而嚴肅的白晝似的光輝中；彷彿那就是足以揭露一切祕密的光明，足使一切眷屬復合的曙色。

小珠兒的眼睛裏含着巫術。又當她仰起頭來對牧師看了一眼的時候，臉上帶着那使得牠的表情常常很像一個精靈的頑皮的微笑。她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手裏抽回了她的手，指點着街道對面。可是他卻把兩手交叉在胸前，擡眼望着天頂。

在當時，一般人慣于把流星的現象，以及其他比日月的升沉稍不規則的自然現象，都解釋作超自然界的默示。例如，在夜半的天空中看到了一支燃燒着的長矛，一柄火劍，一張弓，或一束箭，那就是印第安人將動刀兵的預兆。瘟疫，大家知道是用一陣紅光來預示的。我們很懷疑，從最初的移民時代起，直到革命的時代，新英格蘭所遭遇的大事，無論是好是壞，有沒有一件，那些居民沒有在事前得到此種性質的警告。有不少次，看到此種現象的人並不止一二人。但是在多數時候，牠的可

靠性卻建立在一個孤獨的目擊者的信心上：那人是先通過了他那着色的、放大的、歪曲的想像的媒介而看到了那奇蹟，然後憑着回想把牠更清楚地形容起來的。這確是一種了不起的見解；民族的命運竟會用這種可怕的象形文字在天頂上預示出來。這樣廣闊的一幅卷軸，用以供「造化」在牠上面描繪一國人民的命運，也算不得過於闊大吧。這種信仰很得我們的祖先們寵愛，因為這表示他們的幼稚的共和國受着上天的特別親嬪而嚴密的監護。但是如果一個個人，在那同一的闊大的紙張上，發見了一種針對着他獨自一人的默示，那我們有什麼話可說呢！在這樣的場合，那只能說是一種非常錯亂的心理狀態的徵候；當一個人被長期的、極度的、祕密的痛苦弄得陷於病態的自省狀態中，把他的自我精神推廣到了自然界全體的時候，他就覺得穹蒼本身不過是一張適於寫他的心靈的經歷和命運的紙張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完全歸咎於他自己的眼睛和心理上的疾病；當牧師擡頭望着天頂時，在那裏看到了一個用暗紅色的光線組成的極大的字母——A字。只有流星纔能在那個地方的雲幕中朦朧地燃燒着；但決不會形成他那有罪的想像所給牠的這種形象的；無論如何，牠一定是很

不分明，另一個犯罪的人會在那裏看到另一種符號的。

在這一剎那間，還有一種奇特的情形，使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心理狀態發生了異狀。他雖然始終仰面注視着天頂，但是同時卻明知道小珠兒的手指正指點着站在離刑臺不遠處的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牧師似乎在看到那神異的字母的一瞥之中，就看到他了。流星的光使他的臉跟旁的一切東西一樣，帶着一種新奇的表情；或者也許是這醫生此刻不大謹慎，沒有像平時那樣掩飾着他用以看他的犧牲的那種惡意。實在，如果那流星森嚴可怖地照耀了天地，以末日的審判來警告赫絲脫·普林和牧師，那末，他們也就可以把羅澤爾·乞林渥斯當作魔王，微笑着，蹙着額站在那裏要求他的權利的。這表情非常鮮明，或者是牧師對牠的感覺非常強烈，以致在流星消滅了而街道和其他的事物也都彷彿突然毀滅了以後，這表情似乎依然描繪在那黑暗上。

「那個是什麼人，赫絲脫？」丁米司兌爾先生不勝恐怖的喘息着說。「我見了他就要發抖！你認識這個人嗎？我恨他，赫絲脫！」

她記起了她的誓言，就一聲不響。

「我告訴你，見了他，我的靈魂就要發抖！」牧師又喃喃地說。「他是誰？他是誰？你不能够幫我一點忙嗎？我對這個人懷着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怖！」

「牧師，」小珠兒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他是誰！」

「那末，趕快，孩子！」牧師說着，就彎下身子把耳朵緊貼到她的唇邊去。「趕快——說得愈低愈好。」

珠兒在他的耳朵裏喃喃地說了些什麼，那聽起來雖像人的說話，但實際上卻只是些孩子們鬧着玩的無意義的話，有時候我們可以聽到他們喋喋講個不休的。無論如何，其中即使包含着什麼關於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的祕密消息，那也不是這博學的牧師所能聽懂，只是增加他心裏的惶惑吧了。於是那精靈似的孩子縱聲大笑了。

「你在嘲弄我嗎？」牧師說道。

「你沒有膽量——你不老實！」孩子答道。「你不肯答應在明天正午時分握着我的手和母親的手！」

「可敬的先生，」此刻已走到刑臺底下的醫生接應道。「虔誠的丁米司兌爾牧師，這難道是你嗎？唔，不錯！我們讀書人，頭腦都埋在書本子裏，是必得有人嚴密地照管着的！我們會得在醒着的時候做夢，而在睡夢中走起路來。來吧，好先生，我親愛的朋友，請你讓我帶你回家去！」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牧師害怕地問。

「真的，實在，」羅澤爾·乞林渥斯答道，「我本來一點也不知道有這回事。今夜我在可敬的溫塞勞伯州長的牀前消磨了大半夜，用盡我所有的拙劣的技倆來使他舒服一點。他回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了，我也正在走回家去，卻碰到這奇異的光照射出來了。跟我來吧，我懇求你，牧師先生；不然，你明天恐怕不能盡安息日的職務了。啊哈！你看，牠們把腦筋擾亂得多麼厲害呀——這些書本子——這些書本子！你應該少用一點功，好先生，稍稍找點消遣，不然你這種夜遊病是要加重起來的。」

「我跟你回家去吧，」丁米司兌爾先生說。

好像一個剛從惡夢中醒轉來的人一樣，毫無精神，非常沮喪，他把自己交給了醫生，就被帶走。

了。

可是第二天是安息日，他講了一番道，被人公認爲他有生以來所講的最充實、最有力量、最富於靈感的說教。許多的心靈，據說不止一二個，都因這番說教的力量而皈依了真理，並在心中立誓，要終身對着丁米司兌爾先生懷抱一種神聖的感激之情。但是當他從講壇上走下來時，那鬚髮灰白的教堂工役卻走到他面前去，手裏拿着一只黑手套；這個，牧師認得是自己的東西。

「這是今天早晨，」那工役說道，「在作惡者立在那裏示衆的刑臺上找到的，我相信是撒但丟在那裏，想跟您先生開粗鄙的玩笑的。但他還跟他向常一樣，實在是盲目的，愚蠢的。一隻純潔的手是用不着手套來遮掩的哩！」

「謝謝你，我的好朋友，」牧師莊重地說，但心裏卻嚇了一跳；因爲他的記憶非常混亂，他已幾乎使自已把昨夜的事看作一場幻景了。「是的，這似乎是我的手套，真的。」

「既然撒但要來偷盜牠，那末自此以後，您先生就得不帶手套，赤手去對付他，」那老工役癡笑着說。「可是您先生有沒有聽人說起昨夜所見的預兆————天空中出現了一個極大的紅色字

母——A字，我們認爲牠是代表 Angel（天使）的。因爲我們的好州長溫塞勞伯昨夜做了天使，當然應該通知大家一聲！

「不，」牧師答道，「我沒有聽人說起。」



## 十三 赫絲脫的另一面

在她跟丁米司兌爾先生最近一次奇特的會見中，赫絲脫·普林看見牧師已陷於那樣的境地，心中非常驚駭。他的神經似乎已經完全毀壞了。他的道德力已低落得比兒童都還脆弱。牠無可奈何地匍匐在地上，雖然他的智力還保持着原有的力量，或竟得到了一種病態的剛強，那是只有疾病才能給牠的。她知道其他的人所不知道的一串隱情，所以她能夠立即推定，除了他的良心的正當活動以外，還有一架可怖的機器曾經——而且仍在把壓力加在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安全 and 安寧上。她知道這個可憐的、墮落的人本來是怎樣的，因此，當他恐怖地戰慄着求救於她——被人擯棄的女人，——以抵禦他那本能地發見的敵人時，她的全心靈都受了感動。她又斷定，他有求她竭力相助的權利。她因為跟社會隔絕了好久，已不慣於用她自身以外的任何標準來判斷自己的是非觀念，所以赫絲脫覺得——或似乎覺得——她對那牧師負着一種責任，是她對於旁的任何

人或竟全世界，都不用負的。她跟其餘人類的連繫——花，或絲綢，或黃金，或其他任何質料的連繫——都已經破裂了。至於這兒的共同犯罪的鐵的連繫，卻無論他或她都不能夠破壞。也跟其他的一切連繫一樣，牠是帶着牠的義務而來的。

赫絲脫·普林現在所處的地位，已跟她受公衆羞辱的最初數年間略有不同。歲月來而復去，珠兒現已七歲了。她的母親，胸前佩着那在奇形怪狀的刺繡中閃耀着的猩紅字母，是鎮上人早已見慣的了。一個人站在社會上的觸目地位，而卻並不妨礙公衆或私人的利益和便利，終於會有一種普遍的敬意對他發生出來；這是常有的事，而在赫絲脫·普林的場合也是如此。人類的本性有一種好處，就是除了要引起自私心的活動的場合以外，牠的愛人之心總比恨人之心容易發生。憎恨之情，如果那原來的惡感沒有新的因素來加以不斷的刺激，就會逐漸地悄悄地轉變爲愛情。在赫絲脫·普林的事件中，是既沒有這種新的刺激，又沒有討人厭的因素的。她絕對不跟公衆抗戰，只是毫無怨言地忍受着牠的虐待；她並不因她所受的苦痛而向公衆要求任何的補報；她也不希冀公衆的同情。還有，她自從被社會摒棄而陷於不名譽的地位以來，這些年間的生活是純潔得毫

無瑕疵的，這也是使她獲得好感的一大原因。現在，在人類的眼前，既已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也並不懷着得到什麼的願望，所以曾把這可憐的迷途者領回正路上來的，就只有一種真正的嚮善之心了。

人們又看到，雖然赫絲脫並不要求分享世人所有的任何特權——除了呼吸那公有的空氣，並用她的手的忠實勞動來換取小珠兒和她自己的口糧之外——但每逢可以賜人恩惠的時候，她卻會立刻承認自己是人類的同胞姊妹。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的樂於把自己所有的一點財物，給予一切求助的窮人；那怕那硬心腸的窮人竟以冷嘲熱罵來報答那常川送到他門口去的食物，或經那繡得帝王錦袍的手指替他做成的衣服。當瘟疫在鎮上大肆猖獗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是像赫絲脫那樣有獻身精神的。真的，每逢遭難的時候，無論是公衆的或私人的，這個被社會摒棄的人立刻就到場來。她並不算是個客人，而是好像那家的一分子一樣，走到那遭難的暗澹的家庭裏去；彷彿那其中的陰暗的氛圍，就是她得以在其中跟她的同胞們相交接的一種媒介。那繡花的字母在其中閃爍着，牠那非現世的光芒含着慰藉。在別處是罪惡的標誌，在這裏牠卻是病房中的

小蠟炬。在病人臨終的時候，牠的光輝甚至於曾照射到了現世的境界以外去。當塵世的光迅速地暗澹下去，而來世的光還沒有達到他那裏以前，牠照明了他踏腳的地方。在這樣的緊急事件中，赫絲脫的本性表明了牠自己的溫暖和豐富；牠是一個人類的仁慈的泉源，對於無論什麼真實的要求無不能夠應付，即使最大的要求也不會把牠汲盡的。她那佩着羞耻的標誌的胸脯，乃是需要枕頭的人的溫柔的枕頭。她已自己委任爲一個「慈善的女尼」；或者我們應該說，是世人的鐵手委任她的，雖然無論世人或她自己都沒有預期着這個結果。那個字母是她的職務上的標識。她給予人們的助力非常大，——她做事的力量和表示同情的力量非常強，——以致有不少人都不願照原來的意思去解釋那個猩紅的A字了。他們說，牠的意思是「能力」(Able)；赫絲脫·普林雖然是一個女子，她的力量卻是這樣強的。

只有陰暗的屋裏，纔能夠容納她。當陽光重新照臨時，她就不在那裏了。她的影子已跨過門檻而消失了。那得力的自家人已經走了，絕不回頭來接受感恩的酬報，如果那些她這麼熱心地幫助了的人們心中存着什麼感激之意的話。在街上遇見他們時，她也從不抬起頭來接受他們的招

呼。如果他們一定要對她說話，她就把手指放在那猩紅的字母上，默默地走過去了。這也許是傲慢，但卻又非常之像謙虛，因而在衆人的心理上引起了後一種德性所有一切軟化人的影響。公衆的氣質是很專橫的，普通的公道，如果當作一種權利而向牠要求得過於熱烈時，牠也會得拒絕；但如果照着暴君們所喜歡的方式，完全訴之於牠的寬宏大量時，牠往往就會給你超過公道的酬報。社會把赫絲脫·普林的態度解釋作了此種性質的申訴，牠就樂於對牠以前的犧牲表示一種比她所希求的——或竟她所應得的——更溫和的臉色了。

當地的統治者，以及那些博學多才的人，卻比一般人稍遲纔認清赫絲脫的那些良善德性的感化力。他們和一般人共抱的成見，在他們的心中，被一道推理的鐵柵防衛着，所以要打破牠須費更大的氣力。然而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他們那些酸刻而嚴峻的縲紋也逐漸鬆弛了，再過幾年之後，也許就會變成一種近乎仁慈的表情。這是那些有地位的人的情形，爲的他們的崇高的職位使他們負着維護公衆道德的責任。至於過着私人生活的人們，早已完全饒恕了赫絲脫·普林的過失；不但如此，他們而且已開始把那猩紅的字母不再看作那椿罪惡的標記——爲了這椿罪惡，她已

忍受了如此長久的、悽苦的懲罰——卻看作她在這椿罪惡以後所作的許多善行的標記了。「你看見那個佩着繡花符號的女人嗎？」他們往往對外鄉人說，「那是我們的赫絲脫，——本鎮的赫絲脫，她對於窮人非常慈愛，對於病人常竭力相助，對於遭難的人常加以慰藉！」接着，固然，人類喜說別人壞話的本性，往往驅使他們把多年前的醜史悄悄地說了出來。雖然如此，在談論這件事的人們的心目中，那猩紅的字母卻具有着修道女胸前所佩的十字架的意味：這也是事實。牠給予了那佩帶者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使她能在各種危險中安全地走來走去。假使她落入了盜賊的手中，牠也會使她安然無恙。據說，而且許多人都相信，一個印第安人曾對着這符號射了一箭，那支箭射中了牠，但卻毫無損傷地落到地上去了。

這個符號——或者應該說，牠所表示的社會上地位——對於赫絲脫·普林本人的心理上的影響，是很有力而奇特的。她的性格上所有的一切輕快而優美的綠葉，已因這熾熱的烙印而枯萎了，而且早已凋謝了，只剩下一副赤裸的、粗糙的骨架；假使她有朋友或伴侶的話，他們見了牠也將遠而避之。就是她的身體上的可愛之處，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這大概一部分是由於她故意穿

着得非常樸實，一部分是由於她的態度上缺乏表情。她那些富麗的頭髮也可悲地變了相；牠們或者已被剪去了，不然就是被帽子完全遮住了，以致沒有一股輝煌地出現在太陽光中。一部分是由於這些原因，但大部分是由於旁的原因，赫絲脫的臉上似乎已沒有什麼可給「戀愛」駐足了；赫絲脫的姿態，雖是莊嚴而雕像似的，已沒有什麼能使「熱情」夢想來擁抱牠；赫絲脫的胸脯，已沒有什麼能使牠再做「愛情」的枕頭。某些屬性已離開了她，而她要能繼續做一個女人，卻必須這些屬性之長在。當一個女人遭遇了、經歷了一種特別嚴酷的經驗時，她那女性的性格和身體往往就要得到這樣的命運，和這樣無情的發展。如果她是非常溫柔的，她就要死了。如果她能活過來，這種溫柔就將被排——一點不留在她的身上，或者深深地擠壓在她的心中，使牠永遠不能再表現出來——這兩件事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樣的。也許後者是最確實的學說。曾經做過女人而現在不再成爲女人的人，無論何時是可以重新變爲一個女人的，只要有那促成這轉變的魔法似的點化。至於赫絲脫·普林以後究竟能不能受這樣的點化，發生這樣的轉變，我們將來再看罷。

赫絲脫所以會使人覺得好像大理石似的冷淡，大半應歸因於她的生活大部分已由熱情和

感情變成了思索。她孤立在世界上——不依賴社會上的任何人，只有小珠兒須得她領導保護，——孤零零的，而且絕沒有恢復她原來的地位的希望，即使她還沒有鄙棄這種希望——這樣，她就拋棄了那破裂的鎖鏈的碎片。世間的法律，在她的心目中已不成其為法律。在那個時代新近被解放出來的人類的智力，已獲得了一個比以前好多世紀間活潑得多，廣大得多的活動範圍。軍人們已推翻了貴族和帝王。比這些更勇敢的人，已推翻了、改組了——並不是在實際上，而是在理論的範圍內，原來那就是他們的最切實的世界——古代的全部偏見的體系，有不少古代的思想是跟這些連結着的。赫絲脫·普林沾染着這種精神。她取得了一種自由思索的態度，這在當時的大西洋彼岸本是極普通的事，但如果給我們的祖先們知道了，恐怕就要把牠當作一種比那用猩紅字母烙印着的罪惡更其重大的罪惡。在她那寂寞的海濱小屋中，許多不敢進入新英格蘭的其他人家的思想都來訪問她；這些影陰似的客人，對於牠們的招待者是跟惡魔一樣危險的，如果人們能看到牠們在她的門前敲門的話。

說也奇怪，最勇於思索的人，往往會以最安靜的態度去順從社會的外部規律。單有思想就能



滿足了，那種思想不會投身到有血有肉的行動裏去。赫絲脫似乎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如果小珠兒並沒有從精神世界中來到她那裏，情形或許就大不相同了。那時候，她或許會跟安尼·赫欽生一樣，成爲一個什麼宗派的女教主，而從歷史上流傳下來。在某一個時期，她或許會成爲一個女先知。她或許會因爲企圖破壞清教徒制度的基礎而死於當時的嚴厲的審判官之手：這是很可能的事。但在她的孩子的教育上，那母親的思想方面的熱情獲得了一種發洩的場所。「造化」借手這小女兒，把這女性的嫩芽和花朵付托給赫絲脫，令她在千辛萬苦之中培養牠，發育牠。一切都跟她作對。世人對她含着敵意。就是這孩子的本性中，也含着一些不正當的成分，不住地表示她是錯誤地生下來的，——是她母親的不合法的熱情的流露物，——時常逼令赫絲脫悲苦地自問，究竟生下了這可憐的小東西來，是禍還是福。

實際上，就是對於全體的女子，她心中也時常發生這個難解的問題的。即使她們中間最幸福的人，究竟是不是值得生存的？至於她自己的生存，她早已斷定是不值得接受的，而把這問題認爲已經解決而丟在腦後了。思索的傾向雖然能使女子安靜，正如牠能使男子安靜一樣，但也能使她

悲哀。也許她已看出她面前放着一件這麼沒有希望的工作。第一步，整個社會制度都得推倒了，重新建設起來。其次，男子的本性，或他那已變成本性一樣的有久遠歷史的遺傳習慣，必須加以根本的改造，女子纔得享有一個公平的、適當的地位。最後，在其他的一切阻礙都除去了以後，女子若要利用這些初步的改革，她自己還得經歷一番更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她那最真實的生命所寄托的微妙精髓，也許要蒸發殆盡。一個女子決不能用思想來克服這些問題。牠們是不能夠解決，或僅用一種方法來解決的。如果她的心偶然佔了優勢，牠們就消失了。因此，心已經喪失了牠那正常的、健全的鼓動的赫絲脫·普林，茫無頭緒地在那黑暗的心的迷宮中徬徨着；有時碰到了一座無法逾越的峭壁而改變方向，有時遇見了一個深淵而回頭倒退。她的周圍都是荒涼的、怖人的景色，歸宿和安慰一處也找不到。有時候，一種可怕的懷疑來佔有了她的心靈：她竟想立刻就把珠兒送上天去，而自己先到「永恆的正義」所規定的來世去——這不是更好嗎？

那猩紅的字母還沒有完成牠的職務。

可是現在，在丁米司兌爾牧師熬夜的那一晚，她跟他的會見，卻給了她一個新的思索的題目，

並對她提出了一個目標，爲求達到這個目標，似乎無論怎樣出力，怎樣犧牲都值得的。她已親眼看到了牧師在那底下掙扎的極大的悲慘，或者說得更正確些，他已在那底下停止掙扎了。她看到他已瀕於瘋狂之境了，即使他還沒有陷入其中的話。那是毫無疑問的，無論那祕密的悔恨的刺含着多麼痛苦的效力，其中已被那予以救濟的手混入了一種更致命的毒汁。一個祕密的敵人始終守在他的身旁，冒充着朋友和救助者，時時利用機會去撥弄丁米司兌爾先生本性中的纖弱的彈簧。赫絲脫禁不住要自問，她之讓牧師陷入了一個有如許禍害可以預料得到而沒有絲毫吉利可以期望的境地，究竟是會她自己這方面本來就沒有什麼誠實上、勇氣上和忠心的缺陷。她唯一的辯解就是，除了贊同羅澤爾·乞林渥斯的隱匿姓名的計劃以外，她當時實在想不出什麼方法來解救他，使他不致陷於更惡劣於她自己所嘗經歷的破滅之境。在這衝動之下，她作了她的選擇，可是現在看起來，她所選取的卻是兩者之中更壞的一個辦法。她決定要竭盡全力去補救她的過失。她已被多年來的堅苦而嚴肅的磨鍊增強了，自覺已不像那一晚在囚房裏跟他會談時那樣的不堪跟羅澤爾·乞林渥斯對抗了，——那時候，她被罪惡壓倒了，而且新受羞辱，被弄得半瘋了的自

從那時以來，她已爬到了一個較高的地方。而那老頭兒，卻因為俯身下去復仇，已使自己降低到跟她的平面逐漸相近，或竟在牠以下了。

最後，赫絲脫·普林決定去會見她以前的丈夫，預備盡她所有的力量把那顯然被他緊握着  
的犧牲救出來。不久，這個機會就來到了。有一天午後，她正帶着珠兒在半島上的一個偏僻的處所  
散步，就看到那老醫生一只臂上套着一只籃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正彎着身子在地上尋找  
樹根和藥草去製藥。

## 十四 赫絲脫和醫生

赫絲脫吩咐小珠兒到水邊去跟那些貝壳和纏結着的海藻玩一會兒，等她跟那邊的那個採集藥草的人講好了話再回來。因此，那孩子就像鳥兒一般飛去了，脫光了她那兩只雪白的小腳，沿着潤濕的海邊拍拍地跑着。有時她站住了，好奇地向着一個水潭裏探望着，這是潮水退去時留下來的，給珠兒當作鏡子照她的臉孔的。水潭裏有一個小姑娘的影像，頭上披着烏黑的、發亮的捲髮，眼睛裏含着一種妖精似的微笑，對她望着；珠兒因為沒有旁的遊伴，就伸出手去邀請這小姑娘出來，跟她賽跑。可是那虛幻的小姑娘也同樣地招着手，彷彿在說——「這裏更好！你到水潭裏來吧！」珠兒就跨了進去，水淹到半腿，在水底下看到了她自己的兩只白腳；同時，在更深的地方，反映出一種斷片的笑容來，在那被攪亂的水中晃來晃去。

這時候，她的母親已在對那醫生說話了。

「我要跟你講一句話，」她說——「跟我們很有關係的一句話。」

「啊哈！要跟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講話的，原來是赫絲脫少奶奶嗎？」他伸直了彎着的身子，答道。「歡迎之至！唔，少奶奶，我在各方面都聽到關於你的好消息哩！就在昨夜，一位知事，一位賢明而正直的人，還在談論着你的事情，赫絲脫少奶奶；而且悄悄地告訴我，他們會議時曾經討論到你的問題。他們討論，如果那個猩紅字母從你的胸前取消了，究竟對於公衆的幸福有沒有妨礙。憑着我的生命說，赫絲脫，我曾懇求那位可敬的知事，立刻就把它取消！」

「那並不在乎那些知事老爺是不是高興取消這符號，」赫絲脫鎮靜地說。「假使我是夠得上取消牠的，那末牠自會跌掉，或變成含着另一種意義的東西的。」

「不，那末，佩着牠吧，如果你覺得佩着更好的話，」他接應道。「在裝飾身體的問題上，一個女人是必得順從她自己的愛好的。這字母繡得很華美，在你的胸前顯得好勇敢！」

在這樣談着話的時候，赫絲脫一直注視着那老頭兒；她看到這七年來他已發生了一種多麼大的變化，就不勝驚駭惶惑。那並不是因爲他變得老了；老年的痕跡雖然也可以看到，但就他的年

紀而論，他要算是壯健的，而且似乎保持着一種鋼絲樣的精悍和敏捷。可是她所記得最清楚的，那個富於智力的、用功的人的冷靜而沉着的容貌，卻完全消失了，替代牠的乃是一種熱切的、探求的、幾乎兇惡然而卻謹慎地提防着的神情。他似乎故意要用一種微笑來掩飾這種表情；但是這種微笑欺騙了他，在他的臉上嘲笑地掠來掠去，使人家反而更容易看到他的惡毒。他的眼睛裏，又時時有一道紅光冒出來；彷彿老頭兒的靈魂正在燃燒着，悶在他的胸中不住地冒着黑烟，每逢熱情偶然一煽，就變成了一陣火焰。他往往盡其所能趕緊把這個壓住，而且裝得好像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一樣。

總之，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乃是人能夠使自己轉變為一個魔鬼的顯著的實例；證明一個人只要願意擔任魔鬼的職務，經歷了相當的時間以後，就都能做到魔鬼的。這個不幸的人，由於七年來不住地發展着自己去分析一個充滿着痛苦的心，而從中取樂，並且加油在他所分析、所憐視的那些烈火似的痛苦上，已經實現了這樣一種改形換相了。

那猩紅字母在赫絲脫·普林的胸脯上燒灼着。這兒又是一個破滅了的人，這事的一部分責

任是應該歸她負的。

「你在我的臉上看到了什麼，」醫生問道，「要這樣盯着牠看？」

「我看到了些可以使我使哀哭的東西，如果眼淚能有這樣辛酸的話，」她答道。「但是隨牠去吧！我所要講的，乃是那個不幸的人。」

「他怎麼樣呢？」羅澤爾·乞林渥斯急切地喊道，彷彿他很愛談這個題目，而且樂於得到一個機會來跟他所能信任的唯一的人討論牠似的。「老實告訴你，赫絲脫少奶奶，此刻我的思想恰巧也忙着在這位先生身上。所以坦白地說出來吧，我當答復你。」

「我們前次會談的時候，」赫絲脫說道，「離現在已有七年了，那時你強迫我答應把你我以前的關係保守秘密。因為那個人的性命和名譽都在你的掌握中，我似乎除了遵從你的命令嚴守緘默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然而我這樣束縛住我自己時，並不是不帶着重大的疑懼的；因為，雖然對於其他一切人類的責任都已經拋棄了，對他的責任卻依然留存着；有一個聲音悄悄地對我說，當我答應替你保守秘密時，我是背棄了這種責任了。自從那天以後，沒有一個人是像你這樣的接近



他。你跟踪着他走的每一步路。無論睡着或醒着，你總在他身旁。你探查他的思想。你在他的心中挖掘着，搗擊着！你緊扼着他的生命，使他一天天活活地死去；可是他還不知道你是誰。在容許你這樣幹時，我當然對那我還能對他忠實的唯一的人犯了虛偽之罪！

「你有什麼旁的辦法呢？」羅澤爾·乞林渥斯問道。「我的手指一指這個人，就會把他從講經壇上送到牢獄裏去——從那裏，說不定還會送到絞人架上去！」

「還不如這樣！」赫絲脫·普林說。

「我對這個人作了些什麼壞事呢？」羅澤爾·乞林渥斯又問道。「我告訴你吧，赫絲脫·普林，我化在這可憐的牧師身上的心力，即使用古今的醫生從帝王得到的最大的醫金也是買不到的！如果沒有我的救助，他的生命早已在他和你犯罪後的兩年以內燒燬在痛苦中了。因為，赫絲脫，他的精神不像你的那樣能夠擔當像你的猩紅字母那樣的重荷。哦，我能夠披露一種極大的祕密哩！但是夠了！凡是醫術所能做的，我都對他做了。他現在還在呼吸着，在地上爬來爬去，那全是我的功勞！」

「他不如立刻死掉！」赫絲脫·普林說。

「呀，女人，你說得不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嚷着，讓他心中的慘淡的火焰在她眼前冒了出來。「他不如立刻死掉！從沒有一個人受過這個人所受的苦痛。而且這一切，一切苦痛，都是在他的死仇面前受的！他已感覺到了我。他已感覺到有一種勢力，好像一種呪咀似的一直停留在他身上。他憑着一種精神上的感官，——造物主從來沒有創造過一個這樣敏感的人，——已知道那拉着他的心弦的並不是一只友誼的手，又知道一只搜尋罪惡的眼睛正在好奇地注視着他，而且已搜尋到了罪惡。但是他不知道這只眼睛和這只手乃是我的！懷着他們這一夥人所共有的迷信，他以爲自己已被交給了一個惡魔，得忍受可怕的惡夢、絕望的思想、悔恨的刺痛、和對於遇赦的絕望的折磨，算是在坟墓彼端等待着他的折磨的一種預嚙。其實這卻是始終在場的我的影子！——他所曾加以莫大損害的這個人的最密切的接近！——現在這個人只憑着最可怕的復仇的永存的恨毒而存在着！是的，不錯！——他並沒有錯！——他的身旁留着一個惡魔！一個本來有人心的凡人，已變成了一個專門折磨他的惡魔了！」

那不幸的醫生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帶着一種恐怖的神情舉起着兩手，彷彿他在一面鏡子裏看到了一個他不認得的可怕的形象篡奪了他自己的影子的地位似的。在這樣的一瞬間——有時候這是數年間纔能發生一次的事——一個人的精神上的容貌忠實地顯現在自己的心眼之前了。說不定以前他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地看到過自己。

「你折磨得他還不夠嗎？」赫絲脫說，同時注視着老頭兒的神情。「他的債還沒有還清你嗎？」  
「沒有——沒有他的債反而增加了！」醫生答道；當他繼續說下去時，他的態度失去了那些兇惡的性質，而變成憂鬱了。「赫絲脫，你還記得九年前的我嗎？就是那時候，我的一生也已到了秋季，而且並不是初秋。但是我的一生，都是誠懇的、用功的、沉思的、安靜的年月合成的，我把這些年月用來忠實地增加我自己的知識，同時並用來↑地增進人類的幸福——雖然後一個目的不過是前一個的附屬物。沒有一種生活是比我的更和平更純潔的；沒有多少生活是那樣富於天賦的裨益的。你還記得我嗎？雖然你也許以為我太冷淡，但是我不是一個會替別人着想，不大顧到自己的嗎？——我不是和善、忠實、公正，且具有不變的雖然也許是不溫暖的情感的人嗎？那時的我不

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而且還不止這樣，」赫絲脫說。

「可是現在我已變成了什麼？」他注視着她的臉孔問道，同時讓心中所含的全部惡意都流露在自己的臉上。「我已告訴過你，我已變成了什麼！一個惡魔！誰使我變成這樣的？」

「那就是我！」赫絲脫戰慄着喊道。「我的罪孽並不小於他。你爲什麼不來向我復仇呢？」

「我已把你交給了那猩紅的字母，」羅澤爾·乞林渥斯答道。「如果這不能替我復仇，我也無能爲力了！」

他把手指放在那猩紅字母上，微笑了一笑。

「牠已替你復了仇！」赫絲脫·普林答道。

「我也這樣想，」醫生說道。「現在且說關於那個人，你希望我怎樣？」

「我必得把那祕密宣布出來，」赫絲脫堅決地答道。「他必得認清你的本來面目。結果將怎樣，我不知道。但是我欠他的這筆洩漏真相的宿債，終於要清償了——我乃是他的禍根。至於他的

名譽和塵世的地位，以及或許他的性命，究竟能不能保全，那是在你的掌握中。那猩紅字母已把我鍛鍊得皈依了真理，雖然這是侵入靈魂中的熾熱的烙鐵的真理——我也並不覺得他繼續過着這樣怖人的空虛生活有什麼好處，所以我也不願屈身來向你哀求。你對他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對他並沒有什麼好處——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對於小珠兒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們在這陰慘的迷霧中是沒有出路的！

「女人啊，我幾乎來哀憐你了！」羅澤爾·乞林渥斯說道，同時卻抑制不住一種欽佩的感動；因為她所表示出來的絕望中，含着一種近乎莊嚴的品質。「你具有偉大的天稟。假使你能早早遇見一個比我更好的愛人，也許這樁罪惡就不會發生。我哀憐你，爲了你所浪費掉的良好品性！」

「我也哀憐你，」赫絲脫·普林答道，「爲了使得一個賢明正直的人變成了一個惡魔的那種憎恨，你現在願意滌除了牠，重新再做一個人嗎？如果不是爲着他，那就加倍爲着你自己！饒恕了他，把他以後的報應留給有權管牠的『上天』去管吧！我剛才說，這對他、對你、對我，都沒有什麼好結果的，我們同在這罪惡的陰慘的迷霧中徬徨着，每走一步，都被我們撒在路上的罪惡絆着腳。其

實並不如此！對於你，只有你，是可以有好結果的。因為你深深地受了損害，你操着饒恕之權。你願意放棄這唯一的特權嗎？你願意擯棄這無價之寶嗎？」

「不要說，赫絲脫，不要說了！」老頭兒帶着陰鬱的嚴厲答道。「我並不賦有饒恕之權。我並沒有你所說的那種權力。我舊日的信仰，本來早已遺忘了，現在又回到我心裏來了；牠說明了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所忍受的一切。你所走的第一步邪路種下了禍根；但以後的一切，都是一種陰慘的必然。得罪了我的你們，並沒有什麼罪孽，除了在一種典型的幻覺中；我也並不像惡魔，雖然我從惡魔的手中攘奪了他的職務。這是我們的命運。讓那朵黑花儘量地開放吧！現在，你走你的路，照着你的意思去對付那個人吧。」

他搖搖手，就又從事採集藥草去了。

## 十五 赫絲脫和珠兒

這樣，羅澤爾·乞林渥斯——一個醜陋的老頭兒，他的臉相逗留在人的記憶中，是揮之不去的——向赫絲脫·普林告了別，彎着身子看着地上一路走去了。他在這裏採了一棵藥草，在那裏掘了一個樹根，放在他臂上的籃子裏。當他爬着前進時，他那灰白的鬚鬚幾乎碰着了地面。赫絲脫在他後面注視了一會兒，帶着一種半瘋的好奇心，想看看那些初春的嫩草會不會在他的腳下枯萎下去，而在那悅目的碧地上現出一道彎彎曲曲的、枯槁的、棕色的足跡來。她很想知道那老頭兒這樣勤勉地採集的，究竟是些什麼藥草。大地會不會因受他的眼睛的感應而發生一種惡意，在他的手指底下迸發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毒草來迎接他？或者，要是所有的健全的草木，一經他接觸，都變成了惡毒的東西，那就能使他滿足嗎？在各處照得這樣明亮的太陽，究竟是否真的照着他呢？又或者他無論走向哪裏，究竟是否真有一圈不祥的陰影隨着他那醜陋的形體呢？此刻他究竟要走

到哪裏去？他會不會突然沉到地裏去，而在那裏留下一塊破裂的荒地，經了若干時以後，會有致命的龍葵、山茱萸、菲沃斯（註一）以及其他的能在這氣候中生長的一切惡毒的植物，在那上面可憎地繁殖起來？或者，他會不會生了蝙蝠的翅膀而飛上天去，飛得愈高卻愈見其醜陋？

「不管是不是罪惡，」赫絲脫·普林恨恨地說，一邊仍然注視着他的後影，「我恨這個人！」

她因這情感而責備自己，但卻無法克服或削弱牠。當牠嘗試着克服牠的時候，她就想到很久以前在一個遠方的國度裏所過的那些日子：那時候，他常常在薄暮時分從他那與世隔絕的書房裏鑽出來，坐在他們家裏的爐火光中和他的嬌妻的微笑中。他常說，他必需在這微笑中溫暖自己，使久埋在那些寂寞的書本中所得來的冷氣，能從他那學者的心上趕走。這樣的情景，從前以為是不能不算幸福的；但現在，透過了她以後的生活的陰慘的媒介望過去，牠們卻列在她的最醜惡的記憶之中了。她奇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景！她奇怪當時她怎麼會願意嫁給他！她以為她的最該懺悔的罪惡，乃是她竟忍受了並且反應了他那不冷不熱的手的把握，並且還容她的嘴唇和眼睛的微笑跟他的融合在一起。當她的心還不懂什麼的時候，羅澤爾·乞林渥斯曾經勸誘她幻想自



己在他的身旁是很幸福的。他造了這一重罪孽，似乎是比以後別人對他的任何罪孽都更厲害。

「是的，我恨他！」赫絲脫比以前更恨恨地說。「他欺負了我！他害得我比我害他更甚！」

讓人們在向女子求婚時提心弔膽着吧，除非他們能同時求得她心中的最大的熱情！不然，當一種比他們自己的更有力的接觸喚醒了她全部的情感時，他們也將像羅澤爾·乞林渥斯那樣，陷於不幸的命運中，即使他們拿那種恬靜的滿足，那種幸福的大理石像，當作溫暖的現實來欺騙她，也仍將遭受指摘。可是赫絲脫應該早就取消了這種不公正的心理的。這表示着什麼呢？難道長長的七年，在那猩紅字母的折磨之下，給予了這麼多的痛苦，卻不會造成懺悔之念嗎？

在這幾分鐘間，當她站在那裏注視着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的僵硬的後影時所發生的情感，在赫絲脫的心理狀態上照射了一道陰暗的光線，把她平時自己不肯承認的許多心思都宜露出來了。

他走得不見了以後，她纔召喚她的孩子。

「珠兒！小珠兒！你到哪裏去了？」

活動的精神永不會衰滅的珠兒，當她母親在跟那採藥草的老頭兒談話的時候，正在玩得津津有味。最初，上面已經說過，她異想天開地跟水潭中她自己的影子玩耍着，想招呼那影子出來；後來，因為牠不肯出來，她就想尋找一條通路到那捉摸不到的天地中去。可是不久又發見，她和那影子兩者中總有一個是虛幻的，她就轉到旁的方面去尋求更好的娛樂去了。她用樺樹皮做了許多小船，在船裏裝載了蝸牛壳，就把牠們送到大洋中去；她派遣出去的船隻，比新英格蘭的無論哪一個商人的還要多，可是其中一大半都覆沒在海岸附近。她抓住了一只活的馬蹄和尾巴，捕獲了幾條星魚，又把一條水母晒在暖和的陽光中，使牠逐漸融化。於是她抓起海潮前綫上佈滿的白沫來，拋在風中，隨即飛步趕過去，抓住那些落下來的大片雪花。這頑皮的孩子又看到一羣海鳥，在海邊跳來跳去覓食，她就在圍裙裏檢滿了石卵，從一塊一塊岩石上爬過去，非常敏捷地去投擊這些小的海鳥。有一只白胸的色小鳥，珠兒幾乎可以斷定，已被一枚石卵擊中了，鼓着受傷的翅膀逃去。可是這時候，那妖精似的孩子卻嘆了一聲，就停止了她的遊戲；因為她很傷心，她竟傷害了一只跟海風一樣放蕩——或跟珠兒自己一樣放蕩的小東西了。

她最後的事務，是搜集各種海草來替自己做成一條圍巾或披肩，和一種頭飾；這樣，她的樣子就很像一個小人魚了。她是承襲了她母親設計帷幔和服裝的天才的。最後，珠兒又拿了一些海藻來，盡其所能在自己的胸前添上了一種她在她母親的胸前看得極熟的裝飾，算是她的人魚裝束的最後點染。那是一個字母——A字——可是並不是猩紅的，而是嫩綠色的！她低着頭，怪有興味地端詳着她胸前的這個花樣；彷彿她降生到世界上來的唯一使命，就是要探明其中所隱藏着的意義似的。

「母親也許要問我這是什麼意思哩！」珠兒心想。

正在這個時候，她聽到了她母親的叫聲，就好像一只輕快的小海鳥似的飛到了赫絲脫·普的面前，跳舞着，歡笑着，指點着她胸前的裝飾。

「我的小珠兒，赫絲脫沉默了一會兒，纔說道，「這綠的字母，戴在你這孩子的胸前，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但是你可知道，孩子啊，你的母親注定要戴的這個字母是什麼意思？」

「知道的，母親，」孩子說道。「這是大寫的A字。你已在字母書上教過我了。」

赫絲脫一眼不靈地注視着她的小臉；雖然她的黑眼睛裏帶着那種她時常可以看到的奇特的表情，但是她不能夠斷定究竟珠兒有沒有把什麼意義歸在這個符號上。她發生了一種病態的渴望，渴想確定這一點。

「孩子，你可知道你的母親爲什麼要戴這個字母？」

「我當然知道的！」珠兒伶俐地看着她母親的臉，答道。「這跟那牧師把手放在他的心上是同一的理由！」

「這是什麼理由呢？」赫絲脫一半微笑着問，因爲覺得那孩子的說話是不適切得可笑的；但轉念一想，卻臉色蒼白了。「這字母跟無論哪個心有什麼關係呢，除了我的？」

「不，母親，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你了。」珠兒帶着比平時說話更莊重的神情說。「你去問你剛才跟他講話的那個老頭兒吧！也許他說得出。但是現在認真說吧，親愛的母親，這個猩紅字母是什麼意思？——你爲什麼要戴牠在胸前？——那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

她雙手握住了她母親的一只手，帶着她那放蕩任性的性格裏很少見的一種懇摯的神情，注

視着她母親的眼睛。赫絲脫想到，這孩子也許真的在用稚氣的信任來求跟她接近，並且在竭其所能和所有的智力來建立一個同情的交點。這使珠兒顯現出了一種難得看到的容貌來。直到此刻，那做母親的雖以全身心熱愛着她的孩子，同時卻訓練自己，不要希望得到的酬報會多於四月裏的微風的剛愎任性；這種微風在輕鬆的遊戲上消磨着時光，有時也會勃發難以理解的熱情，在牠最高興的時候會突然發怒，你如果把牠擁到懷中來，牠給你的冷氣往往多於暖意；爲要彌補這種惡行，牠有時候會有意無意地帶着一種可疑的溫柔來吻你的臉，撫弄你的頭髮，隨即又去幹牠那些旁的無聊的事去了，只在你心中留下一種夢也似的快感。而且，這還是那孩子的母親對她的性情的評價呢。要是旁的任何觀察者，也許只能看到少數不可愛的性質，而將加以更黑暗的描寫。可是此刻，這個念頭卻強烈地來到了赫絲脫的心中：這樣早熟、這樣伶俐的珠兒，也許已經達到了可以做母親的朋友並儘量分擔母親的悲痛而對於母女倆都不致有什麼損害的年齡。在珠兒的小小的混沌的性格中，也許可以看到現出來——而且也許從最初就存在着——一種不屈不撓的勇敢的堅定的主張，——一種不受約束的意志，——一種堅韌的自傲，這是很可以訓練成爲自

尊心的，——以及對於許多仔細考察起來就會發見其中含着虛偽的成分的事物的痛恨。她也具有情感，雖然直到此刻還是辛辣而不受人歡迎的，好像尚未成熟的果子的最濃厚的滋味一樣。具有着這一切寶貴的性質，赫絲脫心中暗想，如果這精靈似的孩子不會變成一位高尚的婦人，那她從她母親那裏承襲得來的邪惡真是太大了。

珠兒要在那猩紅字母之謎的周圍徘徊的不可避免的傾向，似乎是她生而具有的一種本性。從她有意識的生活的最初期起，她就將這事當作了她被派定的使命。赫絲脫時常以為「造化」定有一個懲罰報應的計劃，纔賦與了那孩子這種顯著的癖性；可是直到現在，她從來沒有想過，究竟在這個計劃中，是否也含着的一種慈悲的、施恩的旨意。如果把小珠兒不僅當作一個塵世的孩子，同時也當作一個神靈的使者，用信仰和信任來接待她，那末，安知她的使命不是在消除那冷藏在她母親心裏而使牠變成了一個坟墓般的悲痛呢？——並且幫助她制伏那從前本是十分狂暴，就是現在也還沒有死滅或睡着，只是被禁錮在那同一坟墓似的心中的熱情呢？

這些就是此刻在赫絲脫的心中活動着的思想，印象鮮明得好像有人在她耳邊對她說了這

些話似的。在她這樣想的時候，小珠兒一直在那裏，雙手握着母親的手，仰面望着，一邊一而再，再而三地問着這些尋究根底的問題。

「這字母是什麼意思，母親？」——你爲什麼要戴牠？——那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

「我該怎麼說呢？」赫絲脫暗想道。「不！如果這是那孩子的同情的代價，那我出不起。」於是她高聲說了。

「傻珠兒，這些是什麼問題啊？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小孩子是不應該問的。關於那牧師的心，我怎麼知道呢？至於這猩紅字母，我是喜歡牠的金錢而戴牠的。」

在過去的七年間，赫絲脫·普林從來沒有對她胸前的符號虛僞過一次。這也許是一個嚴厲的、苛刻的守護神的符呪，可是這守護神現在好像已遺棄了她，因爲他看到他雖然嚴密地守護着她的心，卻已有一種新的邪惡鑽了進去，或者是一種舊的邪惡始終沒有被趕出去。至於小珠兒，那懇摯的神情不久就從她的臉上消失了。

可是那孩子並不肯就此丟開這個問題。當她的母親和她回家時，她在路上又問了兩三次；在吃晚飯的時候，和赫絲脫放她到牀上去睡的時候，她又問了這麼幾次；最後，當她好像已經睡着了的時候，她又突然擡起頭來，黑眼睛裏露着惡作劇的光芒，問道：

「母親這猩紅字母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早上，這孩子一醒來，就從枕頭上擡起頭，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卻被她不知所以然地跟對那猩字母的查究連在一起——

「母親——母親——那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

「閉你的嘴，頑皮孩子！」她的母親帶着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嚴厲神情，答道。「不要來戲弄我，不然我要把你關到那黑暗的壁櫥裏去！」

(註) henbane——一種毒草能殺食鳥。



## 十六 林中的散步

赫絲脫·普林始終決意要使丁米司兌爾先生明白那個混在他身邊的人的真相，不管目前有什麼痛苦或將來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她知道他近來常在半島的海濱或附近有林木的小山上作默想的散步，她就想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去跟他交談；可是接連尋求了幾天，她竟找不到這樣一個機會。其實，她假使跑到他的書房裏去訪問他，也不會引起什麼謠言或對牧師的聖潔清白的名譽發生什麼危險的；在那裏，以前已有不少懺悔者自白了也許跟那猩紅字母所代表的同樣深重的罪孽。可是一部分由於她害怕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的祕密的或公然的干涉，一部分由於她那會無端發生猜疑的懷着鬼胎的心，還有一部分由於她和牧師會談時，兩人都需要整個寬闊的世界可供呼吸——爲了這種種原因，所以赫絲脫絕沒有想到在任何比露天稍狹隘的祕密場所去會見他。

最後，在一間曾請了米司兌爾牧師來祈禱過的病室中服務時，她纔得知他已在上一天到那些印第安信徒中間去訪問伊利奧使徒去了。他大概將在明天午後某一個時候回來。因此，到了第二天，將近那個時候，赫絲脫就帶了小珠兒——她是她母親無論到哪裏去時的必然伴侶，不管她在那裏是多麼的不方便，——出發前去了。

這兩個行路人從半島上走到了大陸上以後，所走的道路只是一條小徑。牠彎彎曲曲地伸展到那原始的森林的神祕中去。森林緊緊地把牠夾在中間，兩旁都非常黑暗濃密，上面僅僅露出極不完整的幾線天空，以致在赫絲脫的心目中，這竟好像是她多年來在其中徬徨着的精神上的荒野。這天的天氣，是寒冷而陰沉。頭上有一大片灰色的雲，被微風輕輕地推動着；所以時時可以看到一綫閃爍的陽光，在小徑上孤寂地跳動着。這種瞬息即逝的陽光，始終出現在林中可以遙望到的很遠的彼端。當她們走過去時，那快活的陽光——在這麼陰鬱的天氣和景色中，至多只能些微有點快活的，——就抽身回去了，使牠本來跳舞着的地方顯得更其陰暗，因為她們原希望這裏是很光明的。

「母親」小珠兒說道：「太陽光不喜歡你。牠逃去躲好了，因為她害怕你胸前的東西。現在你看牠在那邊很遠的地方跳舞着。你站在這裏，讓我跑過去捉住牠。我只是一个孩子。牠不會逃避我的。因為我的胸前還沒有戴着什麼！」

「我希望你永遠不要戴什麼兒啊，」赫絲脫說。

「爲什麼不要呢，母親？」珠兒問道；她本來要開始跑了，現在卻又站住了。「當我長成一個婦人的時候，牠不是自然而會來的嗎？」

「跑吧，孩子，」她母親答道，「去捉住那陽光！牠立刻就要不見了。」

珠兒就急急地跑過去；赫絲脫微笑着看她果真捉住了陽光，歡笑着站在牠中間，全體都被牠的光輝照亮了，閃耀着由急速的運動所引起的生氣。陽光逗留在這孤獨的孩子周圍，彷彿牠很喜歡這樣的一個遊伴似的，直到她的母親也快要跨到這迷人的圈子裏來的時候。

「現在牠就要走了，」珠兒搖着頭說。

「看着！」赫絲脫微笑着回答。「現在我可以伸出手來，抓住牠一點了。」

當她正要這樣做時，陽光就消滅了；或者，從在珠兒臉上跳舞着的光輝的表情看起來，她的母親也許會以為這孩子已把牠吸收了進去，而當她們走到更陰暗的處所去時，就會重新把牠放射出來，照亮着她的路徑。在珠兒的性格中，沒有一種旁的性質是像這永不會衰滅的活潑潑的精神那樣地使她母親感覺到新鮮的，非從遺傳得來的活力的；她沒有那種憂愁病，現代的兒童卻差不多全體都從他們的祖先承繼着這種疾病和癩癧症。也許這樣的活潑也是一種病，而不過是赫絲脫在珠兒誕生之前用以抵抗她的悲痛的那種狂暴的精力的反映。這給予了那孩子的性格一種剛強的、金屬似的光澤，確是一種可疑的美質。她需要——有些人終身需要的東西——一種能深深地感動她而使她發生仁愛和同情心的悲哀。但在小珠兒，來日方長哩。

「來，我的兒！」赫絲脫在珠兒曾站在陽光中的地方望着四周，說道。「我們再走一小段路，到林中去坐着，休息休息。」

「我並不疲乏呢。母親，」那小姑娘答道，「但是你如果肯講一個故事給我聽，那你可以去坐着。」

「一個故事兒啊！」赫絲脫說。「講到什麼的呢？」

「哦，一個講到那『黑人』的故事。」珠兒答道，同時牽着她母親的衣裳，擡起頭來，一半真摯一半惡作劇地望着她的臉。「他怎樣常在這森林裏出沒，隨身帶着一本簿子——一本大的、沉重的、有鐵箍的簿子；還有這醜陋的『黑人』怎樣把他的簿子和一枝鐵筆拿給他在這樹林中遇見的每一個人，而他們得用他們自己的血來寫上自己的名字去。於是他就他們的胸前印上他的標記去！你有沒有遇見過這『黑人』母親？」

「誰講這故事給你聽的，珠兒？」她的母親問道，心中知道這是一種普通的迷信。

「那是你昨夜去幫忙的那一家，坐在灶角裏的老婆婆講的。」孩子答道。「但是當她講着的時候，她以為我已經睡着了。她說，有上千上萬的人在這裏遇見過他，在他的簿子上簽了名，而胸上印着他的標記。那個壞脾氣的老太婆，喜賓司夫人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母親啊，那老婆婆又說，這個猩紅的字母是那『黑人』印在你身上的標記，當你在半夜裏走到這黑暗的林中來會他時，牠就像紅色的火焰似的放着光。這是真的嗎，母親？你有沒有在夜裏去會他？」

「你夜裏醒來時，有沒有發見過你母親不在身邊？」赫絲脫問道。

「我記得沒有，」孩子說道。「假使你怕敢把我留在我們的小屋裏，你儘可以帶着我去。我是非常高興去的！但是現在，母親啊，告訴我吧！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黑人』？你有沒有遇見過他？還有這個是不是他的標記？」

「如果我告訴了你，你肯不肯讓我安靜一會兒？」她的母親問道。

「好的，如果你完全告訴了我的話，」珠兒答道。

「我生平有一次遇見了這個『黑人！』」她的母親說道。「這猩紅字母就是他的標記！」

這樣交談着，她們已深深地走入了林中，不會給偶然的過路人看到了。到了這裏，她們就坐在一堆茂盛的青苔上，這在前世紀的某一個時代本是一棵極大的松樹，牠的根和榦埋在陰暗的陰影中，牠的頂卻高聳在上空裏。她們所坐的地方，乃是一個小小的幽谷，兩邊都有一道逐漸高上去的鋪滿落葉的隄岸，中間有一條小溪流貫着，溪底都是沉溺在水中的落葉。倒懸在溪上的大樹，已投下了一些樹枝來，阻住了溪流，使牠在有幾個地方不得不形成了漩渦和墨黑的深潭；在流得

比較急速活潑的幾段上，溪底呈現着石卵和棕色的、雪亮的沙泥。隨着這溪流望過去，在森林中不遠的地方還可以看到水上的反光，但不久牠就在那些使人迷惑的榦樹和叢樹以及佈滿灰色苔蘚的大石頭中間，消失得影踪全無了。這些大樹和花崗石，似乎故意要使這條小溪的來源不讓人知道；也許是怕那永遠喋喋不休的溪流會把這古老的森林心中的故事悄悄地傳出去，或把其中的祕密在一個水潭的平滑的水面上映現出來吧。真的，當牠偷偷地前進時，這小溪繼續不斷地喋喋着，聲調是親切、恬靜，而慰藉人的，但又很憂鬱，好像一個小孩子在幼稚時代沒有遊戲的心情，不知道在悲哀的熟人和陰暗的環境之中怎樣自尋歡樂一樣。

「溪呀！愚蠢討厭的小溪呀！」珠兒在傾聽了一會兒牠的喋喋之後，喊道。「你爲什麼這樣悲哀呢？打起精神來，不要老是歎氣嗚咽！」

但是這條小溪，在牠的短短的一生中，已在那些樹林間經歷了這麼嚴肅的一種經驗，以致牠不能不講着牠，似乎沒有旁的話可說一樣。珠兒有一點是跟這小溪相像的：她的生命之流是從一個同樣神祕的泉源湧出來，所流過的地方的景色是同樣陰暗的。可是不像這小溪，她卻一路跳着

笑着，輕鬆地講着空話。

「這條悲哀的小溪在說些什麼，母親？」她問道。

「如果你自己也有一段哀愁的話，那末這小溪就會把這個告訴你了。」她的母親答道，「正如她在把我的哀愁告訴我一樣！但是現在，珠兒呀，我聽見路上有腳步聲音，和人擦開樹枝的聲音了。我要你一個人去玩去，讓我跟那邊來的人講話。」

「來的是那『黑人』嗎？」珠兒問道。

「你肯去玩嗎，孩子？」她的母親重複道。「可是不要老遠走到林子裏去。而且留心着，我叫你的時候你就回來。」

「好的，母親，」珠兒答道。「可是如果來的是那『黑人』，你好不好讓我等一會兒，看看他跟他挾着的那本大簿子？」

「去吧，傻孩子！」她的母親不耐煩地說。「並不是什麼『黑人』！現在你已可以在樹林間望見他了。是那位牧師呢！」



「果然是的！」那孩子說。「而且，母親啊，他的手放在心上呢！這是不是因為當牧師在那本簿子上簽名時，那『黑人』在這個地方印上了他的標記？可是他為什麼不像你這樣，把牠戴在胸前呢，母親？」

「去吧，孩子，等一會兒你可以儘量來戲弄我，」赫絲脫·普林喊道。「但是不要老遠跑開去，留在你可以聽到溪水聲音的地方。」

那孩子就沿着溪流歌唱着走了，企圖用一種比較輕快的調子來混在牠的憂鬱的聲音裏。可是這小溪不願受人安慰，依舊不住地用不可解的言語訴說着這陰慘的森林中發生過的什麼非常可悲的祕事——或是在預先哀悼着什麼將要發生的悲劇。因此，在自己的短短的一生中已有不少暗影的珠兒，就決意跟這哀訴着的小溪斷絕關係了。她就着手去採集紫羅蘭和白頭翁，以及生長在一塊大岩石的罅隙中的猩紅的耬斗菜。

在她那精靈似的孩子走了以後，赫絲脫·普林就向那林中小徑走近了一兩步，但依舊留在那些樹木的深湛的暗影中。她看到牧師獨自一人，正在沿着小徑走過來，手裏拄着一根從道旁割

下來的拐杖。他的樣子是憔悴而孱弱，流露着一種毫無精神的沮喪的神情；當他在鎮上走來走去時，或在任何他認為易於被人家看到的地方，這種神情從來沒有這樣明顯地流露過。但在此地，這與世隔絕的森林中，——這種地方本來也會使人的精神很難受的，——牠卻可哀地顯露了出來。他的腳步也是沒精打采的，彷彿他想不出有什麼往前再走一步的理由，也不願意往前再走一步似的；他此刻的願望，——如果他還有什麼願望的話，——似乎就是投身在最近的那棵樹底下，一動不動地躺着，直到永遠。讓落葉滿佈在他身上，泥土逐漸堆積上去而成爲一個小丘，不管那身體中有沒有生命。說是希求死或是避免死，都是還嫌過對明確的一個目的。

在赫絲脫看來，丁米司兌爾牧師並沒有顯露着什麼積極的、活躍的苦痛的徵候，除了如小孩兒說過的，他把他的手放在心上這一點。

## 十七 牧師和他的區民

雖然牧師走得很慢，但當赫絲脫·普林沒有能夠喊出聲音來引起他的注意以前，他差不多已經走過了。最後，她纔能喊出聲來。

「亞塔爾·丁米司兌爾」最初她喊得聲音很微弱；接着纔比較響而嘎聲地喊道，「亞塔爾·丁米司兌爾！」

「講話的是誰？」牧師答道。

他好像一個人在不願被別人看到的狀態中突然被看到了似的，立即就振作起來，把身子挺直了一些。他不安地朝發出聲音來的這一方面看去，就在那些樹下朦朧地看到一個人形，所穿的衣服是如此的幽暗，在那有雲的天空和濃密的樹葉所造成的正午時分的灰暗中是顯得如此的不分明，以致他不知道這究竟是一個女人還是一個影子。他一生的旅途，或許也被從他的思想中

鑽出來的一個幽靈這樣地騷擾着，也未可知。

他走近了一步，就看到了那猩紅的字母。

「赫絲脫！赫絲脫·普林！」他說道。「是你嗎？你還活着嗎？」

「活着！」她答道。「正如七年來一樣地活着！你，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啊，你也還活着嗎？」

他們要這樣地互相詢問彼此的實在的肉體上的存在，甚至於懷疑他們自己的存在，是毫不足怪的。他們在這幽暗的森林中這樣奇怪地相會，真像兩個在生前有密切關係的鬼魂第一次在墳墓彼端的世界中會面，彼此都害怕地冷冷地戰慄着；因為還沒有熟悉他們的處境，又不慣於跟脫離了肉體的人物作伴。兩邊原都是鬼，可又各自害怕着對方的鬼！他們也對自己發生了害怕的心情，因為這危急的時機使他們回復了他們的意識，使各人在心裏明白地看到了自己的歷史和經歷，這在活着的時候，除了這樣緊急的時光以外，是決計做不到的。在這一瞬間的鏡子中，靈魂看到了牠自己的容貌。戰戰兢兢地，畏畏縮縮地，而且好像由於一種遲緩而勉強的必要似的，亞塔爾·丁米司兌爾伸出他那冷得跟死人一樣的手去，觸着了赫絲脫·普林的冰冷的手。兩人的握手，

雖然是這樣冷冰冰的，但卻取消了這次會見中的最陰慘的事物。現在，他們至少可以感覺到他們是屬於同一個世界的居民了。

一句話也沒有說——並不是由他領導，也不是由她領導，而是出於一種不言中的同意——他們就悄悄地向赫絲脫從那裏鑽出來的樹林的陰影中走去，而去坐在她和珠兒剛纔坐過的那堆青苔上。及至他們能夠開口說話的時候，最先說的只是兩個極普通的熟人見面時所說的那些應酬話，例如天氣好陰沉啦，暴風雨快要來啦，接着又互相問了一回好。他們就這樣並不大膽地，一步一步地談到那深深潛伏在他們心中的題目上去了。他們已被命運和環境分離得這樣久，所以必須要有一些無關緊要的閒話來做先驅，打開了交談之門，然後纔能把他們的真正的心思從門檻上引出來。

過了一會兒，牧師注視着赫絲脫·普林的眼睛，說道：

「赫絲脫，你有沒有得到安寧？」

她悽慘地微笑了一笑，俯視着她的胸前。

「你得到了嗎？」她問道。

「沒有——有的只是絕望！」他答道。「像我這樣的人，過着我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可望呢？假使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一個沒有良心的人，——一個具有粗暴而野蠻的本能的無賴，——也許我早已得到了安寧。不，我是根本不應該失掉牠的！但是，照我現在的靈魂而言，我本來所有的無論什麼良好的品質，所有的最精美的天賦，都已經變成了精神了的折磨的原素。赫絲脫啊，我是世間最可憐的人！」

「人們很尊敬你，」赫絲脫說道。「你當然在他們中間做着好事！這不能給你什麼安慰嗎？」  
「更大的悲慘，赫絲脫啊！——只有更大的悲慘！」牧師苦笑着答道。「至於我看起來似乎在做的**好事**，我對牠是沒有什麼信心的。這必然是一種誤信。像我這樣的一個破滅了的靈魂，對於別人的靈魂的救濟有什麼效能呢？——像我這樣的一個玷污了的靈魂，對於牠們的清淨化又有什麼效能呢？說到人們的尊敬，我但願牠能變為輕視和憎恨！赫絲脫，你能以為這是一種慰藉嗎？——我不得不站在講經壇上，看到這麼的眼睛仰望着我的臉，彷彿天國的光正在從那裏射出來似

的——不得不看到我那渴求真理的羊羣傾聽着我的話，彷彿班德高斯脫的舌頭（註一）在講話似的——於是向自己的內心中一望，就看到了他們所崇拜的偶像的醜惡的真相！我時常痛心地的苦悶地對着我的表面和我的實際間的對比笑着！撒但也對這笑着！

「你在這一點上冤枉了你自己，」赫絲脫溫和地說。「你已經深深地、痛切地悔改了。你的罪惡早已遺棄在過去的那些日子中了。你現在的生活，實實在在並不比人們心目中所想像能稍不聖潔。難道這樣用善行來保證，證明到悔悟，其中沒有一點真實性嗎？這爲什麼不能使你得到安寧呢？」

「不，赫絲脫，不！」牧師答道。「其中一點實質也沒有！那是冷而死的，對於我一點也沒有用！說到懺悔，我已幹得夠了！說到悔悟，卻並沒有！不然，我就該老早脫掉了這些虛偽的聖潔的衣裳，把我在受最後的審判時將要現出來的形相顯示給世人看了。你是幸福的，赫絲脫啊，你公開地在胸前佩着這個猩紅字母！我的卻在暗中燒灼着！在受了七年的欺詐的折磨以後，得以這樣注視着一只認識我的真相的眼睛——你恐怕不很知道這是一種多麼大的慰安吧！假使我有一個朋友——」

即使是一個死仇也好！——每天當我被其他的人們的讚美弄得非常難過的時候，我可以跑到他那裏去，把真相披露出來，使他知道我是一個最卑劣的罪人，那麼，我想我的靈魂也許還可以活着不死。只要這樣的一點真實，就可以使我得救了！但是現在，一切都是虛偽！——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死了！

赫絲脫·普林望着他的臉，但又不肯立刻說出口來。可是，他已這樣猛烈地把他那些長期抑制着到情緒說了出來，他這番說話供給她一個極好的機會，使她可以把她原來要說的話插進去。她克服了她的恐懼，開口說道：

「你剛纔所希求的可以跟他一道哀哭你的罪惡的朋友，你有一個在這裏，那就是共同犯罪的人，」——說到這裏，她又躊躇了一下，但終於努力說了出來。——「你早已有了一個這樣的仇人，跟你同住在一所房子裏！」

牧師跳了起來，喘息着，抓着他的心，彷彿要把牠從胸膛裏挖出來似的。

「哈！你說什麼！」他喊道。「一個仇人在我自己的屋裏！你是指什麼而說的？」



赫絲脫·普林此刻充分地感到了她對這個不幸的人所釀成的深刻的損害；因為她竟讓他在那毫無疑義地懷着惡意的人的掌握中留了這麼多的年月——其實這是一刻鐘也不行的。只是這個仇人的接近，無論他是戴着怎樣的假面具，已足以擾亂像亞塔爾·丁米司兌爾那樣敏感的人的心境了。以前有一個時期，赫絲脫沒有這樣想到這一點；或者，也許因為她自己所受的苦痛而很厭世，她就讓牧師去忍受那種她或許認為比較容易忍受的刑罰了。但是近來，自從他在刑臺上熬夜的那一夜起，她對他所有的同情就軟化而興奮起來了。現在她更正確地看到了他的心。她絕不懷疑，羅澤爾·乞林渥斯的繼續在身邊——那毒化了他周圍全部空氣的祕密的惡意的毒素——以及他那可以干涉牧師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疾病的醫生的權力——這種種凶惡的機會，都被利用在一個殘酷的目的上了。藉着這些，他使那病人的良心永遠留在煩躁的狀態中；這種傾向並不會用健全的痛苦來醫好他，只會使他的精神上的存在瓦解而崩潰。結果，在塵世上，恐怕不會不造成瘋狂；而在以後，將跟「善」和「真」永遠脫離了關係，就像世間的瘋子那樣。

這就是她所促成的這個人的破滅，而這個人是她從前——不，我們爲什麼不該說出來呢？

——現在依舊熱烈地愛着的！赫絲脫覺得，如她曾經對羅澤爾·乞林渥斯說過的，犧牲牧師的名譽，甚至於死，實在都比她以前所選取的辦法好無限倍。現在，與其要白白這痛心的錯誤，她是寧願倒臥在那些落葉上，而死在亞塔爾·丁米司兌爾的腳邊的。

「亞塔爾啊，」她喊道，「饒恕我吧！在旁的一切事情上，我都是力求忠實的，忠實是我所堅持的唯一美德，而且無論在怎樣的困難中，都堅持着牠；除了你的安全，——你的生命，——你的名譽，——被牽涉着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我贊同了一種欺騙。但是撒謊總是不好的，即使死在另一面威脅着！想不到我所要說出來的話嗎？那個老頭兒——那醫生——他們稱他爲羅澤爾·乞林渥斯的——他原是我的丈夫呀！」

牧師帶着十分猛烈的激情，對她看了一下；這種激情——以多種形式跟他那些更高尚、更純潔、更溫柔的品質混在一起——實在就是魔鬼所據爲己有，並想藉此獲得其餘各部分的他那一部分。赫絲脫從來沒有看到過比這更陰沉或更兇猛的颯盛。在那短促的一瞬間，這竟是一種邪惡的變相。但是他的性格已被苦痛折磨得非常孱弱，即使牠那些低級的精力也只能作一暫時的掙

扎他隨即跌倒在地上，用兩手捧着他的臉。

「我早就應該猜到的，」他喃喃地說。「我早就知道了！我第一次跟他見面，以及以後每次見他的面時，心中總要發生一種自然的畏縮，這不是已把那祕密告訴了我嗎？我爲什麼不會了解呢？赫絲脫·普林啊，這件事是多麼可怕，你是知道得很少，很少的！多麼可恥啊——多麼難堪啊——多麼怖人地醜惡啊，一個有病的、罪惡的心竟這樣暴露在那矚視着牠的眼睛之前！女人啊，女人啊，這是應該由你負責的！我不能夠饒恕你！」

「你饒恕我吧！」赫絲脫喊着，就投身在他身旁的那些落葉上。「讓上帝來懲罰你得饒恕！」帶着一種突如其來的、絕望的柔情，她伸出兩臂去抱住了他，把他的頭擱在她的胸上；也不管他的臉恰好貼在那猩紅字母上。他很想脫身，可是卻掙扎不脫。赫絲脫不肯放鬆他，恐怕他再那麼嚴厲地注視她。全世界的人會對她顰眉蹙額——已有七年之久，大家都對這孤寂的女人顰眉蹙額——可是她卻忍受了這一切，從沒有一次掉開過她那雙堅定的、悲哀的眼睛。上天也對她顰蹙過，可是她並沒有死。至於這個蒼白的、衰弱的、罪惡的、悲苦的男子，赫絲脫卻忍受不了，吃當

不住了！

「現在你肯饒恕我嗎？」她重複地說了好幾遍。「你肯不再髮盛嗎？你肯饒恕嗎？」

「我饒恕你了，赫絲脫。」最後牧師纔從悲哀的深淵中嘆出了一口長氣來，答道，但並不含着什麼怒意。「現在我完全饒恕你了。願上帝饒恕我們兩人！赫絲脫啊，我們還不是世界上最壞的罪人。還有一個比我這玷污了的牧師更壞的人哩！那個老頭兒的報復，實在比我的罪孽更邪惡。他冷血地侵犯了一個人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你和我，赫絲脫，從沒有這樣幹過！」

「從沒有，從沒有！」她悄悄地說。「我們所幹的事，有牠固有的神聖性。我們曾經這樣感覺到！我們曾經這樣對彼此說：你忘記了嗎？」

「別響，赫絲脫！」亞塔爾·丁米司兌爾說着，從地上站了起來。「不；我並沒有忘記！」

他們又坐下了，並着肩，握着手，坐在那生滿青苔的橫倒的樹榦上。人生從沒有給予他們一段比這更陰暗的時光；這是他們已經偷偷地走了這麼久而卻愈走愈黑暗的那個旅途的終點了；是那旅途卻又含着的一種魅力，使他們逗留在那兒不肯離開，挨過一會兒是一會兒，終於還是有個

一會兒的。他們周圍的森林朦朧起來了，而且軋軋地響着，因為狂風正在從其中吹過。樹枝在他們頭上笨重地搖擺着；那些嚴肅的老樹對彼此哀吟着，彷彿在訴說坐在底下的那一對人兒的悲慘的故事，或勉強預告着行將來到的災難似的。

可是他們依舊逗留着。那條通到鎮上去的林中小徑，看起來是多麼陰慘啊！——回到鎮上，赫絲脫·普林又得擔負着她那恥辱的重荷，而牧師又得戴上他的名譽的空虛的假面具了！所以他們又逗留了一會兒。從來沒有什麼金黃色的光，是像這黑暗的森林中的陰暗這樣可貴的。在這兒，只不仁的眼睛看到，那猩紅字母就不會燒灼那墮落的女人的胸脯了！在這兒，只有她的眼睛看到，對上帝和人類都虛偽的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就可以忠實一會兒了！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就跳了起來。

「赫絲脫，」他喊道，「這兒又有一件新的可怖之事！羅澤爾·乞林渥林已知道你要宣佈他的真相了。那末，他會不會繼續保守着我們的祕密呢？現在他將用什麼手段來復仇呢？」

「他有一種怪愛守祕密的癖性，」赫絲脫沉思着答道；「他那些隱祕的復仇方法已使這在

他身上生了根。我相信他大概不至於把這祕密宣布出來的。他一定將另尋滿足他那邪惡慾望的方法。」

「可是我呢！我怎能跟這死仇呼吸着同一的空氣，再活下去呢？」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喊道，他的內部收縮着，他的手不安地揪在心上——這已變成了他的不由自主的一種姿勢。替我想看，赫絲脫！你很強。替我想個辦法吧！」

「你決不能再跟這個人同居，」赫絲脫慢慢地堅決地說。「你的心決不能再處在他那邪惡的眼睛之下！」

「這比死還要難過得多！」牧師答道。「但是怎麼避免牠呢？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該倒臥在你把他的真相告訴我時我投身其上的這些枯葉上嗎？我不得不撲倒在那裏，立刻死去嗎？」

「天哪，你已遭遇了一種怎樣的破滅啊！」赫絲脫說着，淚水湧到了她的眼睛裏。「你難道僅僅爲了懦，就要死嗎？旁的原因是沒有的！」

「上帝的裁判已落在我身上，」那受良心苛責的牧師答道。「我沒有充分力量來跟牠奮

「上天也會大發慈悲的。」赫絲脫接應道，「只要你有力量來利用牠。」

「你爲我長起力量來吧！」他答道。「告訴我該怎麼辦。」

「世界難道是這樣狹隘的嗎？」赫絲脫·普林喊道；她那雙深湛的眼睛注視着牧師的眼睛，本能地對那渙散頹唐到幾乎已經不能豎立的心靈發揮着一種磁石似的力量。「難道宇宙就被包括在那個市鎮的四境以內嗎？——這市鎮在不多幾時以前也不過是一片佈滿落葉的曠野，荒涼得跟這裏的四周一樣的。那條林中小徑是通到哪兒去的？回到鎮上去的，你說是不錯；可是也通往前方！牠更深入，更深入地通入荒野之境，愈走就愈不易被人看到，直到離此不多幾哩的地方，那些黃葉上就看不到白種人的足跡了。在那裏，你就自由了！這樣短的一段路程，會把你從一個你在其中非常苦惱的世界中，送到一個你在其中還可以快樂的世界中去！這無邊無際的森林中，不是有充分的蔭庇可以遮蔽着你的心，使牠不受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注視嗎？」

「是的，赫絲脫；但只能在那些落葉之下！」牧師悲哀地微笑着，答道。

「那末，還有那寬闊的海道！」赫絲脫繼續說。「牠會把你送到這兒來。如果你願意的話，牠就會送你回去。在我們的故鄉，無論在什麼偏僻的鄉村中，或廣大的倫敦——不然，也可以在德意志、法蘭西、或適意的意大利——你就可以不受他制馭或給他知道了！這些鐵石心腸的人和他們的意見，跟你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已經把你的較好的一部分束縛得夠長久了！」

「這做不到！」牧師答道；他聽着赫絲脫的說話時，覺得她好像在叫他去實現一個好夢似的。「我沒有力量去苦惱而罪惡的我，已沒有旁的思想，但願留在上天安置我的處所度盡我的殘生了。雖然我自己的靈魂已經完了，我卻還要盡我的力量去為別人的靈魂効勞！我不敢離開我的崗位，雖然我只是一個不忠誠的步哨，當他那淒涼的守望告終時，他將要得到的酬報一定是死和羞辱！」

「你已在這七年來的悲慘的重負之下被壓碎了，」赫絲脫答道，她熱情地決意要用她自己的精力使他振作起來。「但是你得把這一切都拋棄在腦後！你不能讓牠們來絆住你的腳步，當你沿着那林中小徑前進時，你也不能帶牠們到船上去，如果你願意渡海回去的話。把這些碎片殘骸



留在發生牠們的此地。不要再管牠！一切從新做起！難道你在這一次試驗的失敗上就耗盡了所有的潛能了嗎？並不！前途還充滿着試驗和成功。還有幸福可享哩！還有好事要做哩！把你這種虛偽的生活換作一種忠實的生活吧。去做紅種人的導師和牧師——如果你的心靈召喚你去擔任這種使命的話。不然——這更其合乎你的天性——就在文明世界的最聰明最著名的人們中間做一個學者和聖賢人。傳道著作幹事！什麼都做得，只是不要躲下去尋死拋棄了亞塔爾·丁米司兌爾這個名字，替你自己另外取一個名字——一個響亮的，你使用着不會感到恐懼或羞耻的名字。你爲什麼還要逗留在那些折磨中，不肯立刻就走呢？——牠們已腐蝕了你的生命——牠們已削弱了你的意志和行動的力量——牠們甚至於將使你無力悔改起來，走吧！

「赫絲脫啊！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喊道，他的眼睛裏閃耀着被她的熱情燃起來的一道光，但一瞬間就消滅了，「你在叫一個兩膝發顫的人去賽跑！我不能不死在這兒了！我已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獨自一人冒險走到那廣大的、陌生的、艱難的世界中去了！」

這是一個破碎的心靈的最後的沮喪的表白。他沒有精力來抓住那似乎可以伸手就抓到的

較好的命運。

他又重複說了一遍：

「獨自一人，赫絲脫啊！」

「你不會獨自一人去的！」她深沉地低聲答道。  
到這裏，一切都說出來了！

(註1) A tongue of Pentecost —— 參閱第十一章關於「火舌頭」的小註。

## 十八 滿眼陽光

亞塔爾·丁米司兌爾注視着赫絲脫的臉，眼光中流露着希望和欣喜，可是其中也夾雜着害怕和對於她的大膽的一種恐怖——她已把他不敢說出口來，只是隱隱地暗示着的話說出來了。

但是赫絲脫·普林本來具有着一種天生的勇敢和活潑的心性，而且又被社會隔離了，摺斥了這麼久，所以她所習慣的思想上高度是這牧師完全意想不到的。她曾經毫無規則，毫無引導地，在一個精神上的荒野中徬徨過來，這荒野是廣大得、錯綜得、陰暗得跟那尚未馴服的、此刻他們正在牠的陰影中舉行決定他們的命運的談話的森林一樣的。她的心智和心的家鄉，好像在那些荒涼的地方，她在其中自由自在地遨遊着，就像那些野生的印第安人在他們自己的森林中一樣。多年來，她一直從這個與世隔絕的觀點觀察着人類社會的制度，以及牧師們和立法者所建立的種種東西；她批評這一切時所帶的敬意，也比一個印第安人對於牧師的扁帶、法官的袍子、刑台、絞架、

家庭、或教堂所感到的多不了多少。她的命運的趨勢，在使她成爲一個自由人。那猩紅的字母，是她進入其他女子不敢踏進去的境界的護照。羞辱、絕望、孤獨！這些做了她的先生——嚴厲而粗野的先生，——他們使她強壯了起來，可是也教錯了她不少。

在另一方面，那牧師卻從來沒有經歷過什麼經驗，會引導他逾越一般人共同接受的法律的範圍的；雖然偶然有一次，他曾經這麼可怕地違犯了一條最神聖的法律。但這椿罪惡是熱情造成的，並不是出於故意或他的主張。自從這不幸的時期以來，他一直都以一種病態的熱誠和精細監視着——不是自己的行動，因爲這些是易於調整的——而是他的每一絲情緒，和每一個心思。當時的牧師們佔着社會上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更其受着牠那些規律、主張，以至偏見的桎梏。因爲是一個牧師，所以他那個階級的體制不可避免地把他拘束着。如果是一個尋常人，在犯了一次罪以後，良心因那沒有痊愈的創傷的隱痛而始終活着不死，而且痛苦地敏感，那末，在道德方面他也許會被認爲比從來沒有犯過罪更爲安全哩。

這樣，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來，在赫絲脫·普林這方面，那七足年的被擯棄和羞辱，差不多是在

爲這一刻時候作準備。可是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呢！這樣的一個人，假使還要墮落一次，那還有什麼辯解可以提出來減輕他的罪狀呢？什麼也沒有；除了說他已被長期的、劇烈的磨難破壞了；他的心已被折磨着牠的悔恨弄得昏暗而混亂了；他的良心也許很難決定，在公然自認爲罪犯而逃走和留在此地作偽善者這兩件事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凡是人都想逃避恥辱和死亡之禍，以及敵人的不可捉摸的陰謀的；最後或者說，這個可憐的、病弱無力的巡禮者，在他那淒涼的陰慘的旅途上，看到了一線人間的情愛和同情之光，一種新生活，一種真實的生活，可以代替那他現在正在忍受的悲慘的命運的。還有，讓我們把這無情的、可悲的真理說了出來吧：罪惡的裂痕一在人的心靈中造成之後，在這一世裏是永不能修補好的。牠雖然可以加以守護和防禦，使敵人不能再侵入這禁城中來，或者在他以後進攻時，不得不在他從前得勝過的地方以外另擇一條路徑；可是那毀壞的城垣依然存在着，而在牠附近，那渴望重獲他那沒有忘記的勝利的敵人依然偷偷地躑躅着。

那內心的爭鬪——如果有的話——是不需要敘述的。總之，牧師是決意逃走了，而且並不是獨自一人。

「假使在過去這整整七年中間，」他暗想道，「我能夠記得起有過一刻的安寧或一線的希望，我就會把這當作上天的慈悲的表現而忍耐下去了。可是現在——我既已不可藥救地要滅亡了——我爲什麼不去攫取那被判定了死罪的犯人在行刑前所得享受的一點慰藉呢？或者，如果這確是走到一種較好的生活的路徑，如赫絲脫所要我相信的，那末，我當然並不因走這條路而拋棄了什麼更好的前途！而且沒有她作伴，我已不能夠再活下去了；她有這樣的支持人的力量——有這樣的慰藉人的溫柔！我不敢擡眼看您的上帝啊，您還肯饒恕我嗎？」

「你決意走了吧！」當他跟她的視線相遇時，赫絲脫鎮靜地說。

事情一決定，就有一種異樣的欣喜的光輝閃爍地射照在他胸部的痛苦上。這是一個剛從自己的心獄中逃出來的囚人，呼吸了一個尚未墾殖、尚未基督教化、無法無天的地方的粗野自由的空氣而得的興高采烈的效果。他的精神好像跳了上去，比在一直使他匍匐在地上的悲痛中時更接近地看到了天空。因爲在氣質上原是一個非常虔信的人，他的心情中不可避免地帶着一種虔敬的色彩。

「我又感覺着歡樂了嗎？」他對自己疑惑着，喊道。「我本來以爲牠的種子已在我心中死滅了！赫絲脫啊，你是我的更好的天使！病弱的、被罪惡玷污的、被悲哀薰黑的我，似乎已投身在這些落葉上，而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具有着新的榮耀慈悲的上帝的能力，而站了起來！這樣的生活就已經比以前好多了！我們爲什麼不早點想到這個呢？」

「讓我們不要回顧吧，」赫絲脫·普林答道。「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此刻我們爲什麼還要在這上面流連呢？你看我要把一切都連着這個符號取銷，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一樣！」說着，她就解開了扣住那猩紅文的鈕扣，把牠從胸前取下來，遠遠地拋到那些枯萎的落葉中間去。這神祕的標記降落在小溪這一邊的岸上。只要再多飛幾寸路，牠就要落在水中，使那小溪在牠仍在不住地喃喃訴說着的不可解的故事以外，多添一種哀愁來載送了。這繡花的字母躺在那裏，好像一顆失去的寶石似的閃耀着；如果一個不幸的流浪者把牠拾了去，此後就將永受古怪的犯罪的幻覺、心寒膽落、和莫名其妙的災禍的騷擾了。

恥辱的標記一除去，赫絲脫就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在這一聲嘆息中，那羞恥和苦悶的重荷雖

開了她的心靈。多麼輕鬆啊！在感到自由以前，她並沒有知道那負荷是多麼的重！隨着另一個衝動，她就除去了那約束着她的頭髮的正式帽子，讓那些烏黑濃密的頭髮散落到了她的肩上來；在牠們的豐盛中含着一種光和影，使她的容貌獲得了一種柔和的美。她的嘴邊和眼睛裏，浮現着一種光輝的、溫柔的微笑，好像是從女性的內心中湧出來的。她的兩頰本來蒼白已久，此刻卻被一陣深紅的紅暈渲染着；她的女性、她的青春、她的全部美麗，都從人們所謂無法挽回的過去回來了；牠們跟她的少女似的希望，和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樂，一道叢集在這個時光的令人心醉的圈子裏。而天地間的陰暗，也彷彿是從這兩個凡人的心中流露出來似的，隨着他們的憂愁消失了。頃刻間，好像天空突然破顏微笑似的，陽光照射了出來，送了一陣洪水似的光輝到這幽暗的森林中來，使每一張綠葉都現着歡樂的顏色，使那些枯黃的落葉都變成了黃金，使那些嚴肅的老樹的灰色樹榦也發亮了。本來造成陰影的東西，現在都與光明合成了一體。那條小溪的路徑，已可循着牠那快活的閃光一直追溯到森林的神祕的中心去了，——現在這已變成了一種歡樂的神祕。

這就是大自然——從沒有受過人類的法律的征服，也沒有受過更高的真理的照射的、粗野



的、化外的森林中的大自然——對於這兩個心靈的喜悅的感應！愛情，不管是新產生的或是從死的也似的昏睡中醒轉來的，必然會創造出一種陽光來，使心中充滿着光輝，且泛溢到外界來。即使森林中依舊十分陰暗，但在赫絲脫的心目中和亞塔爾·丁米司兌爾的心目中，牠也是光明的！

赫絲脫又感到了一種喜悅，就望着他說道：

「你得見見珠兒！我們的小珠兒！你曾經見過她——是的，我知道——但是現在你將用另一付眼光來見她。她是一個古怪的孩子！我幾乎懂她不來！但是你會像我一樣地非常愛她的，而且將教我怎樣去對付她！」

「你以為這孩子會喜歡見我嗎？」牧師帶着幾分不安地問。「好久以來，我見了孩子們總要畏縮的，因為他們往往表示着一種不信任我——不願跟我親近的神氣。我甚至於害怕過小珠兒哩！」

「啊，這是可悲的！」那做母親的答道。「但是她會非常愛你的，你也會非常愛她。她在離此不遠的地方。我喊她來吧。珠兒！珠兒！」

「我看到這孩子的，」牧師說道。「她有在那邊，站在小溪對岸，離這兒有一段路的一道陽光中。那末，你以為這孩子會愛我的？」

赫絲脫微微一笑，又喊起珠兒來了；後者正如牧師所說，已遠遠地可以望見了；好像一個穿着鮮艷的衣服的幻影似的，站在一道從交叉着的樹枝間射下來的陽光中。這道陽光往復地顫動着，時來時去，使她的形體時而清晰，時而朦朧——有時像一個真正的孩子，有時卻像一個孩子的幽魂。她已聽到了她母親的喊聲，就慢慢地從樹林中走過來。

當她的母親坐在那裏跟牧師談話的時候，珠兒也並不覺得時間難過。那陰暗的大森林——對於那些把人世間的罪惡和煩惱帶到牠的懷中來的人們，雖顯得那麼的嚴峻——對於這孤寂的孩子卻竭其所能，做了她的遊伴。牠是那麼陰沉，但卻用最親切的態度來歡迎她。牠送鷓鴣莓子給她，這種漿果是去年秋天生長起來的，可是要到春天纔成熟，此刻正紅得跟滴在枯葉上的鮮血一樣。珠兒些這些採集起來，很喜歡牠們的粗野的香味。那些林中的小市民，幾乎絕不從她跟前逃避。有一只帶着十只小鷓鴣的老鷓鴣，最初雖然聲勢洶洶地奔上前來，但不久就悔改了她的兇

猛，咯咯地吩咐她的孩子們不用害怕。一只獨自棲息在一枝低低的樹枝上的鴿子，靜候珠兒走到他下面，纔發出一聲半似招呼半似驚駭的叫聲來。一只松鼠從他住家的大樹頂上刮刮地叫着，不知道是在發怒呢還是在高興——因為松鼠是一種非常會發脾氣而滑稽的小動物，他的心境是很難分辨的——他就這樣對那孩子刮刮地叫着，在她頭上擲下了一個栗子來。這栗子是去年的，已被他的銳利的牙齒咬過一口了。一只狐狸被她踏在落葉上的輕輕的腳步聲從睡夢中驚醒了，就研究地端詳着珠兒，似乎正在猶豫不決：究竟是溜掉好呢，還是繼續在原處睡覺好。一只狼，據說——可是在這兒，這故事當然已陷入了不近情理之境——走過來嗅嗅珠兒的衣服，就讓她用手撫拍他那野蠻的腦袋。總之，實際上那慈母似的森林和牠所養育的這些野生動物，都似乎在這人類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一種跟他們類似的野性。

而她在這兒，也比在兩邊生着青草的市街上或她母親的小屋裏，更其溫和。那些野花似乎知道這一點的；當她經過時，他們都先後低聲說道：「拿我去裝飾你自己吧，美麗的孩子，拿我去裝飾你自己吧！」——爲要使他們高興，珠兒就採集了一些紫羅蘭、白頭翁、和耬斗菜，以及那些老樹倒

垂在她眼前的嫩綠的枒枝。她用這些裝飾着她的頭髮，和她那稚嫩的腰肢，就變成了一個小水仙，或幼稚的林中小女神，或旁的無論什麼跟這古老的樹林十分和諧的精靈。這樣打扮好了的珠兒，聽到了她母親的叫聲，就慢慢地走回來。

慢慢地，——因為她已看見了那牧師。

## 十九 溪邊的孩子

「你會非常愛她的，」赫絲脫·普林重複說道，這時她仍和牧師坐在那裏望着小珠兒。「你不以為她很美麗嗎？你看她用怎樣的天生才能使那些簡單的花朵來點綴她自己啊！即使她在森林中拾得了珍珠、金鋼鑽、和紅寶石，牠們也不會比這些更適合她的。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可是我也知道她生着誰的額角！」

「你可知道，赫絲脫，」亞塔爾·丁米司兌爾不安地微笑着說，「這個老是隨着你走來走去的可愛的孩子，曾使我受了多少驚嚇？我覺得——赫絲脫啊，這是一種怎樣的想，而且多麼可怕呀！——我自己的容貌有一部分重現在她的臉上，而且非常之明顯，人們或許看得出來！其實她大部分是你的！」

「不，不，不是大部分！」那做母親的溫柔地微笑着答道。「再過幾天之後，你就不用害怕去追

究她是誰的孩子了。可是她在頭髮上插着那些野花，樣子是多麼奇妙地美麗啊！好像是我們遺留在親愛的老英倫的那些仙女們中的一個，特地打扮好了來迎接我們似的。」

當他們坐在那裏，眼看珠兒慢慢地走過來時心中所發生的情感，是他們倆以前都從未經驗過的。在她身上，可以看到那連合他們的聯繫。過去七年間，她一直好像一種活的象形文字似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其中宣露着他們這麼蒙昧地企圖隱瞞的祕密——一切都寫明在這象徵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顯示着，——假使有一個先知或魔法師能夠理解熱情的文字的話，珠兒是他們的生命的合一體。不管以前的罪惡是多麼大，當他們同時看到這物質上的結合和他們曾在其中相會且將永遠同住在那裏的精神上見解的時候，他們又怎能懷疑他們的現世生活和將來的命運已結合在一起了呢？這樣的思想，——也許還有旁的他們不承認或不確定的思想，——正在走過來的孩子周圍罩上了一種畏敬的氛圍氣。

「不要讓她感到異樣，——你對她說話時，不要露出熱情或急切的神情來。」赫絲脫低聲說道。「有時候，我們的珠兒是一個喜怒無常、莫明其妙的小鬼頭。她最不能容忍人家對她表示的情

感，當她還沒有充分明白其中的所以然和原因的時候。可是這孩子卻具有着強烈的感情！她很愛我，她也將愛你！」

「你想像不到，」牧師從旁邊瞥視了赫絲脫·普林一眼，說道，「我心裏是多麼害怕着這次會見，同時又怎樣渴望着牠！但是，老實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是很不容易叫孩子們來親近的。他們不肯爬到我的膝上來，也不肯在我的耳邊喋喋着，或回答我的微笑；他們只是遠遠地站着，古怪地望着我。即使是嬰兒們，當我去抱他們的時候，他們也要哀哭起來。可是珠兒，在她的短短的一生中，卻已有兩次對我表示親切！第一次——你還記得很清楚吧！後一次，是你帶着她到那嚴厲的老州長家裏去的時候。」

「那一次，你替她和我辯護得多勇敢啊！」那做母親的答道。「我記得的，小珠兒也該記着。不要怕什麼！最初她也許有點古怪羞怯，但不久就會愛你的。」

這時，珠兒已走到了溪邊，站在對岸，默默地注視着赫絲脫和牧師；他們仍舊一道坐在那生滿青苔的樹榦上，預備迎接她。正在她站住的地方，那小溪恰巧形成了一個十分平穩的水潭，其中倒

映着她的小身體的形象，把她那點綴着野花和環形的枝葉的漂亮的圖畫似的美麗完全照了出來，只是比那實體更其顯得優雅而縹緲。這個跟那真正的珠兒十分相像的影子，似乎把牠那朦朧的不可捉摸的性質傳達了一些給那孩子。珠兒站在那裏，通過了森林中的幽暗的媒介而一動不動地凝視着他們的神情，看起來是很古怪的；這時候，她自己卻全身被一道陽光照耀着，那好像是被一種交感吸引過去的。在底下的小溪中，站着另一個二而一的孩子，也全身浴着金黃色的陽光。赫絲脫朦朧地可望而不可即地感到她自己已跟珠兒疎遠了；似乎那孩子獨自在森林中漫遊時，已走出了她和她母親同住在其中的境界，而此刻正在尋找歸路而不得。

這印象有幾分對，也有幾分不對；孩子固然已跟她的母親疎遠了，但這是由於赫絲脫的過失，並不是珠兒的過失。自從後者離開她身旁以後，另一個家人已被容納到那母親的感情的圈子裏來，以致改變了全部感情的形相，使珠兒漫遊歸來時，不能夠找到她原來住慣的地位，而幾乎不知道她有在什麼地方。

「我發生了一種古怪的幻想，」敏感的牧師說道，「覺得這條溪是兩個世界的界線，而你將



永遠不能再同你的珠兒相會了。或者，莫非她是一個精靈，如我們兒時的傳說中所說，是不准跨過一條流水的？請你催促她一下吧；因為這遷延已經使我的神經震顫起來了。」

「來吧，親愛的孩子！」赫絲脫鼓勵地說，同時伸出她的兩臂去。「你來得多慢啊！以前你何嘗這樣迂緩過？我有個朋友在這裏，他也得做你的朋友。從今以後，你將得到兩倍於你母親獨自所能給你的愛了！打溪上跳過來，到我們這裏來吧。你是像小鹿一樣地會跳的！」

珠兒對於這些甜蜜的說話，一點反應也沒有，仍舊站在小溪的對岸。她時而把她那雙明亮的放蕩的眼睛盯在她母親身上，時而盯在牧師身上，時而又同時望着他們兩人；好像要把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偵察出來，告訴她自己似的。不知爲了什麼，當亞塔爾·丁米司兌爾覺得這孩子的眼睛盯在他身上時，他的手就用那已習慣成自然的姿勢，偷偷地掩着自己的心。最後，珠兒帶着一種奇特的有權威的神情，伸出了她的一只手來，那小小的食指伸直着，顯然是指點着她母親的胸部。而底下，在那明鏡似的小溪中，那用花圈束着腰，被陽光照耀着的小珠兒的影子，也用她那小小的食指指點着。

「你這古怪的孩子，你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啊！」赫絲脫喊道。

珠兒依舊用她的食指指點着；她的眉額顰蹙來了——這表情出現在那稚氣的、幾乎嬰孩似的臉上，更其顯得動人。她的母親仍在招呼着她，好像過佳節似的臉上露着一種不常見的笑容，這孩子就用一種更其專橫的神情和姿勢頓着她的腳。在溪中，那縹緲地美麗的影子，也蹙着額，伸直着指頭，露着專橫的姿勢，使小珠兒的樣子加倍觸目。

「趕快來，珠兒；不然，我要對你發脾氣了！」赫絲脫·普林喊道；她在平時雖然已習慣於那精靈似的孩子，這種舉動，但此刻自然盼望她的行爲更合式一點。「頑皮的孩子，打溪上跳過來，跑到這兒來吧！不然，只好我來拖你了！」

可是珠兒一點也不爲她母親的恐嚇所動，正如不受她的甘言軟化一樣；此刻她竟突然大發脾氣了：激烈地指手畫腳，把她的小身體扭成極端歪曲的一團。她並用尖銳的喊聲來陪伴這放肆的發作，使四面八方的樹林都響應起來；所以，她雖然只有獨自一人在發着稚氣的、無理的脾氣，聽起來卻似乎有無數隱藏着的人物在給她同情，替她助威。在溪中，又可以看到那怒氣勃勃的珠兒

的影子，頭上和腰間都飾着鮮花，但卻頓着腳，狂暴地推動着身體，而在這一切之中，牠那小小的食指依舊指點着赫絲脫的胸脯！

「我知道什麼，使這孩子不舒服了，」赫絲脫低聲對牧師說道；她雖然竭力想隱藏住她的不安和煩惱，她的臉色卻不禁蒼白了。「孩子們對於日常看慣的事物的樣子，是不許有一點改變的，——那怕是最細微的改變。」珠兒看不到她以前看見我始終戴着的東西了！

「請你立刻就幹吧，」牧師答道，「如果你有什麼方法使那孩子平靜下去的話，除了像喜賓司夫人那樣的老妖婆的惡毒的暴怒以外，」他勉強微笑着，又說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是比一個孩子的這種脾氣更爲我所不要看到的。在珠兒的稚嫩的美麗中，正如在那縐紋滿臉的老妖婆身上一樣，具有着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使她安靜下去吧，如果你愛我的話！」

赫絲脫臉上漲得通紅，負疚地對牧師斜視了一眼，又長嘆了一聲，於是再轉臉朝着珠兒；可是在她還未開口以前，臉上的紅暈已變成死灰色的蒼白了。

「珠兒」她悲哀地說，「看看你腳邊看那邊！——在你面前！——在小溪的這一邊！」

孩子把眼睛朝着所指示的地方望去：那猩紅的字母就躺在那裏，非常接近水邊，以致那些金色的刺繡都映在水中。

「把牠拿過來！」赫絲脫說。

「你自己來拿！」珠兒答道。

「見過這樣的孩子嗎？」赫絲脫轉臉對牧師說道。「哦，我有好多關於她的話要告訴你哩！但是，實實在在，她對於這可恨的標記的意見是不錯的。我還不能再忍受一些牠的折磨——只要再忍受不多幾天，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地方而把此地當作一個夢境來回顧了。森林是不能夠隱藏牠的！海洋將從我的手裏得到牠，而把牠永遠吞在肚子裏！」

這樣說畢，她就走到溪邊去，拾起了那猩紅字母來，重新把牠扣在自己胸前。不過一分鐘前赫絲脫還在很有希望地說，要把這致命的符號沉在大海中；但此刻卻這樣地從命運的手中拿了牠回來，她就不禁感到一種無可避免的定命重壓在她身上。她已把牠投入了無邊際的空間——她已呼吸了一個鐘頭自由的呼吸——可是現在這猩紅的慘痛又回來了，在老地方閃耀着可見得，

無論是不是這樣象徵着，一種邪惡的行爲總是帶着定命的性質的。接着，赫絲脫挽上了她那些濃密的頭髮，把牠們隱藏在她的帽子底下。彷彿那傷心的字母有一種使人衰敗的魔力似的，她的美麗、她的女性的暖意和豐滿，都好像落日的餘暉一樣消逝了；一種灰色的暗影，似乎籠罩在她身上了。

當這悽苦的變化告成後，她又向珠兒伸出手來。

「現在你認得你的母親了嗎，兒啊！」她責備地問，但是聲調卻很低。「現在你肯走過溪來認你的母親了吧，她已把她的恥辱戴在身上了，——她已在悲傷了！」

「是的；現在我肯了！」孩子回答着，就打溪上跳過來，抱住了赫絲脫。「現在你真正是我的母親了！而我是你的小珠兒了！」

在她平時少有的一種溫柔狀態中，她拉下她母親的頭來，吻着她的前額和兩頰。但是隨即——由於有一種必然，老是驅使這孩子在她偶然給人的安慰中混進一陣痛苦去，——珠兒又舉起嘴巴來，在那猩紅文上面也吻了一下！

「這是不好的！」赫絲脫說。「你對我表示了一點愛情，接着就要嘲弄我！」

「那牧師爲什麼坐在那邊？」珠兒問道。

「他在等着歡迎你，」她母親答道。「來吧，去請他爲你祝福！他很愛你，小珠兒，他也愛你的母親。你肯愛他嗎？來他渴想跟你攀談哩！」

「他愛我們嗎？」珠兒說道，同時帶着銳利的機智，擡起頭來注視着她母親的臉。「他肯跟我們兩人攙着手，三個人一道走回鎮上去嗎？」

「現在還不，親愛的孩子啊，」赫絲脫答道。「但不久他會跟我們攙着手同行的。我們將有我們自己的家庭和火爐；你將坐在他的膝上；他將教給你許多知識，而且非常愛你。你也將愛他；你肯嗎？」

「那末，他是不是還要老是把他的手放在心上呢？」珠兒問道。

「傻孩子，這是個什麼問題啊！」她的母親喊道。「來請他祝福吧！」

但是，不知道是由於每一個被寵愛的孩子似乎生而具有的對於一個危險的競爭者的妬嫉

心理呢，還是由於她那喜怒無常的天性的流露，珠兒不肯對那牧師表示什麼好感。最後用了武力，她的母親纔得把這賴着不肯走上去，且用扮鬼臉表示她的不情願的孩子送到牧師面前去；這種鬼臉，她自小就會扮好多種，她會使她的顏面變成許多種不同的形相，每一種都含着一種新的惡作劇的成分。牧師窘得非常痛苦，但希冀一個吻也許會發生符呪似的效驗，使他獲得那孩子的比較親切的感情，就彎上前去，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這一來，珠兒就掙脫了她的母親，跑到溪邊去，俯身在溪上，浸洗着她的前額，直到那不受歡迎的一吻完全被洗去而消散在一大段流水中的時候。於是她站在遠遠的地方，默默地望着赫絲脫和牧師；這時候，他們倆正在商量着，並籌備着他們的新處境和就要實現的目的所引起的種種手續。

現在，這命運所繫的會見已經告終了。那幽谷將孤寂地被遺棄在牠那些陰暗的、古老的樹木中間；這些生着無數舌頭的樹木，將久長地低聲訴說着曾在那裏發生過的事，可是沒有一個凡人能夠明白。而那憂鬱的小溪，心中包藏着的神祕本來就已太沉重了，現在又多添了這一段故事，因此牠仍在不住地含糊低語着，聲調絕不比以往的數千年快活一點。

## 二十 迷霧中的牧師

牧師比赫絲脫·普林和小珠兒先離開那裏；他臨走時回轉頭去望了一望，心中一半以爲他將看到那母女倆的模糊的容貌或輪廓正在林中的薄暗中逐漸消失下去。他一生中的這樣大的一種變化，是不能夠立刻被認爲現實的。但是穿着灰色衣服的赫絲脫，卻明明在那裏，依舊站在那樹榦旁邊；這棵大樹是在好多年前被狂風吹倒在那裏的，上面已佈滿了青苔，使這兩個命中注定的人可以帶着塵世的最沉重的負荷去同坐在那裏，得到一小時的安息和慰藉。而且珠兒也明明在那裏，輕快地從溪邊跳舞過去，佔領了她母親身旁的老位子，因爲現在那闖入的第三者已經走了。足見牧師並沒有睡着了，做了一場夢！

因爲要驅除這異樣地擾亂着他的心情的朦朧的、疑惑不定的感覺，他就回憶着而且更透澈地確定了赫絲脫和他自己所擬定的動身辦法。他們已經決定，那人煙稠密，都市林立的「舊大



陸」是比新英倫的曠野或整個美洲更適於作他們避難和隱居的地方，因為在這邊，只有印第安人的茅屋和疎朗地散佈在沿海一帶的，不多幾個歐洲人居留地可供他們選擇。姑且不說牧師的體格是極不適於忍受森林生活的艱苦，就拿他的天賦才能、他的教養和他的充分發展來說，也只有有在文明社會和優雅的環境中，他才能安身立命；程度愈高的環境，他愈跟他相適合。贊助這辦法的，那時港內恰巧停泊着一只船；牠是當時常見的一只形跡可疑的巡航船，這種船雖然不一定是海洋中的不法者，但卻帶着一種顯著的不負責任的性質，在洋面上飄來飄去。這只巡航船是最近從「西班牙洋面」（註一）開來的，三天之後就要開到勃列斯德（註二）去。赫絲脫·普林，由於她那自己委任的「慈善女尼」的職務，已跟那船長和全船船員相熟識了，所以她能夠擔任去弄到兩個大人和一個孩子的艙位，而且可以祕密得超過想像以上。

牧師曾經非常關切地問過赫絲脫，這只船究竟預定在什麼時候開行。據說大概是從今天算起的第四天。「這真是僥倖極了！」當時他會這樣對自己說。至於丁米司兌爾牧師為什麼要以為那是十分僥倖，我們卻不願立刻宣布出來。可是我們一點也不想隱瞞讀者——那是因為，從今天

算起的第三天，他將要宣講「祝賀選舉的說教」；而這樣的事情乃是一個新英倫的牧師生平所能遇見的一件光榮的事，所以他不能夠得到一個比這更適當的方式和時機來結束他那專門的職業了。「至少，他們將要這麼說到我，」這個可作模範的人暗想道，「我並沒有拋棄了什麼公務不幹，而且幹得並不壞！」這確是可悲的，像這個可憐的牧師那樣深刻銳利的自省，竟這麼悲慘地受了欺騙！我們已經——而且或許還要——講到他的許多壞事；但恐怕沒有一件是這麼可憐地懦弱的；沒有什麼證據是這麼微細而又無可爭辯的：一種奇妙的病症早已在腐蝕着他的性格的本質了。沒有一個人能夠對自己擺着一付面孔，對衆人擺着另一付面孔，而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以後，仍能不迷惑究竟哪一付是真的面孔的。

丁米司兌爾先生跟赫絲脫·普林會見後，回來時心情非常興奮，使他得到了一種異常的體力，用很快的腳步趕回鎮上去。林中的小徑，似乎比他兩天前出來時更荒蕪，更富於粗野的天然障礙物，更少有人跡了。可是他卻跳過了那些泥濘的地方，鑽過了那些糾纏着人的矮樹林，爬上坡道，撲入凹地，總之，是用一種他自己都驚駭的不會疲乏的活力，克服了路上所有的阻礙。他不禁回

想到，僅僅兩天以前，他在這同一的路上艱難地行走時，是多麼的孱弱無力，曾因上氣不接下氣而停止多少次。當他逐漸走近鎮上時，他得到了一個印象：那些先後呈現在他面前的熟悉的事物都已經改變了。似乎他離開牠們以來，已不止一天兩天，而已有好多天或竟幾年了。固然，街道的樣子跟他所記得的絲毫無二，那些房屋的特點也一切依舊，三角牆尖仍是那麼多，他記得有一只風向雞的地方仍各自有一只風向雞。可是這改變的感覺還是固執地闖入了他的心中。對於他所遇見的那些熟人，以及這小鎮上他所熟知的一切生活狀況，也發生了同樣的感覺。他們的樣子並沒有變得老一點或者年青一點；老年人的鬍子並不比以前更白，昨天在爬着的嬰孩今天也並不能立起來走路；究竟他們在哪一點上跟他最近離別時望過一眼的人物有所不同，實在是說不出來的；可是牧師的最深刻的感覺卻似乎在報告他，他們已經改變了。當他在自己的教堂牆下經過時，他特別厲害地感到了這樣的一個印象。這大廈的樣子顯得這麼的陌生而又這麼的熟悉，以致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心在兩種思想之間顫動着：要末他以前只在夢中見過牠，要末他此刻只是在夢見牠。

這個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現象，並不表示外界起了什麼變化，而是表示那觀察這些熟悉的景物的人心中已發生了一種十分突然、十分重大的變化，以致一日的間隔竟在他的意識上起了好像相隔多年的作用。牧師自己的意志、赫絲脫的意志、和發生在他們倆之間的命運，造成了這種變相。這個鎮跟以前是完全一樣的；可是牧師從森林中回來時卻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很可以對那些招呼他的朋友們說，——「我並不是你們以為我是的那個人！我已把他留在那個森林中，讓他退隱在一個幽谷中，一條憂鬱的小溪附近，一根生滿青苔的樹榦旁邊了！到那裏去找你們的牧師吧，且看他那消瘦的軀體、他那憔悴的面頰、他那白而重的佈滿痛苦的縐紋的前額，是不是好像一件被拋棄的衣服似的丟在那裏！」無疑的，他的朋友們依舊將固執地對他說，「你自己就是這個人啊！」——可是錯誤的自然不是他們，並不是他。

在丁米司兌爾先生尚未走到家裏時，他那內部的人又給了他許多證據，表明思想界中和感情界中已起了革命。實際上，除了說這內心中的王國已換了朝代，牠的道德律已全部變更以外，什麼都不足以說明那些此刻正在傳達給這不幸的、驚恐的牧師的衝動。每走一步，他都被鼓動着要

去幹一樁什麼古怪的、粗野的、邪惡的事，同時感覺着這是不由自主而又出於故意的；是不能自禁，由一個比那反對這衝動的更其深刻的自我發生出來的。例如，他遇見了自己教堂裏的一個執事。這良善的老頭兒，以他那可尊的年紀，他那正直而聖潔的人格，和他在教會中的地位，所許他使用的父親樣的愛情和長輩的特權來跟牧師招呼；同時，他的態度上又帶着牧師的職務和品質都有權要求的那種深刻的、近乎崇拜的敬意。這真是一個美麗得無以復加的榜樣：年高望重的尊嚴，怎樣可與社會地位較低、天稟較差的人對於較高的人所應有的低首和敬意相調和。且說丁米司兌爾牧師在跟這位賢明的、白鬚鬚的執事談話的兩三分鐘之內，全靠十分細心地約束着自己，纔得沒有把湧上他的心頭的某些關於聖餐的褻瀆神明的話說出口來。他渾身戰慄着，臉色變得跟死灰一樣蒼白，深怕他的舌頭一掉，把這些可怕的話說了出來，而且冒稱已得到了他自己的同意，雖然他並沒有完全給牠。那怕心中懷着這樣的恐怖，他還是幾乎禁不住要縱聲大笑，因為想像着那聖潔的老輩執事聽到了本堂牧師的褻瀆神明的話，將嚇得怎樣的呆若木鷄！

此外又發生了一件同一性質的事。當丁米司兌爾牧師在街上急匆匆地走過去時，他遇見了

本堂的最年長的女教友；她是一位非常虔信而可作模範的老太太；孤苦伶仃地寡居着，心中充滿着關於她的死了的丈夫和孩子們以及早已死了的朋友們的回憶，好像一個充滿着重疊的墓碑的墳場一樣。可是這一切，本來雖是一種極深重的悲痛，在這老太太的虔信的心靈中，卻已被她三十多年來不斷地用以餵飼自己的宗教上的安慰和「聖經」中的真理差不多變成了一種嚴肅的欣喜。自從丁米司兌爾先生接管她以來，這良善的老婆婆的主要的塵世上安慰——這假使不是同時是一種來自天上的安慰，也決不能成爲安慰的——就是偶然地或故意地跟她的牧師相會，而從他那可愛的嘴唇中吐出一句溫暖的、芬芳的、含着天國氣息的「福音」來，送到她那遲鈍而狂喜地傾聽着的耳朵裏去，使她的精神振作起來。但是這一次，直到丁米司兌爾先生把他的嘴唇放到這老婦人的耳邊去的時候止，他卻依照着靈魂的大敵的志願，始終記不起一句經文來，所能記起的只是一句否認人的靈魂的永生不死性的簡潔有力的，而且他在當時認爲是無法反駁的議論。這議論如果注入了她的心中，這有年紀的女教友恐怕就會倒在地上立刻死去，好像注入了一種極猛烈的毒汁一樣。實際上他究竟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話，牧師在事後無論如何都想不

起來。也許他的說話上僥倖發生了一種錯亂，使那良善的老寡婦在理解上得不到什麼明晰的觀念，或是「造化」照着牠自己的方法解釋了牠。總之，當牧師回轉頭來一望時，他看到了一種神聖的感激和狂喜的表情，彷彿天國的光輝似的照耀在她那佈滿縐紋的、紙灰色的臉上。

此外還有一個實例。跟那位老教友分手之後，他又遇見了本堂的最年青的女教友。她是一個新近皈依真理的少女，——而且是在丁米司兌爾牧師在刑臺上熬夜後的那一個禮拜日，聽了他的講道而皈依的，——她甘願捨棄現世的暫時的歡樂，以換取天國的希望；當人生在她的周圍逐漸暗澹下去時，這希望就會更其光明起來，而在那極度的幽暗上鍍上一重最後的榮光去。她是美麗得純潔得跟生長在「極樂園」中的百合花一樣的。牧師很知道他自己被供奉在她那聖潔無瑕的心中，他的肖像周圍懸挂着牠那些雪白的帷幔，在虔信中含着愛情的暖意，而在愛情中含着虔信的純潔。這天午後，一定是撒但使這可憐的少女離開了她母親的身旁，而跑出來遇見了這個受了極端誘惑的，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這麼說呢？——這個迷途的、自暴自棄的人。當她逐漸走近來的時候，那魔王就悄悄地吩咐他縮成很小的形狀，在她那柔嫩的胸中注入一邪惡的種子

去，使牠不久開出黑暗的花來，而及時結成不祥之果。牧師對於這個如此信仰他的處女的靈魂，感覺着這麼大的支配力，他覺得只要邪惡地看她一眼，就能使她那純潔無垢的心田全部荒蕪，而用一句話使跟牠相反的事物全部發育起來。因此——經歷了一番他從未經歷過的極大的爭鬥以後——他就用他那日內瓦外套遮住了自己的臉，只做不見地匆匆地走了過去，讓那年青的女教友隨着自己的心意去分析他這粗暴行動的原因。她搜索着自己的良心——這是跟她的衣袋或針線盒一樣充滿着純潔無害的小東西的——用盡心思瞎猜了上千種自己的過失，可憐兒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來操作家務時，她的眼皮都紅腫了。

牧師在還沒有時間來慶祝他對最近這一個誘惑的勝利以前，又感到了一個更可笑而幾乎同樣可怕的衝動。那是——我們說時都要臉紅的——那是想突然站住在街上，用一些非常邪惡的說話去教給一羣正在那裏玩耍的、剛纔會講話的清教徒的小孩子。當他把這幻想認爲跟他的服裝不相配而擯斥了以後，他又遇見了一個喝醉的水手，那是從「西班牙洋面」開來的那只船上的一個船員。這時候，因爲他已經十分勇敢地抑制住了其他的一切邪惡的心思，可憐的丁米司



兌爾先生就渴想，至少得跟這柏油似的無賴漢握握手，用放蕩的水手們所富有的不規矩的笑話和一陣圓滿的、堅實的、絕妙的、侮辱神明的咒罵來散散心！使他安全地逃過這個危機的，並不是什麼更高尚的主張，而是他那天生的優美的趣味，尤其是那已經膠黏住他的牧師的遵守禮儀的習慣。

「這麼騷擾着誘惑着我的究竟是什麼呢？」最後牧師站住在街上，用手擊着自己的前額，這樣對自己喊了。「我瘋了嗎？還是已把我自己完全交給了惡魔？我有沒有在森林中跟他訂了約，而用我的血簽了字？現在他是不是在招呼我去履行牠，所以要提出他那卑污到極點的想像力所能想到的各種邪惡的心思來，引誘我去實行？」

當丁米司兌爾牧師正在用手擊着前額，這樣跟自己密談的時候，據說那有名的老妖婆喜賓同夫人恰巧打那裏走過。她的樣子非常神氣：穿戴着一種很高的頭飾，一件華麗的天鵝絨袍子，以及一個用那著名的黃色漿糊製成的纓領，這製造的祕訣是她的特別親密的朋友，安尼·探納，在因托馬斯·奧佛貝雷爵士的謀殺案（註三）而被絞死之前教給她的。不知道這妖婆究竟有沒有

看破牧師的心思，她竟突然站住了，精明地看着他的臉，狡黠地微笑着，跟他攀談起來了——雖然她平時是不大跟牧師們講話的。

「唔，可敬的先生，你原來到森林中去過了，」這老妖婆說道，她那高高的頭飾對他點動着。「下次你只要通知我一聲，使我能夠跟你一道去，我就覺得很榮幸了。不用怎樣費力，我的一句好話就能夠使無論哪一位陌生的先生從你所知道的那位有權勢者那裏得到慇懃的招待！」

「我承認，太太，」牧師照着這位婦人的地位和他自己的良好教養所要求的，莊重地行了一個禮，回答道——「我承認，憑着我的良心和人格說，對於你所說的話的意義，我一點也不明白！我並沒有到森林中去尋找什麼有權勢者；以後我也絕不預備到那裏去，求得這樣的一位人物的歡心。我這次出行的唯一目的，是去問候我那虔信的朋友伊利奧使徒，並且跟他一道慶賀那許多由邪教皈依了真理的寶貴的靈魂！」

「哈哈，哈哈！」那老妖婆呵呵大笑道，她那高高的頭飾依舊對牧師點動着。「唔，唔，在白天我們是不能不這樣說的，你的裝腔作勢，倒很像一個老手哩！可是到了半夜裏，在森林中，我們要談的又

是另一番話了！」

她帶着她那年高的莊嚴態度走了過去，可是卻幾次回轉頭來對他微笑着，好像要在他們兩人間看出一種秘密的親密關係來似的。

「我真的已把自己賣給了惡魔嗎？」牧師暗想道，「這惡魔，據人們說，已被這穿戴黃漿糊纒領和天鵝絨袍子的老妖婆選作了她的王侯和主子！」

可憐的牧師啊！他所作的交易是跟這非常相近的！被一種幸福的幻夢誘惑着，他竟破天荒地深思熟慮地接受了一種他明知道是罪該萬死的罪惡。而這種罪惡的易於傳染的毒質，就這麼速地佈滿了他精神上的全體。牠麻痺了一切神聖的衝動，而使全體的邪惡的衝動都活躍地醒轉來。嘲笑、殘酷、無端的惡意、任意作惡的渴望、對於良善神聖的事物的嘲弄，這一切都醒了轉來誘惑他，雖然同時也使他驚駭。而他跟喜賓司老夫人的相遇，如果實有其事的話，不過表明他跟那些邪惡的人們和誤入邪道的精靈們的交感和同胞感吧了。

這時，他已走到了墳場旁邊的寓所裏，就急急地走上樓梯去，躲避在他的書房裏。牧師很快活，

因爲終於達到了這個隱身的地方，沒有先被那些他在街上走着時不斷地被驅使去幹的古怪的、邪惡的怪僻行爲把他的真相暴露給世人看。他走進了那住慣的房間，環顧着周圍的書籍、窗戶、火爐、和牆壁上的舒適的帷幔，心中仍舊帶着那他從林間的幽谷中走回鎮上和家裏來時一直在騷擾着他的異樣的感覺。他曾在這兒讀書寫作；他曾在這兒絕食熬夜，弄得半死地活轉來；他曾在這兒竭力祈禱；他曾在這兒忍受千百種的苦痛。那華麗的古希伯來文聖經仍在那裏，摩西和那些「先知們」在其中對他講着話，一切都含着上帝的聲音。在桌上，在一枝沾染着墨水漬的鋼筆旁邊，放着那篇尚未完稿的說教，其中有一句在中途突然斷了。這是兩天以前他的思想中止湧到紙上來的地方。他知道，曾經幹過、忍受過這些事而把那「祝賀選舉的說教」寫到這裏的人，就是他自己，——那兩頰蒼白的瘦削的牧師！但他似乎遠遠地站在一旁，以輕蔑的、哀憐的、可是卻含着半豔羨的好奇心注視着這以前的自己。這個自己已經沒有了。從森林中回來的，是另一個人；是更聰明的一個人；具有着許多隱祕的神祕的知識，是以前的單純的人所決不能知道的。這是一種苦味的知識呢！

正在這樣沈思着的時候，書房門上傳來了一下敲門的聲音，牧師就說道，「進來！」——心中並非完全想不到他也許將看到一個惡鬼。事實上也果然如此！進來的乃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牧師臉色蒼白，一言不發地站在那裏，一手放在那希伯來文聖經上，一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歡迎你回來了，可敬的先生，」那醫生說道。「那正直的好人，伊利奧使徒好嗎？可是我覺得，親愛的先生，你的臉色很蒼白呢；似乎那穿過荒野的旅行，對於你是太艱苦了。要不要我的助力來恢復你的心力，使你能夠宣講你那『祝賀選舉的說教？』」

「不，我並不這樣想，」丁米司兌爾牧師答道。「我的旅行，和跟那位聖潔的使徒的會見，以及我所呼吸的自由的空氣，都使長久禁錮在書房中的我，得到了許多好處。我想我不再用得着你那些藥了，親切的醫生啊，雖然牠們是很好，而且是由一只友愛的手送到我嘴邊來的。」

在這麼談着的時候，羅澤爾·乞林渥斯始終以一個醫生對於他的病人的那種鄭重的、全神貫注的神情注視着牧師。可是，外表上雖然如此，牧師卻幾乎深信這老頭兒已經知道了——或少已經確信地猜到了——他自己和赫絲脫·普林的會見。當時那醫生也知道，在牧師的心目中，

他已經不是一個被信任的朋友，而是他的最刻毒的仇人了。既然雙方已知道了這麼多的事實，照理就該有一部分表示出來了。可是古怪的是，往往要經歷了很長久的時間，言語纔會把事實表達出來；而兩個要想規避某一個話題的人，往往談到了牠的邊緣上，又會一動不動牠而很安全地退回去。就因為這樣，牧師並不害怕羅澤爾·乞林渥斯會用明白的說話把他們兩人彼此對立的真正狀況說出來。然而那醫生卻照着他那邪惡的慣例，可怕地爬近了這秘密。

「那不是更好嗎？」他說道——「今晚你再使用一次我的拙技。老實說，親愛的先生啊，我們不能不用盡心力，使你在這次祝賀選舉的演講時很強健有力。人們對於你期待很殷哩，生怕明年此時，他們的牧師已不在了。」

「是的，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牧師虔誠地聽天由命地答道。「但願上天使牠是一個更好的世界；因為老實說，我也不大想再在我的羊羣這裏逗留轉瞬即逝的一年了！但說到你的藥品，親切的先生啊，照我目前的體格而論，我實在用不着牠。」

「這使我聽了很高興，」醫生答道。「我那些服用了這麼久不見效驗的藥，現在也許在開始

奏效了。我將多麼快樂，而值得受新英倫全體人士的感激呀，如果我居然醫好了你的病！」

「我由衷地感謝你，時刻關心着我的朋友啊，」丁米司兌爾牧師莊重地微笑了一笑，說道：「我感謝你，我只能用祈禱來報答你的恩德。」

「一個善人的祈禱是最貴重的報酬！」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答道，同時就告別了。「是的，牠們乃是『新耶路撒冷』通用的金幣，上面鑄着上帝自己的鑄像！」

他走了以後，牧師就叫了一個僕人來，命他去拿食物；這送到他面前之後，他就以饕餮的胃口吃着。吃畢，他就把那些已經寫好的祝賀選舉的說教稿子塞到了火爐裏去，重新再寫起來；這次寫時，他的情思不斷地噴湧出來，他覺得自己得到了靈感，只是不明白上天怎麼會選取像他這麼卑污的一件樂器來傳達牠的聖諭的莊嚴宏大的音樂。但是他卻讓這個神祕自己去解決，或者永遠不解決也好，他只顧懇切地、狂喜地、急急地趕着他的工作。那一夜就這麼地好像一匹生有翅膀的駿馬似的飛馳過去了，而他就騎在這匹駿馬上；早晨來到了，紅着臉從窗帷間偷望着；最後，初升的太陽射了一道金光到書房裏來，恰巧橫在牧師的暈眩的眼前。他坐在那裏，指間依然挾着那枝筆，

背後放着一大堆不知有多少的寫好的稿紙！

(註一) Spanish Main——指西班牙 Orinoco 河口至南北美洲海岸間的洋面。

(註二) Bristol——英國商港名。

(註三) 見第九章註。



## 二十一 新英倫的節日

在新州長要從人民手裏接受他的官職的這一天早晨，赫絲脫·普林和小珠兒很早就來到了市場中。那裏早已擠滿了鎮上的各種匠人和其他平民，數目很不少；其中還有許多粗野的人物，他們所穿的鹿皮衣服表明他們是屬於環繞着這殖民地小都會的那些森林中居留地的。

在這公共的放假日，正如在過去七年中的其他一切時候一樣，赫絲脫穿着一件灰色的粗布衣裳。除了牠的顏色以外，牠的式樣上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點，同等地使她的身體和輪廓變成模糊而看不清楚；同時那猩紅文卻把她從這昏暗的不清晰中送了回來，使她在牠那精神方面的光輝中顯露了出來。那些鎮上人早已十分熟悉的她的臉，表示着他們已在那上面見慣的那種大理石似的恬靜。牠好像一付假面具；或者不如說，好像一個死了的女人的凍結的平靜的面部；這悽慘的相似，是由於在無權要求任何人的同情這一點上，赫絲脫是真的死了，已經離開了人間這事。

實，——雖然她似乎依然混在人間。

在這一天的，她的臉上或許含着一種以前從未見過的表情；但是實在，這種表情在此刻也是不容易看出來的，除非是一個具有超自然的才能的觀察者先看破了她的心事，然後再到她的顏面上去尋找一種相應的發展。這樣的一個心靈透視者或許能夠看到，在過去的悲慘的七年間一直當作一種必要、一種苦行、一種無情的宗教似的東西而忍受着衆人的注視的她，現在這最後一次，卻是自由地、自願地來接受牠的，爲的要把那一向是苦痛的東西轉變爲一種勝利。「對這猩紅文和佩戴牠的人看你們的最後一眼吧！」——那人們的犧牲和他們心目中的終身奴隸，或許在這樣對他們說。「再過一會兒，她就不在你們的掌握中了！再過不多幾個鐘頭，那神祕的海洋就要把你們放在她的胸脯上燒灼着的這個符號吞下去而永遠隱藏起來了！我們如果假定，當這快要從那已這麼深刻地跟她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痛苦獲得她的自由的一刻時候，赫絲脫的心中竟發生了一種惋惜的情感，——這也並不是可歸入人的本性的一種過於不合理的矛盾。她或許發生了一種無法抗拒的渴望，要從那差不多成爲婦人以來她一直在嘗着的盛着蘆薈和艾汁的

杯子裏，最後再屏住了呼吸深長地喝牠一大口——這難道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嗎？此後送到她的唇邊來的人生之酒，必須是盛在彫花的金杯裏的非常芳香美味而使人歡樂的美酒；不然，像喝極有效力的興奮劑似地喝過苦味的糟粕的她，就難免要發生一種沒精打采的厭倦感了。

珠兒是打扮得輕盈地美麗。人們簡直猜不到，這個明媚活潑的精靈竟是那一團幽暗的灰色東西生下來的；或是裁製這孩子的服裝所必需的那種豪華而又細緻的想像力，原來跟完成使赫絲脫的簡樸的衣服具有這麼明顯的一種特色的那件也許更困難的工作的想像力是同一的東西。這身衣服是跟小珠兒這麼的適合，牠竟像是她的性格的自然流露或不可避免的發展和外部表現一樣；牠簡直跟牠分不開來，就像蝴蝶翅上的五光十色的光彩，或鮮豔的花瓣上的著色的光輝跟牠們的所有主分不開來一樣。這孩子正跟他們相同：她的衣服是跟她的天性十分和諧的。而且在這多事的一天，她的心情上還有一種奇特的不安靜和興奮的狀態，很像一顆懸挂在胸前的金剛鑽似的，隨着胸部的各種動悸而閃耀着牠的璀璨的光輝。兒童們往往會對於跟他們有關係的人的激動發生一種感應，尤其會感到家庭間的任何種類的動亂或迫在目前的大變革；所以，可

算是挂在她母親的不安靜的胸前的寶石的珠兒，在她的跳躍着的精神上把人們不能夠在赫絲脫的大理石似冷靜的額際看出來的那些情緒都洩露出來了。

這興奮狀態使她好像鳥兒似的在她母親身旁跳來跳去，而並不是規規矩矩地走着。她時時發出放縱的、聽不清楚字句的喊聲來，有時竟刺耳地歌唱着。當她們走到市場中的時候，她看了使那個地方充滿生氣的那種騷動和喧鬧，她就更其不安靜起來了；因為在平時，這鎮上的商業中心是很像一個鄉村裏的會議廳前的一片寬闊而寂寞的草地的。

「母親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嚷道。「爲什麼今天大家都不做工？這是全世界的放假日嗎？你看，鐵匠也在那邊！他已洗乾淨了他那張塗滿煤灰的臉，穿着禮拜日穿的衣服，好像很願意尋歡作樂呢，只要有一個仁善的人肯把方法教給他！還有老獄吏白萊克脫先生也在那邊，對我點點頭，微笑着。母親，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記着你做嬰孩的時候，兒啊！」赫絲脫答道。

「就算這樣，他也不該對我點頭微笑的，——這墨黑的、兇相的、眼睛怪難看的老頭兒！」珠兒

說。「他儘可以對你點頭，如果他喜歡的話；因爲你穿的是灰色衣服，又戴着這猩紅字母。但是看呀，母親，這裏有多少的陌生面孔啊，而且還夾雜着印第安人和水手！這些人究竟到這市場裏來做啥呀？」

「他們在等着看遊行的隊伍經過，」赫絲脫說道。「因爲州長和知事們都要打這兒走過，還有牧師們，和所有的大人物和良善的人們；他們的前面還有音樂隊和軍隊引導着。」

「那個牧師也在裏邊嗎？」珠兒問道。「他會不會對着我伸出他的兩手來，好像你把我從溪邊拉到他面前去的時候那樣？」

「他也在裏邊，兒啊，」她的母親答道。「但是今天他不會來招呼你的；你也切勿去招呼他。」

「他是一個多麼古怪、多麼可哀的人呀！孩子一半好像自言自語似地說。「在黑夜中，他會叫我們到他那裏去，握着你的手和我的手，好像我們跟他一道站在那個刑臺上的那一晚那樣。在森林深處，只有那些老樹可以聽到和一線天空可以看見的地方，他又會坐在一堆青苔上，跟你講話！他還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幾乎那小溪都洗不掉牠！但是在這裏的青天白日之下，人羣廣衆之

中，他竟不認得我們了，而我們也不可以認得他！他真是一個古怪的、悲哀的人——他的手老是放在心上！

「別響，珠兒！這些事情你是不懂的。」她的母親說道。「此刻不要去想到那牧師，你可以看看周圍的人們，且看今天大家的臉是多麼快活。兒童們都從學校裏來了，成人們都從工場中和田地裏來了，爲的要來快樂一下。因爲今天，一位新人要開始來統治他們了；所以——照着人類自有國家以來的老規矩——他們要來尋歡作樂；彷彿這個可憐的古老世界，終於將遇到吉利的安樂的一年了！」

正如赫絲脫所說，人們的臉上都放射着一種難得看到的快活的光輝。那些清教徒把他們認爲可以容許意志薄弱的人類享受的全部歡樂和公共的喜悅，都壓縮在一年間這個慶祝的節日中——以前固然是這樣，在以後兩個世紀的大半時期中也仍舊這樣；在這只有一天的節日中，他們驅散了平時的暗雲，使他們的神情現得並不比其他的多數人類社會在全體遭難的時期所表現的更嚴肅一點。

但是我們也許把這確是當時的風俗習慣的特色的灰色或黑色的情調說得過分了一點。此刻聚在波士盾市場中的人們，並不是生來就承襲着清教徒的陰鬱的。他們本來都是英國人，他們的父親曾在依利薩伯時代的歡樂的富饒中生活過來；那個時代的英國生活，就全體而論，可算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莊嚴的、華麗的、快活的生活。假使遵照他們的遺傳的趣味的話，新英倫的移民們就要用燄火、歡宴、展覽、和輝煌的遊行來慶祝一切公共的大事了。或在舉行莊嚴隆重的典禮時，把快活的娛樂跟嚴肅合在一起，彷彿在一國的人民在這種喜慶時節所穿的大禮服上，加上一種奇形怪狀的、輝煌奪目的刺繡去——這也並不是做不到的事。在慶祝殖民地的政治年度開始這一天的方式中，也含着一些這種企圖的影子。在我們的祖先們所創立的關於知事們每年就職典禮的習慣中，可以找到一種記憶着的莊觀的朦朧的反映，他們曾在高傲的老倫敦看到過的儀式——我們不說是英皇的加冕式，就說是市長大人的就職式吧——的一種褪色的、沖淡過多次的重複。這共和國的先祖們和創立者——那些政治家、牧師、和軍人——在當時認為採用外表上的威嚴和莊嚴乃是一種責任；這，依照古禮，是被當作在公衆間或社會上佔着高位的人的正當服裝

的。大家都走了出來，要在人民的眼前遊行一次，以便把一種必要的尊嚴給予那新近成立的政府的簡單體系。

這一天，一般平民也被容許——如果不是鼓勵的話——放鬆了他們的各種艱苦的勤懇生活的嚴格奉行，這在平時似乎是跟奉行他們的宗教二而一的事。固然，這兒並沒有什麼在依利薩伯時代或哲姆斯時代的英國很容易找到的民衆娛樂設備；沒有做戲等類的粗俗的表演；沒有彈着豎琴唱傳奇中的短歌的行吟詩人，也沒有帶着一只隨音樂而跳舞的猴子的玩把戲者；沒有表演各種摹擬的妖術的變戲法者；沒有「滑稽的安得烈」用笑話來使羣衆開然大笑，這種笑話也許已有幾百年老了，但因爲是訴之於最廣闊的歡樂泉源的，所以依然很有效力。所有從事這種種滑稽的職業的人，在這兒不但將受嚴厲的法律的禁止，而且也將受支持這種法律的大衆心情的嚴格禁止。雖然如此，這些人民的闊大而忠厚的臉卻還是在微笑着，——也許是兇猛難看的，但卻是盡情的微笑。這些殖民地的人們曾在英國鄉間的市集上和鄉村中的草地上看到過並參加過的那些戶外運動，在這兒也並不缺少；這種運動，因了其中所含的必不可少的勇氣和丈夫氣，是被



認爲值得保存在這塊新土地上的。在市場周圍各處，可以看到許多對康倫華式和德望郡式（註一）的角力者；在一個角上，有兩個人在作友誼的比棍；而最使大家感到興味的，是在本書中已提到過多次的那個刑臺上，兩個帶着盾牌和闊劍的劍師正在開始作一鬪劍的表演。但是，使衆人非常失望的，是這最後一種表現竟被鎮吏的干涉來打斷了，這小官吏認爲這樣濫用法定的一個神聖的地方，是褻瀆法律的尊嚴，是決不能容許的。

當時的人們還在沒有歡樂的生活的初期，而且是知道及時行樂的父老們的子女；所以就全體而論，如果跟他們的後裔——就像隔開了這麼久的一個時期的我們自己——比較起來，在慶祝節日這一點上，我們假使說他們是比得過的，那也不算是過分。他們的直接的後嗣，就是初期移民的次一代人，戴上了清教主義的最黑暗的陰影，使全體人民的容貌上籠罩着這麼濃厚的一重暗雲，就是以後的兩百多年歲月都不足以驅散牠。我們還得重新學習那遺忘了的行樂的藝術哩。

這幅市場中的人生的寫照，在大體上雖然帶着那些英國移民的悲哀的灰色、棕色、或黑色的色彩，但其中也夾雜着一些相異的顏色，使牠顯得很有生氣。一羣印第安人——穿着他們的野蠻

人的豔裝：奇形怪狀地繡着花的鹿皮袍子、貝壳珠結成的帶子、紅色和黃色的赭石、以及羽毛，並且帶着弓箭和尖頭上裝着石頭的長矛——臉上現着比清教徒更甚的剛毅的莊重神情，遠遠地站在一旁。這些塗着顏色的半開化人雖然很粗野，但還不能算是這兒的最粗野的人物。這衙頭是應該歸給幾個水手的，他們是那隻從「西班牙洋面」開來的船上的一部分船員，是特地上岸來看「祝賀選舉日」的熱鬧的。他們都是些樣子粗暴的亡命之徒，臉孔被太陽曬得墨黑，生着極濃的鬍子；他們的闊腳管短褲用皮帶繫在腰上，扣子往往是一塊粗糙的金片；皮帶上多數挂着一柄長的小刀，有的挂着一把大刀。在他們的闊邊的棕櫚葉帽子底下閃耀着的眼睛，雖然在高興和快活的時候，也含着一種野獸似的兇光。他們毫不害怕、毫無顧忌地違犯了束縛着旁的一切人的規則；在那鎮吏面前公然吸煙，雖然一個鎮民如果吸了一口煙就要罰款一先令的；任意地從衣袋裏摸出葡萄酒瓶或燒酒瓶來，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並且慷慨地把酒瓶遞給他們周圍的看得口都闔不攏來的人們。這明顯地表示了當時的不完備的道德的特色，那種道德雖然我們說牠是非常嚴格的，但對於航海的人們卻又很縱容，他們不僅在岸上可以任性胡為，在他們的本土上更其可以

作無法無天的事。當時的水手，在今日是很可以當作海盜辦的，就拿這只船上的船員來說——雖然他們並不是航海界的特別壞的分子——絕少可以懷疑的餘地，我們很可以說，他們一定是犯過劫掠西班牙商船的罪的，如果在現在的法庭中審起來，他們的頭頸都是保不週全的。

但是古時候的海洋，完全任着牠自己的意志，或僅僅受着暴風的支配，而洶湧着，激漲着，泛着白沫，人類的法律簡直絕沒有想去節制牠。波浪上的海盜，一旦拋棄了他的職業，如果他願意，就可以立刻變成陸地上的一個正直而虔信的人；而且，就是在他正在過他的亡命生活的時期，如果你去跟他交易一下，或偶然交際一下，也並不被認為是不名譽的事的。所以，那些穿戴着黑外套，漿過的領帶，和尖頂帽子的清教徒長老們，也溫和地對這些快活的航海者的喧鬧和粗暴的舉動微笑着；而當像羅澤爾·乞林渥斯醫生這麼可敬的一個公民，被人們看到在跟那隻行跡可疑的船上的船長親密地交談着，一同走到市場中來的時候，也不會引起什麼驚異或批評了。

就服裝上說，那船長無論走到那裏，總是人羣中的最顯赫最華麗的人物。他的衣裳上佩着無數緞帶，帽子上鑲着金花邊，又被一條金鏈條環繞着，而且插着一根羽毛。他的身旁挂着一把刀，他

的額上有一處刀傷；從他的頭髮的梳法看起來，他似乎是故意要把這刀傷顯露出來，而不願把牠遮掩好的。一個陸上的人決不能穿着這套服裝，露着這付臉相，而且帶着這麼豪華的一種神氣，而不受一位知事的嚴厲審問，而被判處罰金或徒刑，成羣帶着腳鐐示衆的。可是對於這船長呢，一切都被看作了他的性格的附屬物，好像閃耀的魚鱗之於魚一樣。

將要開往勃列斯德的船上的船長，在跟那醫生分手以後，就懶散地在市場中走來走去，直到他偶然走近赫絲脫·普林所站的那個地方時；他似乎看到了她，就毫不躊躇地去招呼她。照例，赫絲脫無論站在什麼地方，她的周圍就會留出一塊小小的空地來，好像一個有魔法的圈子似的，人們在附近即使擁擠得摩肩接踵，也不敢或不願踏到這圈子裏來的。這是那猩紅文用以籠罩牠那命定的佩帶者的一種強迫的精神上的孤獨；這一部分是由於她自己的緘默自檢，一部分是由於她的同胞們的本能的撤退——雖然這種撤退現在已不是那麼粗暴的了。如果這在以前沒有對赫絲脫發生過什麼好處，現在牠卻使她能夠跟那船長談話而怕被別人聽到了；而且赫絲脫·普林在公衆前的名聲已起了極大的變化，所以即使是鎮上的著名最規矩的管家婆，舉行了這樣

的交談所引起的閒話上決不會少於赫絲脫自己的。

「這樣末，太太，」那船長說道，「我就不能不命管理員在你預定的以外，多備一個鋪位了！這次航海不用怕什麼壞血病或暈船熱了！有了船上的醫生和這另一個醫生，我們唯一的危險將來自藥劑或藥丸；這不是空話，因為船上還裝着一大批我跟一只西班牙船交易得來的藥材哩。」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赫絲脫問道，心裏吃驚得比她所許表現出來的更甚。「你又多了一位搭客嗎？」

「唔，你不知道嗎？」船長喊道，——「此地的那個醫生，自稱為乞林渥斯的，他想跟你一道來嘗試嘗試我的船上的飯菜呢。嗯，你一定早已知道了；因為他對我說，他是你們一夥的人，是你說起過的那位先生的知己朋友——那位先生，你說正受着這些刻薄的老清教徒統治者的危害的！」

「不錯，他們倆是相熟的，」赫絲脫答道，臉上雖裝得很鎮靜，可是心中卻非常驚慌。「他們已在一起同住了許多時候。」

船長和赫絲脫·普林交談的就只有這幾句話。但在這個時候，她看到了老羅澤爾·乞林渥斯本人，正站在市場上最偏僻的一只角裏，對她微笑着；這微笑——越過了那寬闊嘈雜的廣場，通過了衆人的一切談笑、種種思想、心情和興味——傳送了一種祕密的、可怕的意義過來。

(註一) 康倫華 (Cornwall) 和德密郡 (Devonshire) 都是英國的地名。

## 二十二 遊行的隊伍

當赫絲脫·普林還沒有集中她的思想來考慮在這使人驚駭的新局面之下應該怎麼辦的時候，軍樂的聲音已可聽到正在一條隣街上走近來了。這表示知事們和公民們的遊行隊伍正在朝着會議廳前進；到了那裏，丁米司兌爾牧師將照着這麼早就已成立而且以後也一直奉行着的一個習慣，宣講一篇「祝賀選舉的說教。」

不久，遊行隊的先行隊伍就出現了：慢慢地莊嚴地進行着，繞過了街角，向市場中穿過來。走在最前面的是音樂隊。其中包含着多種樂器，彼此也許不十分調和，而且彈奏得也許不大高明；可是卻已達到了那些銅鼓和喇叭對着羣衆吹打的重大目的。——那就是要在眼前經過的人生景象上，加上一種更高尚的更英勇的情調去。小珠兒最初拍着手，但接着在一瞬間卻失去了整個早晨，一直使她興奮着的那種不安靜的激動；她默不作聲地凝視着，似乎像一只飄浮的海鳥那樣乘在

那些洶湧激漲的聲浪上飛上天去了。可是，跟在音樂隊後面而作為遊行隊的光榮護衛的軍隊，其武器和明亮的甲冑上放射出來的耀眼的陽光，卻使小珠兒回復了她原來的心情。這一隊軍人——帶着一種古老的、光榮的名望從過去的時代進行下來，至今依然保持着一種團體的存在，——並不是由用金錢僱傭來的東西組成的。牠的行伍中都是些上等人，他們感覺着尚武精神的搏動，要想創立一種「軍事專門學校」在其中，好像在「聖堂騎士」（註一）的聯合會中那樣，他們可以學習軍事上的科學和太平時世的演習，所能教給他們的實際戰術。當時的一般人對於軍人所抱的崇高的敬意，可以在這一隊中各成員的高傲態度上看出來。真的，其中有幾個，憑着他們在「低地國」（註二）和其他的戰場上的勞績，確已獲得了稱為軍人並享受軍人的榮譽的資格。而且全體的裝束——身上穿着擦得發亮的鋼甲，明晃晃的鋼盔上插着顛巍巍的羽毛——具有着一種不是現代的任何展覽所能企及的輝煌氣概。

可是，更值得有思想的觀察者注意的，卻是走在這護衛的軍隊後面的那些居高位的文官。即使在外表上，他們所表示着的尊嚴神情也使那些武人的高視闊步顯得很庸俗，——如果不是荒



唐的話。在當時，我們所謂「才能」這東西，被人重視的程度要比現在差得多；可是造成人格的穩定和高貴的那些厚實成分，被人重視的程度卻比現在多得多。那些人民由於世襲的權利，具有着尊敬別人的性格；這種性格，在他們的後裔身上，即使還殘存着一些分量也很少了，在選擇和評論公務人員時只發揮着非常薄弱的一種力量。這改變不知是好是壞，也許好壞參半吧。在這古老的時代，居住在這些荒蕪的海岸上的英國移民，已把國王、貴族、和各等有地位的可以敬畏的人物都遺棄在身後了，可是他們心中的尊敬別人的能力和需要還很強烈，所以就將這種尊敬加在老年人的白髮和尊嚴的眉額上；加在經過長期試鍊的廉潔上；加在堅實的知慧和帶着悲哀色彩的經歷上；加在那種使人起歷久不變之感而可以歸入「可敬」這一總定義之下的嚴肅莊重的天稟上。所以，這些由人民的初期選舉招到有權力的地位的原始政治家——如勃蘭特斯屈利、安迪考脫、杜特雷（註三）、貝林罕，以及他們的同僚，——似乎並不都是很顯赫的，他們的得名與其說是由於心智的活動，不如說是由於沉着的持重。他們有剛毅和自信心；在遭遇艱難和危險的時候，他們就像抵抗怒潮的一道岩壁似的，為國家的安全屹立着。以上所說的這些性格上的特點，都明白地

表現在殖民地的新知事們的四方臉和魁梧的軀體上。專就天生的威嚴的氣概而言，這些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前列的人，就是回到祖國去做貴族院的議員或國王的樞密顧問，祖國的人民也不用害羞的。

走在這些知事們後面的，是那非常著名的年青牧師，從他的嘴裏將吐出這每年一度的紀念日的宗教講演來。他的職業，在當時，是比政治生活更可以表現出心智上的才能來；因為，除了其中所含的一種更高尚的動機以外，牠在社會的近乎崇拜的尊敬上具有着強有力的誘因，足以把最有雄心的人吸引到這職務中來。就是政治上的權力——例如殷克利斯·馬忒（註四）那樣——也是在一個成功的牧師的掌握中的。

據此刻看到他的人們看來，丁米司兌爾先生自從踏上新英倫的岸上以來，從沒有表現過像他現在在遊行隊伍中走着時的步調和神情上可以看出來的這種精神。他的腳步並不像平時那樣的柔弱；他的身體並不彎曲；他的手也並不吉利地放在他的心上。可是，如果更正確地觀察起來，就可看出牧師的這種精力似乎並不是屬於肉體上的。牠也許是精神上的，是由天使們供給他

的。牠也許只是在誠懇而長期不斷的思想的爐火中蒸溜出來的強烈興奮劑的興奮作用。或者，也許是他那敏感的氣質受了那些響朗的尖銳的音樂的鼓舞，那些向天空激漲着的聲浪把他擡了起來。然而，他的神情是這麼的茫然，丁米司兌爾先生究竟有沒有聽到那些音樂，都是一個疑問哩。他的肉體在那裏向前移動着，而且帶着一種不見慣的精神。可是他的心在哪裏呢？很深很深地在牠自己的領域中，以一種超自然的活動力，忙碌地整頓着一串快要從那裏吐露出來的莊嚴的思想；所以他對於周圍的一切，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不知道；但那精神上的元素卻提起了那孱弱的身體，不自覺其負荷地帶着牠前進，使牠變成了跟自己一樣的精神。具有非常的智力而已變成病態的人，有時會發生這種巨大的作事力量的，在其中他們貫注着幾十天的生活，過後就要奄奄無生氣地過這麼幾十天了。

赫絲脫·普林一眼不靈地注視着牧師，就感到有一種悲涼的勢力克服了她自己，可是她不知道這是怎樣或從哪裏來的；她只覺得他離她自己的世界是這麼遙遠，絕對不是她所能抓到的。她本來以為他們兩人一定要交換會心的一眼的。她想到了那幽暗的森林，和牠那寂寞的幽谷，愛

情和悲痛，以及那佈滿青苔的樹幹：他們曾經手挽手地坐在這裏，把他們的悲哀而熱情的談話混在那小溪的憂鬱的嗚咽聲中。那時候，他們是相知得多麼深刻啊！難道這就是那個人嗎？此刻她簡直不認得他了！彷彿被那些悠揚悅耳的音樂籠罩着，隨着那一隊尊嚴的可敬的父老們，昂然地走過去的他在塵世的地位上是這麼不能接近，而在她現在看到他的那種不表同情的遙遠的思想中是更其不能接近的他！她的心發沉了，她想到以前的一切情形一定是一個幻夢，她雖然夢想得活龍活現，其實在牧師和她自己之間是沒有什麼真正的連繫的。赫絲脫的心中還含着這麼多的婦人氣質，她簡直不能夠饒恕他——尤其是現在，當他們的正在走近來的「命運」的沈重的足音已可以聽到，正在愈走愈近的時候！——因為他竟能夠這麼完全地從他們的共同世界中抽身而去，讓她在黑暗中摸索着，伸出她那雙冰冷的手來，可是卻找不到他。

珠兒或是看到了而感應着她母親的情感，或是她自己感到了籠罩着牧師的那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氛圍氣。當遊行的隊伍經過面前時，這孩子很不安靜，好像一只將要飛去的鳥兒似的，不住地跳動着。等到全體都走過了的時候，她就擡頭注視着赫絲脫的臉，問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太太，我不知道你所說的事，」赫絲脫·普林答道，心中覺得喜賓司夫人是在心理上患有毛病的人；但同時看她以那樣確信的態度來斷言這麼多的人（她自己也在其內）和那「惡人」的直接關係，卻又不禁異常驚駭害怕。「我不敢隨便談論像丁米司兌爾牧師先生那樣有學問的虔誠的傳道師！」

「吓，女人，吓！」老太婆對赫絲脫搖晃着一根手指，喊道。「你以為我到森林中去了這麼多次數，還沒有法術來斷定還有誰到那裏去過嗎？多得很哩；雖然他們的頭髮裏並沒有遺留着他們跳舞時所戴的野花圈上的葉子！我認得你的，赫絲脫；因為我看見着這個標記。在陽光中，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牠；在黑暗中，牠好像火焰似的放着紅光。你公開地戴着牠；所以對於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這個牧師呢！讓我對着你的耳朵告訴你吧！那『黑人』知道了他自己的一個已經簽名蓋印的奴隸，竟像丁米司兌爾牧師先生那樣的怕敢承認這束縛，他自有方法來使那標記在青天白日之下對着全體世人的眼睛顯露出來的！這牧師老是把他的手放在心上，他究竟想遮掩些什麼呢？哈，赫絲脫·普林！」

「究竟是什麼呢，喜賓司好太太啊？」小珠兒熱心地問。「你看見過嗎？」

「這沒有關係，寶貝啊！」喜賓司夫人對珠兒深深地行了一個敬禮，答道。「你自己遲早總有一次會看到牠的。人家說，孩子啊，你是『空中之王』的血親哩！你願不願在什麼美妙的夜裏，跟我一道飛去會會你的父親？到了那時，你就會知道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了！」

尖銳地笑着，使整個市場上的人都聽到了她的聲音，這怪誕的老太婆就走了。

這時候，在會議廳中，開場的祈禱已經做過了，丁米司兌爾牧師的聲調已可聽到在開始演講了。一種不可抵抗的情感使赫絲脫留在這地方附近。那神聖的大廈中已擠滿了人，不能再容納一個聽講者了，所以她只好在那刑臺旁邊佔了一個地位。這地點近得可以使她聽到全部的說教，那牧師的非常特別的聲音成了一種不清楚的然而卻有抑揚頓挫的低語，不斷地飄流到她的耳朵裏來。

牧師的發音器官，本身就是一種可貴的天賦；聽到牠的人即使一點也不了解牧師所講的言語，也會隨着牠的音調和節奏而發生感動的。跟其他一切音樂一樣，牠含着熱情和感情，以及高亢



的或柔和的情緒，使無論在哪裏受過教育的人心都能夠聽懂。雖然聲音因透過教堂的牆壁而被抑低了許多，赫絲脫·普林卻全神貫注地傾聽着，而且非常密切地跟牠感應着，所以這通篇說教竟對她發生了一種跟那些辨不清楚的字句完全無關的意義。這些字句，如果更清楚地聽到了的話，也許不過是一種比較粗俗的媒介，而妨礙着那精神上的意義的。現在她聽到了那抑低的聲調，彷彿正要平靜下去安息的風聲似的；接着她又隨着牠那逐步高升的柔和和氣魄而上升，直到那音量似乎把她包圍在一種可畏而嚴肅的宏壯空氣中。可是，那聲調有時候雖然變得這麼的莊嚴，其中卻始終含着一種悲哀的質素。那好像是可以感動每一個人心的受難的人類的嘆息或絕叫，——大聲的或低聲的苦痛的呼聲！有時候，在悲涼的沉默中，只能聽到——隱約地聽到——這深沉的哀音在嘆息着。但是即使在牧師的聲調變成很高而有威風的時候，——在牠遏抑不住地湧上去的時候，——在牠達到了極大極強的程度，充滿了教堂裏，而衝破了那些堅硬的牆壁，散佈到外界的空氣中來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時候，如果聽的人留心細聽起來，也可以聽到這同一的痛苦呼聲的。這是什麼呢？是一個裝滿着悲苦的、或許罪惡的人心，正在對着人類的偉大的心哀

訴牠自己的祕密，不管那是罪惡也好，悲苦也好；正在祈求人類的偉大的心的同情或饒恕——在每一剎那，——在每一音響中，——而且絕不是徒勞！使牧師得到他的最適當的力量，就是這深沉的、不斷的低音調。

在這個時候，赫絲脫始終好像一個彫像一樣，站在刑臺的腳旁。即使牧師的聲音沒有把她留在那裏，這個作爲她的恥辱生活的起點的地方也具有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吸力。她心中有一種感覺——因爲太模糊，不能稱爲思想，但卻沉重地壓在她的心上，——覺得她的全部生活，無論以前的或以後的，都跟這個地方連結着；牠好像是使她的生活統一的一點。

這時候，小珠兒早已離開了她母親的身旁，在市場中各處任意遊玩着。她以她那離奇的璀璨的光芒使那些陰鬱的羣衆快活了起來；正如一只鮮明的羽毛的鳥兒，半隱半現地在昏暗的密集着的樹葉中間跳來跳去，使整棵樹都明亮了起來似的。她的行動是忽起忽落的，但往往是突如其來的，沒有規則的。這表示着她的精神上的不安靜的生氣，今天在牠那顛着腳尖的跳舞中更加不知疲勞，因爲牠被她母親的不安的心情彈奏撥弄着。每當珠兒看到一件刺激她那永遠活動着

而漂泊無定的好奇心的事物時，她就飛奔過去，照着自己的歡喜，好像自己的財產似的抓住了那個人或那件東西；可是她自己的行動，卻一點也不肯順從別人的意思，以為報答。那些清教徒旁觀着，臉上雖然微笑着，可是看了那從她的小身體內放射出來而閃耀着活潑精神的不可言喻的美麗和古怪的魅力，心中卻並非不想稱她為惡魔的兒女。她跑過去，直視着那些野性的印第安人的臉；他們就感覺到這是比他們自己更野性的一種人物。從那裏，帶着天生的大膽，和同樣為她的特色的謹慎態度，她飛奔到一羣黑臉的水手中間去——這些人正如陸上的印第安人那樣，乃是海洋中的野人；他們驚訝地、欣賞地注視着珠兒，好像是一片浪花變成了一個小姑娘，而賦有着夜間在船頭底下閃爍着的「海火」作靈魂似的。

這些航海家中的一個——其實就是那跟赫絲脫、普林交談過的船長——受了珠兒的容貌的極度迷惑，竟想伸出手去抓住她來吻她一下。發見了要抓住她簡直是跟要抓住空中的一只蜂雀一樣的不可能，他就從帽子上拿下了那條環繞着牠的金鏈條來，把牠拋給那孩子。珠兒立刻以十分靈巧的技術把牠繞在自己的頸項和腰身上；一到那兒，牠就變成了她的一部分，使人很難

想像沒有這鏈條時的她了。

「你的母親就是那邊的那個佩着猩紅字母的婦人，」船長說道。「你願意替我帶一個口信給她嗎？」

「如果這口信使我高興，我就帶，」珠兒答道。

「那末你告訴她，」他繼續說道，「我又跟那黑臉孔、扛肩胛的老醫生談過了，他答應帶他的朋友，就是你母親認識的那位先生，一道來上船。所以你的母親只要照顧她自己和你好了，不用再操旁的心。你願意把這話告訴她嗎，你這小妖精？」

「喜賓司太太說，我的父親是『空中之王』，」珠兒頑皮地微笑着，喊道。「如果你用這壞名字來稱呼我，我要去告訴他，叫他用暴風來追趕你的船。」

走着一條彎彎曲曲的路徑穿過了市場，孩子回到了她的母親那裏，把船長所說的話傳達了給她。赫絲脫的強壯的、鎮靜的、堅定地持久的心，終於差不多沉下去了，當她看到這不可避免的命运，那羸弱兇惡的臉相的時候，——正當一條路徑似乎開放着，可以讓牧師和她自己走出他們那

悲慘的迷宮之際，這臉相卻帶着一種毫不容情的微笑，出現在他們的路徑的正中。

船長的消息已使她的心陷在一種可怕的惶惑中，被窘困着，同時她又受着另一種磨難。市場上有許多從附近的鄉間來的男女，他們以前時常聽人講起那猩紅文，而且被人們用上百種虛偽的或誇張的謠言把牠說得非常可怕，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親眼看到過牠。這些人，在看完了旁的各種玩意兒以後，此刻就都粗魯無禮地擁到赫絲脫·普林的周圍來了。他們雖是這麼的鹵莽，可是也只敢在幾碼外圍成一個圈子，不敢更走近來。他們就站在這麼遠的地方，被那神祕的符號所引起的厭惡的離心力釘住在那兒。還有全體的水手，看到了圍觀者的擁擠，而且又得知了那猩紅文的意味，也就走過來，把他們的晒黑的、亡命之徒似的臉孔鑽到這圈子裏來。就是那些印第安人，也受了白種人的好奇心的冷影的影響，從人叢中溜過來，把他們的像蛇一般的黑眼睛盯在赫絲脫的胸前；他們也許以為佩帶這輝煌的繡花徽章的人，是她的社會中的一位身分很高的人物哩。最後，本鎮的居民（他們對於這破舊的事物的興味，受了別人的情感的感覺而沒精打采地復活轉來了，）也懶洋洋地踱到這塊地方來，冷冷地熟識地注視着赫絲脫的恥辱標記，也許比其他的人

更厲害地折磨着她。赫絲脫看到了七年前在獄門口等候她走出來的那一羣管家婆的同一的臉孔；全體都在，除了其中最年青而唯一有同情心的那一個，這個人的葬服後來是由赫絲脫裁製的。在這最後一刻時候，當她立刻就要拋棄這灼人的符號時，牠竟古怪地變成了更大的注視和興奮的中心；因此，牠痛苦地燒灼着她的胸脯，比她第一天戴上牠以來的無論什麼時候都還要厲害。

當赫絲脫站在這有魔力的恥辱的圈子裏時，——她的刑罰的狡黠的殘忍似乎把她永遠釘住在那兒了，——這時候，那受人讚賞的牧師正在從神聖之講壇上望下來，望着一羣在最深刻的內心中受他支配的聽衆。教堂裏的聖人似的牧師！市場上的佩着猩紅文的女人！哪個人的想像會荒唐到這種程度，竟會想到兩人身上原來印着同一燒灼的烙印！

(註一)「聖堂騎士」(Knights Templars)爲中世紀時保護崇拜聖地的基督教徒的武士團。

(註二)低地國 (the Low Countries) 指荷蘭。

(註三) Bradstreet, Endicott, Dudley —— 以上三人都是美洲殖民地的政治家，曾先後任馬薩諸塞州的州長。

(註四) Increase Mather (1639-1723) 本是波士盾的牧師，自一六六五年至一七〇一年任哈佛大學的校長。

## 二十三 猩紅文的顯露

那好像激漲的浪潮似的擁着傾聽着的聽衆的心靈升騰而上的雄辯的聲音，終於停止了。暫時靜默得跟神明降諭後一樣的肅靜。於是發生了一種喃喃的、半抑住的聲息；彷彿那些聽衆解除了那把他們送到另一個人的心靈界中去的高尙的法術，正在逐漸覺醒過來，可是還深重地懷着敬畏和驚愕之感似的。又過了一剎時，聽衆就開始從教堂的門戶中湧出來了。現在既已完畢，他們就需要旁的更適於支持他們重返其中的粗俗的塵世生活的空氣來呼吸了；教堂裏的空氣已被牧師化成了熱情的言詞，而且飽含着他的思想的濃烈的香氣。

一到露天，他們的狂喜就變成說話衝了出來。街道上和市場中，從這邊到那邊，完全充滿着讚美牧師的低語聲。他的聽衆都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比所能說出來的或聽到的更完美的事物告訴了別人，纔能安靜。據他們全體一致作證，從來沒有一個講演的人是講得像今天的講演者這樣富

於明達的、高尚的、神聖的精神的；而且從沒有什麼從凡人的嘴裏吐露出來的靈感，是比從他的嘴裏吐露出來的更明顯的。這靈感的力量，似乎可以看到從天上升下來，附着在他身上，佔有了他的心靈，不住地把他從放在面前的講演稿中提起來，並用許多使他自已跟他的聽衆同樣驚奇的思想去充實他。他的題目，好像是「神與人類社會的關係」，特別提到了他們正在此地的荒野中建設起來的新英倫。當他將要結束時，一種預言似的精神降臨在他身上，非常有力地強迫他發表預言，正如牠曾強迫古時的那些以色列預言者一樣；只是有一點不同：那些猶太先知們預告了他們的國家的天罰和滅亡，他的使命卻在預言這新集合的上帝的人民將有一個高貴的、榮耀的前途。但是，在這一切中間，在通篇講演中，都含有着一種深沉的、哀感的低音調，那是不能不解釋作一個快要逝世的人的自然的哀鳴的。是的；他們這麼敬愛着的牧師——他也十分愛他們大家，以致在要離開他們而歸天時不能不嘆息着——已得到了早死的預感，不久就要在他們的痛哭聲中離開他們了！這個他暫留在世間的觀念，更其加強了牧師所造成的效果；那好像是一位飛上天去的天使，在路過時在這些人的頭上鼓了一會兒他那雙雪白的翅膀——既是一個陰影，同時又有一



片光輝——而撒下了一陣黃金似的真理來。

這樣，丁米司兌爾牧師就達到了一生中的空前絕後地輝煌而充滿勝利的時期——這樣的時期，多數人在自己的生活領域中都會遇見一次的，雖然往往要過了好久以後回顧時纔知道。此刻他就站在卓越的最高峯上；這時天賦的智力、豐富的學識、優越的口才、和純潔無瑕的名望，能使一個最初期的新英倫牧師達到的地位；在當時，牧師的職業本身，已是一種很高的踏腳石了。這就是牧師講完他那「祝賀選舉的說教」而俯首在講壇上的墊子上時所佔的地位。這時候，赫絲脫·普林始終站在那刑臺旁邊，那猩紅文依舊在燒灼着她的胸脯！

現在又可聽到軍樂的鏗鏘聲，和武裝護衛隊的整齊的腳步聲，從教堂的大門中傳出來了。遊行的隊伍要從這裏走到鎮公所去，到了那裏，將舉行一番莊嚴的盛宴，以結束今天的典禮。

因此，那一隊可敬的、威嚴的父老們又在一條寬闊的、夾在民衆中間的甬道上進行着了；當州長和知事們、賢明的老輩、神聖的牧師、以及所有的要人和名人，走到民衆中間去時，後者就連忙恭敬地退讓在兩邊。當他們已全身走到市場中的時候，民衆就對他們歡呼起來了。這歡呼——雖然

無疑地由當時獻給那些統治者的稚氣的忠誠獲得了額外的力量——使人覺得是那還在耳朵裏迴響着的極度緊張的雄辯在聽衆心中燃起來的熱情的遏抑不住的爆發。每一個人都感到了這衝動，而且同時受了鄰近的人的感染。在教堂內，牠是容易纔被壓下去的；在露天，牠就轟隆一聲，響澈了雲霄。這兒儘多着人，儘多着受了極度感動的、交響的情感，足以產生這比狂風的呼嘯、霹靂的轟聲、或海洋的怒吼更其動人的呼聲；而且這強有力的許多聲音的歡呼，是被那把許多人的心合成一個大心的普遍的衝動合成了一個偉大的聲音的。在新英倫的土地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歡呼！在新英倫的土地上，從來沒有站過一個像這牧師這樣受他的同胞們尊敬的人！

這時候，他究竟是怎樣的呢？在他頭部周圍的空中，是不是有一圈輝煌奪目的潔光呢？他被精神化得這麼的空靈，被崇拜者這麼地奉爲神明，那末，他在隊伍中走着時的腳步，究竟是不是真正踏在世間的塵土上呢？

當軍人和官長們的隊伍走過了以後，大家就都把眼睛移到牧師正在走近來的那塊地方望着。當一部分又一部分的羣衆先後看到了他時，那歡呼聲就逐漸沉靜下去，而變成了一種低語。他

在這樣的勝利之中，神情是多麼的衰弱蒼白啊！他的精力——或者應說是那神聖的福音自己從天上帶來使他能夠講完牠的靈感——已被收回去了，因為現在牠已這麼忠實地完成了牠的職務。他們剛纔看見在他的頰上燃燒着的紅光已經熄滅了，就像一個火焰無可奈何地在最後的餘燼中銷沉下去了一樣。帶着這麼一種死樣的顏色的臉孔，簡直不像是一個活人的；那這麼毫無精神地在路上蹣跚着的人，簡直已沒有生命了，可是他還是蹣跚地走着，並不倒下來！

他的一個同事——就是那年高的約翰·威爾遜牧師——看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在智力和感情的高潮退去後所陷人的狀態，就連忙走過來扶助他。牧師顫抖地然而卻堅決地推開了這老年人的手臂。他仍舊向前走着，假使這種動作可以稱爲走的話，其實卻很像一個小孩子看見自己的母親伸着兩臂引誘他走過去時的那種搖搖擺擺的動作。而此刻，他已不知不覺地走到了那記得很清楚的、風雨剝蝕的刑臺面前；在這兒，在隔着那麼多的悲慘的歲月以前，赫絲脫·普林遭遇了世人的羞辱的凝視。赫絲脫正牽着小珠兒的手，站在這裏！胸前還佩着那猩紅文牧師在這兒站住了，雖然音樂隊仍在奏着那莊嚴而歡欣的進行曲，領着遊行的隊伍前進。牠在召喚他前進，

——前進去赴宴！——可是他卻在這兒站住了。

在最近這幾分鐘間，貝林罕一直在不安地注意着他。現在他就離開了隊伍中的本位，走過來幫助他了，因為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神色上看起來，如果不再有人去扶助他，他一定要跌倒了。可是後者的表情上含着一些什麼，使那老州長不敢走上前去，雖然這個人一向是不肯輕易服從旁的心靈的朦朧的暗示的。這時候，羣衆都帶着敬畏和驚愕的心情在旁邊看着。這種肉體上的衰弱無力，在他們的心目中，不過是牧師的精神上力量的另一面；這麼聖潔的一個人，即使在他們的眼前飛升上去，逐漸朦朧起來而又光明起來，直到終於消失在天國的光輝中，——那也算不得是過於高貴的一種奇蹟。

他轉身朝着刑臺，伸出了他的兩臂來。

「赫絲脫，」他說道，「走過來來，我的小珠兒！」

他用以望着她們的臉色，是非常可怖的；但其中也含着一些又溫柔又異樣得意的神情。那孩子就以她所特有的那種鳥兒一般的行動飛奔到他那裏，用兩臂抱住了他的膝部。赫絲脫·普林

——慢慢地，好像是被不可避免的命運逼着而違反了她的最堅強的意志似的——也走了近來，可是在還沒有走到他那裏以前就站住了。這時，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從人叢中鑽了出來——或者，因為他的神情是這麼的陰暗、惑亂、而邪惡，說不定是從什麼下界鑽上來的，——要來搶回他的犧牲，不讓他去做他所想做的事！無論是怎樣的，總之，這老頭兒衝上前去，抓住了牧師的胳膊。

「瘋子，且住！你想做什麼？」他低聲說道。「叫那個女人回去！把這孩子丟開！一切就都好了！不要沾污了你的名譽，而死於恥辱中！我還可以救你哩！你要使你的神聖的職業受到污辱嗎？」

「哈，誘惑者啊！我想你來得太遲了！」牧師答道，同時害怕地可是卻堅定注視着他的眼睛。「你的權力已比不得從前了！靠着上帝的助力，現在我要逃出你的掌握了！」

他又對着那佩渥紅文的女人伸出了他的手來。

「赫絲脫·普林，」他帶着深刻動人的懇摯喊道，「用了上帝的名義，——他是這麼的可怖而又這麼慈悲的，他竟許我在這最後一刻時候，爲了我自己的深重的罪孽和悲慘的痛苦，來做我七年前所沒有做的事，——請你走過來，把你的力量環繞在我身上！你的力量，赫絲脫！但是願牠受

着上帝賦予我的意志的引導！這個可憐的、被損害的老人正在用他的全力來反對牠——用他自己的全力和惡魔的全力來吧，赫絲脫，來吧！扶我到那刑臺上去！」

羣衆騷動起來了。切近地站在牧師周圍的那些有地位和有身分的人，是這麼的吃驚，這麼的感亂而不明白他們所看到的事的含義——他們不能夠接受那非常明顯地呈現在他們面前的解釋，又不能夠想像到旁的任何解釋——以致他們始終一聲不響，一動不動地旁觀着那「上天」似乎就要舉行的審判。他們眼看牧師靠在赫絲脫的肩膀上，並被她的一臂扶持着，走近了刑臺，走上那梯子去；那由罪惡而生的孩子的小手，依舊緊握他手中。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也跟了上去，好像是一個跟他們大家都其中表演的罪惡和悲苦的戲劇有密切關係的人，所以很有資格參預在這最後的一幕中。

「你即使找遍了全世界，」他兇惡地望着牧師，說道，「也找不到這麼秘密的一個地方——無論是高尙的地方或低微的地方，能夠逃得過我的——除了這一個刑臺上！」

「謝謝領我到這兒來的上帝！」牧師答道。

然而他還是戰慄着眼睛裏含着一種疑惑不安的表情，轉臉朝着赫絲脫——雖然他的嘴唇上同時流露着一種無力的微笑。

「這不是比我們在森林中夢想的更好嗎？」他低聲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急急地回答道。「更好？是的；這樣我們倆就可以同死，而小珠兒也跟我們一同死了！」

「你和珠兒，但願能照着上帝的命令做，」牧師說道；「上帝是很慈悲的！現在讓我做他明白地放在我眼前的事吧。因為赫絲脫啊，我已是一個就要死的人了。所以，讓我趕緊把我的恥辱負擔起來吧！」

一部分由赫絲脫·普林扶持着，同時仍舊握着小珠兒的一只手，丁米司兌爾牧師轉過身來朝着了那些尊嚴可敬的統治者；朝着了他那些同輩的神聖的牧師；朝着了那些民衆，這些人的偉大的心已澈底嚇呆了，可是卻氾濫着含淚的同情，因為知道有一件深刻的人生大事——這即使充滿着罪孽，但同時也充滿着痛苦和悔恨——立刻就要在他們面前披露出來了。剛剛經過子午

線的太陽，照射在牧師身上，使他的形體顯得非常清晰：這時他正聳峙在大地之上，在「永恆的正義」的法庭中申訴他的罪惡。

「新英倫的民衆！」他喊道——在他們上面發出來的聲音是有力的、嚴肅的、莊嚴的，可是其中始終含着一種震顫，有時還帶着一種從悔恨和悲痛的無底深淵中迸出來的絕叫——「曾經敬愛我的你們——曾經把我認作神聖的你們——請看這裏的我，世間的一個罪人終於——終於——我站在七年前應站的地方了；站在這裏，跟這個婦人一道；她的手臂，在這可怕的一刻時候，比我用以爬到這裏來的一點力量更甚地支持着我，使我不致於撲面倒在地上。看哪，赫絲脫佩着的猩紅文！你們大家都對牠戰慄過！無論她走到哪裏——負着這麼悲慘的重荷的她，無論想到哪裏去尋求一點安息——牠總在她的周圍投射了一道慘澹的使人害怕而非常厭惡的光線。但是在你們中間卻站着一個人，你們並沒有對他的罪惡和恥辱的烙印戰慄過！」

說到這裏，牧師似乎不能不讓他的其餘的祕密隱藏着不披露出來了。但是他努力打退了那正在企圖控制他的肉體上的衰弱——更打退了心的衰弱無力。他摔去了一切的助力，熱情地跨



上一步，站在那婦人和孩子的前面。

「這烙印確在他身上！」他猛烈地繼續說道——他決意要完全說出來。「上帝的眼睛看見牠的！天使們一直在指點着牠！魔鬼也很知道牠，不斷地用他那灼人的手指來刺戳牠！但是他狡黠地隱藏着牠，不讓人們看見，而在你們中間走來走去——帶着一付哀悼的臉色，因為他在這充滿罪惡的世界上是這麼的純潔——帶着一付悲哀的臉色，因為他喪失了天國中的親屬！現在，在臨死的時候，他直立在你們面前了！他吩咐你們再看一看赫絲脫的猩紅文！他告訴你們，這雖然帶着牠的一切神祕的恐怖，卻不過是他自己胸前所生的東西的影子，而且就是這個，他自己的紅色烙印，也不過是那燒焦了他的內心的東西的表象而已！站在這裏的人，有誰懷疑上帝對於一個罪人的懲罰嗎？看吧！請看這可怕的證據！」

他以一種痙攣的動作，扯去了他胸前的牧師領帶。牠就顯露出來了！但要描述那顯露出來的東西是不敬的。在一瞬間，嚇壞了的羣衆都把視線集中在這怖人的奇蹟上；牧師站在那裏，臉上泛着得意的紅暈，好像一個在絕頂痛苦的危急關頭得到了勝利的人一樣。於是，他跌倒在刑臺上了！

赫絲脫把他扶起了一些來，使他的頭枕在她的胸上。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跪倒在他旁邊，現着一種茫然的、呆木的臉色，其中似乎已沒有生氣了。

「你已經逃過了我！」他反復地說了好幾次。「你已經逃過了我！」

「願上帝饒恕你！」牧師說道。「你的罪孽，也很深重的！」

他把他那雙垂死的眼睛從老頭兒那裏收回來，把牠們注視在那婦人和孩子的身上。

「我的小珠兒呵，」他無力地叫道，——他的臉上現着一種甜蜜的、溫和的微笑，彷彿一個將要酣睡着的人似的；不但這樣，現在那重荷既已移開，他差不多似乎要跟那孩子開玩笑了，——「親愛的小珠兒，現在你肯吻我嗎？在那個森林中時，你是不肯的！可是現在你肯了吧？」

珠兒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一道符呪被解除了。這野性的孩子也在其中表演的那一幕大悲劇，已啓發了她的一切同情心；當她的眼淚落在她父親的頰上時，那就是她的誓約：她將在人間的喜悅和悲哀中長大起來，將不再老是跟世人作戰，而將成爲其中的一個婦人。對於她的母親，珠兒的悲痛使者的使命也完全履行好了。

「赫絲脫，」牧師說道，「別了！」

「我們不是還要相會的嗎？」她把臉俯伏在他的臉上，低聲說道。「我們不是要在一起度我們的永生的嗎？當然，當然，我們已用這一切悲痛來替彼此贖了罪！你用這些明亮的垂死的眼睛遙望着永恆！那麼告訴我，你看到些什麼？」

「別響，赫絲脫，別響！」他震戰着嚴肅地說。「我們所破壞的法律——這麼可怕地在這兒顯露出來的罪惡——願你一心想着這些吧！我怕！我怕！也許當我們忘記了我們的上帝——當我們違犯了我們對於彼此的靈魂的尊敬時——自從那時以後，我們就希望不到在來世相會，在永遠的純潔的重合中相會了。上帝知道的；他是很慈悲的！他在我的痛苦上特別顯出了他的慈悲來。他使我胸前受着這燒灼的痛楚！他派了那個陰沉的可怕的老人來，使這痛楚老是熾熱着！他帶我到這裏來，使我能在這勝利的恥辱中死在民衆面前！這些痛苦只要缺少了一樣，我就永遠滅亡了！願他的名字受人讚美！願他的旨意能夠實現別了！」

說了這最後一句話，牧師就斷了氣。直到此刻始終沉默着的羣衆，就發出了一種異樣的、深沉

的、敬畏和驚愕的聲音來；這種敬畏和驚愕的感覺還不能用言語表現出來，只能變成這麼一種喃喃的聲音，隆隆地追隨着那逝世的靈魂而去。

## 二十四 結局

過了好多天以後，等到人們已有充分時間來整理好他們的關於上述的這個場面的意見時，對於在刑臺上所看到的事卻發生了不止一種的說法。

大部分的觀衆，都力說曾在那不幸的牧師的胸前看到一種「猩紅文」——跟赫絲脫·普林所佩的非常相像的，——深印在肉裏。對於這猩紅文的來源，又有多種不同的解釋，這種種解釋當然都是推想出來的。有些人斷定丁米司兌爾牧師在赫絲脫·普林初戴她那恥辱的符號的那一天，就開始了一種懺悔的苦行，——這種苦行，後來他又用了許多種無效的方法一直做下去，——把一種可怖的酷刑加在他自己身上。旁的人卻竭力爭辯道，這烙印是過了許多時候以後纔產生的，是那有法術的巫師羅澤爾·乞林渥斯借了奇妙的毒藥的力量使牠現出來的。還有些人，——以及那些最能覺察牧師的奇特的敏感性和他的精神對於其肉體的奇妙作用的人，——

輕輕地說，他們相信這可怖的符號乃是那始終活動着的悔恨的牙齒所造成的；牠從最深的內心咬出來，終於用這個可以看得見的符號顯示了上天的可怕的懲罰。讀者可以在這些理論中間任意去選擇。我們已把所能得到的關於這凶兆的說明都提出來了，現在牠既已完成了牠的職務，我們很願意把牠深印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擦去了——長久的默想已使人不快地異常明晰地把牠印在那兒了。

說也奇怪，有幾個始終在場看着而且據說一次也沒有把他們的眼睛離開了米司兒爾牧師身上的觀衆，卻否認他的胸前有什麼符號，正如一個初生的嬰兒的胸前一樣。據他們報告，他臨終時所說的話既沒有承認——甚至於也沒有隱約地暗示着——他跟赫絲脫·普林所犯的，因而一直佩着那猩紅文的罪惡，有絲毫的關係。據這些非常可以尊敬的人的見證說，牧師因為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而且也知道羣衆的尊敬已把他放在聖人和天使們中間，所以故意要死在那墮落的婦人的懷抱中，借此對世人表示，即使最優秀的人類的正直，也是多麼的無足輕重。在爲了人類的精神上的利益而用盡了他一生的精力之後，他把他的死的方式也造成了一種譬喻，以便把這重大的

可哀的教訓深印在欽佩他的人們的腦筋上；在無限純潔的神的心目中，我們大家都是罪孽深重的人。那是要告訴他們，我們中間的最聖潔的人，也不過在這一點上高出了他的同胞們；那就是能夠更明白地看到那俯視着的慈悲之神，而更澈底地擯斥那向上仰望的人的功績的幻影。我們雖不敢辯駁這麼重大的一種真理，但卻不能不把關於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故事的這種說法看作一個實例，可以表明一個人的朋友們——尤其是一個牧師的朋友們——有時候用以維護他的人格的那種頑強的忠信，雖然明亮得好像照在那猩紅文上的正午的太陽光似的證據已證實他是一個虛偽的、被罪惡玷污的、用泥土製成的人。

我們所依據的主要的根據，——一份古舊的原稿，那是根據着許多人的口述而寫成的，這些人有的是認識赫絲脫·普林的，有的曾從當時的目擊者那裏聽到過這故事，——完全證實着以上幾頁所記述的見解。這不幸的牧師的悲慘的經歷，使我們得到了許多深刻的教訓，現在我們只把這一句寫在下面：「你應該老老實實！你應該老老實實！開誠佈公地與世人相見，即使不讓他們看到你的最壞的特點，至少也該使他們看到一些能推想到你的最壞處的特點！」

差不多緊接着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死而發生的變化，最顯著的要算是那名叫羅澤爾·乞林渥斯的老人的狀貌和態度上所起的變化。他所有的氣力和精力——他所有的生命力和智力，

似乎都立刻離開了他；他真正枯萎了起來，萎縮了下去，幾乎從人們的眼界中消失了，好像是一棵被拔起來晒在太陽中而逐漸枯萎的蔓草一樣。這個不幸的人曾把追求和有系地執行復仇作為他的生活的唯一目的；等到得到了最完全的勝利和成功而這邪惡的目的不再有什麼東西來支持牠的時候，也就是世間已沒有什麼魔鬼的工作可以給他做的時候——這不人道的人就只好到他的「主子」能夠替他找到很多的工作而付給他應得的工資的那裏去了。但是對於這些陰影似的人物——如羅澤爾·乞林渥斯和他的同伴們——當他們還是我們附近的熟人時，我們是極願表示一點慈悲的。愛和憎恨，在根底上究竟是不是同一的東西；這是很值得考察和探討的一個題目。這兩者發展到極點的時候，都含有一種高度的親密和知心的知識；都使一個人不得不去向另一個人求得自己的情感上和精神生活上的糧食；而當那對象被撤去時，一個熱烈的愛人或一個同等熱烈的憎恨者都要感到絕望和淒涼。所以，哲學的地思考起來，這兩種熱情在本



質上似乎是一樣的，不過前者恰巧帶着天國的光輝，後者恰巧帶着昏暗的、慘澹的紅光吧了。在精神上的世界中，這老醫生和那牧師——雖然他們本來是彼此的犧牲——也許已不知不覺地發見，他們在塵世上所抱的那種憎恨和反感，已化成了黃金般的愛情了。

丟開這些議論不談，我們還有一件正事要報告讀者。在不到一年內，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就死了；他臨死時立了一張遺囑，請貝林罕州長和威爾遜牧師做執行人，把他在此地和英國的一份很不小的財產，完全遺贈給赫絲脫·普林的女兒小珠兒。

因此，珠兒——那鬼孩兒，——那惡魔的子女，有些人直到此刻還在堅持她是這麼一個東西——就變成了當時的「新大陸」上的最富有的女繼承人。這境遇大概使公衆對她的評價起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母女倆繼續留在這兒，那麼，當小珠兒達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的時候，她也許會把她那野性的血液跟那些清教徒中間的最虔敬的血統混在一起的。但是在那老醫生死後不久，那佩猩紅文的婦人就不見了，小珠兒也同時不見了。在好多年之間，雖然時時有一些含糊的消息飄過海來，——好像被拋到海灘上來的一片無定形的漂流的木片似的，上面記着一個姓名的第一

個字母——可是關於她們的確鑿無疑的訊息卻一點也沒有得到。猩紅文的故事逐漸變成了一種傳說。可是牠的魔力依然很強，使人們非常害怕那不幸的牧師死在那裏的刑臺，以及赫絲脫·普林曾經住過的那所海濱小屋。有一天午後，幾個兒童正在這小屋附近遊戲，忽然看見一個穿灰色衣服的高大的婦人走到牠的門口去。在這許多年間，牠一次也沒有被打開過；但不知道是她開了門上的鎖呢，還是那些朽木爛鐵被她的手推開了，或是好像影子似的從這些障礙之間溜了進去——總之，她是走了進去。

她在門檻上站住了——身體旋轉了一些來——也許因為她一想到在經歷了這麼多的變化以後，這麼獨自一人地走進這從前度過這麼緊張的一種生活的家裏去，就覺得悽苦悲涼得不能忍受了。但是她只在那兒躊躇了一瞬間，雖然已長久得足以使人看到她胸前的猩紅文了。

這樣，赫絲脫·普林是回來了，又戴上了她那拋棄了很久的恥辱！可是小珠兒到哪裏去了呢？如果依然活着，現在一定正在新鮮旺盛的少婦期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永遠沒有一個人能得到十分確定的消息——究竟那鬼孩兒已這麼早就鑽進了一個處女墳裏去呢，還是她那放蕩的

艷麗的天性已被緩和了，馴伏了，而能夠去享受一個婦人的溫和的幸福了？但是，從赫絲脫的此後的生活，卻可以看到許多形跡，表示這猩紅文遁世者乃是住在遠方的另一個人的愛和關心的對象。印着世家的紋章的信時有寄來，雖然那些紋章是英國的宗譜裏所沒有的。在那所小屋裏，有許多赫絲脫永遠不願使用的奢侈品和舒適的用品，這些物品是只有富裕的人纔買得起，只有愛她的人纔會替她想到的。此外還有許多小東西，小小的裝飾品，和表示不住地記憶着的美麗的紀念品，這些一定是愛心衝動時用靈巧的手指製成的。有一次，人們還看到赫絲脫在刺繡一件非常富麗堂皇的嬰兒衣裳；如果有一個嬰兒穿着這樣的衣服出現在我們的素色的社會中，那一定要引起公衆的喧吵的。

總之，當時的閒談者都相信，——在一世紀後調查過這件事的普檢量官也相信，——還有一個最近繼承他的職務的人更深地相信，——珠兒不但活着，而且已結了婚，很幸福，時常紀念着她的母親，很希望能把這位悲哀的、寂寞的母親迎接到她的家庭中去。

可是對於赫絲脫·普林，此地，在新英倫，卻比在珠兒住家的那個異鄉具有着一種更真實的

生活。她曾在此地犯罪；她曾在此地受苦；她還要在此地懺悔。所以，她回來了，而且重新戴上了，——出於她自己的志願，因為即使是那個鐵石心腸的時代的最嚴酷的知事也不會來強迫她這麼做了，——重新戴上了那我們已講了這麼陰慘的一個故事的符號。自此以後，牠永遠沒有離開過她的胸前。可是，跟着那些組成赫絲脫的生涯的辛苦的、關切的、獻身的歲月的推移，這猩紅文已不是一個引起世人的輕蔑和嘲笑的烙印，而已變成了一種應該悲傷、應該敬畏、而且應該尊敬的事物表象了。因為赫絲脫·普林並不抱着什麼自私自利的目的，絕沒有爲了自己的利益或享樂而生活，所以人們都把他們的憂愁和疑難的事帶到她這裏來，請求她的指教，因為他們知道她是經歷過極大的憂患的。尤其是婦人們，——在遭遇着受傷的、白費的、被辜負的、誤用的、或妄用的、罪惡的熱情的層見疊出的患難時，——或因為沒有人瞧得起自己、來追求自己、而負着淒涼的不甘心的重荷，——她們都來到赫絲脫的小屋裏，問她爲什麼她們是這麼不幸，而且有什麼補救方法！赫絲脫總是竭力安慰她們，忠告她們。她又鄭重地告訴她們，她堅定地相信，到了一個更光明的時期，當世人已經成熟的時候，也就是「天國」來到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新的真理宣示出來，把男人和

女人間的全部關係建立了一個更穩固的共同幸福的基礎上。在早年，赫絲脫曾經妄想過，也許她自己就是這注定的女先知；但不久就明白，無論關於什麼神聖的、神祕的真理的使命，決不會付托給一個被罪惡玷污的、給恥辱壓得擡不起頭的、或終身負荷着一種悲痛的女人的。將來宣示這真理的天使和使徒，固然一定是一位女人，但她一定是很高尚、很純潔、很美麗的；而且是很賢慧的，——並非由於陰暗的愁苦，而且藉着歡樂的微妙媒介；她將用實現這樣的一個目的的最真實的生活實驗來表示出來，神聖的愛情能使我們多麼幸福！

赫絲脫·普林這麼說了以後，就垂下她那雙悲哀的眼睛去望着那猩紅文。這樣過了好多年。好多年之後，在後來建築王家禮拜堂的地方旁邊的墳場中，在一個下陷的老坟附近，掘了一個新坟。牠是跟那下陷的老坟很相近的，可是中間夾着一些空地，彷彿這兩個長眠者的遺骸也沒有權利混在一起似的。可是兩個坟墓卻合用着一塊墓碑。四周圍的紀念碑上，都刻着世家的紋章，在這塊簡單的石版上，——如好奇的查考者現在依然可以看到而莫明其妙的，——卻呈現着一個刻上去的盾形的東西。這上面刻着一種紋章，其中所隱含的字句很可以作為我們現已講完的傳說

的標語和簡短的說明；這傳說是這麼陰沉的，而且只點綴着比影子更幽暗的一點永遠不滅的紅光：——

「黑地之上，猩紅的A字。」